
武俠世界
第36年
10
$18.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洛雲先生撰著的科幻故事「驚奇俱樂部」。洛雲先生的一位好友忽然失踪了，爲了尋找好友金普特的下落，他聽到了「半隻眼睛」的故事，這故事似乎荒謬却是確實的存在……洛雲被作爲去深層「恐龍地帶」的通行證，英國機關的老特務頭子麥格帶着他……洛雲先生撰著的科幻小說引人入勝，「指腹爲婚」、「半隻眼睛」等奇譚描述得有聲有色，令人閱來孜孜不倦，耳目一新，欲知老麥格與洛雲如何海底作客，請欣賞，包你拍案叫絕。

*　　*　　*

江南先生撰著的短篇故事「血洗唐家莊」，在本期刊出，文筆流暢，題材新穎，短小精幹，請勿失諸交臂。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石中奇先生所著的「東城奇俠」。

另有短篇小說「金風鐵雨樓」，乃雷厲風先生新作。屆時請留意。

*　　*　　*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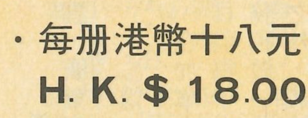
半年（26期）一年（52期）

83.6.21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10期
（總號181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驚奇俱樂部

爲友解難　遠赴荒島

科幻驚險故事／洛雲・文　可飛・圖

六月三日，英倫海峽波濤洶湧，巨浪澎湃不息。

雖然海面的情況異常惡劣，但在海底之下，仍然有一艘神秘的潛艇，悄悄地在水深二十米左右的海底間潛航。

這艘潛艇，性能十分優越，但負責掌管它的卻並非海軍官員，而是英國特務機關的老頭子「海蛇」。

「海蛇」自然是他的綽號，遠在第二次世界期間，他已爲英國及盟軍立下不少汗馬功勞，尤其是在六月六日諾曼第登陸戰的一役，海蛇在搜集德軍情報及破壞敵方種種設施的工作上，有着極重大的功績和貢獻。

當年一役，距今雖已超逾半個世紀，但對海蛇來說，卻仍然有如是昨天之事。

今天的海蛇，已年近九十高齡，當然早已退休，享受着優閒的農村生活。

這條老海蛇，甚至已經有二十年未曾接觸過海洋。

麥格就是他原來的名字。

在他七十歲之前，從來沒有人聽說過「海蛇」麥格先生他懂得繪畫。

但在他七十歲之後，這個充滿傳奇色彩的特務機關老頭子，卻經年足不出戶，只是在地窖裏繪畫。

有人想看看他的作品，於是，海蛇宣佈，每年六月六日那一天，他會在麥格農莊的穀倉內，舉行每年一度的個人畫展。

但反應並不熱烈，每年他的畫展，都是門堪羅雀，而且最初兩三年的畫展，前往麥格農莊穀倉參觀的捧場者，最少有一大半都是英國情報機關之人，甚至是來自外地的特務份子。

從他每一幅作品的表現看來，完全符合他的年紀、身份、經驗，這當然還包括他在繪畫方面的造詣。

他的年紀，是個七十多歲的老翁。

他的身份，是個已退休的老人。

他的經驗（指繪畫而言），相當淺薄。

他的繪畫造詣，平凡之極。

唯一值得稱讚的，就是他很努力，很仔細地去繪畫出每一筆，他作畫的態度，實在十分認真，一絲不苟。

結果，他贏取了一個嶄新的綽號──「動力的老畫家」。

但海蛇自己補充，變成了──「比牛還更動力的老畫家」。

既是「海蛇」，也是「比牛還更動力」的麥格先生，似乎已經徹徹底底地脫離了特務生涯，他這二十年來，都過着平淡之極的農村生活。

到了他八十五歲那一年的六月六日，他宣佈這一次的畫展，將會是最後一屆。

他形容自己是一個沒有天份，白白虛耗了十五年「青春」的低能畫師。

雖然，遠在半個世紀以前，他在盟軍情報搜集和摧毀敵方軍事設施的工作上，其一舉一動無不與成千上萬的軍民性命戚戚相關，但在私底下，他並不是冷酷、嚴肅或者是無情的人。

尤其是當他向你露齒一笑的時候，那必然是很有紳士風度、很有親切感、很令人有着開朗愉快感覺的笑容。

而我，也曾機緣巧合，參觀過他的畫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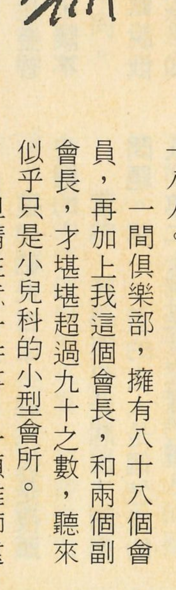
那是最後的一屆。

那是在五年之前，他已八十五歲的時候。

＊　＊　＊

我的名字叫洛雲，廣東省寶安縣人。

我在香港出生，在沙田區長大，在倫敦唸大學，在加拿大和九龍尖沙嘴做生意，目前每年大概有兩至三個月處理業務和做一些比較正經的事情，除此之外，其餘時間都在找尋刺激和不斷的去闖禍。



我曾經創辦過一間俱樂部，至今仍然存在，而且會員已增加至八十八人。

一間俱樂部，擁有八十八個會員，再加上我這個會長，和兩個副會長，才堪堪超過九十之數，聽來似乎只是小型科的小型會所。

但請注意一件事，一頭雄獅遠勝一千頭兔子。

自我介紹，永遠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只要我們以後熟絡了，自然一切都省事得多了。

＊　＊　＊

五年前的六月六日，清晨有雨，午後放晴。

我在下午兩點左右，乘搭着一輛古老的馬車，穿過無數縱橫交錯田陌上的路徑，終於在下午三點之前，來到了全英國「最動力老畫家」海蛇先生的麥格農莊。

和我一起坐在車廂內的，是曾經和我一起在倫敦唸大學的老朋友金普特。

金普特唸的是法律系，和我修讀的土木工程系完全風牛馬不相及。

但結果，我沒有在建築工程界發展，他也沒有成爲律師，兩人所繳付的學費，在某種角度看來只有一句話才能形容得透透徹徹，那是：「泡了湯。」

金普特是個混血兒，他的父親

是丹麥人，母親是英國人。

可是，金普特出生的地方，既不在丹麥，也不在英倫本土，而是澳洲北面的梅維爾島。

梅維爾島，是澳洲北域的原始蠻荒地區，直至十九世紀初葉，才開始與澳洲大陸的人稍有來往。

但根據最新的資料顯示，目前這個島嶼，也只有三百人左右。

當年金普特的父母，爲什麼會前往梅維爾島？是旅遊嗎？不像！是探險嗎？也不像！因爲那時候，金普特的母親已是腹大便便，行將臨盆分娩，而最後，金普特也確然是在梅維爾島上出生。

但有一點必須補充的，就是金普特的母親，曾經參與過英國情報機關的工作，而且她其中的一位上司，正是當時已行將退休的海蛇麥格。

金普特出生之後不久，海蛇就宣佈正式退休，在他的農莊裏過着平淡的生活。

但到了後來，人們才知道，海蛇這二十年的生活，其實絕不平淡，那當然是因爲他一直保存着高度秘密，而且掩飾得十分高明之故。

否則，以他如此特殊的身份，其一舉一動，又怎瞞得過國內以及國外的行家？

五年前，老海蛇已八十五歲，但當我和金普特在穀倉畫展中看見他的時候，這位曾經叱咤風雲的特務首腦份子，仍然紅光滿面，精神奕奕。

那一次，我是給金普特推推拉拉，甚至到最後簡直是給他粗暴地拖上馬車，才會來到麥格農莊參觀老海蛇這最後一屆的畫展。

海蛇的穀倉，面積相當闊大，但擺放出來的作品，卻只有十幾張。

這十幾張都是油畫，每一張的面積都很小，擺放在偌大的一個穀倉內，令人有着空空蕩蕩的感覺。

老實說，我對油畫的認識和興趣都不大，只知道這一種東西，由數元至數百萬元的貨色都有。

海蛇的油畫，在市場上的價值大概值多少？

這似乎是一個很市儈的問題，但在當時，我這個凡夫俗子腦海裏想着的，卻偏偏就是這個問題。

至於全面展銷形式，那是純屬商業性的活動，在這個經濟掛帥的社會裏，到處觸目皆是，不必多提。

而海蛇的畫展，絕不會是最後的一種。

其中最顯而易見的理由，就是因爲他的作品，根本不可能在市場上有什麼價值的存在。

我早就想告辭離去，但海蛇卻和金普特談得十分投契，在那半小時之內，海蛇和金普特邊喝邊談，兩人最少喝了三瓶蘇格蘭的威士忌。

當他倆在談話的時候，我故意離開，一旁作狀仔細欣賞海蛇的油畫。

因爲他倆並不是用英語交談，而是用俄語！

在英國，懂得使用俄語的人，恐怕少之又少。

而我，是個從香港跑到英倫無所事事的「富家子弟」，連英語發音都不算怎麼標準，如斯人也，大概最多能說普通話而已，又怎會懂得俄語爲何物？

所以，金普特和海蛇以俄語交談，他倆大概一致肯定，我這個東方人是絕對聽不出來的。

但他們錯了！而且錯得十分厲害！

我一聽金普特的俄語，就知道他在這方面的「功力」相當有限，換而言之，那是很蹩脚的第八流俄語。

至於海蛇！他的俄語遠比金普特流利，但卻也是普普通通，談不上如何到家。

坦白說，我並不太喜歡說俄語，因爲俄語的發音又快又急，和我們說慣了的語言大相逕庭。

但我能說俄語！比金普特遠勝得多！比海蛇麥格先生自信仍然猶勝一籌！

所以，這兩人在我的面前說俄語，根本就是掩耳盜鈴，自暴其醜！

而在另一個角度看，金普特和海蛇此舉，實在是「不是君子行爲」。

尤其是金普特，他硬要把我帶到麥格農莊參觀海蛇的畫展，但卻一上來便鬼鬼祟祟地和海蛇互以俄語交談，我若生性器量狹小，大可以當場便向他翻臉，甚至是大興問罪之師。

但我當然沒有這樣做，因爲我的爲人風度上佳，脾氣一流，更大有容人之量。

這兩人既然是舊相識，既然彼此都喜歡用俄語來交談，我便索性遠遠離開，任由他們談個夠好了。

但當我漸漸遠離這兩人之際，卻聽到了金普特以俄語說了一句這樣的話：「蛋的主人很掛念着你……」

蛋的主人？

這句話很古怪，聽來真是沒頭沒腦的！

當時，我心裏只是想出了兩個問題。第一：蛋的主人是個怎樣的人？第二：那是什麼樣的蛋？

蛋，可以是侏羅紀時代的恐龍蛋，可以是每天早上煎而吃之的雞

蛋，也可以是咬不開，噍不下的金屬蛋……

單以「蛋」這個字眼去想像那是什麼東西，當然也是絕不可能的。

若以中國人的話來推敲，「蛋」甚至可以是「人」！例如「王八蛋」、「龜蛋」等等，這些「蛋」根本就不是蛋，而是人！

但金普特對海蛇說：「蛋的主人很掛念着你！」

雖然未能獲悉那是什麼樣的「蛋」，什麼樣的「人」，但那個「你」字，卻絕對可以肯定是指海蛇麥格先生！

直到很久以後，我才知道，這個「蛋」和「蛋的主人」，其來歷都是大不尋常！

＊　＊　＊

五年前六月六日的那一天，如今回憶起來，許多細節都必須重新研究。

天氣的變化，也對整件事情有着很大的影響。

在當天下午四點左右，金普特打算和我一起離開麥格農莊，但也就在這時候，大雨終於來臨！

由於雨勢實在太大，我們唯有暫時在穀倉裏逗留着，等待雨勢稍歇後才離去。

我也陪他們喝，但喝的並不是威士忌，而是紅茶。

兩人出外，一人醉了，另一人最好能夠保持清醒。

到了接近五點，雨勢才減弱下來，我正想向海蛇麥格先生告辭，忽然穀倉外面響起了一陣刺耳的摩托車聲響。

一輛鮮紅色的摩托車，竟然肆無忌憚地直闖進穀倉之內！

由於這穀倉的大門十分寬闊，而且一直沒有關上大門，因此，這輛摩托車輕而易舉地駛進穀倉，而且更在那十幾張油畫面前「戛」聲停下。

這時候，穀倉內除了金普特和我之外，還有三幾個老紳士、老太婆之類的賓客，當這輛摩托車筆直衝入穀倉之際，其中一個老太婆給驚嚇得當場昏倒過去。

駕駛着摩托車直闖而至的，是一個黑髮披肩、眉粗目大、身上披着黑色皮衣的大漢！

這大漢看來並不是英國人，當時我的估計，他很有可能是美洲人。

但海蛇麥格先生不愧是見慣大場面、見識過大風浪的人物，這不速之客雖然突如其來，但他仍然從容不迫地喝完酒杯中的威士忌，才一步一步走上前，很有禮貌地問：「閣下……是……是那一位朋友？」

黑髮大漢卻不理他，只是全身濕淋淋地走向其中一張油畫面前，站定下來。

這人的禮貌，無論在任何國籍人士的角度看來，都可算是「差之極矣」的一種。

但我的看法，卻又頗有不同。

這黑髮大漢，雖然並不怎麼有禮貌，但卻並不屬於惡相，無賴的那一類。

我只是認爲這人很怪異，但他怪異的地方在那裏，一時之間卻又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這黑髮大漢來得很直接，眼神更直接。

而黑髮大漢眼神所專注的那一張油畫，上面繪畫着的卻是半隻眼睛！

這一張油畫，在所有十五張作品之中，面積算是最大的，而這油畫上面只是繪畫着半隻眼睛，其創意未嘗並不可取，但除此以外，它仍然不是什麼佳作。

他對這一張只繪畫了半隻眼睛的油畫，有着極濃厚的興趣。

事實上，在這十五張油畫之中，唯一比較可取的，算是這一張，最少，它比較搶眼、特別。

我也曾站在這油畫面前，呆呆地凝視了好幾分鐘。

我凝視着這半隻眼睛，這半隻眼睛也彷彿正在凝視着我。

舉世知名的「蒙娜麗莎」，這張畫其中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無論你站在任何地方，任何角度去看這一張畫，畫中人都彷彿也同樣凝視着閣下，並且對你報以動人的微笑。

當然，在藝術上的成就，以至金錢上的價值角度來看，麥格先生這半隻眼睛，根本無法跟「蒙娜麗莎」相比萬分之一二。

但這半隻眼睛，確有其獨特奇異之處。

足足五分鐘之後，黑髮大漢才轉過臉望向海蛇。

他向海蛇說了一句話，但很慚愧，我聽不懂。

我只知道，黑髮大漢說的並不是英語、不是法語、德語、也不是俄語，而是中美洲或者是南美洲國家的某種語言。

而且，照我當時的判斷，這黑髮大漢所說的那一句話，很有可能是墨西哥語言。（後來果然証實，我的判斷是正確的。）

我不懂，但海蛇顯然一聽便懂。

身爲特務情報工作人員，能夠懂得越多語言越好。

海蛇聽見黑髮大漢那一句說話之後，他的反應是立刻大搖其頭，顯然是拒絕了對方的要求。

黑髮大漢的要求，是不是想得到那一張只有半隻大眼睛的油畫？

海蛇斬釘截鐵地拒絕了黑髮大

漢的要求，但事情並未就此了結。

黑髮大漢接下來的行動，可說是簡單直接之至——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把那張油畫搶到手中，然後在摩托車取出一個黑色的大膠袋，把油畫放入膠袋之中。

海蛇仍然很冷靜，那些蘇格蘭威士忌的酒精，似乎完全對他起不了任何作用。

然後，一件更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在穀倉內，突然有人拔槍、開槍！

這人只開了一槍，但一槍已射中了黑髮大漢的前額。

致命的槍法，只須一顆子彈。

這人顯然是個第一流的神槍手，但恐怕誰也很難可以想像得到，這位神槍手，赫然竟是那個已經「昏迷過去」的英國老太太。

這位英國老太太，滿頭銀髮，看來弱不禁風，連牙齒也沒剩下幾枚。

但她這一手槍法，卻老練之至，也狠辣之至。

沒有超人的眼界，沒有穩定有力的手，又如何能在這電光石火間射出如此致命的一槍？

這眞是令人無法逆料的意外事件，但海蛇依然故我，鎮定如常，也許，別人感到意外，但在他眼中，卻是意料中事，亦未可料。

原本一個平平無奇的畫展，竟然釀出一樁神秘莫測的命案，其中玄虛，究竟怎樣？

* * *

麥格農莊這一樁槍斃命案，最後似乎是不了了之。

那個英國老太太，被裁定自衞殺人，無罪。

因爲那個黑髮大漢，他身懷軍用手槍，那是德國出品，威力强大無比。

可是，我看得很清楚，那黑髮大漢根本從未拔槍在手，他只是搶那一張油畫。

但油畫尚未離開穀倉大門，他已腦袋開花，死得不明不白。

這一件案，顯然是海蛇運用了他某種影響力，使案情很快就順利解決了。

換而言之，那黑髮大漢是該死的！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那黑髮大漢是厄瓜多爾人，但卻在墨西哥長大，他有無數假護照，而眞正的名字，是巴保曼。

巴保曼爲什麼會成爲海蛇最後一屆畫展的不速客？他搶奪那一張油畫目的何在？而在這人的背後，又是否另有力量在支持着？

這些啞謎，我一直無法打破。

但在另一件事情上，我卻追查到某些蛛絲馬跡。

因爲我記得巴保曼對海蛇麥格所說過的那一句墨西哥話。

雖然我不懂得這種語言，但憑着自信還算不錯的記憶力，我大可以毫無困難地，跟着巴保曼的發音方式，把那一句說話重複再說出來。

在我認識芸芸衆多朋友之中，最具語言天才的人，是一個很瘦小的女運動家梅珍竺。

她才二十歲，便已在她一直努力不懈的體育競技項目生涯中退休。

她是女子體操的第一流選手，尤其精於高低槓和平衡木。

當她才十八歲的時候，她曾代表國家參加奧運比賽，而且賽前一般預測，都認爲她是奪取女子單項冠軍的熱門人物。

可是，她突然宣佈退出比賽，理由是身體不適，必須回國治養。

只有極少數人，知道這並不是眞正的理由。

當時，她狀態正達巓峯境界，身體完全沒有任何足以令她退出比賽的毛病。

她突然退出比賽，是另有特別緣故的。

但這是高度機密，而這種機密，自然是秘而不宣。

本來有關梅珍竺的這一件事，和我是完全沒有半點關係的，我只知道，她是「驚奇俱樂部」第五十一號會員的一個私生女兒，在爪哇羣島一帶出生和長大，其後入籍成爲了一個小島國的公民，並且以該國公民的身份，參加奧林匹克世運會……

在一個極偶然機會之下，我在萬里迢迢之外的秘魯山區，和她見過一面。

當然，「驚奇俱樂部」第五十一號會員也在那裏，否則，我根本不會知道梅珍竺小姐是何許人也。

經過連續不斷整個星期的閉門會議之後，不但會議散了，彷彿連每一個人身上的骨頭也同時散了開來一樣。

只有一個瘦小的女郎例外，她就是梅珍竺。

在「貓人學」的研討會上，她表現得冷靜而有强靭無比的耐力，她絕少開口發言，但每次說話，都一針見血，發人深省。

經過連續七天的研討會議後，幾乎所有學者、生物專家和一些稀奇古怪的「高人」，都對這瘦小的女孩刮目相看。

梅珍竺雖然看來身材瘦小，但體能之强，幹勁之勁，遠非一般人所能想像。

例如：她可以連續九十六小時，一直不眠不休，不斷工作、不斷研究着一些艱鉅冷僻的課題。

而且，一直保持着極度清醒，其分析事理能力之强，足以令許多專家爲之瞪目結舌。

最令人難以想像的，還有她的語言天才。

當她還沒有二十歲的時候，她已精通十幾國語言，其中包括墨西哥語言在內。

* * *

當我把巴保曼那句說話再複述出來的時候，梅珍竺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把她的一對眼睛睜得極大極大！

「極大極大」的意思，就是根本不可能在她那張狹小的臉孔上，睜出如此這般「極大」的眼睛來。

那一句墨西哥話，確然極具震撼力，但卻絕非粗言穢語，而是：「我要娶這一幅油畫做我的妻子！」

* * *

「我要娶這一幅油畫做我的妻子！」

這一句話，是巴保曼在麥格農莊穀倉畫展裏，對老海蛇面對面說出來的。

但這算是一句什麼樣的話？

從字面上來解釋，根本無法解釋！

那一幅油畫，不管在它上面繪畫着的是什麼東西，畢竟只是油畫。

總之，就算把巴保曼這一句話，引申到中國古代的神話故事去，其字眼也是不倫不類，難以成立的。

而且，老海蛇的油畫，上面繪畫着的，根本就不是什麼美女，只是半隻怪異莫名的眼睛。

這半隻眼睛，大則大矣，但無論怎樣加以欣賞，恐怕還是很難和「美人秋波」之類的形容詞扯上半點關係。

那麼，巴保曼這一句說話，究竟是什麼意思？

難道他是一個神經已失常的瘋漢？

當然，這是最容易解釋的一種，但我並不喜歡用這種敷衍了事的態度，去分析世上一切不合情理的言語和行爲。

天才與瘋子，往往相差不足一線。當愛迪生還未發明電燈泡之前，就有不少人把他當作瘋子看待。

許多太早被確認爲「瘋言瘋語」的話和理論，都是給那些自以爲是的「聰明人」一筆抹煞其鉅大價值的。

但巴保曼的那一句話，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

按照常理，一個活生生的人，決不可能娶一幅畫做妻子。

莫非這一句話，根本就不是眞正的話，而是某種特定的暗號？

一想及此，再想想海蛇麥格先生這個老頭子的特殊背景，這似乎是很有可能的。

在特務與特務之間，他們彼此會有許多暗號密碼、甚至是獨有的手語等等……

但巴保曼這一句話，眞的會是暗號嗎？

經過再深一層的分析，卻又不像。

任何暗號，必須由發出暗號和接收暗號的雙方有所默契，才能發揮其功能。

巴保曼那一句話，若是屬於「暗號」，那麼他與海蛇之間，必然會有着某種神秘的關係，例如彼此共同隸屬於某某組織之類。

但巴保曼看來並不是英國情報機關的人，也不見得和海蛇互相之間，會有預先定下「暗號」或者是「暗號」之類的可能性存在。

因此，那句說話會是「暗號」或「暗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基於上述各點的分析，我作出了一些假設。

A：假設巴保曼並不是個瘋子，他說的話並非「瘋言瘋語」。

B：假設巴保曼與海蛇並非同路人，他說的話並非「暗號」。

C：假設巴保曼用最直接的方式，向海蛇麥格提出最直接的「請求」，他眞的要「娶那幅油畫做妻子」……

但當我把C這一項假設擬寫出來之後，卻不禁立刻有着啼笑皆非的感覺。

「娶一幅油畫做妻子」根本是絕無可能的事，除非這只是「空泛的譬喻」。

雖然，我是在五年前參觀海蛇的最後一屆畫展，才開始和這件事情沾上一點關係，但整件事情的開始，卻遠自半個世紀之前……

甚至是更早更早之前的年代！

* * *

轉眼已過了五年。

這五年以來，我的足跡走遍了大半個地球，經歷過無數不可思議的怪事。

五年，雖然並不是一段太長的時間，但已足夠讓地球發生許多驚天動地的大事。

但這時候，我並不在莫斯科，而是在英倫海峽的一艘潛艇內。

和我面對面不時交談的人，正是老海蛇麥格。

現在，他已屆九十高齡，而且已有二十年未曾接觸過海洋。

但今天，他竟然神秘地成爲這艘英國潛艇的主宰！

而且，在這艘潛艇神秘潛航之前，老海蛇曾用盡種種方法，幾乎找遍了大半個地球，終於在澳洲悉

尼市聯絡上我。

他在長途電話裏，用最簡單，也最嚴峻的詞句催請我：「金普特有性命危險，快到利物浦老元帥家裏和我會合。」

這條狡獪的老海蛇，並沒有說明金普特遇上了什麼樣的危險，以致有性命之憂，他甚至不讓我有任何發問或者是拒絕的機會，便掛斷了電話線。

當時，我第一個反應，是憤怒！非常的憤怒！

我最討厭這種沒頭沒腦的電話，更不欣賞老海蛇倚老賣老的作風。

初時，我的確非常憤怒，但這一陣火氣燃燒不足一分鐘，我便提起電話，撥電話到航空公司訂購機票。

豈料航空公司的女職員一聽見我的名字，立刻便很有禮貌地說：「洛雲先生，英國有一位公爵，已爲閣下預備了一架專機，只等待閣下一到機場，便可以立刻直航前往英國。」

我一聽之下，立刻追問這位公爵的名字，而當那職員向我照實回答之後，我不禁大爲錯愕！

這位公爵，是英國著名的貴族詩人劇作家、藝術家，他在年輕時，其浪漫史堪稱敢作敢爲，雖未如溫莎公爵不愛江山愛美人那麼令人感到蕩氣廻腸，但也可算是皇室貴族中一位與衆不同的人物。

他年輕的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尚未展開戰幔！

換句話說，他現在最少也超過了八十五歲，就算比海蛇年輕一點，恐怕也是相差無幾。

由於這位公爵久已不會在公開場合亮相，因此也不曉得這位公爵是否仍在人世。

老海蛇麥格，固然是大有來歷的人物，但由他催請我速往英倫，更以公爵的特殊身份的權勢，以第一時間在悉尼市爲我安排專機啟航，此事的來龍去脈，肯定大大不簡單。

老海蛇麥格、公爵、老元帥，這三個人，全是在英國有着極特殊身份、權勢的人，倘若時光倒流五十年，而又有一個人在同一時間之內和這三個人有所聯絡，恐怕單是這一點，已足夠成爲英國所有大小報章的頭條新聞。

但縱使在半個世紀後的今天，這一件事情也絕不簡單，其中定必牽涉及一件極不尋常重大之極的驚人變故。

然而，有一點我是必須鄭重提出的：就是我這一次決定前往英國，絕不單是爲了這三個人的特殊地位、權勢，更不是因爲公爵大人隆而重之在澳洲悉尼爲我安排了一架豪華的專機。

而事實上，那一天我剛巧在澳洲悉尼市，也絕對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悉尼，無疑是南半球一個美麗的大都市，但我到這個地方，並不是爲了旅遊。

梅維爾島距離悉尼甚爲遙遠，若以地理的角度計算，簡直可以用「另一個角度」的觀念來加以形容。

我爲什麼要到這個偏僻之極的「蠻荒島嶼」？

原因很複雜，實非三言兩語就可以解釋得明白。

但此事關係重大，如不徹徹底底解釋得一清二楚，恐怕以後的情節，根本無法可以有條理地敘述下去！

在一個月零三天之前，當時我正在丹麥的首都哥本哈根。

我到哥本哈根，並非爲了旅遊，而是爲了要探訪一個老同學兼老朋友——金普特！

事情又得再推上一個星期，屈指一算，距離今天恰好四十日。

那是一個風風雨雨的周末，我在家裏看聖經。

我並不是教徒，但聖經是世界上發行量最龐大，文字翻譯版本最多的鉅著，其可觀性及可讀性絕對毋庸懷疑。

我看的那一本聖經，是用意大利文印製的。

正當我一面吃肉醬意大利粉，一面翻閱用意大利文字印製聖經的時候，忽然瞥見客廳那座古董大鐘的玻璃倒影上，出現了一個身高一米九八的大漢。

這大漢衣着整齊，穿西裝結上蝴蝶領帶，襯衫雪白得像是鮮奶。

但他的模樣，粗獷之至，也嚇人之至。

但他當然不會把我嚇倒，因爲他就是我的管家——老衞。

老衞整個人看起來就像是一尊粗糙不堪的石像，連一對眼睛也彷彿是石珠子一樣又灰又黯。

但我這一碟可口之極的肉醬意大利粉，就是他親自下廚炮製的。

別看老衞身材粗壯高大，但他的行動，卻像是一頭神出鬼沒的山貓。

若不是在我面前，恰好有一座古董大鐘，恐怕他走到我後面兩咪範圍之內，我也未必能夠察覺出來。

「什麼事？」我知道他一定有事情要報告，否則絕不會打擾正在進食和翻閱聖經的主人。

老衞的回答，相當簡單而直接，前後只動用了兩個字，他說：「有信。」

但我還是諷刺了他一下。

「今天你多用了一個『有』字，下次只說：『信』我也會明白。」

老衞點了點頭，索性連一個「是」字也省掉，只是把信放在茶几之後，掉頭便走。

我把這封信拿起，只見信封上貼着的郵票，是來自丹麥的。

可是，當我拿起這封來自丹麥的信件之際，卻無法看得出，寫信給我的到底是誰。

我敢肯定，我以前從未見過這人的字跡。

倘若不是有人存心隱瞞的話，那麼，這個發信的人，根本就不是我在丹麥所認識的親朋戚友。

既然無法從信封上的筆跡猜度出發信者是誰，唯一想知道答案的方法，就只有把信件拆閱。

但信件拆開後，我還是不曉得這封信是什麼人寄來的，因爲信箋的內容，只有上款，並無下款。

換而言之，這是一封毫不光明正大的匿名信。

首先，請看看這匿名信的內容：

「洛雲先生：金普特有很大的危險，他曾堅稱，只有閣下才有能力和機會令他逃出生天，見字請即到『大小圈圈』。」

信的文字內容，到此爲止。

但在信箋背後，卻繪畫着半隻大大的眼睛！

這半隻大眼睛的構圖，竟和五年前老海蛇麥格先生所展示的那幅油畫，完全一模一樣！

這半隻大眼睛，到底代表着些什麼？

這封信的內容，最令人感到難以理解的，也許就是「大小圈圈」這幾個字。

但我根本毋須費腦筋，便已明白了「大小圈圈」的意思。

我捧着這封匿名信，看了又看，最後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我嘆氣的意思，是因爲我立刻就要準備出門了。

而且，是爲了一封匿名信件而遠赴北歐！

丹麥！哥本哈根！我又來也！

＊　＊　＊

甫到航線超級頻密的卡斯托普機場，就發現有人已在機場外接機。

接機的是一個金髮女郎，她手裏豎起了一塊木牌，木牌上寫着兩個很搶眼的漢字，那是本人的大寶號：「洛雲」。

她叫卡莎娜，能操流利英語，容貌很漂亮，身材也很健美，而且看來頗爲熱情。

她說：「我曾經和金普特訂婚，但後來吵了嘴，接着分手，當時，我也在英國唸書。」

我老實不客氣：「我以前沒聽他提起過。」

卡莎娜聳了聳肩：「他是個大男人主義的傢伙，這種事，又怎會對別人提起。」

「他在那裏？在『大小圈圈』嗎？」我試探地問，這金髮女人若不知道「大小圈圈」爲何物，她就大有問題。

但她不假思索，立刻就回答：「不錯，他就在默劇場裏。」

我微笑，裝作若無其事。

她果然和金普特大有淵源，否則，她不會知道「大小圈圈」就是默劇場。

「大小圈圈」是金普特形容默劇演員在表演時的獨特動作，其後繼而引伸借用，把默劇場形容變成「大小圈圈」。

除了金普特，世間上再不會有別人把默劇場說是「大小圈圈」。

但現在，那封匿名信和卡莎娜，都先後知道「大小圈圈」的意思，可見發信者和卡莎娜，都曾經和金普特相當親近。

但金普特有什麼危險？

我在途上，對卡莎娜不斷旁敲側擊，但她卻表現得全不知情，似乎對金普特的遭遇，並不如何瞭解。

看來，只有到達默劇場，才會得到眞正的答案。

首先，我必須弄清楚的，是那一封匿名信，究竟是誰發出來的。

＊　＊　＊

在默劇場，我並未找到金普特。

這一來，連卡莎娜都大爲詫異，她以爲金普特會在默劇場等我的。

我找不到金普特，卻給一對老夫婦拉開一旁，談了大約三分鐘。

這一對老夫婦，男的是丹麥人贊密臣，女的是英國人蘇菲亞。

他倆就是金普特的父母！

當年，蘇菲亞腹大便便，既不在丹麥生孩子，也不在英國分娩，卻和丹麥籍的丈夫贊密臣，跑到幾千哩外的澳洲梅維爾島，才把金普特生下來。

這期間有着什麼秘密？

當我知道這對夫婦就是金普特父母之際，我並沒有太大的驚詫，而且也知道了匿名信的發信者，就是蘇菲亞。

蘇菲亞是一個五十來歲的英國婦人，她曾經是老海蛇麥格的下屬。

至於贊密臣，雖然身形相當高大，但眼神明顯地遠遠不及妻子那麼精明凌厲，他甚至連說話也有點遲鈍。

贊密臣對我說：「求求你，救救金普特。」

我一怔，接着問：「他在那

裏？我要見他！」

蘇菲亞接道：「他走了，不能不走。」

我沉聲道：「妳的意思是說，他本來在哥本哈根市，但現在走了，不但不在哥本哈根，甚至不在丹麥這個國家，對不？」

贊密臣點了點頭，道：「不錯！他不但不在丹麥，甚至不在歐洲。」

「他不在歐洲，會不會乘搭穿梭機飛上了月球？」我使出殺手鐧，用第八流的幽默功夫幽默一下。

當然，世事難料，說不定事有湊巧，金普特先生遭逢奇遇，眞的乘搭穿梭機飛上了月球，也絕無不可能之事。

可惜贊密臣先生搖搖頭，一本正經地說道：「小兒並未飛上月球，他去了梅維爾島。」

「梅維爾島？」我大爲詫異，「是澳洲北域的那個蠻荒地區？」

蘇菲亞點點頭：「不錯，他是在那裏出生的。」

我皺了皺眉：「他什麼時候離開哥本哈根？」

蘇菲亞沉聲說道：「今天上午。」

我「哼」一聲：「今天上午，我還在飛機上思量着，應該怎樣盤問令郎，想不到他已經走了。」

蘇菲亞正想開口，贊密臣這一次的反應卻很快，也很強烈：「我們是要你來拯救他的，他並不是個犯人，你爲什麼要盤問他？」

父母愛子之心，無微不至。贊密臣的表現，雖然直接之至，也對我這個從東方遠道而來的貴賓無禮之至，但我絕對原諒他的行爲。

於是，我問蘇菲亞：「令郎到底有什麼樣的困難和危險，妳可以具體一點說出來嗎？」

我問蘇菲亞，但她不但沒有回答，反而向我反問了一件事。

那是一件我完全難以想像！完全難以明白的事情！

但其實，這問題本來是最普通不過的，只不過我怎樣也想不到，這個精明厲害的英國婦人，竟然會在這個時候，提出一句這樣的問話來。

她問我：「你是不是中國人？」

我一呆，接着回答：「百分之百是中國人，保証絕無混雜其他種族成份！」

蘇菲亞並不理會我的回答，夾雜着一大堆多餘之極的廢話，卻忽然長長的吁一口氣，說道：「既然是中國人，一定知道『指腹爲婚』這句話的意思吧？」

我立刻點頭，表示完全明白！

當我點頭表示明白她這句話的意思後，她也跟着我點頭如搗蒜，疊聲道：「你當然是明白的！你當然是明白的！」

忽然間，在我腦海中，想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金普特是在梅維爾島出生的，而當他還未出生之前，這位蘇菲亞女士當然已經腹大便便……

難道在當年，在她肚子裏的金普特小嬰兒，竟然已給父母指定，弄出了一段「西洋人指腹爲婚」的精采故事來嗎？

不！怎會有這種可能？

蘇菲亞和贊密臣又不是漢人，但話得倒回來說，西洋老番是否也有某些國家、某些種族人氏，流行這種爲下一代指定的「玩意」？請恕小弟孤陋寡聞，未敢妄下判語。

說不定丹麥人也有這一套習俗，那麼此事便不足爲奇。

想來想去，金普特會被父母指腹爲婚的機會似乎不大。

但蘇菲亞卻說：「當金普特還未出生之前，我們曾在梅維爾島，爲他做了一件事，那便是『指腹爲婚』！」

我一聽之下，陡然傻住！

但我很快就提點蘇菲亞：「妳可知道『指腹爲婚』的眞正情形嗎？當年，妳懷了身孕，當然已具備了『指腹爲婚』條件，但對方又如何？」

蘇菲亞腹大便便，此腹固然是「可以指也」，但另一個孕婦又是誰？是不是梅維爾島上的土著？

假如這是眞的，那麼這個土著孕婦，必然具有特殊，甚至是極度特殊的誘惑力，足以令贊密臣夫婦同意跟對方指腹爲婚。

我想及至此，忍不住補充着說：「中國人雖有指腹爲婚的習俗，但絕不是隨隨便便亂指的，最少，嬰兒雙方的父母，必然互相有着極深刻的認識和交情，才會訂下這種婚約……」

「我瞭解！完全瞭解！」蘇菲亞突然以「京片子」說道：「對於中國人的文化和習俗，我最少有一定程度上的認識！」

陡然之間，我不禁爲之「耳目一新」！

我怎樣也想不到，這個英國婦女，竟然懂得說中國人的語言！

雖然，她的「京片子」口音頗爲怪異，但卻也算是相當流利，對於一個洋婦人來說，已屬難能可貴！

接着，蘇菲亞又再用英語說：「當年，我和外子，千里迢迢趕到梅維爾島，並不是出於自願的。」

「有人強逼你們前往那個地方？」

「也不能算是強逼，而是爲了一項特殊的任務！」

「特殊的任務？」我不禁失聲叫

了起來，「是老海蛇命令妳到梅維爾島的！」

這只是我憑直覺上的猜測，但我的語氣，卻非常非常的肯定。

果然，我猜對了！

蘇菲亞緩緩地點了點頭，道：「不錯，是海蛇麥格的命令，我必須在孩子出生之前，趕到梅維爾島！」

「理由呢？」我問。

「已被列入爲國家高度機密，不得向外界或下級人員洩露！」蘇菲亞沉聲說道。

聽到這裏，我不禁由衷地嘆息了一聲，而蘇菲亞也很明白，我是爲了她的工作處境而嘆息的。

身爲特務人員，往往只能奉命行事，他們只准爲了完成任務而執行任務，卻不一定有權知道必須完成任務的眞正理由！

而且，越重要的任務，越艱鉅的行動，反而越是秘密，越不能給太多人獲悉詳情。

我問：「當年，妳還可以說是爲了執行任務，必須前往梅維爾島，但贊密臣先生又怎樣？除非……除非……」

我沒有再說下去，因爲我想說：「除非他也是一個特務！」

豈料蘇菲亞接着便說道：「不錯，贊密臣也是個特務，當然，他並不屬於英國的情報組織！」

我不禁呆呆地望了贊密臣一眼。

這個人，什麼都像，就是不像個特務！

但偏偏他是特務！

我不禁嘆了口氣，道：「這才是第一流的特務。」

好了，在我面前站着的，是兩個神出鬼沒，連生孩子都行踪詭秘，怪異莫測的特務夫婦，他倆的兒子金普特有危險和困難，何以身爲父母的老牌特務並不親自出馬，卻千方百計邀請我這個中國人來插上一手？

我把心中這個疑問，直接向蘇菲亞說出來。

蘇菲亞的回答，是：「不爲什麼，只因爲小兒金普特，曾經對我和外子三番四次強調，地球上若有十個人能把他救出生天，閣下必定是其中之一。」

我又嘆了一口氣，然後問蘇菲亞：「好了，我現在只想弄清楚兩件事。第一：當年你們在梅維爾島上，跟什麼樣的人，互相指腹爲婚，爲金普特訂下了婚約？第二：金普特已飛往梅維爾島，是不是和這件事情有關？」

蘇菲亞這一次回答得很爽快，她道：「當年，我們在梅維爾島上，見到了計穎嵐博士，和她的丈夫中村久間。」

一聽見這兩個人的名字，我又呆住了。

計穎嵐博士，是中國海外華僑最傑出女科學家之一，對海底岩層地質，有極深刻的研究和極偉大的發現，但據說她已在數年前死於心臟病。

至於計穎嵐的日本籍丈夫中村久間，更是一個非同小可的人物。

直至兩年後，計穎嵐突在紐約露面，但中村久間已回到東京，繼續統治他的黑幫王國。

由於這一對同是亞洲人，但卻不同國籍的男女，各有顯赫一時的背景，而他倆之間的離離合合，又是那樣地充滿神秘性和傳奇性，因此不少雜誌、報章專欄，都曾屢屢撰文報導，但究竟內裏乾坤怎樣，卻是衆說紛紜，莫衷一是。

這一對夫婦，在金普特即將出生的那一年，來到了梅維爾島！

屈指一算，那時候計穎嵐博士和她的日本黑幫頭子丈夫中村久間，才新婚不久，甚至可能是他倆的蜜月佳期。

但計博士是否眞的正在和她的丈夫渡蜜月？還是另有內情？

但蘇菲亞卻又說道：「當我們在梅維爾島遇上計穎嵐博士的時候，她也和我一樣，即將分娩。」

我「喔」的一聲，這才知道自己對時間的計算，頗有出入。

那時候，計博士已結婚頗有一段日子，而且也已腹大便便，即將臨盆。

而且，照蘇菲亞的敍述，她在梅維爾島爲金普特指腹爲婚，其對象顯然就是計穎嵐博士腹中的嬰兒。

我對整件事情，所知道的來龍去脈越來越多，但不明瞭之處就越來越更撲朔迷離，難以理解。

爲了更方便瞭解事情的演變，首先必須由這兩對夫婦的種種資料加以着手分析。

蘇菲亞是英國人，身份是特務。

贊密臣是丹麥人，身份也是特務。

這兩個不同國籍的特務，結爲夫婦，並且懷孕，腹中嬰兒就是金普特。

我肯定，在梅維爾島上，一定有某種事物上或某一些人、或某一種現象，足以吸引計穎嵐博士和中村久間到此。

至於蘇菲亞，她反而是被動者性質。

她根本不知道，梅維爾島上發生了什麼事。

她只是遵從海蛇麥格的命令，和她的丈夫一起來到這裏。

但指腹爲婚這種怪異的行爲，何孰令致之？

是海蛇麥格的命令？還是一件「突發事件」？

這兩種可能性雖然存在，但照我估計，機會甚微，尤其是後者，更是不可能之極！

然而，我又忽然省悟起，蘇菲亞能說中國話，而且是很不錯的「京片子」！

一個英國女人，能說出一口這樣的「京片子」，殊不簡單，最少，証明她對中國的認識，非比尋常。

當年，計穎嵐也和蘇菲亞一樣，都即將臨盆，而且，顯然也在梅維爾島生下了嬰兒……

金普特是男嬰，計穎嵐生下來的，應該是女嬰……

這對「金童玉女」，還未曾吃第一口奶，便已由雙方父母爲他倆「私訂終身」！

現在，金普特遭遇到了「很大的困難」，是不是爲了這一門親事？

他去了梅維爾島，又會有怎麼樣的遭遇？

這本來應該是爲人父母的責任，但蘇菲亞和贊密臣都異口同聲，認爲只有我這個東方人，才有能力把金普特救出生天。

他們是老夫老妻，更是資深的西方特務，他倆之間的默契，其純熟程度自當毋須懷疑。

他倆異口同聲對我備極推崇，不外乎出於下列兩個可能性。第一：洛雲的確是個很有才幹、很有能力的人，除了這人之外，誰也救不了金普特。第二：洛雲是個呆子，很容易給人用三言兩語，便可狠狠的加以利用。

我究竟屬於那一種？

＊　＊　＊

兩天後，我在這對夫婦三言兩語的擺佈下，啟程前往澳洲。

但這一次，我要前往的目的地，卻是陌生之極的梅維爾島。

要不是爲了金普特，我也許一輩子也不會踏足這個偏僻遙遠的島嶼。

前往梅維爾島，必須乘坐小型飛機。

由於這一次我是有目的而來，並非一般旅遊性質，因此，當我還在北歐丹麥的時候，便已透過長途電話找人在澳洲達爾文，爲我安排一個好出色的嚮導。

想不到這個嚮導，居然是一個體重接近三百磅的大胖子。

他叫陶邦邦，在澳洲出生，在澳洲長大，在澳洲混飯吃。

他很喜歡吃甜品，巧格力、冰琪淋、各式各類的糕餅，整日到晚不離手。

他常說：「三十五歲我便開始減肥，今年我三十三。」

但後來有人告訴我：「這是他在五年前的開場白，至今一字不改。」

陶邦邦雖然肥胖得厲害，但行動相當敏捷，爲人也很機警。

我沒有隱瞞此行的目的，我對他說：「我要到梅維爾島找一個朋友，他叫金普特，是個歐洲人，只要能夠找到他，我會給你三倍以上的酬勞。」

陶邦邦哈哈一笑：「放心好了！只要你這個朋友在梅維爾島上，就算把每一塊石頭掀開，我也會把他翻出來！」

他是個很有自信的大胖子，他說的話，令我感到此行甚具把握。

第一天，我和陶邦邦在梅維爾島的一個營地上住宿。

這營地有十個帳篷，其中最大的一個，就是這營地的餐廳。

陶邦邦和這營地的負責人相當熟悉，一碰上面就大口大口地喝酒。

陶邦邦把整瓶紅酒遞給我，我當然不客氣，照喝可也。（當然，酒賬還是要自己支付的。）

他用很高明的談話技巧，把營地餐廳的氣氛弄得很熱鬧，他在講故事，內容樂而不淫，別人聽得嘻哈倒絕，但他的表現並不像個小丑，而是一個偉人的諧劇表演者。

當陶邦邦把海龜串燒肉遞給我的時候，他在我耳邊悄悄地說：「上星期周末，你的朋友曾經在這裏醉酒鬧事，還險些打傷了人。」

我一面聽，一面咬吃海龜肉，同時點頭大讚：「好味道！很香甜很鮮美的海龜肉！」

到了第二天早上，陶邦邦把我從酣夢中推醒：「你的老朋友原來是海盜的朋友。」

我在睡眼惺忪中大表抗議：「誰敢誣衊我是個海盜？」

陶邦邦「嘖嘖」連聲：「我說的海盜，並不是閣下，金普特先生也絕不會只有你這麼一個朋友！」

我稍爲定一定神，知道自己會錯了意，只好向這個大胖子嚮導道歉。

我問：「他認識的海盜，又是何方神聖？」

陶邦邦道：「我也不清楚，我這島嶼上的土著，有人相信在大海汪洋之中，有一艘巨大無比的海盜船，這艘海盜船，每隔五年都會在這梅維爾島以北的海面出現，而金普特先生，曾經和這海盜船的海盜，有着相當密切的接觸。」

梅維爾島以北的海面，每隔五年，都會出現海盜船！

這是一項最新的「發現」！

不管怎樣，這畢竟是一條線索，有必要繼續追查下去。

我把事情略作推敲，接着問陶邦邦：「金普特現在是否就在梅維

爾島的北方？」

陶邦邦道：「我不敢百分百肯定，但照形勢分析，這個可能性很大。」

別說是可能性很大，就算是可能性很小，既來之則找之，我們還是要前往找找看的。

但梅維爾島北方，究竟正確位置在那一點？

在陶邦邦的帶領下，我在梅維爾島上縱橫穿插。

下午兩點，陶邦邦在島嶼北方，聯絡上兩個皮膚黑得不能再黑的土人。

這兩個土人和陶邦邦長篇大論的談話。

過了三十分鐘後，陶邦邦才走了過來，對我說：「金普特昨晚乘船走了。」

「乘船？什麼船？」

「海盜船！每隔五年，便會在這海面一帶神秘出現，然後又再神秘消失的海盜船。」陶邦邦一面說，一面伸手指向無邊無際的大海。

他乘搭海盜船走了。

海盜船！五年出現一次的海盜船！

這究竟意味着一件怎樣的事情？

當金普特在這梅維爾島北方出生的時候，這變幻莫測的汪洋大海，是否也出現了這麼一艘海盜船？這其中一定有着很神秘的典故。

半隻眼睛　怪誕之極

兩天後，我離開了充滿原始風味的梅維爾島，途中想起了一個在澳洲悉尼市的老朋友，心想反正已到了澳洲，去探訪探訪他也是好的。

經過長途跋涉後，到了悉尼，在酒店中跟管家老衞通了一個長途電話。

老衞說：「英國那邊有人找你。」

找我？英國人？

我一怔，一查之下，十萬火急要找「驚奇俱樂部」會長洛雲的人，竟然是老海蛇麥格。

老海蛇麥格其後在長途電話中對我說：「金普特有性命危險，快到利物浦老元帥家裏和我會合。」

他用的詞句簡單而嚴峻，令人有着不可抗拒的感覺。

當時，我很憤怒，但最後還是乘坐公爵爲我安排好的豪華專機，匆匆趕往英國。

當我抵達利物浦的時候，天氣異常惡劣，風雨齊來，雷電交加，但公爵早已妥善地爲我安排好一切交通工具，所以，我並未給這狂風暴雨弄得狼狽不堪。

我才進入古堡不久，很快就在一間地窖的密室裏，見到了三個意料中必然會遇上的人。

那是——老海蛇麥格、老元帥和公爵。

當我坐了下來之後，老元帥首先開腔：「很抱歉，由於事態嚴重，請恕我們不說客套的外交詞令。」

我聳了聳肩，深深佩服這位世界大戰時戰績彪炳的老軍人，一開腔說的話就如此坦率直接，毫不掩飾，毫不做作。

我迅速回應道：「我也不是一位外交家，寒暄客套的話，彼此可免則免。」

老元帥的視線倏地轉移到他面前的一疊文件。

他把這疊厚約五吋的文件推到我這邊，一言不發。

他不說話，公爵卻開口說道：「這是有關金普特先生的詳細資料，請洛先生過目。」

我繼續翻閱這一疊用法文來書寫的資料，不久，我就發覺，這份資料詳細的程度，已達到了事無鉅細，大小不遺的地方。

而且，在這疊厚厚的資料中，還有一少部份，是連我也一併記載上去的，其中甚至還有我的幾張照片在內。

資料中如此形容本人：「洛雲，驚奇俱樂部會長，與金普特交情甚篤，其人經濟能力富裕，具有多項特殊本領，由此人一手創辦之驚奇俱樂部，所有會員皆奇人異士，可見洛氏之潛力，殊不簡單……」

除此之外，當然還有許多關於金普特的記載，例如他在梅維爾島出生，父母以至祖父祖母的身世，他由小學以至唸大學的每年成績外，老師對他的評語等等……

但最令我驚異的，是在這份資料的末頁，赫然有一幅油畫的照片！

那是只有半隻眼睛的油畫照片！

「麥格先生，」我沉聲道：「這是你在五年前展覽出來的作品，對不？」

老海蛇麥格毫不遲疑，立刻點頭道：「是的。」

我道：「當年，爲了這幅油畫，一個叫巴保曼的人，離奇神秘地給一個老婦用槍射殺，這件事，你不會忘記吧？」

老海蛇麥格道：「畢生難忘。」

我伸手指向他面前的那張照片，用毫不客氣質問式的語氣道：「這幅油畫有什麼秘密？何以巴保曼會說：『我要娶這一幅油畫做

我的妻子！』？」

麥格嘆了一口氣，喃喃道：「你果然能夠弄明白那句墨西哥語言的內容……」

老海蛇麥格苦笑了一下，他忽然不再冷漠深沉，不再肅穆緊張。

他莫非想藉此掩飾油畫的眞相嗎？

但我立刻就否定了這種想法，理由是老海蛇麥格已不可能在這個時候還向我故弄玄虛。

過了一分鐘，老海蛇麥格終於再度開口，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盟軍集結大軍，在六月六日登陸諾曼第，那一戰，配合着優越的空軍實力，再加上海陸軍之大舉出擊，終於取得了極輝煌的戰果。」

我緩緩地點了點頭，道：「那一戰，轟動天下，人盡皆知。」

麥格不理會我說的話，只是繼續自顧着說下去：「戰事激烈，而在戰事爆發之前的明爭暗鬥，更是寸土必爭，步步驚心，這一場大會戰，盟軍能夠獲得空前的重大勝利，無數特工人員所預先鋪排的道路，絕對功不可沒。」

麥格嘆息一聲，接道：「在諾曼第登陸戰爆發前三個月，我在盟軍一個據點的密室裏，召開緊急會議。我們要討論的，是應該派遣何種特工部隊，和採取何種計劃，深入德軍駐守境內，爲盟軍的未來大舉進攻鋪排道路，其中，如何爆破德軍的鐵路運輸系統，是當時戰略中最急切，也最重要的問題。

「在這個會議中，有三個人的地位，最爲突出、最爲重要，我自然是其中之一，而另外兩人，一個是地勤參謀長費爾、另一個是莎莎。」

費爾是參謀長，此人的身份明顯之至，但那莎莎又是負責什麼的？

回憶，可以說是一場已過去的夢，也可以是一種享受。

過了片刻，麥格才緩緩地說下去：「當我們研究着應該採用什麼方法去爆破德軍運輸補給線的時候，我們三個人，都有着不同的意見，在最初階段，費爾、莎莎和我的見解，可說是截然不同的。」

雖然，事情早已過去，但當麥格舊事重提之際，臉上的神態仍然十分激動，可見在當年，那一場激烈的爭辯，是如何地驚心動魄。

麥格接道：「我們三個人之中，以費爾最爲沉着，最爲冷靜，但由於我們爭辯的戰略，足以影響日後數萬甚至是數十萬大軍的生死存亡，而我們互相之間的見解又是如此地不相接近，以致連費爾那樣冷靜的參謀長，也在爭辯的時候，額角血流不止！」

半個世紀以前，兩男一女在商討如何毀破德軍的軍火物資運輸補給線，但在這小型而極重要的會議上，身爲參謀長的費爾居然會額角掛彩，甚至是血流不止，此事未免不可思議之至。

麥格很快就說出了原因。

他道：「費爾太激動了，我從來沒見過他如此激動，由於我和莎莎都不接納他的意見，他惱將起來，忽然把額角用力撞向石牆，以表示心中的苦惱和極度的不滿。」

我在驚訝之餘，同時不禁暗暗失笑。

只聽見老海蛇麥格續道：「莎莎想爲他止血，但他嚴詞拒絕，他說：『現在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在戰場上，每一分鐘都有無數戰士流血不止殉職，我這一點點皮毛損傷，又算得上什麼！』現在回憶起來，他是在强辭奪理，但在當時，就連莎莎和我，都認爲他這一番話是正確的。」

環境往往能改變人類對事態的觀感和判決，這正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麥格道：「雖然，費爾一直血流披臉地繼續進行會議，但我和莎莎仍然堅持個人的意見，絕不妥協。我們的理由都是一樣的：萬萬不能讓這個會議作出錯誤的決定！」

這一點，老元帥、公爵和我都深深瞭解和認同。

麥格接着說道：「當會議又進行了半小時之後，莎莎把一大瓶消毒藥水淋在費爾的頭上，但這並未阻礙到會議的繼續進行，然後，又過了一小時左右，事情有了轉變……」

那是怎樣的轉變？是不是他們三人之中，其中一人改變初衷，轉而支持另一人的見解？

麥格道：「這轉變，來自莎莎突然提出的一套理論，她在軍事地圖上，把德軍補給運輸線的形勢，和盟軍地下工作人員的實力、位置、以至未來局勢的演變，作出了極詳盡的分析……在這一小時二十分鐘之內，費爾和我，除了抽烟和喝冰凍的紅茶之外，兩人完全沒有說過一句話！」

當年，在那八十分鐘過去之後，莎莎在會議上的影響力又如何？

麥格道：「這八十分鐘，她成功地贏取了費爾參謀長的支持！費爾完全同意莎莎的分析和擬定下來的計劃，並宣佈放棄他自己原來的見解和策略。」

費爾改變初衷了！

但麥格又怎樣？

麥格忽然苦笑。他的聲音，並不激昂，聽來只

是淡淡的兩句說話。

他道：「我搖頭，我否決了他們的一切見解。」

否決！否決！否決！

這是人類文明史上，最具權威性，也最具決定性的字眼和行動！

擁有否決權的人，永遠都是權威性的人物。

擁有否決權的國家，當然也是超級强國！

當年，在盟軍某據點的一個密室裏，雖然費爾、莎莎和麥格經過冗長的會議，已有兩人達成一致的見解，但到了最後，還是給麥格否決了他們的計劃！

老元帥和公爵互望一眼，彼此的眉毛都皺了起來，但却仍然一言不發。

麥格並不理會別人的反應，只是沉聲繼續說道：「我並不是沒有聆聽莎莎的分析，和她所提出的策略，可是，經過審愼的考慮，我還是不同意她的觀點。」

老元帥乾咳一聲，終於忍不住問：「後來怎樣？」

麥格道：「我一意孤行，把自己的分析和戰略再三强調，然後決定採用我的方法，去對付納粹黨軍人。」

老元帥再問，字句還是一模一樣：「後來怎樣？」

麥格默然良久，緩緩道：「莎莎服從我的命令，並且按照我的計劃執行任務，結果，計劃屢受嚴重的挫折，雖然最後收到了一定程度的效果，但我方損失慘重，莎莎也爲國殉職。」

老元帥長長吁一口氣，道：「兵兇戰危，尤其是深入敵軍後方進行破壞性工作，屢受挫折那是必然的。」

麥格苦笑了一下，道：「元帥這一番話，也正是我自圓其說的版本，可是……我和費爾參謀長都心中雪亮，知道我的否決和一意孤行的決定，其實是一項嚴重的錯誤！」

老元帥嘆一口氣，欲言又止。公爵卻早已寒着臉，顯然很爲莎莎而感到不値。

麥格說到這裏，停頓了兩分鐘之久，才能接着說道：「六月六日，盟軍大舉出擊，在諾曼第灘頭展開了鋪天蓋地而來的驚人攻勢，結果怎樣，那是衆所週知之事。但在軍艦上的我，卻是心情沉重如鉛……」

老元帥嘆道：「當時，我在另一艘軍艦上，前前後後三十六小時，除了清水之外，什麼都吞不下肚。」

麥格又苦笑了一下，道：「到了六月八日上午，這一戰大局已定，我在軍艦上最少喝了一打威士忌。」

老元帥道：「在戰爭進行期間酗酒，那是違背軍紀的罪行。」

麥格道：「我當然很明白，但我無法自我控制！我很難過，對整個世界都充滿着絕望，由望遠鏡掃過去，大大小小灘頭，全是厚厚堆叠起來的戰士屍體，這還算是人的世界嗎？」

他痛苦地搖頭，道：「看見沙灘上堆積如山的屍體，我想起了莎莎，她比這些戰士更早陣亡……她死了，但這是誰一手造成的？」

老元帥立刻說道：「不是你！在戰爭進行時期，任何軍人的傷亡，都是意料中事。」

但麥格顯然完全無法接受這種見解。

尤其是在當年，他在軍艦上的觀感，絕對是灰色、甚至是漆黑一片的。

他道：「我是個特務首腦，我這個人，最不浪漫，甚至給人的印象，既絕對無情，更絕不會和女子談情……但只有我自己才最清楚，我也是個人，我也有感情的存在，而我唯一喜愛的女子，只有莎莎！」

說到這裏，老海蛇麥格的聲音充滿了傷感，無限的傷感。

聽見這無限傷感的聲音，公爵大人的臉色漸漸解凍，代之而起的，是物傷其類，天意何其殘酷的感慨。

又隔了好一會，老海蛇麥格接道：「在軍艦上，我不斷喝酒，但沒有人知道，因爲我是偷偷地喝的，而且還利用特殊的藥物氣味，來掩飾酒精的酒氣……」

特務頭子，當然辦法多多，他絕對是個精明人，並不是個草包。

在這時候，老元帥第三次用完全相同的一句話語追問麥格：「後來怎樣？」

麥格的回答，簡單之至，也驚人之至。

他回答道：「我由軍艦上跳海自殺。」

好了，說了一大堆往事，最後是海蛇麥格在酗酒之餘，「噗通」一聲跳入汪洋大海中，但以後又怎樣？

我聽到這裏，更是聚精會神，因爲我深信，以後的事情，更爲重要！

海蛇麥格跳海自殺，事後固然是平安大吉，有驚無險，但在當時的實際情況，卻又是怎樣的？

這一點，恐怕除了麥格自己之外，就只有當年在大海中的魚蝦蟹八爪魚等海洋生物才知道了。

只聽見老海蛇麥格緩緩地說道：「當我跳入大海之際，第一個感覺是涼快，第二個感覺是海水可以

解酒，而第三個感覺，就是天國近了。」

公爵道：「直至第四個感覺，你才想起莎莎？」

老元帥和我不期然地互望一眼，我們兩人都作出了會心微笑。

豈料老海蛇麥格搖了搖頭，道：「沒有！我第四個感覺，仍然沒有想起莎莎，因爲我的第四個感覺，是在海底裏看見了一種極柔和、但也極明亮的光芒！那是發自一個龐然巨物之上的！」

老元帥道：「會不會是一艘潛艇？」

麥格搖搖頭，道：「絕對不會是當年我們所認識的任何一類型潛艇，絕對不是！」

以麥格的見識，他說不是潛艇，就應該不是潛艇，但不是潛艇，又是什麼樣的龐然巨物？

麥格道：「那是一具透明的潛水交通工具，我不但可以感受到柔和而明亮的光芒，也可以看見這透明的潛水交通工具裏面的……生物！」

老元帥道：「照你看，那些光芒，是這透明交通工具亮着了燈光，還是這交通工具本身發出來的？」

麥格道：「是屬於後者。」

老元帥道：「你認爲，這交通工具，有可能是人類在公元一九四五年以前的產品嗎？」

麥格用力地搖頭，以極其肯定的語氣說道：「絕不可能！照我知道，即使是到了今天，人類科技進展一日千里，但至今仍不可能製造出那樣出色的潛水交通工具來。」

公爵卻道：「古代的龐然巨物恐龍，身高可達二十餘米，而你看見『透明恐龍』，又有多高多大？」

麥格道：「古代恐龍身高超過二十米，重量達五六十噸，是『蜥脚恐龍』這一類恐龍，頸長身大，但頭部僅寬六十厘米。」

公爵道：「那麼，當年你在海底目睹的『透明恐龍』，是否屬於這一類？」

麥格搖搖頭，道：「不，那『透明恐龍』，高約七八米，嘴形異常寬大，前肢短小，但後肢粗壯有力，形態恐怖威猛……」

我吸一口氣，道：「那是『暴龍』，是地球上最兇猛的巨型食肉獸。」

只聽見公爵又道：「這一艘潛航交通工具，除了外形酷肖一頭透明的暴龍之外，它還有什麼優越的性能，足以令閣下認爲它絕不可能是人類科技的產物？」

麥格道：「最少，當年盟軍戰艦如雲，但竟沒有任何雷達儀器，可以探索出海底裏有這麼一艘潛航交通工具來。」

公爵道：「半個世紀以前的雷達偵察科技，未必靠得住。」

麥格道：「撇開這一點不談，就以它在海底裏潛航的速度來說，那簡直是人類科學連在做夢時候，也萬萬夢想不出來的。」

公爵道：「請再舉例說明。」

麥格道：「它在水深三十咪左右的潛航時速，最少超過一千五百浬。」

我陡地呆住！

在海底航行，海水的壓力是十分鉅大的，就算是現代科技製造的核子動力潛艇，也遠遠不可能達到這種駭人聽聞的速度。

公爵吸一口氣，再問：「在海底中以一千五百浬以上的速度航行，這速度已超乎人類想像中的極限，請問閣下是怎樣知道，這『透明恐龍』在海底潛航的速度？」

麥格道：「在這『透明恐龍』裏面，是有生物存在的，在這些生物操控之下，這怪異的潛航交通工具，發揮了匪夷所思的功能，而我，曾經是這『透明恐龍』的一位乘客。」

公爵道：「在這透明恐龍裏面的生物，是不是外星人？」

麥格道：「我不敢肯定。」他臉上露出了迷惘的神情，喃喃道：「在半個世紀之前不敢肯定，直至今時今日這一分這一秒，還是不敢肯定。」

這「生物」，赫然竟是老海蛇麥格其中一幅油畫內所表達的東西——半隻眼睛！

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答案，當然也是一個十分驚人的答案。

老元帥聽後，居然點點頭，道：「不錯，那種生物，其外形很像半隻眼睛，在一個月之前，那一天，是我的九十歲生辰，家人爲我開設派對大事慶祝，客會過後，我感到疲倦，在書房裏想打瞌睡，就在這時候，有人敲門，我沒有回應，因爲我不想別人知道我在書房裏……但接着，有人在我耳邊輕輕嘆一口氣，我立刻轉過臉望去，便看見了一種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更沒有見過的生物——半隻眼睛！」

事情峯廻路轉，想不到這些看來像是半隻大眼睛的生物，竟然曾經「拜訪」過老元帥。

只聽見老元帥接着說道：「其實，在我們看來是『半隻眼睛』的形態，並不是一定眞的就是半隻眼睛，我們之所以有這種感覺，全然是憑着人類習以爲常的觀念來判斷，對於那些看來像是『半隻眼睛』的生物來說，這根本是一個幼稚的笑話。半隻眼睛能懂人語，並且具有高度智慧。」

一頓，老元帥接道：「當時，我第一個感覺，就是有人送給我一份神怪的生日禮物。」

老元帥雖然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甚至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年代，但這一件事，卻只是發生在一個月之前，以目前人類的科技水平，要設計類似的「神怪禮物」，似乎也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但我知道，這並不是人類製造出來的「神怪禮物」，而是一種人類無法明瞭的高級生物。

老元帥嘆了口氣：「但很快我就知道，我第一個感覺是完全錯誤的，可是，我接下來的感覺，並不是認爲那是妖怪出現，而是有着另一種極其特殊，極其親切的感覺……那情況，不但怪異莫名，簡直是不可思議到了極點！」

老元帥接下來說的話，更令人感到匪夷所思，駭人聽聞。他道：「這半隻眼睛是可以說話的，『他』最少可以說一口極流利的英語，而且，我一聽就聽出，『他』的口音和我故鄉所有村民的口音，完全一模一樣！」

老元帥在利物浦成家立室，但他並不在利物浦出生，而是在英格蘭西北方一個偏僻的小村莊出生和長大。

公爵忍不住插口問：「難道你認爲，這半隻眼睛一樣的生物，竟然會是你的同鄉？」這種問話，若是給不明內情的旁人忽然聽見，恐怕一定以爲公爵的神經大有毛病。

但我沒有這個感覺，而且還有着同感，只不過是公爵比我更早向老元帥提出詢問而已。

老元帥似是怔呆了半天，才能勉强開口，用低沉而沙啞的嗓子說話。

他道：「這半隻眼睛，就是我的父親——亨利！」

聽到這裏，就連我這個驚奇俱樂部的洛會長，也有着天旋地轉的感覺。

而且，老元帥竟然說：「這半隻眼睛，就是我的父親——亨利！」

亨利，是一個普通極點的老番名字。

但這一個亨利，卻是老元帥的父親！

老元帥已年逾九旬，除非亨利是個年逾過百的老人瑞，不然的話，相信早已作古，但老元帥卻說他的父親亨利，已變成了半隻眼睛！

我形容亨利「變成」半隻眼睛，是用最平常的邏輯學來推斷，老元帥以前的父親，肯定不會是「半隻眼睛」，但到了一個月之前，他在書房裏和這「半隻眼睛」談話，卻赫然發覺，這「半隻眼睛」竟然就是他的父親亨利先生云云……

事情演變到這個階段，堪稱怪誕到了極點。

但所謂「極點」，恐怕也只是現階段的感覺而已，再勘察下去，其怪誕的程度相信一定越來越甚。

足足有兩分鐘，沒有人說話。

最後，還是由老元帥來打破沉默，他道：「先父是在十六年前去世的，但我們只知道他在海上遇難，卻沒法子找到他的遺體。」

他緩緩地接道：「當時，他在大西洋跟隨着一艘研究海洋生物的船隻在深海水域中攝影。他並不對海洋生物有興趣，他有興趣的只是攝影，但有一天清晨，船長和幾個生物學家，忽然聽見他在船尾大笑，又說了一句很奇特的話，大家匆匆忙忙趕到甲板看個究竟，卻見他突然撲入大海之中！」

公爵問：「他說的那句話是怎樣的？」

老元帥道：「他在船尾大笑着說道：『立刻成交！』然後，他就撲入大海裏，再也沒有回到船上。」

公爵道：「找不到他了？」

老元帥道：「找了五個小時，什麼都找不到。」

在大西洋波濤洶湧的水域裏，一個老人跳入海中，別說是消失了五小時，便是五分鐘，恐怕已遭不測。

但他爲什麼會跳入海？那句：「立刻成交！」又是什麼意思？聽這種口氣，似乎是在這汪洋大海中，有人曾經和這位亨利先生談話。

但老元帥引述當年事發時目擊者的話，都一致表示，在這浩瀚無邊的大海裏，絕不可能會有任何人跟亨利談過話。

可是，失踪了十六年的亨利老先生，怎麼會變成「半隻眼睛」呢？

老元帥緊皺着眉，過了很久才道：「我一聽見『半隻眼睛』說話時的聲音，已絕對肯定，那是先父的聲音，雖然已十六年未曾聽過他說話，但我敢用任何注碼打賭，我一定不會聽錯！絕對不會！」

麥格首先作出反應：「我完全相信元帥大人說的話，那一定是你父親的聲音。」

老元帥道：「在這裏，我有必要形容一下，那半隻大眼睛的形態……『他』大概有一米高，等於五歲孩童的高度，那是半隻眼球的形狀，能迅速移動，但移動的方式並不像是人類，也不像是爬蟲類，而是像一枚小型的火箭，貼着地面向前急速推進。」

麥格點點頭，道：「元帥大人形容得很恰當，和我在半個世紀前所見到的一模一樣。」

公爵所關心的，卻是老元帥父親亨利說的話，他問：「亨利老先生和你談話的內容，可以透露

嗎？」

老元帥緩緩地點了點頭，道：「他對我說：『十六年前，我並不是跳海，而是跳入一隻透明恐龍之內，在那裏，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和平感覺，在那裏，沒有戰爭，沒有衝突，沒有勾心鬥角的陰謀，而且，他們答應把我的生命形式，由一個老翁轉變成爲我現在這個樣子，我答應了，我大叫，興奮地大叫：立刻成交！事隔十六年，我並未後悔過。』」

在不久之前，老元帥曾經爲了透明恐龍這種海底的潛航交通工具，不斷向老海蛇麥格提出質詢，豈料他原來早已知道有透明恐龍的存在！

這個會議，不但緊急，而且不可思議之至。

公爵問：「除此以外，亨利老先生還有什麼話說？」

老元帥道：「有！他說：『我已透露得太多了，今天到此爲止，祝你好運。』然後，他就溜走了。」

麥格臉上木無表情，過了片刻，才又再開口。

他道：「不錯，他們的生命形式，看起來就像是人類所認爲的『半隻眼睛』，但這種看來像是半隻眼睛的生物，卻足足有一米高。」

然後，他繼續說道：「當年，全世界人類的視線，都集中在歐洲和亞洲的戰場上，在那時候，我當然也認爲，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地球上最驚人最嚴重的變亂，可是，那一頭『透明恐龍』，卻把我帶到另一個世界去！」

他說的「另一個世界」，並不是隱寓他已魂歸天國，而是當年的他，的確有着極不尋常際遇之故。

但那「另一個世界」，又是怎樣的世界？是不是一個海底王國？

假設老海蛇麥格所見所言，全屬事實，那麼，這些半隻眼睛一般的高級生物，他們在科技上的成就，必然早已大大超越了地球上所有的人類，而他們在科技上的突破，也自然大大超乎人類目前知識範疇之外，在這樣的大前題下，所謂「藝高人膽大」的形容詞，實屬多餘之至！

套一句中國古語，那是：「夏蟲不可語冰！」

除此之外，夫復何言？

在俄頃之間，我腦海中已有了這許多聯想，但在當時，麥格說的話，只是停頓了不足十秒。

然後，他又接着說下去：「我乘搭着那頭透明恐龍，到達了一個無法可以想像的世界。」

我終於忍無可忍，問：「那是在海底裏的世外桃源嗎？」

麥格搖搖頭，道：「我不知道世外桃源是怎樣的，也不曉得透明恐龍帶我去到的地方是否在海底之下。」

公爵立時追問：「你不是一直都在海底裏潛航嗎？既然是潛航，那麼潛水恐龍帶你去到的地方，當然也是海底的世界。」

公爵的想法，在表面上絕對合情合理，可是，我一聽之下，立刻便覺得有點不妥。

理由很簡單，那透明恐龍，雖然是在海底裏截載了麥格這位「乘客」，而且以時速一千五百浬的驚人速度在海底潛航，但又有誰知道，那透明恐龍會否從海底冒出大海，直射向無窮無盡的蒼穹？

那透明恐龍，又是否一直都是透明的？

倘若操控透明恐龍的主宰，要把透明恐龍變成密密實實，毫無透明度的交通工具，只怕決不會是一樁困難的事情。

假若透明的恐龍忽然不再透明，那麼，它究竟何去何從，海蛇麥格先生又焉能一清二楚？

當然，這只不過是我當時的一種揣測，可是，不到半分鐘，老海蛇麥格先生就証實了我這種揣測完全接近事實。

他道：「當我在透明恐龍內親眼目睹它以不可思議速度在海底潛航之際，忽然間，透明的恐龍漸漸變了顏色，由完全透明，變成爲淡青色、繼而是青藍色，到了最後，便是深沉的藍，藍得像是夜幕，藍得像是星空下的長天，我再也無法看見海底的情景，甚至無法分辨，這頭恐龍是否仍在海底裏不斷邁進。」

公爵呆住了。

他不再說話，也無話可以再說。

倘若老元帥沒有見過那些類似半隻大眼睛的生物，而且那種生物其中之一，竟然是他的老父親亨利，他是否會出席這個會議，實在大有疑問。

老元帥很細心聆聽老海蛇麥格的每一句話，臉上的神情，看來就像個很專注功課的學生。

老海蛇麥格接着說下去：「大概過了一小時左右，那頭恐龍停了下來，然後，有幾隻大眼睛帶領着我，離開那頭恐龍，而有一點補充的，是當那頭恐龍停下來的時候，它又再是完全透明的，而且看來外表連一滴水也沒有。」

單憑透明恐龍外表並無海水的依附，是否可以証明它早已飛離了海面，進入高空甚至是另一個空間，那是言之過早的事。

要把交通工具迅速「烘乾」，想來也不會是一件太困難的事，當然，這是指超級高科技的設備而言。

至於會不會有人（或高級生物）會這樣做，其動機又如何，那又是另一回事。

透明隧道　奇異見聞

按照老海蛇麥格如此這般敍述下去，他既然可以離開透明恐龍，而踏足到「另一個世界」去，那麼這「另一個世界」究竟是在天堂，還是在海底，似乎是很容易明白的事情。

但事情偏偏並不如此。

因爲老海蛇麥格道：「那頭透明恐龍，把我載到一座巨大的倉庫裏！」

倉庫！

換而言之，那是一個屬於室內的地方！一個屬於室內的世界。

而且，麥格將之形容爲「一個無法可以想像的世界」！

那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地方？

我可未曾料到，那透明恐龍居然會把海蛇麥格帶到一個倉庫之中。據麥格形容，這倒有點像是人類軍事建設的秘密潛艇船塢。

但那倉庫又有什麼奇特之處？

麥格又道：「由於有好幾千隻大眼睛不斷在倉庫中移動，看起來，這倉庫就像是一間龐大的兵工廠……但他們並不是在製造武器，只是不斷地移動！移動！移動！」

老元帥苦笑了一下，道：「你看見的那些大眼睛，其中有些說不定就是我們的祖先。」

麥格沒有爲了這一點而展開辯論，卻道：「我從沒見過那麼大型的倉庫，也無法瞭解，他們是用什麼方法，什麼材料去建造那麼大的倉庫！」

公爵道：「究竟有多大？」

麥格道：「單以長度計算，決不會比曼徹斯特機場稍爲短小，而高度，大概是倫敦大笨鐘的五倍或以上！」

公爵聽了大表驚奇，倒是老元帥，神情平靜，說話的語氣也很平淡，他道：「在如此巨大的倉庫中，雖然有幾千隻大眼睛不斷移動，但也不會顯得怎樣擠逼。」

這是最簡單的道理，不必智者亦知。

老海蛇麥格道：「這是我有生以來所見的最大倉庫，而且，我可以斷言，以人類的建築技能，在未來五百年內，也絕不可能建造出如此驚人的建築物。」

別說是五百年，就算是五千年、五萬年，也不一定有這種能力。

理由也許是人類的破壞能力，遠遠優勝於建設能力之故吧！

仍然是老元帥的發問最爲實際。他問：「照你看，那巨大倉庫，是用什麼材料建造的？」

老海蛇麥格道：「是透明的質料，但在透明倉庫外面，都有着各種各樣的照明設備，看來並不像是在海底，也不像是在陸上，同時也不像是在太空之中！」

聽到這裏，我不禁爲之呆住。

既不像是在海底，也不像是在陸上，而且也不像是在太空之中，這豈不是「三不像」了？

如此「三不像」，究竟那倉庫是在什麼地方？

老海蛇麥格搖搖頭，道：「請恕我沒有能力回答，這倉庫究竟建造在什麼樣的地方，我只知道，那倉庫雖然看來似乎是透明的，但實則上卻是一個充滿着幻彩的世界。」

幻彩的世界！

以下，便是老海蛇麥格敍述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八日，在「透明倉庫」所遭遇到的情景。

當麥格被帶領出透明恐龍的時候，他簡直無法可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但這神秘的倉庫、怪異的生物，不可思議的透明恐龍，都令他有着「到了另一個世界」的感覺。

而且，這種感覺之强烈，已達到了難以承受的地步。

幸而，他在透明恐龍之內，已懂得怎樣和那些「半隻大眼睛」互相溝通。

這些大眼睛，看來並沒有嘴巴、牙齒、舌頭之類的器官，但卻能夠「說出」一口流利的英語。

沒有嘴巴，又如何能說？

但這也許只能算是屬於「人類的疑惑」，對他們來說，此事根本不值一哂。

其實這情況很簡單，隨便舉個例來說：收音機、電視機之類的東西，也沒有嘴巴、牙齒和舌頭，但同樣可以發出很清晰的聲音。

當然，那是機械產品，並不屬於眞正的生命體，但道理卻是一樣的。

要發出聲音，方法很多，此事不由你不信。

在透明恐龍航行的時候，麥格曾經和一個「大眼睛」交談。

「我是盟軍情報搜集工作者，我叫麥格，你們若是隸屬於德國納粹黨，可以立刻把我殺掉，爲戰場上千千萬萬被盟軍擊殺的納粹軍人報仇。」麥格的開場白，凜然之至，卻也不智得很。（一個跳海自殺的人，智極有限。）

一個「大眼睛」對他說道：「麥格先生，歡迎你成爲地球上第十七位進入『透明隧道』的乘客，在我們的領域中，我們沒有階級之分，也沒有領袖、下屬之分，我們每一個分子，都和其他任何一個分子完全

相同，唯一有別的，就是名字。」

一聽見「沒有階級之分」這句話，麥格當然立刻想起了共產黨、列寧主義、馬克思主義這些名詞來。

但「沒有領袖、下屬之分。」卻又變得和這些名詞完全扯不上關係。

那算是一個怎麼樣的組織？怎麼樣的社會？

當時，麥格並沒有時間去消化「大眼睛」這幾句說話，只是問：「你叫什麼名字？」

這個大眼睛回答：「李白。」

麥格一怔，道：「這似乎是中國一位著名詩人的名字啊？」

大眼睛道：「不錯。在這千幾年以來，人們都稱呼我是『詩仙』。」

麥格訝然地望住這半隻大眼睛，他感到自己的嘴唇突然僵硬，彷彿已變成了一具殭屍。

「你眞是中國人傳頌千年的李白？」麥格好不容易才能迸出這句話來。

大眼睛道：「請你相信，我便是李白，你若不相信，我可以是任何人！甚至，連人都不是，對不？」

麥格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但據我所知，那時候的中國人，恐怕沒有人會懂得說英語。」

李白哈哈一笑，道：「要是一千二百年都學不會你們這種簡單的語言，我乾脆跟你一樣，跳入海中自殺算了！」

麥格忽然又呆住。

他這一次呆住，卻不是因爲李白這個人的「復活」，而是李白最後一句話，令他突然發覺到了一件不可思議的怪事，而在此之前，他卻一直並未留意過。

那是自己的衣服、襪子、皮靴，還有他的頭髮！

這些東西，竟然全都是乾爽的！

但他在不久之前，曾經跳入汪洋大海中自殺！

雖然，他僥倖獲救，但一定早已全身濕透，絕不可能在短短時間之內，全身乾爽起來的！

麥格訝異地檢視自己全身上下，李白又已笑了起來，道：「『透明隧道』是一個乾爽的交通工具，你既然有緣進入這裏，成爲第十七位地球的乘客，也就不會像個落湯鷄般那樣狼狽。」

麥格這才恍然。

是「透明隧道」的先進科技設計，令他在短短時間，甚至是一進入這交通工具的時候，已整個人由「落湯雞」變成了乾乾爽爽，渾身舒泰的「地球乘客」。

李白又道：「照你看，德國人的科技，可以令你在不足五秒之內，把你由一個濕透的人，變得如此乾爽嗎？」

麥格苦笑了一下，道：「他們也許只能在五秒之內，把我整個人烤熟。」

李白笑道：「英國人幽默感豐富，果然名不虛傳。」

麥格卻嘆了口氣，道：「可惜再豐富的幽默感，也擋不住德國人的飛彈襲擊。」

李白道：「要抵擋一枚飛彈，手掌也許比幽默感更爲有效！」

麥格立刻一跺脚，沉着臉道：「我抗議你對英國軍人的嘲諷和侮辱！」

李白道：「你抗議，我道歉。」

麥格立時正色道：「我接受你的道歉。」

李白笑了笑，道：「雖然你也和我一樣，都是由船艇上掉入水裏的人，但你這種英國人的作風，就算再過三千年，我也學不來。」

麥格道：「學習語言容易，要瞭解他人卻極困難。」

李白道：「但我學習英語，由ABC都不認識開始，到我現在所到達的水平，只花了十秒鐘左右。」

麥格聽得傻住了，然後，他就不住地在搖頭道：「不！不！這是不可能的！」

李白道：「對你們地球人來說，許多事情都是不可能的，但這裡許多事情，偏偏存在。」

麥格長長吁一口氣，道：「也許是的，就正如德國人的飛彈一樣。」

李白卻在這時候說道：「我們此刻在海底潛航的速度，是時速一千五百浬，比起德國人在天空中飛來飛去的飛彈還快得多，但請別忘記，海水的壓力有多大！」

麥格當然知道在空中飛行，和在海底潛航的分別！

這透明恐龍，究竟是靠什麼作爲動力的？

正當麥格想提出詢問的時候，透明恐龍漸漸變色了。

它透明的外殼，漸漸出現了一些顏色，而且由淺變深，終於由透明變成全不透明。

雖然這「透明隧道」仍然繼續高速航行，但置身其間，並沒有晃動搖盪的感覺。

麥格坐在一張十分舒適的座椅上，如在夢中。

李白卻在這時候不見了。

直至「透明隧道」在數十分鐘停了下來之後，李白才又再在他身邊出現。

遺憾的是：這位自稱是「唐朝詩仙」的李白，他的外形已不再是當年的「詩仙」、「酒仙」，而是變成了一米高，類似半隻大眼睛的生

洛雲、麥格與李白三人欣賞着透明恐龍……

物。

說句老實話，不但麥格不相信這個生物體就是中國唐朝的詩仙李白，我更不相信。

且說在當年，麥格離開了透明恐龍之後，呈現在他眼前的，是一幅匪夷所思的圖畫，也就是「另一個世界」。

在透明的倉庫裏，有着各式各樣的植物，其中有一段倉庫，看起來就像是原始的熱帶森林。

「李白」雖然不見了，但很快就有另外一隻大眼睛陪伴着麥格。

這「大眼睛」對麥格道：「我們是熱愛和平的人類，但外形、歷史、生活方式和你們這些數目龐大的人類，完全不同。」

麥格道：「那麼，你們認爲自己是什麼樣的人類？」

大眼睛道：「我們自稱爲『隕石人』。」

麥格一呆，道：「你們是和隕石有關的？」

大眼睛道：「今天，我並不打算向你解釋有關我們隕石人的歷史，請記住，你現在的身份，是個遊客，而且，你可以逗留在這透明倉庫的時間並不多，希望你好好珍惜機會。」

麥格道：「閣下怎樣稱呼？」

大眼睛道：「蘇鐵。」

穿過了透明倉庫下的森林，麥格看見了一列透明的火車。

那是無軌火車，但卻透明。

整列火車，共有八個透明的車廂，車廂裏有座位，卻沒有乘客，也沒有司機。

蘇鐵帶領麥格登上透明火車，火車立刻開行。

但透明火車一開動，麥格就知道自己錯得十分厲害。

這根本並不是一列火車，而是透明的升降機，但它的外型，卻和火車大同小異。

而且，這透明升降機並不是向上升，而是向下降！

在這透明倉庫的底下，又是個怎樣的世界？

透明升降機看來像是八個車廂，而每一個「車廂」都是獨立的，因爲，向下降的只是其中一個「車廂」，其餘七個「車廂」，仍然停留在原來的位置。

麥格故意問道：「你是不是帶我去見你們的首領？」

蘇鐵道：「我們這裏，每一個隕石人都是最高首領，但每一個隕石人也同時是最低級的奴隸。」他的論調，和先前那個「李白」所說的意思，完全相同。

透明升降機下降的速度很快，雖然它是透明的，但由於升降機槽並不透明，看來像是用很粗糙的岩石形成的，因此，很難可以猜想得

到，在這巨大透明倉庫的下面，到底是什麼樣的環境。

足足過了三分鐘，透明升降機才停了下來。

由於這升降機下降的速度相當快，但竟然也要花上三分鐘之久才能抵達目的地，可見其差距之大，簡直已超過了摩天大樓的高度。

透明升降機把麥格帶到另一個世界，又是另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那地方，看來像是一個巨大的山洞，但在山洞的四周，卻佈滿了或粗或細的金屬線。

這些金屬線，看來並不是鐵線，也不是銅線、銀線甚至是金線，因爲上述幾種金屬線，無論或粗或細，都不可能泛現出有如彩虹般的色澤來。

究竟這個巨大的山洞，大到了什麼樣的程度？

根據麥格的形容，這山洞最少有二十個溫布萊球場那麼大，而且高度最少超過五十米！

可是，麥格卻又有另一種感覺，他覺得這個巨大的山洞，根本不是山洞！

不是山洞的山洞，換而言之，這是假山洞、虛幻山洞！換一句更直接的話說，這是人造山洞！

人造山洞，此事並不稀奇，問題是造出來的山洞，其大小達到怎樣的程度。

倘若製造出來的山洞，其大小不外乎像是臥室、客廳，小兒科而已。

要製造一個像是溫佈萊球場那麼巨大的山洞，已是天方奇譚之事。

還有，在如此巨大的山洞中，處處佈置着神秘莫測的金屬線，那又是怎樣的一回事？

其實，在這巨大的「山洞」中，最令麥格驚詫的，並不是那些金屬線，還有許多許多不可思議的物事。

首先，麥格在這「山洞」裏，看見了大量的骸骨。

麥格雖然並不是研究生物的科學家，但卻也一眼便看得出，這些骨骸，是幾千萬年前甚至是二億年以前的恐龍化石。

麥格對恐龍這種已絕跡六千五百年的動物，既沒有太多的認識，也沒有什麼興趣，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年代，一張殘缺不全的軍事地圖，其價值就比一頭完整的恐龍化石更爲珍貴。

然而，造物弄人，麥格在一個極偶然的情況下，由歐洲炮火連天的戰場，來到了這個神秘莫測的「山洞」中，目睹了這大量的恐龍骨骸化石。

這些恐龍骨骸，顯然都經過悉心的整理，而且大部份都很完整。就像是一頭的古代恐龍，再度揚威耀武在大地之上。

要把一頭恐龍的骨骼，一塊一塊組合起來，然後再讓整頭恐龍的骨骼屹立不倒，這絕對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麥格駭然地來到了這龐然巨物的恐龍化石之下，仰直了脖子，聲音嘶啞地問蘇鐵：「這……這是什麼恐龍？」

蘇鐵回答：「牠是超級龍，身高三十一公尺，活着的時候體重超過一百三十噸，連你們目前所認識的腕龍都比不上！」

麥格一面聽，一面不住的在點頭。

他本是一個跳海自萌短見的人，但卻成爲了這巨大「山洞」的遊客，經歷着一段畢生難以忘懷的旅程。

蘇鐵又道：「別看牠體形如此龐大，其實只是素食的動物，只要人不犯牠，牠也不會去侵犯別人。」

麥格一面仰首觀看，一面喃喃自語：「偉大！偉大！可惜我們現在只能看到這種龐然巨物的骸骨。」

然後，麥格在蘇鐵帶領之下，參觀了其他的恐龍骸骨。

到最後，麥格卻看見了一頭只有兩公尺長的恐龍骸骨，不禁大爲詫異：「這也是恐龍嗎？」

蘇鐵道：「當然是恐龍！恐龍就像是蜥蜴、蛇類一樣，有大有小，你現在看到的，是在白堊紀末期，也就是六七千萬年以前出現在地球上的細爪龍。」

「細爪龍？」

「不錯，在那個年代，除了細爪龍之外，還有不少種類的恐龍，其體長僅不超過兩公尺，但這些恐龍越是細小，腦部的容量比例反而更大，也更聰明、更敏捷。」

麥格道：「這是不是恐龍不斷進化的現象？」

蘇鐵道：「你說得很正確！例如有一種恐龍，其體長僅一點八公尺，名爲『蛋盜』，專向其他恐龍生下來的恐龍蛋下手，將之咬碎而吞食。這種行爲，用『盜賊』來形容，是最貼切不過的，而盜賊之所以能夠成爲盜賊，定必具備身爲盜賊的智慧，問題只在於這種『盜賊智慧』達到什麼樣的程度而已。」

麥格忍不住問：「細爪龍的智慧程度又如何？」

蘇鐵道：「這種細爪龍，腦容量相當大，眼睛又很大，身體靈活敏捷，其奔跑的速度，不亞於現今澳洲的袋鼠。」

麥格道：「要是這種細爪龍一直進化下去，你認爲將會演變成怎

樣的生物？」

蘇鐵道：「這問題問得很好，請跟我到這邊看看答案吧！」

麥格不禁爲之一怔，他只不過是隨口一問，想不到蘇鐵竟然早已具備了「答案」。

他跟着蘇鐵一直向前走，由於這「山洞」巨大之極，兩人走了十五分鐘，仍然只不過是在「山洞」裏一個細小的範圍內走動着。

十五分鐘後，麥格看見了一道透明的門。

這一透明的門，是依附在「山洞」旁邊的。

這一道門，並不寬闊，只有一公尺寬，兩公尺高。

蘇鐵對麥格道：「你想知道的答案，就在這一道『隔離門』的後面。」

麥格大惑不解，問道：「爲什麼把這透明的門稱爲『隔離門』？」

蘇鐵道：「不要問，只須看，耐心地看，一切答案，都在隔離門之後！」

麥格只好靜靜地站在這「隔離門」外，細心觀察。

他看見在這道透明門的後面，有着一些十分怪異的光芒，這些光並不刺眼，但卻使透明後面的境界，更添神秘詭異之感。

在透明門後面，似乎是一片廣場。

但在這透明門與廣場之間，卻有一條狹長的甬道。

這甬道的兩旁以至四周，都佈滿着泛現彩虹色澤的金屬線，情形一如巨大「山洞」之內。

麥格所得到的答案，是極其驚人的。

他看見了人！

許多人！

數不清的人！

那些人，在廣場裏來來往往，他們的動作，看來怪異莫名，似乎相當滑稽，但似乎又十分可怖！

但他卻能夠看得出，那些人的頭顱，不但形狀怪異，而且比一般正常人都大一些。

換而言之，那些人的頭顱並不是特別巨大，只是比一般人爲大一些而已。

要是只有其中一人的腦袋大一些，那也不足爲異，但那些數不清的人，全都頭顱「偏大」，這就不是一件尋常的事情。

麥格越往下看，越是心驚膽顫，忍不住問蘇鐵：「他們……是些什麼人？」

蘇鐵道：「他們是由細爪龍進化而成的人類，也就是恐龍人！」

麥格呆住了，喃喃道：「是恐龍人，眞的是恐龍人！」

蘇鐵道：「這些恐龍人，具有高度智慧，你只要看看他們的腦袋，就應該心中有數！」

麥格道：「這透明門、甬道之後的廣場，是什麼地方？」

蘇鐵道：「一個危險的地方。」

麥格道：「那是什麼意思？難道連你們這些隕石人，也不能進入這地方嗎？」

蘇鐵道：「很抱歉，在目前的階段，我無法回答你這個問題，而且，你應該到別的地方參觀了。」

麥格還想再逗留下去，繼續觀察廣場上的恐龍人，但那道原本透明的門，突然變了，加上了一層深褐的顏色。

麥格再也看不見任何東西，也看不見恐龍人，只好跟着蘇鐵到別的地方繼續「參觀」。

蘇鐵帶麥格在巨大的「山洞」繼續向前走。

這「山洞」裏，除了那些恐龍骸骨，和那透明門後的恐龍人之外，還有一隻巨大的蛋！

這一隻巨大的蛋，最少有一隻非洲大象那麼巨大，麥格心想：「這一隻是恐龍的蛋。」

但他還沒有把這句話說出來，蘇鐵已首先對他說道：「這並不是恐龍蛋。」

麥格一怔，道：「怎會不是恐龍蛋？除了恐龍生下來的蛋，又有什麼蛋會如此巨大？噢，我明白了，這並不是一隻眞正的蛋，甚至連蛋的化石都不是，它是假的，只是一個模型！」

但蘇鐵卻道：「不，這一隻巨大的蛋，並不是化石，它是有生命的！」

麥格的臉色變得十分異樣，連聲音也像是夢囈一樣：「它是有生命的蛋？但卻不是恐龍的蛋？」

蘇鐵道：「不錯，你想見一見蛋的主人嗎？」

麥格聽見蘇鐵那樣說，連忙點頭應聲道：「很好！很好！我很想見這一隻巨蛋的主人！」

於是，蘇鐵又帶着麥格，繞過那一隻非洲象般大小的巨蛋，來到了「山洞」的另一邊。

只見在這「山洞」一個比較隱蔽的彎角裏，又有一道大門。

這一道大門，並不是透明的，但卻氣派恢宏，採用上等質料桃木製成，門上更有一對銅環門扣，看來頗具中國色彩。

蘇鐵用手去扣動門環，不久，大門便「戛」聲打開。

直到那時候，麥格才第一次看見那些像是半隻大眼睛的隕石人，原來是有「手」的存在。

例如，當隕石人只需要用一根手指的時候，他的手就只會出現一根手指。

但要是隕石人需要更多手指的時候，他可以隨心所欲，把手指由

一根變成四根、五根、甚至是二三十根以上！

除了手指之外，隕石人的「身體」裏，還可以伸展出很多隻手！

但究竟可以伸出多少隻手，蘇鐵並沒有進一步再向麥格透露。

再說那一道大門，當它打開之後，麥格所看見的，是一個人。

一個和他完全一樣的地球人。

當然，他只是指他的外形是地球人，而非隕石人、或者是恐龍人，實際上，這個人和麥格還是有差異的。

若以地球人種族分界的角度去看，麥格是白種人，而大門後的那一個人，則是黃皮膚的亞洲人。

這人是個骨格很清奇，看來頗有仙風道骨之感的東方人。

麥格道：「你……貴姓？大名？」他說的是英語。

這東方人看來已有六七十歲年紀，頸下一部灰白的鬍子，長得十分好看。

他穿着的服飾，在麥格眼中看來甚爲奇特，其實只是一襲道士袍。

這老人，是個道士。

他對麥格道：「我是蛋的主人，名字早已忘掉，一般人都稱呼我爲『冰天道長』。」

這道士說的說話，並不算十分奇特，尤其是在那種神秘莫測的地帶中，更是平平無奇。

可是，麥格還是大爲驚詫，怔呆了很久很久。

這位冰天道長採用的語言，竟然不是英語，也不是漢語，而是俄語。

在英國，懂得俄語的人，決不會太多，幸好海蛇麥格恰好就是其中之一，不然的話，這個會說俄語的東方老道士，極可能一開口便已把麥格「考起」。（按：『考起』一詞，爲廣東俚語，大概等於『難倒』的意思。）

麥格驚訝地望着這位冰天道長，過了很久才用俄語道：「你究竟是漢人？還是俄國人？」

冰天道長仍然用俄語回答：「我是漢人，但在俄國長大，在俄國冰天雪地深山野嶺中修道，所以，只懂俄語，不懂漢語。」

麥格又是一怔，道：「你既不懂漢語，又怎會成爲什麼道士？這不是中國人才有的……『職業』嗎？」

冰天道長笑道：「成爲一個道士，是等於和尚出家，這是一種修練，並不是是職業。」

麥格忙道：「很抱歉，請原諒我對『道士』的認識，實在十分膚淺。」

冰天道長道：「其實，我對『道士』的概念，也是極其有限的，尤其是我根本連漢語都不懂，要做一個好的道士，更是困難，幸而我有一個很了不起的師父，他不斷教導我怎樣修練，所以才能略有成就。」

麥格沒有問他的師父是誰，只是關注他所提及到的「成就」。

冰天道長道：「我最大的成就，就是能夠成爲這一隻巨蛋的主人，我深信，這是人生中最大的殊榮，最神聖的使命。」

麥格道：「你怎樣才能成爲這一隻巨蛋的主人？」

冰天道長道：「因爲我師父是這一隻巨蛋的『前任主人』，所以，我才有機會接任，成爲下一代巨蛋的主人。」

麥格道：「這一隻巨蛋，已在這裏存放了很久嗎？」

冰天道長道：「很久了。」

麥格道：「究竟有多久？」

冰天道長道：「我也很想知道，可惜眞的不知道。」說着這一兩句說話的時候，他的眼神露出了茫然之色。

麥格不禁有着啼笑皆非的感覺。

這位只懂得說俄語的東方老道士，雖然說是這一隻巨蛋的主人，但他對這巨蛋的來歷，居然所知有限。

於是，麥格再問：「最低限度，這巨蛋是什麼樣的一隻蛋，你應該很清楚吧？」

可是冰天道長搖了搖頭，道：「我不知道，眞的不知道，而且，我一直都很想很想知道……」

麥格那種啼笑皆非的感覺，越來越甚，終於忍不住放聲大笑起來。

他如此放肆地大笑，冰天道長並沒有惱怒，只是長長地嘆一口氣，道：「我只知道，師父曾經對我說過，這是一隻非比尋常的巨蛋，它以後的變化，足以影響及地球上數十億人的生死存亡……」

冰天道長忽然把事情說得如此嚴重，麥格就再也笑不出來了。

他神情僵硬着，那種表情看來似笑非笑，看來實在怪異莫名。

他目不轉睛地瞪視着冰天道長：「你相信你師父的話嗎？」

冰天道長不假思索，立刻回答：「絕對相信，正如我師父絕對相信他的師父一樣。」

麥格道：「你們這些巨蛋主人，是一代傳一代的？到底以前還有多少代巨蛋的主人？」

冰天道長道：「我只知道，曾經有一位很著名的詩人，他也曾經成爲這巨蛋的主人。」

麥格道：「他是誰？」

冰天道長道：「中國著名的楚大夫屈原。」

麥格當時並不知道屈原是何許人也，也不知道這位楚大夫屈原，是投河自盡的。（直至後來他查清楚屈原的歷史，這才驚訝不已，因爲屈原投河，他自己也跳海，彼此的遭遇竟是如此接近。要是再加上『水中撈月』的李白，那就更是神秘莫測，離奇巧合兼而有之，至於其中可有其他共通之處，待考。）

冰天道長道：「我也很想知道這一隻巨蛋的眞相，但那是不可能的。」

麥格道：「爲什麼不可能？只要你能夠成功地把這巨蛋裏的生命孵化出來，就可以眞相大白。」

冰天道長卻道：「你弄錯了，也誤會了，我能夠成爲這巨蛋的主人，首要的任務，並不是要把蛋裏的生命孵化出來，而且恰好完全相反！」

麥格大爲奇怪，道：「什麼意思？」

冰天道長道：「這個意思，就是萬萬不能讓蛋裏的生命孵化出來！」

麥格更感奇怪，道：「要孵化這一隻巨蛋，也許全是十分困難的事情，但倘若不能讓它孵化，這可容易極了，乾脆把它毀滅掉，豈非一了百了，永無後顧之憂嗎？」

冰天道長一面聽，一面搖頭，道：「事情要是這樣容易便能解決，那就好了！可惜不能！不能！萬萬不能！」說到這裏，喟然長嘆，伸手向左方一指。

他所指的地方，正是透明門後、甬道之後那片廣場！也正是無數恐龍人薈聚的地方！

麥格立時明白，這巨蛋和那些恐龍人，大有關連。

但到底兩者之間有什麼重大的關連，麥格卻無法明白。

在當時，他仍然堅信那一隻巨蛋，根本就是恐龍蛋。

可是，到了最後，他經過多方面的查勘，卻又証實，那並不會是恐龍蛋。

理由是這一隻蛋太巨大！

根據科學家的發現，體長超過二十公尺的雷龍，牠產下的雷龍蛋只有三十公分左右的長度！

因此，科學家斷定，恐龍雖然是地球上最龐大的動物，但牠們所產下來的蛋，絕對並非一般人想像中那麼巨型。

至於有些科幻式的恐龍電影，往往把恐龍蛋製造得像是一座小山丘那麼大小，根本就是膚淺無知幼稚的想法，與事實全然不符。

根據專家考証：恐龍蛋若是太大，空氣中的氧分就無法透過又厚又硬的蛋殼及卵膜，令到卵中的胚胎無法成長。

因此，恐龍雖然是龐然巨物，但恐龍蛋仍然因此而被局限在某個大小的範圍之內，無法突破！

倘若恐龍蛋能夠突破這個局限，說不定恐龍的體積，會有更驚人的發展！

但根據專家考証後研究結論所得，答案是：不能。

可是，麥格卻在這神秘巨大的「山洞」裏，看見一隻如此巨型的蛋！

要是連恐龍都不可能生下這樣巨型的蛋，那麼這一隻巨蛋又是什麼動物生下來的？（一旦想起這個問題，實在匪夷所思之至。）

冰天道長伸手指向恐龍人那邊，顯然是暗示這巨蛋和恐龍人有關，難道恐龍人就是這巨蛋的「產卵者」？

當然，若以體積的情形來說，那是絕無可能的，正如我們絕對無法想像得到，一隻三斤重的母雞，能夠生下一隻三百斤重的雞蛋來。

還有，冰天道長成爲這巨蛋的主人，其任務居然是「萬萬不能讓蛋裏的生命孵化出來」，這又是什麼道理？

換一種方式，問題大可以變成，要是這蛋裏的生命孵化出來，又會產生怎樣的後果？

這後果可能相當嚴重，但嚴重的程度如何？

若根據冰天道長的看法，這一隻巨蛋若然一旦孵化，很可能便是地球的末日！

問題是：一隻蛋，何以會有如此驚人的潛力，其力量竟鉅大到這個地步？

有這個可能嗎？

麥格無法想像，任何人都無法想像，除非能夠徹底查出眞相。

麥格是特務頭子，追查事實眞相，是他的看家本領。

可是，這並不是一般的間諜戰，縱使他有渾身本領，也無法在那樣的環境中抖擻出來。

因爲蘇鐵忽然對他說道：「時間夠了，你必須立刻離開這裏，但以後，我們會和你不斷保持聯絡。」

蘇鐵不但把麥格帶離這「山洞」，也把他送到「透明恐龍」裏。

透明恐龍把麥格帶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場裏。

其時，盟軍已取得絕大優勢，納粹黨的敗亡，已是指日可待之事。

但戰事尚未完結，麥格已患病。

他甚至看來像是一個快要蒙主寵召，魂歸天國的人。

但麥格心中有數，他知道自己並沒有病。

那是蘇鐵的傑作。

蘇鐵在他回程的時候告訴他

：「你們的世界大戰即將結束，你可以獲得病假，但毋須忍受眞正病痛的苦楚。」

麥格搖頭道：「不！身爲一個戰士，無論是在前線抑或是在後方，都絕不應該訛騙國家、訛騙人民。」

蘇鐵道：「你很忠直，但這個病假，是我送給你的，在大戰結束之前，你會一直『生病』，你會得到很妥善的照顧，但卻不會痛苦，因爲『生病』的只是你的外表，就像是一個演員的化妝，實際上，你會比以前更健康，甚至將來年紀老邁之後，你會比年輕時更充滿活力，連酒量都比年輕時更好得多。」

麥格抗議，他抗議蘇鐵要自己裝病，來換取休息和別人的照顧。

但抗議無效，蘇鐵對他說道：「你現在所坐的椅子，椅底下有一種混合金屬線，它有神奇的功能，可以改變一切生命的活動狀態。」

麥格聽得呆住了，道：「這豈不是一張電椅？」

蘇鐵道：「你若要這樣來形容，也無不可，但它的功能，並不是置人於死命，只是改變生命的原來狀態，既可以增强一個人的體質，也可以使一個人的體質衰弱下來，甚至可以控制生命的情緒。」

麥格深深的吸一口氣：「你是說，我已給這種混合金屬線的神奇力量，改變了原來的狀態？」

蘇鐵道：「不錯，而且改變的程序，頗爲錯綜複雜。在未來數天之內，你的外表將會改變，變得有點不自然，令你看起來，是個正在患了病的人。」

麥格又再吸一口氣，道：「但實際上的情況又怎樣？」

蘇鐵不答反問：「你曾經有過嘔吐的經驗嗎？」

麥格道：「要是活到三十幾歲還沒有這種經驗，相信我一定是個外星人。」

蘇鐵道：「你既然不是外星人，又豈知外星人是不會嘔吐的？」麥格爲之語塞，只好悶哼一聲，不再說話。

蘇鐵接着說道：「根據所有地球人的嘔吐經驗，絕大多數人在嘔吐的過程中，都是很不有趣，甚至是一件相當痛苦的事情，無論是嬰兒嘔奶，婦人懷孕時期的嘔吐，酗酒所引致的嘔吐，又抑或是因爲疾病而引起的嘔吐等等，全都會帶來一定程度的不適和痛苦。」

麥格越聽越是莫名其妙，忍不住問：「難道世上會有人在嘔吐的過程中，感到很舒服很愉快的嗎？」

蘇鐵道：「在你們人類天生的感覺中，似乎並不可能，除非是感覺神經系統反常的人，那才會有所差異，但這種例子，少之又少，而且充其量只會把痛苦大大減低，談不上有什麼眞正的愉快感覺。」

麥格苦笑了一下，道：「人生本來就是苦樂參半的一場夢，夢醒了，生命也就走到了盡頭。」

蘇鐵道：「這正是人類最大的悲哀。我是說，這悲哀來自人類與生俱來的思想能力。」

他略爲停頓片刻，才接着說下去：「思想能力越高的生命，對生命的本身，也就有着更大的疑慮和恐懼，若換上七億年前地球海洋中的三葉蟲，這些生命雖然在海底裏生活了若干億年那麼悠久，但牠們永不憂慮明天的世界將會是怎樣的。」

麥格聽到這裏，不禁有着如墮迷幻境界的感覺。

在那短短一瞬間，他彷彿已置身在七億年前的海底，甚至連自己的生命，也已化成「永不憂慮明天」的三葉蟲。

蘇鐵道：「在數天之後，你會『生病』，就算是地球上最有經驗的醫生來檢查你的身體狀況，都會肯定地把你當作一個『病人』，但那只是他們的錯覺，又或者是無知，也可以用另一種說話來形容此事……」

麥格嘆了一口氣，道：「是你在愚弄了他們？」

蘇鐵道：「『愚弄』並不是一個適當的字眼，但却是事實。」

麥格不禁又再苦笑，道：「那時候，我的感覺會是怎樣的？」

蘇鐵道：「除了不要照鏡之外，你可能是地球上最快樂的一個『病人』，甚至包括嘔吐在內。」

麥格道：「到時，當我嘔吐之際，我的感覺會是怎樣的？」

蘇鐵道：「你會感到，那是一種妙不可言的享受，在嘔吐之前，你會感到全身舒暢，在即將嘔吐之際，你會興奮地大叫，但在別人的耳中聽來，卻以爲你正在痛苦萬分！」

麥格不禁自嘲地笑了起來：「這是最難看的一種騙術。」

蘇鐵道：「難看與否，全然在乎人類主觀的感覺。若在七千萬年前，人類能夠目睹肉食恐龍撕咬草食恐龍的情景，一定會認爲十分殘忍，十分恐怖，但在這些龐大生物的眼中看來，此事就像是今天人類吃牛扒、豬扒一樣平常，只不過是你們用刀叉代替了肉食恐龍的尖利牙齒和鋒利的巨爪而已。」

麥格道：「恐龍會嘔吐嗎？」

蘇鐵道：「當然會，而且在嘔吐過程中，一定很不愉快。」

麥格道：「但在數天之後，我卻會在嘔吐的時候，有着無上之享

受的感覺？」

蘇鐵道：「不錯，而且，還會有高潮！」

麥格聽到這裏，不禁嚇了一跳：「你說什麼？嘔吐的高潮？」

蘇鐵道：「嘔吐的高潮，也就是你處於極度興奮，極度愉快的高潮，那種感覺，就像是你正在和一個美麗性感的女郎造愛一樣！」

麥格的思緒，不禁大爲混亂。

把「嘔吐」和「造愛」這兩件事混爲一談，已經是瘋子的行爲，但蘇鐵卻更進一步，竟把「嘔吐」改變，變成了另一種形式的「造愛」！

誰能有這種能力？除非是上帝！

麥格簡直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也不相信蘇鐵有這種神一般不可思議的能力。

而且，就算在心坎中完全相信，他也不願意相信。

他大聲抗議。

他叫道：「我不要這樣的『嘔吐』，更不要這樣的『享受』、『興奮』和『高潮』，我抗議，而且也不相信你們有這種荒謬的能力！」

蘇鐵的聲音，卻是一直都很平靜：「『能力』只有存在或不存在之分，並沒有合理或者是荒謬的區別，我知道，你是很難接受這種『享受』的，那是因爲地球人的觀念，仍然十分拘束之故，但你若嘗試用另一種角度來接受這件事，一定會樂於享受這種興奮和高潮的。」

麥格一呆，道：「什麼意思？」

蘇鐵道：「作爲一個風度翩翩的紳士，當然絕對無法接受這種事實，但你若把自己當作一個科學家、醫生、甚至是生命奧秘的探索者，那就完全不一樣了。」

麥格不由自主地挺了挺身子。

蘇鐵說的話，似乎每一句都像是神話，但又似乎全都那樣地眞實！

在那短短數十秒之中，麥格的思緒更爲紊亂，但在紊亂之中，卻又引發起無數奇異之極的聯想。

蘇鐵續道：「對於敬鬼神而遠之的善男信女來說，就算只是一道虛影在他們面前掠過，都會給嚇得魂不附體。但對於研究靈魂學、鬼魂奧秘探索者而言，他們反而每天都在渴望，能夠見到眞眞正正的鬼魂，甚至是越神秘越兇猛的，越是最妙不過。麥格先生……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麥格苦笑連連，道：「我怎會不明白？你是希望我做個活見鬼的人。」

蘇鐵道：「我可不是叫你去見鬼，而是提高閣下對『嘔吐』的興趣，請記住，這是集生命、科技與大自然神秘力量於一身，然後才能產生的特殊效果，絕對不可以歧視它的成就。」

麥格不再抗議，也不再反駁。

他只是咕嘀了兩句：「這並不是造愛，只能算是自瀆。」

數天後，第二次世界大戰仍然炮火連天，參戰國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兵將繼續傷亡。

但麥格卻「病」了，被醫護人員小心翼翼地護送回到英倫，在一間最安全，也最完善的醫院裏接受治療。

這是他有生以來最奇特的休假。

他完全遵照蘇鐵的指示，一直都沒有照過鏡子，但他從其他人瞧着自己的眼神，深深感覺到，自己的臉色一定十分難看。

雖然他沒有照鏡看自己的臉，但却可以看見自己的一雙手。

他的手忽然變成一片蠟黃之色，而且還間歇性地在顫抖。

他的表現，絕對是個病情嚴重，而且並不穩定的病人，可是，在羣醫詳細檢查之下，卻是誰也無法肯定，這位身份特殊的特務首腦究竟患上了什麼病。

縱然如此，卻也絕對沒有人會認爲，他的病是假裝出來的。

因爲就算有人懷疑，這是「政治病」之類的「病症」，但等到發現他幾乎每天都在嘔吐的時候，這種懷疑也就會一掃而空。

無論用任何角度去看，麥格都是一個病患相當嚴重的病人。

可是，他自己本身的感覺又如何？

根據麥格的形容，假如這眞的是「僞裝」，那麼，這種「僞裝術」絕對是最成功，最無懈可擊，甚至是最完美的騙局。

要瞞騙別人，雖然不易，但無論怎樣，也比不上瞞騙自己那麼困難。

但當他「患病」之際，他一方面感到自己正在「生病」，但另一方面，他卻一點也不覺得苦惱，反而覺得心境舒暢，認爲自己得到了最妙不可言，舒適已極的假期。

不知如何，在那段時期之內，麥格竟然連一貫的脾性都似乎有着重大的改變。

例如醫生爲他檢查，要他服藥、打針等等事情，以往他是極爲憎厭，只有在完全無可奈何情況下才會被逼接受下來的，但在當時，他竟然覺得這是一種很不錯的遊戲，半點也不覺得煩悶。

服藥，本來並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但他卻把各種藥丸藥水，視如珍饈美食。

打針，亦是他最憎厭的事情。

但在這段時期內，護士爲他打針，他卻感到十分舒暢，有如正在

接受手法一流的按摩服務。

但最不可思議的，還是「嘔吐」！

在以前，麥格當然有過不少嘔吐的經驗，這其中包括着患病和酗酒所引致的嘔吐。

那是眞眞正正的嘔吐，極不舒服甚至是很痛苦的嘔吐！

但在這段時期內，他的「嘔吐」，卻竟似已變成了另一件事。

而且箇中感受，一如蘇鐵所預言。

麥格會在嘔吐的時候，有着無上之享受的感覺，甚至會處於極度興奮的狀態中，最後更能產生愉快的高潮！

當時，麥格認爲這是荒謬的，絕不可能的。

但他錯了，蘇鐵的預言，完全應驗，麥格甚至感到，那種「愉快的高潮」，竟比起跟心愛的女人造愛，更爲舒暢和刺激！

但無論在任何人的眼中看來，他只不過是在「嘔吐」！

他只不過是在痛苦地「嘔吐」！

假如有人說，他正在享受「嘔吐」所帶來的刺激和歡娛，恐怕這人立刻會被衆人猛烈抨擊，或者是當作神經病患者看待。

這是人之常情，人們總是以主觀的眼光來判斷一切事情，其中包括許多他們根本毫不瞭解的物事和現象在內。

每一個人，都用同情、憐憫或者是悲哀的眼神去看麥格。

但麥格卻是愉快的，而且也是健康的。

「生病」的，只不過是他的外表！

他的「病情」，一直維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才突然奇蹟地「康復」過來。

麥格「康復」的速度，驚人地迅速，當他精神奕奕地離開醫院的那一天，最少有七八個經驗異常豐富的醫生，爲之面面相覷，目瞪口呆。

沒有人懷疑他的病是假裝出來的。

麥格是眞的病了，但卻突然神奇地恢復了健康，變成一個絕對正常的人。

只有麥格心中有數，但他沒法子向任何人透露眞相，因爲他若這樣說，恐怕很快就會給別人送進精神病患者醫院。

*　*　*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麥格仍然是特務首腦人物之一，十八年後，他有一個極出色的女特務手下，就是金普特的母親蘇菲亞。

蘇菲亞當時還很年輕，但卻有極過人的膽色，而且曾經在中國境內居住過一段時期，能說流利的「京片子」。

蘇菲亞的父親，是個頗爲成功的商人，雖然當時中國的局勢是極不穩定，但他卻能在中、英兩地之間，建立起他的事業基礎。

到後來，她長大成人，再也不依靠在父親身邊，過着她自己所嚮往的獨立生活。

她嫁了給一個丹麥人，正是金普特的父親贊密臣。

贊密臣是個特務，蘇菲亞也成爲了特務。

她很佩服海蛇麥格，認爲他是一個了不起的巨人。

麥格也很欣賞蘇菲亞，因爲她的確很能幹，無論任何大大小小的任務，只要交托到她手裏，她都一定不會令上司感到失望。

在麥格的眼中，蘇菲亞是一個很剛毅、很勇敢的女性，這正是一流特務必備的條件。

但有一天，麥格卻發現蘇菲亞淚流滿臉，獨自坐在辦公室中。

麥格沒有問她原因，只是遞給她一杯火酒。

蘇菲亞立刻告訴麥格：「我只喝硫酸，不喝火酒。」

麥格笑了，她能夠說出這樣的話，證明她的神智還很清醒。

但她清醒而傷心，甚至是帶着說不出的惶恐。

這一點，可以從她的眼神裏看出來。

麥格只是笑了笑，就不能繼續再笑下去。

流淚不能解決的問題，笑也同樣於事無補。

他用摯誠的語氣問蘇菲亞：「出了什麼岔子？是不是那個丹麥佬欺負我國最傑出的女同胞？」

蘇菲亞搖搖頭：「這件事跟他沒關係……但卻又有很密切的關係……」

麥格陡地一呆：「這是什麼意思？」

蘇菲亞並不是個軟弱的女性，但她所遭遇到的變故，實在是太可怕了。

只要是一個心理和生理都正常的女性，都很難可以接受那種事實。

她對麥格道：「昨晚……有人給我動了一個手術……」說到這裏，她語聲咽哽，再也說不下去。

麥格給了她一杯紅茶，卻說道：「這是硫酸，絕對可以幫助消化。」

蘇菲亞連看都不看一眼，一仰首便把「硫酸」喝個點滴不剩。

麥格輕輕撫摸着她的背：「別急，是不是這手術出了岔子，並不成功？」

蘇菲亞不斷地在搖頭，道：「我不知道，但我希望這手術是失敗

的！」

麥格皺着眉，道：「是誰給妳動手術？這手術又是怎樣的一回事？」

蘇菲亞道：「給我動手術的人，根本不是一個人！」

麥格陡地心神一震，吃驚地問：「若不是個人，又是什麼？」

蘇菲亞道：「他告訴我，你是認識他的。」

麥格又再震動了一下，道：「他叫什麼名字？」

蘇菲亞答：「蘇鐵。」

麥格聽到這裏，整個人爲之儍住了，一時之間，他陷入了心亂如麻的境界。

他甚至有着心頭怦怦亂跳的感覺。（即使在諾曼第登陸戰即將展開的前夕，他也不曾心神如此震盪過。）

蘇菲亞牢牢地盯着麥格的臉，過了足足兩分鐘，她才道：「你果然認識……蘇鐵？」

麥格緩緩地點了點頭，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這個……人……是很不錯的，但……他怎會爲妳做起什麼手術來？」

蘇菲亞道：「他用一種很特殊的手法，把我的情緒穩定下來，他說：『若不是這樣，妳根本不可能冷靜地傾聽我的見解和計劃！』」

麥格道：「他又有什麼樣的計劃了？」

蘇菲亞忽然沉默下來。

她沉默了很久很久，她才說道：「蘇鐵換了我的卵子。」

麥格立刻雙手掩額，呻吟起來：「我的天！」

蘇菲亞說的話，若是對別人說，恐怕誰也不會瞭解，就算瞭解她的意思，也絕對不會相信。

就算別人相信她並非說謊，或者是精神有問題，最少也不會相信「蘇鐵」能夠有這種本領。

何謂之「換了卵子」？

意思很簡單，那是通過「手術」，把蘇菲亞原來的卵子換掉。

人類的生命，是由母體內的卵子和男性的精子互相結合，然後才能孕育出來的。

每一個正常的女性，到了適當可以懷孕的年齡，都會週期性地由輸卵管排出卵子，這是很普通的生理常識，就算小學生不知道，中學生人人都應該十分清楚。

可是，蘇鐵卻把蘇菲亞的卵子換掉！

此事匪夷所思之極，簡直令人難以想像。

究竟蘇鐵用什麼東西，來換掉蘇菲亞原來的卵子？

是另一個女人的卵子？還是人工製造出來的卵子？

蘇菲亞對麥格道：「要是他換上另一個女人的卵子，那還不算太糟……」

麥格呆了一呆：「那麼，他是用人工製造出來的卵子，來代替妳原來的卵子？」

這似乎是唯一的可能性。

但蘇菲亞卻還是搖了搖頭，道：「不，他用的是另一種生命的卵子……不……那是經過改造的另一種生命的卵子！」

她說得似乎很複雜，但麥格卻一聽便已明白。

他甚至已猜到了那些被改造的卵子，是從那一種生命體中弄出來的。

這一次，麥格眞的震驚了，在短短一瞬間，他的臉色變得一片灰白。

他如同夢囈似的在呻吟，接着緩緩地說出了三個字：「恐……龍人！」

麥格在呻吟，蘇菲亞也在呻吟，要是給不明底蘊的旁人目睹此情此景，多半會以爲他們是一對痴男怨女。

但當我和老元帥、公爵聽麥格敍述到這裏的時候，三人臉上的神情，都像是石頭一樣沉重。

麥格聽見蘇菲亞的遭遇之後，他的感覺是極其强烈的，但卻並不表示他對蘇鐵的行爲，產生極度的反感或憎惡。

他的感覺强烈，那是因爲他感覺得到，一件極其驚人、極爲嚴重的事情，經已發生，而且受到牽連的人，絕對不只是蘇菲亞一人。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蘇菲亞已經在這件極重要的事情上，擔任了某個重要的角色，不然的話，蘇鐵絕不會把她的卵子換掉。

但換上恐龍人——正確一點的說法，應該是換上「被改造過恐龍人的卵子」，又是爲了什麼？

蘇菲亞對麥格道：「蘇鐵用類似催眠術的手法，把我的情緒穩定下來之後，便把他的目的說了出來，他說道：『蘇菲亞女士，我是來自隕石地帶的隕石人，雖然我們的外形，在你們地球人眼中看來，是極其怪異的，但妳若眞正瞭解我們的世界，你將會發現，我們這些隕石人，比起你們地球人實在是可愛千萬倍的。』」

也許，妳也會聽說過隕石是什麼東西，但正如你們地球上所有科學家一樣，無論你們怎樣細心，怎樣努力，要眞正瞭解宇宙所有的奧秘，恐怕就算再花一千萬年的時間，也難以略有寸進。

單以隕石來說，稍爲有份量的，它的直徑已可能有三百多咪，而眞正巨大的隕星，在銀河系這個狹窄的宇宙空間裏，並不多見。

地球的形成，至今大概是四十

六億年，這一點，你們的科學家，和我們隕石人的推斷，完全一致，但對整個地球的瞭解，你們根本和原始人差不多，唯一最大的進步，是發明了整齊的衣服、文字和一些幼稚的科學儀器。

在人類的社會，有一種很古怪的遊戲，幾乎絕大部份人都必須遵守這種遊戲的規則，才能在地殼的表層上生活下去，這就是法律。

在地球人的許多國家裏，無數人都會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爲什麼一定要在法律面前，才會人人平等呢？是不是一旦沒有法律的約束力，人類就無法可以和平共存？

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但很可笑也很可惡的卻是：縱使你們每一個國家，以至每一個城市，都定下了各式各樣，五花八門的種種法律，但人類自原始人時代迄今，一直沒有出現過人人平等的局面，而且時代越進步，不平等的情況反而越來越是普遍。

不但人與人之間，無法平等，國與國之間，更無法平等，於是，人與人也好，國與國之間也好，經常出現雙重標準、三重標準以至多重標準的情形。

法律之所以會訂立，完全是因爲人類的本身完全缺乏自我約束力，你們都很清楚，連聖人也會有錯。因爲聖人並不是神，並不是木頭，並不是一首詩歌，也不是水蒸氣，而是人！

地球上的生命，往往都具有暴力的傾向，人類當然並非唯一自私自利的動物，但若論破壞力之强，目前你們地球人確是首屈一指的，那是因爲你們比其他生物都更聰明之故。

可是，在地球的領域上，是否只有你們這幾十億個分散在五大洲的地球人？除了地球人，還有別的人類嗎？

現在，我可以肯定的告訴妳，地球雖然只是一個微不足道，小得可憐的行星，但曾經在這星球上活動的高級生命，絕對不只有你們這些自詡爲萬物之靈的人類。

我叫蘇鐵，妳的上司麥格先生，曾經和我見過面，這件事，妳可以對他直說，而且也只有麥格先生，才會明白妳說的是什麼，和相信妳的說話。

我是個隕石人，來自隕石地帶，至於隕石地帶是怎樣的，將來妳一定有機會前往參觀，但卻並不是現在。因爲今天我找妳的目的，就是要把一件極其重要的任務，交托妳去完成。

在我們隕石人的社會裏，並沒有法律的存在，也正因爲我們沒有法律，所以才能人人平等。當然，能夠形成一個既沒有法律而又眞眞正正平等的社會，最先決的條件，還是這些人的本身決不自私自利，也沒有任何暴力傾向，人就是人，完全沒有好人與壞人的分別。

在一些你們人類視爲低級生物的世界裏，牠們反而往往毋須法律的桎梏，而達到和平共處、彼此平等的境界。

例如泥土下的蚯蚓、海洋中的水母、花叢中的蝴蝶，牠們的生命，就永遠不會出現自相殘殺的情形。

第二次世界大戰雖然結束，但世界並不和平，而且，只要是由人類來統治的地球，戰爭將會永遠無窮無盡地延續下去，直至地球上只剩下最後一個人爲止。

但即使地球上只剩下最後一個人，這一個人仍然會破壞一切，其中包括他自己的生命。

在低級生命裏，並不存在故意自我毀滅的情形。海豚、鯨魚撲上岸邊，並不是你們所想像中的自殺行爲。燈蛾撲火，那是因爲這些昆蟲缺乏判斷危險的能力，三文魚衝上淺灘河流，是爲了繁殖後代……

但人類自殺的理由，卻多如天上繁星，甚至他們的理由，完全不能算是理由，要是自殺者能夠再活一次，相信最少有九成以上的人，會對第一次的自殺而感到後悔和失笑。

人類的弱點，遠比優點爲多，相反地，逾億年前的恐龍，牠們所擁有的優點，反而遠在人類之上。

遠在二億二千萬年前，最早期的恐龍已在地球上出現，然後在接着下來的一億三千多萬年，整個地球的主宰，都是各種各樣的恐龍，而人類的出現，卻只有二三百萬年的歷史。

恐龍能夠在一億三千多萬年之內，成爲地球歷史舞台上的主角，但自始至終，這種龐然巨物的生物，並沒有把地球的資源耗盡，也沒有爲地球帶來災難性的污染，但人類呢？嘿嘿，在短短不到三百萬年的光景，你們已迅速發展了龐大的軍火業和各式各樣的工業，毫無抑制地搾取地面上、地底中、以至海洋裏的種種資源，那正好應驗了你們那句自掘墳墓的話。

然而，在我們隕石人的眼中，最具危險性的生物，還不是人類。人類雖然暴力傾向濃厚，但最少還有一定程度的人性，但我們卻知道，在地球上還有另一種人類，他們的破壞力和暴力傾向，最少是你們地球人的一百萬倍！甚至是一千萬倍以上！

這就是你們人類科學家，一直以爲他們根本並不存在的恐龍人！

人類的科學家，曾經很花心

思，去研究一種在白堊紀末期才出現的細爪龍。這種細爪龍，體長僅兩公尺，身體輕盈，奔跑靈活敏捷，但最重要的一點，是這種細爪龍的腦容量極大，故此可以斷定，細爪龍是所有恐龍中，智慧最高的聰明份子。

最近，人類某些科學家，已推斷這些細爪龍，如果能夠順利進化的話，極可能會演變成爲腦部非常發達的恐龍人！

但你們的科學家，卻又憑着他們所發掘出來的種種化石，斷定當細爪龍尚未順利進化，演變成爲恐龍人類之前，地球上所有的恐龍，已遭遇到一場恐怖的災難，突然間消失，完全被消滅。

人類的科學家，爲了這一場滅絕性的大災難，作出了不少假設。他們認爲，距今六千五百萬年前，那是白堊紀末，恐龍的化石，在這時期的地層內迅速消失了踪跡，而導致恐龍滅絕的原因，其中的一個假設，是有巨大的隕石撞向地球。

根據你們人類天文學家的統計，大約每隔五千萬年一次的比率，就會有可能出現直徑超過十公里的巨大隕石，衝擊向地球的表面。

倘若在六千五百萬年前，地球曾經遭遇到直徑超過十公里的巨大隕石撞擊，那的確足以引起毀滅性的大災難。

無論巨大隕石衝向地球的陸地，抑或是深邃的海洋，都足以嚴重破壞地球的環境，假定碰撞發生在陸地，那麼這一次的碰撞，將會撞激起大量的沙塵，使陽光無法透過塵埃，而令到植物無法進行光合作用，更導致大量生物在黑暗和寒冷中死亡。

也有一些科學家，認爲碰撞事件發生在海洋中，由於巨大的碰撞力，濺起大量的海水，而水汽是一種氣體，具有吸收地球散發出熱能的作用，一旦有大量水汽在大氣層內充斥，自然會導致嚴重的溫度效應，於是，地球表面的溫度大幅上升，大量生物在酷熱中死亡。

當然，你們的科學家，還有其他種種不同的假設，其中包括假設太陽附近有一顆超新星發生爆炸，以至產生强力的放射線，穿透過大氣層達到地球的表面，而對動植物造成無可比擬的重大傷害。

除此之外，更有巨大分子雲對地球造成的影響，連串的巨大火山不斷爆發等等假設，但這些假設，一直未能獲得充份的証據來加以支持。

但最可笑的，並不在於這些假設孰眞孰假，而是你們所有的科學家，都一致認定恐龍已不在地球上存在，至於恐龍人，更是從未曾在地球的歷史舞台上出現過！

但實際的情形，絕不如此！

在隕石衝向地球之後，巨大的隕石雖然在大氣層中劇烈磨擦燃燒，但並未完全化爲灰燼，而是墮入海洋，再衝入海底之中，成爲海床下的另一個世界！

隕石，可以是一個固體，也可以由固體化爲氣體，更可以在衝入海洋的過程中，巧合地和地球海洋的海床岩石，形成一個特殊的空間，這就是隕石地帶。

我們這個隕石地帶，在地球上形成了多久，就連我們的祖先也無法正確判斷出來，但有一點，卻是絕對可以肯定的：隕石地帶的形成，絕對遠在六千五百萬年之前，甚至在恐龍還未出現的年代，已深深地隱藏在海洋之中。

因此，隕石地帶的上面，曾經是一些海洋爬蟲類的海底天堂，諸如蛇頸龍、海蜥蜴、魚龍等等在中生時代大爲興盛的爬蟲和魚類，都曾在這裏不斷游弋，熱鬧之極。

但隕石人的出現，又是在什麼年代開始的？這一點，請恕我無法作答。這並不是故作神秘，而是在隕石人的歷史中，曾經有過完全空白的一頁，而且到底是什麼原因，我們也無法查悉。

地球人的科技，在十八世紀歐洲工業革命之後，始突飛猛進，以幾何級數的速度迅速發展。也正因爲地球人的科技發達，才有能力把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幔掀開，由此可見，人類科技越發達，毀滅人類的力量也就更强大。

第二次世界大戰，大量科技應用在軍火工業之上，先有飛彈出現於歐陸戰場，到大戰結束之前，更動用原子彈殺傷無數平民百姓，這是地球人在一百年前，連想都想不出來的噩夢。

但現在，噩夢已變本加厲，人類正邁向自我摧毀的途徑，可是，在我們隕石人眼中，地球人再可怕，還是比不上恐龍人。

由於我們隕石人的歷史，曾經在若干年前出現過一頁漫長的空白，我們實在無法明瞭，在隕石人和恐龍人之間，究竟曾經有過一些怎樣的淵源，或者是雙方之間，曾經有過一些怎樣的糾葛。

但我們最少可以肯定，在白堊紀末的細爪龍，也許已在六千五百萬年前的大災難中，有極大部份都已滅絕，但卻有極少數的細爪龍，在某種無法考究的情況下，進入了隕石地帶繼續生存，而且繼續進化，經過若干百萬年，甚至是若干千萬年之後，終於順利進化，成爲了恐龍人。

在陸地上生活的細爪龍，何以能夠深入海底隕石地帶生存下來，

這是十分耐人尋味的事。我們唯一的推斷，那是某種高級生物的傑作。

我們有兩個假設。第一：這些高級生物，他們早在六千五百萬年前，已具有高度的科技水平，而且運用了他們驚人的本領，在海底中開拓了隕石地帶的世界。他們可能是我們隕石人生命的創造者。

生命，固然可以由自然的環境，和漫長歲月的逐漸進化而有所改變，但這樣的改變，必然極其緩慢，動輒以百萬年作爲時間單位，才會略見成效。

但生命也可以由另一種更高級的生命去加以改變，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日本人最喜歡的錦鯉，只不過在短短幾百年間，已培育了無數嶄新的品種，而這些嶄新品種錦鯉，在數百年前根本並不存在。

隕石地帶，是地球人類永遠無法想像的世界。雖然它在海底之中，但我們有最先進的空氣調節系統，有最優良的食物，而且永遠沒有污染的弊端出現。

要是在隕石地帶之中，只有我們隕石人的存在，相信一切煩惱都不會存在，因爲我們是和平的一族，毋須法律的管治，人人平等，在我們極悠久的歷史中，絕對未曾出現過任何暴力事件，更不會有殺人或者是自殺的個案存在。

我們隕石人的科技，在整個銀河系中，絕不算特別先進，若以整個宇宙來計算，更是不堪一提，但以人比人，隕石人在科技方面，最少比地球人優勝十萬倍。

倘若隕石人有地球人千分之一的暴力傾向，相信地球人根本沒有機會發展任何工商業。最少在一萬年前，隕石人如果以屠殺地球人來奪取統治地球的霸權，恐怕世界四大文明古國，絕不可能出現在地球之上，更遑論發展到今時今日的境況。

即使以目前，以至未來一千年來說，我們實在無法可以想像，地球人的科技，可以及得上我們隕石人的千分之一。

隕石人只會說出事實的眞相，但絕對不會有驕傲的情況存在。因爲驕傲這種心態和表現，全然是地球人的缺點和特徵，在我們隕石人的天賦中，根本並不存在。

我們隕石人不會驕傲、不會悲傷、更不會虛僞。我們唯一擁有的，就是竭力阻止災難性人類湧現地球的善意心態。

我們指的災難性人類，並不是你們地球人，而是一直生存在隕石地帶內的恐龍人！

但最近，我們有很大的理由，相信恐龍人即將有機會衝破隕石地帶，闖入人類生存着的世界。但這理由太複雜了，我不能在這時候向妳敍述，但稍後我會向麥格先生說出詳細情形。

今天，我要爲妳做一個十分簡單的手術。在手術的過程中，妳絕不會感到痛苦或者是不適，而且也不會出現任何後遺症。

但我必須把眞相向妳坦白披露，我現在爲妳進行的手術，主要目的，就是要把妳身體內的卵子換掉。

我將會把一個曾經改造過，屬於雌性恐龍人的卵子，換入妳的體內。

細爪龍並不是哺乳動物，但進化後的恐龍人，卻神奇地轉變了生命的方程式，其中關鍵在那裏，請恕我們也不明白。

細爪龍在進化的過程中，一定出現過某種重大的變化。若照我們的看法，似乎是有十分先進的高級生命，把細爪龍的體內結構加以改造，終於令細爪龍由卵生變成爲胎生的動物，繼而再順利進化，演變成爲恐龍人。

以我們隕石人的科技，要把雌性恐龍人的卵子改造，及移殖到地球女人的身體裏，那是微不足道的小手術，過程甚至比牙醫爲你們補一隻爛牙還更簡單。

但我們認爲，這種手術雖然簡單，但卻只是整個計劃的一小部份和開始。

蘇菲亞女士，我肯定妳很快就會懷孕，雖然卵子已不再是妳的卵子，但精子卻還是妳丈夫的精子，所以，希望妳能夠好好愛護兒子，令他長大成人，爲整個地球做一些義意十分重大的事情……』

這就是蘇鐵對蘇菲亞講述的話。

但最後，他又再補充道：「當妳懷孕七八個月之後，妳的上司麥格先生將會給妳最新的指示，妳一定要遵照他的命令行事。」

手術很快就開始，也很快就完成，過程的確簡單快捷。

蘇菲亞體內的卵子，產生了人類無法想像的變化。

後來，她誕下了一個男嬰，但卻在即將分娩那一個月，接獲了麥格的一道命令。

麥格指定她必須前往澳洲梅維爾島，才能把孩子生下來，而且，還命令她要和另一對夫婦的腹中肉塊，互相指腹爲婚。

那一對夫婦，便是中村久間和計穎嵐博士。

中村久間是東京里社會中風雲人物，有關此人的來龍去脈，姑且可以撇開不論。但計穎嵐是中國海外華僑最傑出女科學家之一，對海底岩層地質，有極深刻的研究。

計穎嵐下嫁中村久間，雙方的

關係定必千絲萬縷，但對此事也許無關宏旨，倒是計穎嵐博士當年腹中肉塊，其來歷肯定大有蹊蹺。

所謂大有蹊蹺者，並非指她曾經紅杏出牆，與別的男人有染。而是「物以類聚」，很有理由可以相信，計博士的卵子也和蘇菲亞一樣，曾經接受過隕石人的移花接木，由人類正常的卵子，轉變成爲恐龍人的卵子。

換而言之，那是兩個擁有恐龍人血統的嬰兒，在雙方父母「同意」之下，互相指腹爲婚，而當年彼此訂下這奇特婚約的地方，就是偏僻原始的梅維爾島。

但爲什麼地點會是梅維爾島，而不是在別的地方？

要是計穎嵐也被隕石人轉換了卵子，是否和她從事的科學研究工作有關？

現在，我們已得到一個肯定的答案：就是隕石人和那些神秘的恐龍人，都在海底一個叫「恐龍隧道」的地帶裏生活，而計穎嵐博士卻是一個對海底地質岩窟有着極深刻研究的科學家……

由此推算，雙方之間的客觀環境，極有可能因此而產生某種形式、某種程度的接觸。

我甚至不排除計博士曾經有過跳海自殺，並因此而跟隕石人有所接觸的可能性。

當然，也極可能是隕石人主動找尋計穎嵐，情形就像是蘇菲亞一樣。

至於指腹爲婚、雙方孕婦產下嬰兒地點的問題，我不期然地聯想到梅維爾島上那些土著所提及過的「海盜船」。

根據當地的土著敍述，每隔五年，在梅維爾島北部的海洋上，就會出現一艘神秘的海盜船。

但那眞是海盜船嗎？

我的想法是否定的。

理由很簡單。第一：澳洲梅維爾島附近，人口稀疏，並非海盜麕聚或出沒之地。第二：根據麥格那份又厚又詳細的資料顯示，梅維爾島歷來並無任何海盜入侵事件發生。第三：這一艘船，每五年出現一次，必有某種特殊原因，但不見得這就是海盜的習慣。

既不是海盜船，那又是什麼樣的船隻？會不會是那一頭透明恐龍？

似乎不是。

因爲當地的土著，只是形容那是一艘海盜船，並非形容物體是一頭「怪獸」。

可是，我卻又有另一個角度的看法。

那一艘被形容爲海盜船的海上物體，也很可能根本就是麥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所見過的透明恐龍。

以隕石人的科技，既然可以創造一艘性能如此優越，竟能在深海中以時速一千五百浬推進的潛航工具，那麼，要把一頭「透明恐龍」加以僞裝，又或者說是轉變它外貌，卻也不是絕不可能的事。

這道理，簡淺一點來形容，就像是今天的兒童玩具，可以變形、可以合體、花樣百出。

當然，玩具是玩具，是否能夠應用到體積龐大的交通工具身上，卻又是另一回事。

但無論如何，梅維爾島北部海面每隔五年便出現了「海盜船」，幾乎可以肯定和隕石人有關。

因爲我已計算過，當年金普特的誕生，恰好就是「海盜船」出現的時候。

而且，根據麥格資料的報告，那是第一次。

我很重視這個環節，並且向麥格提出詢問：「這一艘『海盜船』，每隔五年就會出現一次，我想知道，金普特是否也在同一時間，都出現在梅維爾島？」

麥格神情凝重地點了點頭。

我繼續問：「還有，計穎嵐博士的女兒又怎樣？」

麥格道：「她的女兒，跟母親姓，叫計安出。」

我聽得爲之一愕。

當麥格在說出「計安出」這三個字的時候，又用筆在一張白紙上寫着這個奇特的名字。

他的中文程度，不過不失，但這名字並不複雜，他倒是寫得一清二楚的。

計穎嵐是一位相當獨特的女性，她和中村久間的婚姻，璀璨但並不長久，這是意料中事。

她的女兒跟她姓「計」，在現今大都市並不稀奇。

但怎麼居然給女兒命名爲「安出」？

莫非是「安出此女」的隱喻？

又抑或是別具含意，解作「如何是好」？

單憑「安出」二字，是不能借作「如何是好」這種隱喻的，但可別忘記，這女娃娃跟她母親一樣，姓「計」。

古代戰場，兩陣大軍對壘，雙方兵員、地勢、風向順逆、軍心士氣等等，經常互見優劣。

要打勝仗，單憑勇武並不足成事，每賴將領、軍師、謀士等出奇制勝、扭轉戰局。

當此關鍵時刻，每有如下問話：「吾欲勝此仗，計將安出？」

計安出，莫非便是「計將安出」嗎？

計穎嵐博士博古通今，加上她本身姓「計」，對「計將安出」這四個

特別注重，從而演變成爲她這「特種女兒」的芳名，倒也不是一樁奇事。

但事實是否如此，恐怕已難考証。

因爲計博士已然物故，死於心臟栓塞。

極複雜的一件事，開始漸露端倪。

在丹麥哥本哈根，蘇菲亞和贊密臣對我的講話，不盡不實，但我並不怪責，因爲事情實在十分怪誕，如不深入探討，根本無法加以解釋。

父母愛子之心，無微不至。

雖然金普特的身世，有着如此驚世駭俗的曲折內情，但他仍然是蘇菲亞的兒子。

他的外型，並沒有恐龍人的影子。

他接受的教育和生活方式，完全是歐洲人的典型，要是這秘密一直維持下去，又有誰可以憑外表聯想到恐龍人那末遙遠和不可思議？

要不是事情有着如此怪異的發展，又怎能想像得到，像金普特那樣的歐洲青年，居然早已透過雙方父母，訂下「指腹爲婚」的一段婚姻來。

但我卻又記得，在丹麥到機場迎接我的，是一個叫卡莎娜的金髮女郎。

她曾經和金普特訂婚，但後來卻又分了手……

這証明了什麼？

是否金普特在此之前，根本不曉得父母已爲他指腹爲婚這一件事？

又抑或是他故意和卡莎娜私訂婚約，藉此存心推翻父母當年爲自己所安排的一切？

在這個年代，就連中國人也不流行這種古老的玩意，更何況是在歐洲長大，在英倫接受西方思想和教育的金普特？他對指腹爲婚的抗拒，似乎是勢所必然的事。

可是，再仔細分析箇中境況，情形卻又大有斟酌餘地。

這一段指腹爲婚的婚姻，其實大有文章，決非中國千百載以來一般民間風俗可以比擬。

雖然男女雙方家長，曾透過這種形式，爲下一代舖排了未來的婚約，但事實上，雙方家長並非早已認識，更談不上擁有深厚的交情。

單是這一點，已和中國人一般指腹爲婚的背景，完全不同。

根本上整件事情，是在雙方家長的背後，另有幕後人物在策劃。

從表面看來，蘇菲亞不遠千里迢迢趕到梅維爾島分娩，並且事前跟計穎嵐博士互相指腹爲婚，完全是遵照麥格的命令行事。

但基本上，眞正策劃者，還是隕石人。

隕石人不遺餘力地改變蘇菲亞體內的卵子，也極有可能採取相同的技倆，去改造計穎嵐博士的腹中肉塊。

但這只是隕石人計劃中的第一步。

緊接而來的，便是在懷胎十月之際，兩個嬰兒由雙方父母代爲訂下婚約。

以隕石人的科技，要在懷孕前控制嬰兒的性別，當然絕對不成問題。

於是乎，一個男嬰，和一個女嬰，同時在梅維爾島誕生。

那「海盜船」適逢其會(當然決非偶然的巧合)，在海洋中「見証」了這一件事。

其後，每隔五年，雙方家長都會帶同孩子，前往梅維爾島北部會面。

而「海盜船」也依時出現……

不少蛛絲馬跡已一一被發掘出來，但最重要的核心問題，依然埋藏着，未爲世人所知。

在老元帥古堡的會議，已接近尾聲。

但這會議只能令我瞭解若干眞相，卻並未能解決任何問題。

金普特失踪了，但我們都知道，他的失踪，只是隕石人的安排。

在英國，人口雖然比不上中國和印度，但不見了一個英國人，本來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問題只在於這人究竟是何方神聖？

金普特，並不是一個具有特殊地位的英國人，他在一般英國公民心目中，只是一個空白的格子。

但對極少數知悉內情的人來說，金普特的重要性，絕對不亞於一千枚核子彈。

有關於這身世奇特年輕人的事情，要是處理失當，其後果的嚴重性，是誰也無法逆料的。

雖然麥格並沒有直接提及金普特、計安出和那一隻巨蛋是否會有某種無形的關係存在，但在我的直覺中，卻認爲這些無形的關係，是存在着的。

可是，在目前階段中，並沒有任何確切的証據，足以支持我這種觀點。

我只好等待事情的繼續發展，然後才能獲得進一步的答案。

古堡中的會議，是冗長的，但並不枯燥。

我感到這會議並不枯燥，是因爲在此之前，我對整件事的來龍去脈，所知甚少。

在會議過程中，老海蛇麥格和老元帥往事的敍述，都極具研究價值，即使是那位年逾九旬的公爵大人，其言詞之優雅浪漫，也是值得欣賞回味的。

但這會議的結論又怎樣？

公爵大人首先發言：「一定要把金普特和計小姐找回來，我抗議那種另有目的之指腹爲婚的婚姻制度。」

老元帥道：「指腹爲婚是一種獨特風俗，但不能算是婚姻制度。」

麥格道：「隕石人雖然縝密地部署若干神秘計劃，但他們的用意，絕不邪惡。」

老元帥卻道：「雖然我父親也已轉變成爲隕石人，但此事牽連廣闊，我們經受不起任何大小的差錯。」

公爵大人嘆一口氣，神情悵惘地道：「連女人的卵子都不是人類的卵子，只怕以後許多愛情故事，都得完全重新編寫。」

麥格沉聲接道：「我決定再入『恐龍隧道』這個神秘地帶。」

公爵大人眉毛抖動：「要進入『恐龍隧道』這神秘地帶，你有通行証嗎？」

麥格道：「有！他便是我的通行証？」說着，右手食指戟伸，一下子就戟指在我的鼻尖上。

我一直正襟危坐，穩如泰山，他這麼突如其來一指，我連眼睫毛也沒眨動一下。

麥格是九十高齡的英國老牌特務頭子，我是血氣方剛的驚奇俱樂部會長洛雲，要是連他隨手一指也給嚇得屁滾尿流，那麼驚奇俱樂部大概要換掉一個字，索性改爲「驚慌俱樂部」算了。

況且，我之所以會被邀請到這裏來召開緊急會議，幾乎已可肯定，我這個人是一定有利用價值的。

麥格這一指，証明了事實的確如此。

麥格瞪視着我，聲音嘶啞地說道：「金普特曾透過蘇鐵和我通訊，他表示，一定要洛會長陪同，英國人的潛艇才可以進入『恐龍隧道』地帶！」

我仍然坐得四平八穩，全身上下紋風不動。只是心裏在冷笑：「好極了！梁山伯數載同窗，不識祝英台是女兒身。想不到我也有一個身世撲朔迷離的老同學，差幸他唸法律系，我唸土木工程系，雖然都在一間大學裏胡混度日，嚴格說來還談不上是同窗份子。」

梁山伯看不破祝英台是女兒身，只有兩種可能性。

第一：梁兄獃如牛，眞的看不破。

第二：梁兄奸似鬼，詐作不知情。

但要看破一個歐洲青年：原來他竟然有一半血統是隸屬於恐龍人，這簡直是絕不可能的事。

但我一直不曾小覷地球上的生命。

外星人的領域，固然浩瀚深邃不可估計，但以目前階段來說，最能影響人類生命、噬咬人類肢體得最血淋淋的東西，並非來自天外，而是地球上的生物、或者是由地球生物製造出來的種種工具和武器。

以電影震撼力的角度來看，「大白鯊」是最恐怖的海洋殺手，「侏羅紀公園」是最偉大的霸王樂園。前者是今天的現實，後者是歷史的翻版，一切都是地球上的生命，地球上的樂章。

卻未想過，還有隕石人、還有恐龍人。

更未想過，我的一個老同學老朋友，他有着恐龍人類的一半血統。

做朋友，可以是一年、一個月、一天、甚至是一小時、一分鐘之內的事。

交朋友和絕交，這兩種事可以比抹掉一把鼻涕還更簡單。

但也可以是驚天動地，足以影響深遠的大事。

有些朋友，講義氣，推心置腹將心比己，急人之難仗義疏財，甚至不惜爲了朋友而兩脅插刀，赴湯蹈火。

但也有些朋友：義氣當兒戲，老謀深算不斷張羅佈網，見死不救一毛不拔，一旦到了利害關頭，定必落井下石勇打落水狗……

那個混帳的金普特，他又算是那一種東西呢？

翻開一查，只是一筆糊塗帳。

他並不偉大，也不卑劣。他視我如猪朋狗友，我也對他屢屢踐踏。我們在酒吧喝酒，他堅持AA制，但我不睬他，不是自己掏鈔票全部付帳，便是提早一溜了之，什麼AABB，讓他自己慢慢去算好了。

但有一件事，卻是我的錯。

不是小錯，而是大錯。

這一項嚴重錯誤，要是流傳到驚奇俱樂部會員的耳中，定必成爲笑柄。

去年，金普特曾經向我申請，要求加入由我一手始創的驚奇俱樂部，但結果給我嚴詞拒絕。

理由是他不夠資格，而且是遠遠的不及格。

驚奇俱樂部，並不是花花公子俱樂部，更不是張三李四都可以申請入會的甚麼聯誼會。

我對金普特毫不客氣地指出：這俱樂部的所有成員，全部經過嚴格的審查、批核。能夠順利入會的，都是歷史輝煌，才能獨特、與衆不同的怪傑人物，例如第二號會員，他是蜚聲中外某某氣功大師的

師父。

這位老前輩，名氣不大，遠遠不如他的徒弟，但他在氣功上的研究和造詣，卻比他的徒弟深厚百倍。

至於第三、四、五號會員，他們是三胞胎，是法、日混血兒，三兄弟都愛上同一個女人，而這個女人也深深愛着他們三兄弟。

於是，一女事三夫，如今已二十餘年，「四夫妻」的婚姻生活，越來越是美滿。

若以世俗眼光去看，恐怕難免諸多鄙夷之色。但這三男一女，卻是出手驚人的無名慈善家，每年捐助世界各地貧苦國家的數字，動輒以十億美元計算。

這一女三男，每天都拚命賺錢，而他們賺錢的目的，卻又是為了要救助地球上任何最需要援手的飢貧大衆。

他們在一生中，經過這八隻手的鈔票，簡直是富可敵國的天文數字，但當他們加入驚奇俱樂部的時候，卻在牌局裏作弊出老千，悄悄地騙了我三百大元。

他們要贏這三百大元，並不輕鬆，那是十六圈廣東式麻雀大混戰之後的戰果。

這樣的人，才配得上「驚奇」這兩個字。

當然，其他會員，都是怪異莫名，也獨特傑出之至的，以後有機會，自當逐一闡述。

想不到金普特居然也看上了這個俱樂部，也要成為會員的一份子。

但我拒絕了，理由是他太平凡，毫無特別的地方，倘若我因為交情徇私而讓他入會，無異等如在一盤價值連城的珍珠裏放下一塊粗糙的石子。

除非他能夠忽然令我驚奇起來。

當時，他臉上有一種奇特的神情，那是「欲言又止」……

他這種神情，令我十分反感。

男人大丈夫，有話便說，有屁便放，期期艾艾吞吞吐吐含含糊糊渾渾沌沌的樣子，算什麼英雄好漢？

我脾氣不好，舉世皆知，一發火，便是美國總統也不賣帳。

於是，金普特申請入會之事，徹底失敗。

當時，我認為是他自己失敗，洛雲會長，則是大公無私、英明神武，果敢堅毅的。

但今天，我卻為此事汗顏！深深羞愧！無地自容！

我竟然拒絕一個擁有恐龍人類血統的奇人加內驚奇俱樂部！

直至此刻，我始恍然大悟，他何以在申請入會的時候，一臉欲言又止的怪異表情。

中國人常道：「事出必有因。」

金普特平時並不是個迂腐、遇事遲疑不決、婆婆媽媽的人，唯獨那一次，也是我認識他以來，覺得他說話最不爽快最含糊不清的一次……

但我沒有容忍，沒有給他一個機會，把心底裏的說話抖露出來，理由是我脾氣不好！

不！「脾氣不好」只是一個托詞，眞正的理由，還是我瞧不起這個歐洲人。

因為瞧不起他，所以脾氣不好，所以下意識地不願意容忍他說話的態度。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

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金普特未能成為驚奇俱樂部會員，這是我嚴重的疏忽，我是應該引咎辭職的。

可是，除了我之外，在地球上，甚至在整個宇宙裏，又還有誰可以比我這個會長做得更出色呢？

好像沒有。

除非是上帝，但上帝太忙碌了，祂的耳朵每一秒都在聆聽着世人數以千萬計的禱告。

我只好勉為其難，繼續連任下去。

金普特，我這個偉大的朋友，怪異的朋友，很懂得怎樣關照我這樣的一個朋友。

這一次，他關照我的方式，是把我當作「通行証」。但不是他的通行証，而是老海蛇麥格要前往「恐龍隧道」地帶的通行証。

麥格額上的皺紋，在那一刻間彷佛如沙漠中被風蝕的岩溝。他用大鐵鎚敲打在鐵路軌般的聲音對我說道：「只有在你陪同之下，我們才可以再度進入『恐龍隧道』地帶！洛會長，你明白嗎？」

我默然半晌才苦笑了一下，道：「我明白，完全明白，但我不打算跳海。」

麥格並不欣賞我的幽默，他仍然緊繃着臉，彷佛時光倒流半個世紀，他又處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諾曼第的灘頭上。

也許，他是徹頭徹尾的英國人。

英國人只會欣賞英國人的幽默，英式幽默。

但我卻是東方人。中國黃土地上，備受五千年深厚文化薰染的黃炎子孫。

我的幽默，在他的耳中聽來，可能已變成了諷刺，甚至是刻薄的挖苦。

這也難怪，跳海自殺又不是英女皇授動，既不光宗耀祖也不瀟灑風流，只是一個沮喪的人背叛了上

帝，把生命和靈魂雙手奉送給地獄魔鬼的愚蠢行動。

我會記住這個教訓，以後在賣弄幽默感的時候，一定要小心！

千萬小心！

尤其是面對着英國人！

更尤其是面對着一個曾經跳海自殺的英國人！

冗長的會議終於結束，但卻是另一個行動的開始。

到了這個階段，筆者有必要把整個故事時間性的編排，略為整理一下，以免各位看得混淆不清。

故事一開始，是六月三日，是整個故事的「今天」。

但以後，全部都是補述以往所發生過的事情。

有五年前的麥格農莊畫展，有一個月前的丹麥之旅，其後是澳洲梅維爾島的查勘，再然後直飛倫敦，參加了這個冗長的會議。

但在會議當中，麥格和老元帥，分別先後補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種種經歷、大戰後二十年蘇菲亞懷孕時的情形，還有一個月前老元帥怎樣和他的父親亨利會晤……

尤其是在麥格的補述過程中，有某些人物、動物的年代，更可遠溯至一千多年以前(如李白)，甚至是六千五百萬年以前的各種恐龍。

都是回憶式的補敍，而且地域廣闊，再加時空差距大得不可思議，無論寫的，還是看的，恐怕都很傷腦筋。

但以後的敍述，卻簡單得多。

套用一句簡單的術語，這是「現在進行式」的敍述。

也是最普通，最容易操控的說故事方式。

隕石地帶　恐龍傳人

今天，是六月三日。(故事回到了最初開始描寫的階段。)

英倫海峽波濤洶湧，巨浪澎湃不息。

海面情況雖然惡劣，但在水深二十米的海底下，彷佛一切如常。

二十年來未曾接觸過海洋的「海蛇」麥格，以年近九十高齡退休軍官的身份，全權負責掌管着一艘性能優越的潛艇，在海底之下展開了神秘的旅程。

毫無疑問，這老人的狀態，十分良好。

倒是他身邊的一個東方人，一直睡眼惺忪，好像連續三晝三夜沒睡覺似的。

那個東方人就是我。

我並不是三晝三夜沒睡覺，只是「飯氣攻心」，倦意莫名其妙地湧了上來。

麥格忽然拉長嗓子，扯直喉嚨大叫：「拿酒來！」說的竟然是京腔，而且仿如在演京劇一樣。

立刻有一個穿着整齊軍服的銀髮女郎，神情嚴肅地捧來了兩杯威士忌。

麥格一杯，我一杯。

然後，一口氣齊齊乾杯。

有了凜冽的酒精在體內燃燒，睏倦之意迅速消散。

麥格哈哈一笑，心情愉快起來。

我苦笑着。

這九十歲的老狐狸，行事手段出神入化，連臉上的表情也像是五月裏的天氣，極難揣測捉摸。

我是他的「通行証」，身份特殊而矜貴，別說是威士忌，就算請我喝長白山野山人參燉鳳凰，也決不會虧本。

人，總是本性自私的動物。

在利用別人的時候，一定心情愉快，因為「別人」是一條牛，自己卻是坐在牛車上揮動着鞭子的大爺，此情此景，當浮一大白也。

但若倒轉過來，變成長鞭下的一條牛，那當然是連「喝醬油也沒有味道」的。

但眞正擺佈着我的，並不是麥格，而是有着恐龍人血統的金普特。

麥格只能擺佈這艘潛艇，還有潛艇上的幾十個軍官。

這些軍官，其中甚至有個五星上將在內。

但很可笑，這些平時威風十足的大將軍，竟在這神秘的旅程上變成了配角。

他甚至不曉得，這艘潛艇將會潛航到什麼地方去。

一切都由最高機關當局決定：這是一次緊急而重要的潛航，麥格被最高機關當局授予全權負責潛艇的一切活動。

但為什麼還要擺一個五星上將在潛艇之中？

這豈不是在製造窘境嗎？

不！英國人永遠都是老謀深算的，初時我懵然不知，但到了後來，不禁大為嘆服這種擺佈。

原來在潛艇之內，另有潛艇。

那是一艘設計先進，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小型潛艇。

它可以乘坐四至六人，顏色鮮黃，線條圓滑，看來就像是一枚炮彈。

當潛艇在海底下潛航了二十小時之後，麥格便帶着我一起進入這艘小型潛艇的駕駛艙。

那位現役的五星上將親自恭送我們兩人進入潛艇。

那位五星上將，已年近六旬，但麥格輩份奇高，年紀也比他大了好幾十歲，因此在麥格這條老海蛇面前，他只能算是晚輩，甚至是麥

格眼中的「小孩童」。

連六十歲的老人都只是「小孩童」，那麼我又算是個什麼？

也許只能算是一個「胚胎」罷。

當我跟隨着麥格進入小型潛艇駕駛之際，我感覺得到，五星上將的眼神，並不是充滿着狐疑，而是充滿着羨慕。

他羨慕誰？是麥格？是我？還是兩個人都一起羨慕？他是不是羨慕我們可以進入一個他無法進入的神秘領域？他若眞的有這種羨慕，那麼他對這件事情，是否早已有了眉目，但卻只是一直在裝蒜？

太複雜了。

是我想得太複雜，但我卻看不透五星上將的心。

我的思想太複雜，但麥格的命令卻很簡單，他只是對五星上將說道：「好好看管這艘潛艇，別讓德國納粹黨餘孽把它擊沉。」

五星上將神情肅穆，他向麥格敬禮，又把右足重重一頓，才沉聲道：「遵命！」

幸而潛艇結構堅固，未曾給他這重重的一脚踩穿一個大洞。

小型潛艇很快就經過分隔艙，然後無聲無息地離開了原來的潛艇。

在駕駛艙內，麥格望住我的臉，忽然道：「你可知道這是什麼海域？」

我搖了搖頭，道：「不知道。」

我一直沒有問麥格潛艇潛航的目的地，因爲我認爲問了也沒有用。

我隨口反問麥格：「這是那一個海域？」

豈料麥格也搖了搖頭，道：「不知道。」

我陡地呆住。

這位九旬老先生，他在搞什麼把戲？他是潛艇的負責人，一切由他全權調度，又豈會不曉得潛艇的正確位置？

但麥格卻接着苦笑了一下，繼續說下去：「對於一艘潛航時速高達一千五百浬的海底交通工具來說，無論我們置身在海底什麼地方，又有什麼樣的分別？」

我明白，一聽便明白，而且知道，現在我們的處境，並不是憑我們的力量和智慧去找尋「恐龍隧道」地帶，而是守株待兎，等候那些大眼睛找上門來。

海底也有株，那是不知名的巨型海草。

潛艇亦有門，只是不曉得那些大眼睛要到怎樣的情況下才迎接我們。

小型潛艇有極先進的自動潛航系統，但所謂「極先進」者，乃是以人類現階段科技水平而論，要是跟某些高級生物的科技製造品相比，那就不必提了。

不必提的另一個含意，是不清楚。

其實，我並不甘心把地球人的智慧和能力作出低貶性的評估，因爲我也是地球人的一份子，硬要把地球人說得一文不值，面目無光，對我又有什麼好處？

不但我是個地球人，將來我的妻子，我的下一代、下一代的下一代……世世代代的子子孫孫，都是地球人！

可是，地球人除了努力製造戰爭，努力殘殺其他動物（包括人類本身這種動物），努力把天空、陸地、海洋、湖泊、河流甚至是地下水齊齊污染之外，我們又有什麼値得揮筆疾書的事蹟？

有！

幸好有！

不但有，而且罄竹難書，多如天上數之不盡的大小星星。

人類有破壞，是因爲人類能建設。

人類有戰爭，是因爲愛與恨的交戰不斷反覆爭持。

人類……

算了，不必提了，也是不消提，我能夠爲全人類提出的辯護理由，實在太牽强，甚至是不倫不類。

無論人類有多少美德，多少至善至愛的英勇行爲，毀滅力量仍是大於一切，而且越來越大。

道消魔長，夫復何言。

在寧靜的海底下胡思亂想，也未嘗不是一種享受。

一條巨大的魔鬼魚，有如一塊蠕動着的海底飛氈，慢條斯理悠悠閒閒地在小型潛艇的上面掠過。

牠的泳姿是優美的，而且本性善良，只吃微細的浮游生物，但人類卻不分青紅皂白，稱之爲魔鬼魚。

魔鬼魚掠過之後，又出現了灰鯊。

灰鯊是海洋中的惡霸，牠們會攻擊其他魚類、也攻擊人類，生性兇殘殺傷力巨大，尤其是遇上了血腥，更是一發不可收拾。

牠們是海洋世界中的暴徒，但在某些水域生長的灰鯊，卻對人類表現得十分友善，甚至有些潛水員，曾經和數百條灰鯊一同暢泳，看來眞是老友之至。

人類，並不是非黑即白。

鯊魚亦然，所以灰鯊既不黑也不白，而是一片灰調，深諳「中間落墨」之道。

一大羣灰鯊搖頭晃腦地游了過來，又游了開去。

其實，灰鯊在游泳，潛水艇也在潛航中，正是各走各路，河水不犯井水。

灰鯊要游泳到什麼地方去，也許牠們都心中有數，並非完全盲目地隨波逐流。

倒是我和老海蛇麥格，眞有點漫無目標的感覺。

灰鯊是主動地游泳，而我們卻是呆鴨式的等候。

過了足足一小時之久，麥格忽然開口，道：「你爲什麼不問，隕石人如何找到我們？」

我淡淡一笑，道：「隕石人已不止一次和你有所聯繫，要是我所料不差，閣下本身，便是一個活動的電波收發站。」

麥格聽見我這樣說，倒沒有露詫異之色，只是嘉許地點了點頭。

隕石人連女性體內的卵子，也可以像是電芯般換來換去，他們要在麥格的身上動手脚安置微型的追踪儀，自然更加不費吹灰之力。

當然，人類的科技，也可以做到這一點，問題是效果的差別。

就像是音響器材，最原始的留聲機和最現代化的音響組合，都同樣可以發出聲音，但其效果之差距，恐怕連聾子都可以分別出來。

有了麥格這座活動的電波收發站，就算這艘潛艇飛上了月亮，隕石人也可以找到我們。

那些神秘兮兮的隕石人，將會在什麼時候才迎接我們？是一分鐘之後？一小時？明天？後天？還是要等下一個月？

越想越遙遠，也越來越是無奈。

我忍不住問麥格：「潛艇內有沒有圍棋？或者是國際象棋？」

麥格哈哈一笑，伸手指着就在我們面前的一塊熒光幕：「這是全能電腦，它可以顯示一切，也可以變成多種棋類、撲克牌、骨牌、痲將、骰子、賽車等的遊戲。」

說了一大堆，其實只用三個字便可以形容透徹，那是「遊戲機」。

麥格是圍棋高手，而我則實力不明。

不是麥格不明白我的實力，是連我自己也不曉得自己在這調調兒的功力達到那種級數。

我只知道，這玩意最傷腦筋，但也最能大量謀殺時間。

反正閒着也是閒着，不如玩它一局兩局，在海底中展開另一場中英大戰。

腦海中忽然亮起了「中英大戰」如此驚人的大題目，我是代表中方的，在阿Q精神基礎支持下，我背後最少有十二億同胞作爲擁躉……

此事非同小可！

這一局非勝不可！

一念及此，戰意、鬥志、思考能力全面提升，有如全力以赴的中學會考生。

我是黃炎子孫，龍的傳人，我不能丟中國人的臉。

棋格有如地圖上的經緯，黑白棋子有如經緯線上的河嶽山川，下棋的人便是創世紀的主宰。

下棋的人，其偉大程度竟可媲美上帝！

但上帝只有一個，但下棋卻有二人。

一持白子，一持黑子，這才是非黑即白，非白即黑的世界。

既然只能有一個上帝，那麼另一個又是什麼？

答案早已呼之欲出，那是：撒旦！

正邪之爭，無窮無盡的拚搏，始於天下之始，卻不見得在世界末日之後定必完結。

一面神馳太虛，一面下棋，居然贏棋。

中方代表勝！

正要展開第二局，螢幕的畫面忽然出現了半隻大眼睛！

這半隻大眼睛，一如麥格先前所描述，並無半點花假，但他是誰？

是李白？是亨利？是蘇鐵？

是不是所有隕石人的外貌，都是千篇一律，完全無法分辨的？

我當然沒法子憑這畫面認出這隕石人是誰，但麥格卻陡地目露興奮之色，情形就和老友重逢一樣。

只聽見麥格呵呵一笑，朗聲叫道：「蘇鐵！你一定就是蘇鐵。」

隕石人道：「很好，你開始和我們熟絡地溝通了。我們隕石人，雖然外形十分劃一，但只要細心觀察，仔細留意，我們每一個人還是有分別的。」

孿生兄弟在外人的眼中，都是一模一樣的，但在母親眼中，卻是一望而知，誰是老大誰是老二。

蘇鐵的形像，很清晰地呈現在我們眼前，但我透過潛艇的窗子，卻只能看見一羣三、四尺長的海狼，有如操兵般列隊直衝向一堆珊瑚礁之上。

海底變幻無定，景象燦爛有如瑰麗迷人的萬花筒。

但我並不是爲了欣賞海底景物而來的。

我是麥格的「通行証」，是金普特眼中的「羊牯」。

當然，我可以拒絕被他們利用，但說句眞心話，我最大的缺點，是好勝、好奇、好事。

金普特是我的老朋友、老同學，我的優劣，他就算不完全清楚，最少也知道七八分。

至於麥格，他是特務行業中的老祖宗，他要調查本人的善惡優劣及種種習性，最少有五百種以上的法子。

在這兩個連互相交談都採用俄

語的老少混蛋面前，我就算並非完全透明，能保持下來的秘密也絕不會多。

好勝使我輕易接受挑戰，好奇教我到處東張西望，好事令我唯恐天下不亂，越是亂七八糟，越是驚險刺激的事情，越是不肯錯過。

坦白說，英國海軍部可沒有用手槍指嚇着我非要進入潛艇不可，麥格對我也總算是一直客客氣氣，連在下圍棋的時候都故意走錯了三着，否則憑我的棋藝，又怎贏得了這條吃了九十年牛排，喝了九十年英國紅茶的老狐狸？

熒幕上的蘇鐵，無論怎樣看，都只是半隻大眼睛。

縱使麥格可以辨認出，他就是蘇鐵，但這樣的半隻大眼睛，又怎樣能夠表達他「臉部」的「表情」？

最令人難以想像的，就是這些隕石人的「臉部」究竟是在什麼地方？

連「眼睛」都只有半隻，那麼，這些「人」的臉又在那裏？

眞是百思不得其解的怪事。

但生物的領域，是無窮無盡的，我只能以一般生物的形態去分析隕石人。

要是宇宙間有些生物，雖然也可列為「人類」之一，但是否一定應該有臉孔？

猿猴都有臉孔，但猿猴仍是猿猴，不能列入為「人類」。即使稱為人猿，牠們仍然是猿，而不是人。

何以隕石人卻反而被稱為「人」？這全然是他們自封的稱號？還是因為這些「人」具有高度的智慧和擁有超級的科技水平？

當然，我們可以拒絕接受他們是屬於「人類」，但這些高級生物，卻能說出流利的人類語言。

這卻又遠遠不是猿猴所能比擬的。

鸚鵡雖也能言，但只是倣效人類的說話，是名副其實的「拾人牙慧」。

但這些隕石人，其智慧及科技水平，都遠在人類之上！

在短短一瞬間，我百感交集，思想大為混亂。

就在這時候，蘇鐵道：「我們最新製造了一艘海底飛船，潛航時速可達三千浬……」

聽到這裏，麥格的咽喉發出了一種怪異的聲音，聽來迹近乎呻吟一樣。

我極力保持鎮定，心想：「時速一千五百浬和三千浬，都同樣是天方奇譚，就算潛航時速可以高達十萬浬，也毋須增添多餘的大驚小怪。」

我倒想看看，隕石人最新製造出來的海底飛船，其外形是怎樣的。

倏地，小型潛艇窗外，亮起了一陣柔和的光影。

我和麥格都立刻望了過去，只見一艘形狀怪異的海底龐然巨物正緩緩地向我們移近過來。

這龐然巨物，竟比一艘巨型的航空母艦不遑多讓，而它的外形，卻是半隻巨大的眼睛！

換而言之，這海底飛船的形狀，也就是隕石人的形狀，但卻巨大得不可思議，甚至是令人感到震驚！

半隻巨大的眼睛，就是隕石人製造出來的海底飛船，而且它潛航的時速，可以高達三千浬！

實在很難想像，一隻如此巨大的「海底飛船」，當它在海底裏以時速三千浬的高速潛航，將會對海洋的本身產生怎樣的影響。

我甚至懷疑這怪物是否會引起海嘯！

我急不及待，立刻透過熒幕向蘇鐵提出這個問題。

蘇鐵很快就給我一個明確的答覆，他道：「這艘海底飛船，是經過特殊技術設計的，雖然以高速在海洋中潛航，但卻能夠吸收本身在海底排水所產生的衝擊力……這種科技，我們命名為『和平推進裝置』，決不會對海洋產生不良的影響。」

我並不同意，道：「縱使這樣，但以三千浬時速在海底潛航，最少也會把大量魚類、海龜之類的生物活活撞死。」

蘇鐵道：「不！當海底飛船向前潛航之際，我們會發出頻道特殊的聲波，把潛航路線前面的魚類和海洋生物趕離航線之外，保証不會造成海洋生物的傷亡，而且，我們會選擇海洋生物較稀疏的海底作為潛航路線，所以，你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

我皺了皺眉，道：「聲波在海底推進的速度，根本追不上時速三千浬！」

蘇鐵道：「我已說過，我們是採用特殊的聲波，它在海底推進的速度，僅次於光速！」

我不禁一呆：「怎會有這種可能？」

蘇鐵道：「你們地球人有一句話：『事在人為。』這種特殊的聲波，是我們運用特殊儀器，把聲波強化後，才自海底飛船中發射出去的，經過多次嚴格的測試，証明功效很好，可以使用。」

我和麥格互望一眼，兩人都怔呆住，再也作聲不得。

隕石人科技之先進，竟臻此出神入化境界。

「特殊儀器」這種字眼，可大可小，小可小至小學生的小兒科遊戲設計，大可大至上窮碧落下黃泉無限遠無限大的超級科技結晶品。

隕石人的「特殊儀器」，蘇鐵說來輕描淡寫，但卻是人類連做夢時候也想不出來的東西。

正如原始人無法夢見收音機和電話之類的東西一樣。

當我和麥格呆楞着面面相覷的時候，隕石人的海底飛船已開始把我們的小型潛艇緩緩地吸納。

過程溫和之極，並沒有急促仿如巨鯊吞噬小魚般的暴力感覺。

但不管怎樣，我們還是渺小的一族。

小型潛艇是在一團柔和光線環繞之下，朦朦朧朧地進入了海底飛船的。

所謂「朦朦朧朧」，全然是我和麥格在主觀上的感覺，那是光線影響了我們的視覺神經，以致感覺到一切都是朦朦朧朧的。

事實上，「吸納」的過程是清脆玲瓏，乾淨俐落的。

等到那種朦朧感覺漸漸消散的時候，麥格忽然做了一件令我莫名其妙的怪事。

他不知道從那裏取出一盒雪茄，他一支，也送給我一支，然後用一個古董打火機把雪茄燃着。

我看看這兩根雪茄，不禁皺眉問：「裏面是不是有鎮靜劑？」

麥格搖搖頭，道：「這是古巴的雪茄，每盒價值八十六英磅，原廠出品，並未在英國加料加工炮製，所以，你可以放心享用。」

我的眉頭皺得更緊，緩緩地、深深地抽了一口。

雪茄很不錯，甚至是第一流的。但為什麼要在這時候抽雪茄呢？

麥格解釋：「因為我想看看隕石人對吸烟、抽雪茄這種行為的反應。」

我不禁為之啞然失笑。

這並不是英國人的幽默，而是自卑者的無聊心態，他在隕石人面前感到渺小，感到自卑，因此在下意識中，要充撐充撐自己的場面。

抽雪茄和打腫臉頰充胖子，有時候幾乎是同一意義同一心態的動作。

但我沒有抗拒這口雪茄。

古巴的雪茄，馳譽世界，八十六英磅一盒的貨色，當然香味濃郁，與別不同。

但願海底飛船並不是「禁烟區」。

幸好不是。

當我們把小型潛艇艙門打開之後，立刻就看見了一個人。

但這人並不是隕石人，而是一個黑髮圓臉，模樣十分討人歡喜的東方女郎。

她穿一件杏色貼身旗袍，小雞翼袖，露出一雙豐腴、粉藕般迷人的玉臂。

她額前的幾根劉海，襯托得她的臉龐倍加標緻，無論用任何角度看，她都是一個出色的美人兒。

正當我又再呆住的時候，老海蛇麥格已輕吻着她遞出來的右手手背。

麥格吻了她的手背後，由衷地讚美：「久聞計小姐是罕見的美人，今日得睹芳顏，竟是見面猶勝聞名千百倍。」

我這才恍然大悟，這位罕見的美人，原來就是計穎嵐博士的女兒——計安出。

計安出，一個芳名如此奇特的中、日混血女郎，竟然有着再世太眞般的花容月貌，而且更是金普特指腹為婚的未婚妻子！

金普特好大的艷福！

可是，計安出這位中、日混血女郎，極有可能也和金普特一樣，是由恐龍人卵子受精然後才轉化為人的「特殊人類」。

但很奇怪，在外表上，我完全看不出她有什麼特別之處。

她唯一特別之處，只是美麗。說不出的美麗。

美麗可以是幸運，可以是罪惡，可以是最佳的防衛，也可以是最可怕的武器。

計安出的美麗，卻又代表着些什麼？

雖然我還是第一次遇見她，卻已目睹了她這說不出美麗的威力。

她的威力，使九旬高齡的老牌特務頭子麥格先生，一開口便是諛詞大量吐湧而出。

雖是由衷的讚美，卻也是刻意的討好。

計安出展現出她那清麗而甜美的笑容：「有勞兩位遠道而來，外子和我都感激不淺。」

外子！她的丈夫！

金普特！

金普特在梅維爾島北部神秘失踪，原來是通過「海盜船」，來到了「恐龍隧道」地帶，而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履行當年雙方父母指定的婚約，娶了如花似玉，美艷不可方物的計小姐為妻。

如此佳人，比起他以前的那個金髮未婚妻，當然是優勝多矣。

難怪金普特迅速當機立斷，先娶而後快。（這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皆因人性每易嫉妒。）

女人就是這樣的動物。

這種動物，最能令男人心神恍惚，一見鍾情有之，一見暈其大浪有之，一見心中有如十五隻吊桶七上八落者自當比比皆是。

總算勉强移開視線，顧盼左右環境。

這一艘海底飛船的內部，竟然

佈置得像是一個原始的熱帶森林。

在這樣的環境下，就算忽然冒出了一頭身高十米以上的恐龍，也並不是絕不可能的事。

連人類一直不以爲曾經存在過的恐龍人都已出現，再來一羣活生生的恐龍，又有什麼稀奇？

但我這個幻想，並沒有成爲事實。

但我總算是親眼看見了隕石人。

在計安出身邊的一個隕石人，正是蘇鐵。

由於我的視線，一直左顧右盼，等到我凝神目注着蘇鐵的時候，這個半隻大眼睛一般的隕石人，竟然正在抽雪茄！

半隻大眼睛一般的生物，如何能抽雪茄？

隕石人連「眼睛」都只有半隻，他的嘴巴又在那個位置？

答案是怪異的。

隕石人平時看起來，只是「半隻大眼睛」，但當他要抽雪茄的時候，在半隻大眼睛的上面，卻神奇地出現了一個像鯉魚嘴般的小洞。

隕石人也有手，而且手指可以隨心所欲，由一根變化爲二三十根都可以，一切視乎需要而定。

這時候，蘇鐵正伸出了他的手（在有需要時才由身體裏伸出），但只化出兩根手指，把雪茄輕輕托住，然後一下又一下地吸啜着。

麥格問他：「味道如何？」

蘇鐵回答：「隕石人是沒有味覺的，只能分辨出食物是否有毒性和危險性的存在。」

麥格一怔：「既然這樣，何必抽雪茄？」

蘇鐵道：「這是安全測試，看看這種由烟葉捲成的東西，會對人體構成多大的傷害。」

麥格哈哈一笑，道：「有意思！有意思！」

海底飛船已開始潛航，但我只感覺到有極輕微的震盪，也聽不到這巨大怪物開動時所發出的任何噪音。

它將會把我們載送到什麼地方？

麥格把我介紹給蘇鐵認識。

蘇鐵道：「歡迎閣下參觀『恐龍隧道』地帶，更希望彼此能夠爲地球的和平而衷誠攜手合作。」

甫見面便提到「合作」這兩個字！

但我對這些隕石人，根本完全談不上任何程度的瞭解。

一切都是被動的。

這絕對不是一個偉大英雄精采刺激的歷險故事。

我並不是爲了老朋友而闖入龍潭虎穴，只是一張可笑的「通行証」！

最不有趣的，就是在整件事的過程之中，直到現在，我發現根本沒有「敵人」的存在。

既沒有敵意，也沒有激烈的朋情，我只是一個遊客。

前往「恐龍隧道」地帶參觀參觀的遊客。

但這又有什麼好說的，既來之，則安之。

在我面前的，一個是活了九十歲的老狐狸，一個是朋友妻，還有半隻正在抽雪茄的大眼睛。

怪異怪異頂透了，但我卻居然有着平淡無奇的感覺。

是不是我的要求太高？還是因爲忽然想起了另一個人？

是她？

是計安出的突然出現，令我想起了她？

她……她是誰？爲什麼竟然會在此時此地忽然想起了她？

不！不要想她！毋須想她！

她是她！我是我！我們是生活在兩個世界裏的人！

我壓抑思念她的念頭，拚命地壓抑着。

感情就像是石油加煤，都是寶貴的能源，能不浪費，就不要浪費。

浪費感情的人，都是痛苦的人。

我壓抑着，壓抑着。

我漸漸成功了，我沒有再想她。

我要前往「恐龍隧道」地帶，我要找金普特這個混蛋算帳……（但事實上，我是否應該感謝他才對呢？）

海底飛船在潛航，時速最高可達三千浬。

但它是否正在全速推進？還是僅以半力潛航？甚至只是動用十分之一的能量，以時速三百浬駛向目的地？

我不知道，也不必知道。

因爲知道了也沒有用，「恐龍隧道」既然是一個神秘地帶，我們是沒法子可以找得着的。

就算找得着又怎樣？人類的社會，已經挺夠烏烟瘴氣的了，正是自顧不暇，一旦知道有「恐龍隧道」地帶那樣的另一個「人類社會」，只會亂上加亂。

人類是地球上毀滅性最强大的動物，人類越急於建設一切，也就更加速毀滅大自然和其他動物的力量。

我深信，一旦人類知道有隕石人和恐龍人的存在，人類的歷史將會展開「非常麻煩的一頁」。

我在海底飛船之內，不斷思考着有關「各種人類」的問題……

這問題的題目開得十分大，但用意何在？

是不是爲了藉此而忘卻另一個人？那一個人？那一個……她？

（有關於『她』的一切，由於本故事篇幅所限，而且和本故事並無直接關連，所以不會進一步在此透露，只好留待以後的故事再向各位描述……）

海底飛船在五十分鐘之後停了下來。

它在海底裏潛航了多遠？這是一個謎。

這海底有多深，也是另一個謎。

我只知道，我們已到達了目的地——恐龍隧道地帶！

到這時候，海底飛船忽然有了神奇的變化。

它變得透明起來！

透明！透明！隕石人喜歡透明的東西！

不到十五秒，海底飛船變成了一個透明體，就像是一個超級巨大的魚缸。

這是怎樣的一種科技？一般在海底潛航的交通工具，竟然可以隨心所欲，由密實的材料變成玻璃，甚至是水晶一般清澈的透明？

再者，這種科技又有什麼用處？難道只是用作「裝飾」？又抑或存心炫耀隕石人科技上的大突破？

沒有答案。

只有這件事情的存在。

不必生氣，宇宙間沒有答案的事例，一定比宇宙間所有星球加起來還更多。窮人類的智慧，大概只能在延綿千里的沙漠上抓起一把黃沙，而其餘的，都並不屬於人類。

透過透明的飛船外殼，麥格又再看見了那個神奇的「巨大倉庫」。

正如他在老元帥古堡會議中的描述——這是一幅匪夷所思的圖畫，完全是「另一個世界」。

海底飛船是透明的，飛船外的倉庫也是透明。

那是一個巨大之極的倉庫，而且有着各式各樣的植物，甚至有一段地帶，看起來就像是原始的熱帶森林。

隕石人的海底飛船，已經是巨大的怪物，但當它停放在這倉庫裏的時候，卻渺小得像是一隻火柴盒。

倉庫是透明的，而透明倉庫的外面，卻有着七色彩虹般的光芒映照下來。

倉庫內的光線十分柔和悅目，而且色彩璀璨迷人，有如置身在童話境界。

這就是隕石人的領域。

我看見倉庫中有不少隕石人，他們的外表，看起來都和蘇鐵一模一樣，要是蘇鐵混在他的同類中，要把他找出來恐怕是極其困難的事。

我在隕石人羣中搜索，想找找金普特的影子。

計安出看穿了我的心意，她道：「金普特不在這裏，他在『無底洞』之內。」

無底洞！

我明白她說的是什麼地方。

我跟着麥格，麥格跟着蘇鐵，計安出在旁邊伴着，我們一起來到了透明的升降機。

透明升降機向下降落，速度很快，但也足足要三分鐘之久，才能停了下來。

這情況，和麥格的敍述完全一模一樣，但也由此可以証明，隕石人雖然已把海底潛航交通工具的性能大大提高，但在這升降機方面，還是保留在半個世紀以前的階段。

透明升降機把我們載到另一個天地。

這地方，果然像是一個巨大的山洞，而在山洞四周，仍然佈滿着或粗或幼的金屬線。

所有金屬線無論或粗或幼，都泛現出有如彩虹般的色澤。

麥格曾形容，這山洞最少有二十個溫布萊球場那麼大，而且高度最少超過五十米！

現在，我親歷其境，一看之下，我甚至覺得麥格的形容不夠貼切。

照我看，這個山洞最少有六十米至七十米高，而面積則最少有三十個溫布萊球場那麼大！

這是一個無法憑想像力可以夢想出來的境界！

這「無底洞」果然有大量的恐龍骸骨化石。

只見無數龐然巨物的恐龍化石，有如星羅棋佈地分散在洞內每一個角落。

暴龍、角龍、駝鳥龍、鐮刀龍、迷幻龍、梁龍、腕龍、禽龍、艾德蒙吞龍、三犄龍、裂嘴龍、鸚鵡龍……各種大小不同，生長年代也大有差別的恐龍骸骨，都經過悉心處理，屹立在這神秘莫測的「無底洞」內。

當然，還有著名的細爪龍，也就是「恐龍人」的祖先。

這情景，不期然令人聽起秦始皇的兵馬俑。

但兵馬俑是陶俑製品，而這些恐龍骸骨，卻曾經是有血有肉的生命。

「無底洞」面積遼闊，十五分鐘之後，我們終於來到了一道透明門之外。

這就是「隔離門」，它隔離着恐龍人和隕石人，甚至是隔離開恐龍人和地球人，不讓恐龍人有入侵人類社會的機會。

半個世紀之前，麥格曾站在這位置細心觀察透明門後面的世界。

今天，我陪着他重溫當年景象。

麥格的敍述，全是事實。

在透明門的後面，是一片廣場，由於有一條狹長甬道局限了視線，所以我們只能看見廣場的某一部份。

廣場裏人來人往，而他們的動作和模樣，都是怪異莫名的。

都是頭顱比較偏大的恐龍人！

他們是由細爪龍進化而成的，至今恐龍已有六千多萬年的歷史。人類的歷史，和他們相比之下，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個笑話。

根據蘇鐵形容：「恐龍人是危險的人類！」

但究竟危險到怎樣的程度？他沒有直接解釋。

然後，我們又來到了那一隻巨蛋之下，也在巨蛋附近，找到了那個只懂得用俄語交談的道士。

我發現麥格很留意巨蛋，臉上的神情極為怪異。

半個世紀之後，麥格固然是蒼老甚多，而這個道士也更蒼老了，但卻並不如想像之中，他應該早已老死在這「無底洞」內。

麥格看見了這位冰天道長，心中感慨良多，嘆道：「一晃眼，五十年過去了。」他的俄語，普普通通，我若是大學生，他最多只能算是個初中學生。

冰天道長也嘆一口氣，道：「只不過五十年，外面的巨蛋，已越來越接近孵化的階段。」

我忍不住問：「這巨蛋有什麼秘密？它為什麼有如此重大的影響力，甚至足以影響整個地球的安危？」

冰天道長搖搖頭：「我不知道，你若要明白這件事，應該去問金普特。」

我一呆，隨即猛然回頭。

我才回頭，立刻就看見了金普特，他正在和計安出站在一起。

完全不像是一對夫妻。

但他倆是夫妻，而且都有着奇特的身世。

金普特成熟了，成熟得不像是以往的金普特。

他臉上的神情，莊嚴而穩重，彷彿背上背着一個大布袋，而布袋裝着的全是沉重的鉛。

他看着我，第一句話是：「這一隻巨蛋，誕生於一萬五千二百二十二年之前。」

一萬五千多年以前的巨蛋！

我立刻問：「是什麼生物產生這巨蛋的？」

金普特搖搖頭，道：「在地球上，沒有任何生物，能夠產下如此巨大的蛋。」

我一怔，隨即道：「如此說來，這根本不是一隻眞正的巨蛋……我的意思，是說這巨蛋只是科技產品，在蛋殼之內，根本並無眞正生命的存在。」

金普特又再搖搖頭，道：「不，這巨蛋的確是有生命的，而且也是由一種生物生產下來。」

我莫名其妙，但忽然間，腦海中卻又似乎已捕捉了某種概念，但那到底是怎樣的概念，卻是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幸好金普特很快就把答案說出：「這一隻蛋，是連蛋殼也有生命的蛋，在這一萬五千多年以來，它一直都不斷長大，連蛋殼也在長大！」

聽到這裏，在我背後的老海蛇麥格，已忍無可忍地發出了一下呻吟聲來。

他喃喃地道：「是眞的！是眞的！我……我沒有看錯……這是一隻會長大的蛋！」

他是曾經見過這一隻巨蛋的，那是在半個世紀之前。

一隻巨蛋，它若眞的會不斷長大，五十年前和五十年後，總有一定程度上的分別，問題只在於它長大了多少？

麥格是察覺到的，而且一來到就已察覺到，所以他臉上才會出現怪異的神情。

但他只是察覺，卻不敢肯定，所以在此之前，他不敢說些什麼。

直到此際，金普特把巨蛋會長大的情形說出，麥格的呻吟聲，就再也忍無可忍地叫了出來！

我心念一動，突然道：「這是由恐龍人生下來的蛋？」

麥格聽見我這樣說，臉上立刻露出了大不以為然的神色。但金普特卻道：「不錯，這是恐龍人生下來的蛋！」

恐龍人生下來的蛋！

那麼，究竟恐龍人類，是胎生還是卵生的動物？

金普特不等我開口提出詢問，已然道：「恐龍人，是由細爪龍演變而成的人類，但他們並不是通過大自然進化的程序而逐漸改變……」

聽到這裏，就連我也忍不住發出了一下怪異莫名的呻吟：「你是說，有別的高級生物，利用他們的科技，改變了六千五百萬年前的細爪龍？」

金普特緩緩地點點頭，道：「不錯，這是唯一可以解釋恐龍人能夠在恐龍人滅絕之後，仍然可以順利進化、生存的原因。」

我吸一口氣：「但這只是估計，並沒有確切的證據，一切都只是想當然的估計！」

金普特道：「你這種思想，就像是一個從來沒見過豬的人，正因為這人沒見過豬，所以不願意相信

世界上會有這樣的生物存在。」

我抗議：「這是强詞奪理。」

金普特道：「朋友，在你認為是强詞奪理的背後，其實已擁有大量的証據，足以証明我這個歐洲恐龍人並不是在閣下面前放混合屁！」

我的語氣强硬，强硬如核桃的殼。

他的語氣更强硬，就像是萬噸巨閘從天而降。

我不畏懼任何沉重的壓力，但在「眞理」面前，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我勉强自丹田提出一口眞氣，想反駁金普特，但那一口眞氣卻不爭氣，只是變作一堆澀苦的笑意。

多年以來，我在任何方面的表現，都自覺遠比金普特優越。他並不差勁，只是我總勝他一籌、兩三籌……

我是優秀的龍的傳人，偉大的黃炎子孫。

豈料我有大本營，他卻彷彿有大宇宙。

龍的傳人，遇上了恐龍人的後裔，雖然有一半血統，已是舉世稀有，珍貴無倫。

有如快活谷沙田跑馬，金普特升上頂班變作馬王，洛雲則依然故我，僅在二、三班浮沉不定。

只好聽他的偉論繼續發表。

金普特卻沒有像想中那末驕傲，語氣漸漸又平淡下來：「蛋的形成，在生物學上並不是太深奧的事，但那只是一般正常的蛋，要是把這一個恐龍蛋擺放在世界博覽會中展出，恐怕全世界的生物學家都會立刻發瘋。」

我嘆了口氣：「我並不是生物學家，如今也已瘋了一大半。」

金普特並不理會我的無病呻吟，只是接道：「這一隻恐龍人的蛋，早在五千年前，就已擁有高超的思想能力。」

我默然。

反正事情已怪誕至此，一隻可以體積不斷擴大的蛋是怪誕，它有思想能力，也只不過是怪誕的延續，又或者是怪誕的另一部份罷了……在這情況下，只好見怪不怪。

金普特接着說下去：「這一隻蛋，不但有生命，而且一直都在發育中，最神奇的，就是連蛋的思想，也在不斷發育、成熟。」

我在這方面的「知識」，與白癡無異，所以只能聽，不能隨便插嘴。

金普特已是馬王之王，權威中的權威，而我……大概已降至第六班，甚至開始變得非驢非馬。

金普特忽然問：「你聽過『精神領袖』這名詞嗎？」

我點頭，示意明白。他立刻再問：「『精神作用說』這名詞呢？」

他一問再問，令我莫名其妙地冒起火來。

我重重地「哼」了一聲，道：「這是推測人類如何發明語言的一種學說。這一種學說認為：人類由於精神感覺系統累積經驗，以聲音來表達此經驗之系統，即成為語言。」

我並不是這方面的專家，只能粗淺地略作解釋。

金普特眨着眼，立刻加以批評：「這是不全面的剖釋，但錯不在閣下，而是人類對精神感覺系統的認識，根本就太膚淺太幼稚。」

雖然他突然擺起「智者」的姿態作出深奧的批評，但我仍沒感到他是驕傲的。

他只是憑他的直覺說出事實。最少，那是他認為眞確的事實。

我漸漸降級，由非驢非馬變成了騾耳上的虱子。

金普特卻似已變成先知與未來電腦的混合體，連聲音都彷彿有着鎮定凡夫俗子神經線的偉大功效：「精神感覺系統，並不單止可以發明語言，也可以影響同類生物或是異類生物的思想、行為。」

我陡地失聲叫出了三個字：「催眠術！」

金普特立刻搖頭，用極其否定的語氣道：「催眠術只是十九世紀末葉法國醫士沙科始創的療病技術，和我現在要說明的情形，大有天淵之別。」

我又再吃了一棍，只好悶不作聲。

他接道：「這一枚恐龍人生下來的巨蛋，不單在五千年前開始擁有思想能力，更在其後二三千年之內，逐漸發生獨特的思維能量，影響及『深層領域』內的恐龍人。」

我一呆：「『深層領域』這名詞又是誰發明的？」

金普特道：「這名詞的存在，比原始人的歷史還更久遠，請恕我無法考究。」

我滿意地一笑：「很好，最少在這件事情上，你並不比我優勝。」

金普特卻道：「整件事情，比起聯合國召開的任何一個會議都更嚴肅，有什麼好笑？」

他棍如雨下，我再也笑不出來。

但已笑了出來的笑容卻在臉上硬化，一時間消散不掉。金普特繼續道：「在最近的一萬年以來，隕石人不斷努力做着一件吃力的事，他們堅決不肯讓恐龍人離開深層領域，一直努力地在拑制恐龍人的活動範圍。」

我問：「理由安在？」

金普特道：「恐龍人的進化，並不像其他生物，經過循序漸進的演變過程，一點一滴一分一毫地緩慢地改變。他們是在浩劫餘生之下，被某種外來高級生命所操控及改造，情況比人類的試管嬰兒還更科學化千萬倍。」

這一點，我是無法不同意的。試管嬰兒只是把精子和卵子結合的形式，作出人爲性的調動，但基本上，精子還是精子，卵子還是卵子，精子和卵子結合出來的結晶品，仍然是一個嬰兒。

但恐龍人由細爪龍「忽然」順利進化成功，卻是全不是這樣的一回事。

連說出來都感到複雜之極，更遑論當年「進化科技」的種種設施了。

對於一個完全不懂機械運作情形的人來說，實在很難可以叫他去想像「錐形滾軸」又或者「淬火處理技術」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

只好繼續保持緘默。

金普特接道：「隕石人竭力阻止恐龍人離開深層領域，是因爲恐龍人的本性，具有極高度的暴力傾向。」

我終於忍不住道：「比起人類又如何？」

金普特道：「暴力傾向是三千二百比一、智商高低比率是六百七十一比一、體能比率是十二比一，根據測估顯示，一個恐龍人的危險程度，最少比希特勒還更厲害百倍！」

我陡地呆住，彷佛正在給一頭雌性大河馬吻我的臉。

金普特忽然擦了擦鼻子，道：「你是幸運的，你有一個像我這樣的朋友，但在這幾年以來，我並未曾對閣下構成任何程度的傷害。」

他言下之意，大有「皇恩大赦」的味道。但我不相信這一套，我冷冷地問：「你有一半恐龍人的血統，卻沒有恐龍人一半的暴力傾向，那是什麼原因？」

騾耳上的虱子再卑微，也可以跳到馬王的鼻子上狠狠咬上一口。

金普特陡地一呆，半晌才欽佩地回答：「果然聰明，實不相瞞，當年蘇鐵換上去的卵子，是經過改造的恐龍人卵子。」

我眉頭一皺：「連卵子也可以改造嗎？」

金普特道：「連人類都已掌握了若干改造器官的技術，以隕石人的科技，要改變恐龍人的卵子，又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

我長長地吐一口氣，只好又點點頭，然後才問：「他們爲什麼要改變恐龍人的卵子？」

金普特反問道：「要是他們把卵子原原本本地轉換到我媽的身體裏，你認爲我會是一個怎樣的人？」

我想了一想，才道：「歐洲的另一個希特勒。」

金普特冷笑：「希特勒，在任何一個恐龍人的眼中，都只能算是幼稚的小學生。」

我明白了。

隕石人一方面要製造地球人和恐龍人的混血兒，另一方面卻又大造手脚，把恐龍人的卵子改造，把恐龍人的暴力傾向成份大大減低。

因此，金普特看來和一般的地球人毫無分別。

我又再問：「除了暴力傾向之外，智商和體能方面又怎樣？」

金普特道：「一律調校至地球人的普通水平。」

我眨眨眼：「就像是調校收音機一樣簡單？」

金普特道：「大概是的。」

我無言，咬了馬王鼻子一口之後，騾耳上的虱子再貶一級，變成了虱子放出來的「虱屁」！

金普特則氣定神閒，越來越顯出他有「大將之風」。

倏地，我回頭望向九旬高齡的麥格。

他一直在我背後，不言不語不動也不放屁，宛如一尊維妙維肖手工傑出的蠟像。

只要他還沒有頹然倒地，此人暫可不理。

我暗自重新組織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又再問：「隕石人刻意製造你和計安出這對金童玉女，目的何在？」

金普特道：「我們會結婚，在深層領域之內生兒育女，和所有恐龍人一起生活。」說來平平淡淡，毫不激動，似乎只是個局外人，一個無關痛癢的旁觀者。

我卻反而像個被推入沙漠浮沙中的呆鴨，又驚又呆只能伸直着脖子。

金普特語聲平淡，神情平淡，忽然又爆出了一句石破天驚的話。

他道：「我要把妻子和其他恐龍人一起分享。」

這句話在我腦頂「轟」聲爆炸開來！

這混帳的東西是不是瘋了？計安出是他的妻子！是那樣地罕見的美人兒！

她並不是一座用忌廉雜果和麵粉堆砌起來蛋糕，又怎能跟別人分享？

更何況是那些怪異詭秘、甚至可說是醜陋恐怖兼而有之的恐龍人？

金普特並不激動，但我激動。人類傳統的觀念，令我爲了他這句話而大動肝火，這是絕對不可以寬恕的荒淫行爲。

但金普特接着卻道：「每年一胎十嬰，十年後她就是一百個恐龍孩子的母親。」

我直跳起來：「什麼？一胎十嬰？你們在搞什麼把戲？計安出的肚皮橡皮製造的嗎？」

金普特道：「不是橡皮，但比橡皮的性能更優越，一胎十嬰，對她來說定必綽綽有餘。」

我掄起了拳頭，忍不住便要轟碎他的臉。但一直蠟像般紋風不動的老海蛇麥格卻突然道：「爲了大局着想，也只好如此了。」

我楞住，緩緩地回過頭，盯着這老人的臉。

我吐一口氣：「大局？什麼大局？計安出若是大量生產恐龍嬰兒，對未來的世界有什麼好處？」

麥格沒有回答。回答的人仍是金普特，他道：「經過改造的恐龍人卵子，其遺傳因子裏的暴力傾向大大減低，對於改造下一代的恐龍人，大有裨益。」

我挪動了一下身子，不自禁地張大了口在喘氣。

金普特接着說道：「我們若要改變未來的恐龍人類，今天就要踏出歷史性的第一步，凡事，總是由零開始的。」

我並不太蠢，縱使我只是虱子放出來的屁！

這時候，在我腦海中閃現的，是英國人類學者哥爾通所始創的「優生學」！

「優生學」又稱爲「善種學」，鼓吹人類嚴格選擇配偶，淘汰惡種，孕育善種！

在希特勒眼中，日耳曼族人類，就是「善種」，而最可惡的「惡種」，就是猶太人！

希特勒屢次大規模地屠殺猶太人，可見「優生學」的影響力實在恐怖。

但現在，隕石人也在進行另一種類似「優生學」的計劃。

只是，對象並非人類，而是千萬年以來一直被局限在「深層領域」中生活的恐龍人。

英國人類學者哥爾通雖然始創「優生學」，但這只是一種「學說」，並無特殊先進科技可以推行「優生學」的發展。

至於希特勒，他能運用的，更只有殘酷的屠殺手段。納粹黨在醫學科技上的突破，遠遠不如種種犀利的軍火武器。

撇開「優生學」的爭論不談，此刻金普特和計安出的「任務」，豈非也和「優生學」大同小異？

這將會引致怎樣的後果？對於人類社會、恐龍隧道地帶以至深層領域中生活了千千萬萬年的恐龍人，將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金普特道：「有一件事，是你們地球人必須正視的。」

他已不把自己當作地球人，連僅有的一半也作出了自我的否定。

他道：「隕石人是和平的一族，比人類和平，比恐龍人類更和平。雖然，他們在整個大宇宙之中，所擁有的能力還是相當有限，但在控制恐龍人活動範圍這件重大的事情上，他們不啻是人類最可靠、最忠實、也最了不起的守護神。」

我肅然。

以目前所知所見，他說的都是事實。

但就算我完全接受這些事實，其他人的觀感卻又如何？

我不曉得。

我輕輕嘆了口氣，仰視着巨大的「恐龍人蛋」。

如斯一蛋，說蛋不是蛋，說不是蛋偏偏是個蛋，而且是蛋中之王，蛋中之霸。

這蛋既有生命力，也有思想力，又能不斷自我「發育」，兼且歷史悠久，長壽之至。

金普特的聲音又在我耳畔悠悠地響了起來：「這是科學蛋，形成的原因，非我輩中人所能理解，甚至是隕石人窮千千萬萬年之心智，千般思考萬種推敲，至今仍然找不出眞正的答案。」

我道：「這正如『水』之爲物，人人都知道『水』是什麼東西，但到底第一滴『水』是在宇宙中怎樣形成出來的，恐怕永遠都沒有人能找出正確的答案。」

麥格立刻作出嚴厲批評：「這是不必要的廢話，將來閣下若有企圖運用文字敍述此事，務請刪掉這等多餘的廢話，以免讀者浪費寶貴的眼神。」

我沉默抗議。

他是個老狐狸，是個刁鑽的皇牌特務老頭子，但他並不是寫作人。

他當然永遠不會瞭解，「廢話」也是人生的一部份，完全沒有「廢話」的故事，往往都是沉悶的故事。

小說如是，電影如是，舞台劇亦如是。

區區一個特務老頭子，又怎能瞭解箇中奧秘？

當然，「廢話」不能太多，若以一篇十萬字的故事爲例，有九萬五千字的「廢話」，已很足夠了。最少得留下五千字寫寫正經的內容。

金普特並不理會我的「廢話」，也不理會麥格的苛責，只是自顧自地說道：「雖然隕石人無法查悉此蛋形成的眞相，但憑他們出神入化

的科技，卻能十分清楚地瞭解這一隻『恐龍人蛋』的特性、能力、成長及變化的種種情形。

這兩三千年，這一隻蛋的思維能力，正在與日俱增，而且更能輸放出電波，影響及深層領域的恐龍人。

「最近，隕石人已肯定，『恐龍人蛋』在恐龍人類的心中，有着至高無上的地位，這一隻巨蛋已成爲了他們的『精神領袖』！」

一隻有思想的巨蛋，而且已成爲了恐龍人類的精神領袖！

難怪冰天道長曾經說過，萬萬不能讓這巨蛋孵化出來！

要是巨蛋孵化成功，將會變成怎樣的局面，實在是難以想像！

我吸一口氣，道：「既然這樣，爲什麼不把這巨蛋毀滅？」

金普特搖搖頭，道：「太危險了！這巨蛋若被毀滅，將會對恐龍人類造成無法估計的刺激，根據隕石人超級電腦資料顯示，一旦發生那樣的情況，在深層領域生活了千千萬萬年的恐龍人類，將會爆發威力驚人的暴動，而這種暴動的破壞力，最少有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以上的機會，足以衝破隕石人在深層領域四周所佈置的『深層金屬防線網』！」

深層金屬防線網！

我環顧四周，目注着那些泛着彩虹光澤的金屬線。

直至此刻，我才明白這些神秘金屬線的作用，竟然是如此地重要！

倘若沒有這些金屬線，恐龍人類早已大量地在地球上湧現！

別說是爲數衆多的恐龍人，就算只是走漏了一個，以這種生物的暴力傾向、智商和體能狀況來說，只怕已足夠令大半個地球帶來天翻地覆的浩劫。

這一隻巨蛋，既不能讓它孵化出來，也不能將它毀滅，倒是一件費煞思量的痲煩事。

我道：「就算你和計安出進入恐龍人的世界，進行偉大的『和平計劃』，但這巨蛋一旦孵化，豈非還是會天下大亂嗎？」

金普特道：「隕石人知道，在深層領域之中，除了恐龍人之外，還有一副已封密了一萬多年的儀器，它可以控制『恐龍人蛋』的孵化過程。」

我不禁爲之悚然動容：「是宇宙間某種高級生物遺留下來的儀器？」

金普特道：「希望是的。」

我一呆：「隕石人只是測估，而沒有可靠的証據？」

金普特道：「深層領域是個充滿神秘色彩的世界，即使是隕石人，他們對這領域的瞭解，也是十分有限，但他們熱愛和平的本性，卻毋須懷疑。」

我道：「你和計安出深入深層領域，除了要大量生兒育女之外，也希望能夠利用這儀器，延遲『恐龍人蛋』孵化出來的時間？」

金普特點點頭，道：「正是這樣。」

我問：「大概可以延長多久？」

金普特道：「希望不會少於一萬五千年。」

一萬五千年！

在宇宙的歷史也好，地球的歷史也好，一萬五千年只是一眨眼間的事。

但對人類來說，當然大不相同。

要是能夠把「恐龍人蛋」孵化的時間延遲一萬五千年，對目前活在地球上的人類來說，其意義差不多幾乎等於「永恆」。

人類是短視的動物，要是某人的眼光能夠放到五十年、一百年之後，此人已可被譽爲「高瞻遠矚」，更遑論談到一萬五千年以後的事情？

但金普特此刻所肩負的任務，卻能影響整個地球的歷史長達一萬五千年！

我不能不對他刮目相看。

而且，他還肩負着「感化恐龍人」、「改造下一代恐龍人」的神聖任務。

我不但要對此人刮目相看，更要對他作出萬二分的欽佩。

同時，也要祝福他倆夫婦，但願他倆一帆風順，事事稱心如意。

(全文完)

後記

浩瀚宇宙中，究竟隱藏着幾許奧秘？

這是人類不斷在探測的課題，但我們的成績，大概僅比零分多一點點而已。

我們的專家，九成九九以上連大氣層也未曾親自穿過，單憑幼稚的望遠鏡，又能探測到什麼東西？

不外是一鱗半爪。

且別說大氣層以外的蒼穹，便是地球本身，無論是地層深處、海洋深溝，我們所認識的又有多少？

別以爲故事畢竟只是故事。

昨天的「科幻」，不少已變成今天的事實與科學。

因此，今天的「科幻」，說不定明天也會活靈活現地在人世間出現。

在「危言聳聽」之後，有若干小節必須補述一二。

曾經前往恐龍隧道地帶的地球人，雖然不多，但也有十七八位以上。

那個在麥格農莊搶奪油畫的巴保曼，他也曾經是恐龍隧道地帶訪

客之一。

他見過隕石人，那些像是半隻大眼睛的隕石人。

但他回到地球表層，回到原來所屬社會的時候，卻遭遇了一場不大不小的交通意外。

他的腦神經受到劇烈震盪，導致他不斷幻想，幻想着曾經和一位雌性的隕石人談過戀愛。

當他在畫展上目睹那半隻大眼睛油畫的時候，他瘋狂起來，他要「娶那幅油畫爲妻」。

但他卻遭神秘的特務老婦槍殺！(由此証明，麥格雖已退休，但特務機關始終還是敏感的機關，稍有異動，流血事件立刻爆發。)

隕石人的科技，堪稱匪夷所思。

早在數千年前，隕石人已開始「改造」地球人，但數量不多。

他們有一個很怪異的「傳說」，每每喜歡「改造」一些投江、跳海或意外地墮入水裏的人。

據說除了李白之外，屈原也被「改造」，成爲了隕石人的一份子。

但最重要的一件事，卻是隕石人不斷努力地控制着「恐龍人蛋」的生命。

隕石人不敢毀滅這一隻巨蛋，但也不肯讓這巨蛋順利孵化。

和平的一族，努力地控制着暴戾的一族。

這種控制，出發點也是基於要維持世界和平。

順帶必須一提，是驚奇俱樂部第五十一號會員的女兒梅珍竺，當她十八歲那一年，正代表國家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比賽，但卻在賽前突然宣佈退出，沒有任何人知道眞正的理由。

一直過了很久之後，蘇鐵才向我透露，原來這位梅小姐，也曾經是恐龍隧道地帶訪客之一，而且時間的編排，恰好定在她決賽那一天。

梅珍竺最後的決定，是放棄攫取金牌的機會(當時她獲取冠軍的機會幾乎是百分之一百)，她要去看看一直未爲人類所認識的另一個世界。

但事後，她隻字不提。

是不想提？不消提？還是認爲人類絕不會相信她說出來的這個故事，所以索性提也不提？

我認爲後者的可能性最大。

她若說了出來，很可能會被人視爲瘋子。

但她不說，我說。

更隆而重之，把整件事情記錄下來，寫出這個故事。

理由太簡單：「因爲我本來就是個瘋子。」

洛會長

新派俠情湖海恩仇錄／江南・文 可飛・圖

血洗唐家莊



忍辱偷生

報仇雪恨

和暖的陽光投到窗台上，朱亦白依時帶著四書五經步行去西堂。

他就是名震秦中唐家大院的西席之一。由於他老成持重，書卷味又重，開口子曰，閉口之乎者也，所以人稱他朱夫子而不名。

他來唐家只有三年，已贏得院裡數十莘莘學子的愛戴，連莊主唐百里也多次額外給他賞賜。

朱夫子剛穿過走廊，便與一個彪形大漢撞個滿懷，把他瘦削的身子撞得連連倒退。「唐七哥，何事走得如此匆忙，莫非發生了事情乎？」

那個彪形大漢名喚唐七，是唐莊的守門領班，他腳步不停，自朱夫子身邊經過，臨走還扔下了一句話：「大事情，是大事情。」

朱夫子望著他的背影搖頭嘆息：「學武者不能做到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豈非白練！」腳步一拐，揉揉腰逕自走向西堂。

唐家崛起秦中已有四十多年的歷史了，名聲雖不很好，不過他的實力，即使當今武林七大名派也不敢小覷他。

唐莊是老莊主唐千仞創建下的，他三個兒子，十多個侄兒，人人武藝高强，放到江湖上都是一流好手，而且還與蜀西唐門有點淵源，因此，不多久的日子便讓他在秦中紮了根。

只要唐家的人跺跺足，武林也得一陣搖晃，所以，唐家的人過的都是安樂的日子。

近年來，近千的唐莊成員，在莊主餘蔭下根本不知愁苦驚怕為何物。

可是現在唐七却帶著一片驚恐之心去見唐百里，他手上拿著根像小孩子玩耍的竹箭。

提起那竹箭，那還得溯上半個月前發生的一件事說起。

陽光剛剛照到窗台上，唐七便依莊上的規定帶著幾個兄弟把莊門拉開，打開莊門，這座像城堡般的大院子才好像有了生氣。

今天好像有點異常，鐵鑄的門板比往日沉重，不過唐七再加勁，終於把門拉開了。

門剛拉開一條縫兒，門環上便掉下一件青青黃黃的物件來。

唐七蹲身拾起一看，卻是一支用竹削成的小箭，八九寸長短，簇尖染著黑色，手工非常之粗糙，像是小孩子的玩具。

唐七回身望一望門環，心中便明白這支竹箭是插在兩個門環上

的，所以今日拉動門板時，特別費勁。

他嘟囔一聲，心想：也不知是誰家吃了豹子膽的孩子跟他的兄弟開玩笑，想著便把兩截斷箭隨手拋掉。

這件芝麻綠豆般大的事，唐七自然沒有向莊主報告。

說也奇怪，第二天他剛起床，他的大兒子便來告訴他，昨晚前任守門的領班唐勇給人殺死了。

唐勇是死在他的床上的，可是卻死得很安詳，絲毫沒有掙扎的跡象，一把鋼刀自他心房中穿過，把他緊緊的釘在床板上。

唐勇之死，固然令唐莊之人震驚，但莊主唐百里只以爲唐勇祇是被莊內與他有仇的人殺死的，因爲，唐勇性格强悍兇猛，得罪了不少人。

唐七也沒有把它放在心上，他還是日出去主持開門，日落而看著兄弟把門關上，一日復一日，一日又一日，不覺已過了七天。

這天唐七又發現了一枝同樣的竹箭，這天晚上莊上又有兩個武師被人打死。

唐百里勃然大怒，命他三弟唐百馬帶著幾個好手到附近調查，看看有什麼扎眼的人。

唐百馬離莊後的第三天，唐七又見到那支竹箭，這次卻也放心不下，親自站在莊門守衛。

晌午，他正想入去吃午飯，突然見到十二個壯漢，赤著上身，一身汗水地扛著三口棺材朝莊中走來。

唐七心頭一跳，心想：「那個吃了老虎心豹子膽，敢抬著三口棺材來撒野，好小子，這不是衝著莊主三兄弟來的麼？」口中喝道：「站住，你們幹什麼的？」招手帶著幾個兄弟攔了上去。

「放下來，你們好大膽的膽子，也不擦擦眼睛，看看這是什麼地方，竟敢公然抬著棺材來撒野！」一個唐家弟子喝道。

一個壯漢連忙陪笑道：「唐爺請息怒，咱們是楓林集高隆客棧僱來的。」

唐七連忙拔出腰刀來，秦中唐家刀法名震江湖，他唐七能當上領班，武功自不會低微，他一瞪眼，怒道：「唐家殺的人還少，多殺你們幾個人也不會壞了名頭。」

那些大漢平日早就懾於唐家的威名，此時更是魂飛魄散：「唐爺饒命，小的有話說。」

唐七傲然道：「敢來撒野，卻怕砍頭，算是那門子好漢！」

大漢哀聲道：「是高隆客棧的高老闆僱兄弟們把三爺的……三爺的……屍體抬回來的。」

唐七吃了一驚，唐家三爺，便是唐百馬，他急道：「眞的？把蓋子揭開！」一頓又喝道：「高胖子好大的膽子，他人呢？」

大漢向後一指，只見一頂軟轎飛快的跑來，轎子還沒放好，轎上滾下一個肉球，他就是高隆客棧的老闆高胖子。

他一走動，渾身肥肉抖個不停，臂上纏著一塊黑布，哆嗦地道：「唐爺，三爺昨晚不知怎樣死……死在敝客棧內，今早小貴子去敲門才發覺的。」

唐七一面派人飛報莊主，一面叫人看住高胖子。

此刻棺蓋已掀開，唐七望了一眼，怵目驚心，棺中躺著的正是三爺唐百馬，一身黃緞衣褲，全染上了鮮血，臉上亦有一道血槽。

高胖子巍巍戰戰地跪在地上，跪在唐七面前：「唐爺，胖子實在不知情，所以送來三口棺材……略表心意……望唐爺等下在莊主面前美言幾句。」

唐七看也不看他一眼，逕自去看另一副棺材，裡面躺著的正是同唐百馬出去執行任務的其中兩個。

唐百里接報後即出莊，高胖子當然暫時待在莊上「作客」。

這件事之後，唐七把二次發現竹箭都發生死人的事告訴了唐百里，唐百里大怒，叱道：「怎麼不早通知我？」

「莊主，」唐七戰戰兢兢地道：「小的怎麼想到那小箭跟這件事會有關聯？」

唐百里一想，這倒也不能怪他，便吩咐他以後再有發現這種小箭便得火速通知他。

自從唐百馬死訊一傳開，莊裡的人都震驚起來，這是從未發生過的事，可是事情好像還沒有完，今早，唐七便又再度發現同樣的一支竹箭，難怪他走得這麼急。

唐百里聽到了丫環的傳報，立即從床上滾下，他的妾侍尚未來得及撒嬌，唐百里已披著衣衝出廳堂。

他從唐七手中接過那枝竹箭，一雙手不禁戰抖起來，臉上立時升起了一股怒意。

「好，來得好，本莊主正要取你的狗命，替三弟報仇。」

回頭對一個護衛道：「敲鐘傳召莊中長老到會議廳商討對策。」又對另一人道：「立即挑選二十個精壯子弟協助小七看護莊門。」

唐七跟兩個護衛立即退出。

議事廳裡人聲吵雜，莊內族長老都爲此事大發議論，對策只有一個，守株待兔。

莊內立即組織了一個一百五十人的巡邏隊，分成大小隊，每隊十人，分三班輪值巡邏莊內各處。另外也在牆角假山處設下弓箭

手，只要竹箭的主人一到，便叫他有來無回。

晌午前一切都佈置妥當了。午飯之後，唐百里親自到各處檢閱了一次。

看看這座如同銅牆鐵壁的莊堡，他十分滿意，亦十分有信心地將對頭擊殺。

當他經過迴廊時，正好碰著了朱夫子，朱夫子向他行了一個禮道：「莊主，咱們的莊堡如同銅牆鐵壁，潑水難入，下午何須停課，誤了學生的功課，豈非得不償失哉！」

唐百里微微一笑，道：「好，你再去通知他們，下午照常上課，朱先生雖是外人，但盡心盡力教誨本莊弟子，老夫十分感激，年底考核，學生成績若有進步，老夫明年便再加薪餉與先生。」

「莊主之言差矣，小生投身莊上已逾三載，一向視自己是莊中的一員，豈能說是外人，莊主豈不令小生心寒？再說小生豈不是為了榨取莊主增加薪餉才盡力盡職了。」

唐百里哈哈一笑，道：「算是老夫說錯，先生請吧，老夫再到後院看看。」

望著朱夫子的背影，他更加躊躇滿志，「老夫一生功業，豈能毀在小小的一根弓箭上。」

* * *

雖在深夜，明月卻把唐莊照得纖毫畢現，唐莊的巡邏隊高舉火把而行，整個唐莊更是光同白日。

唐莊的守衛，人人箭在腰，刀在握，臉上都露出緊張凝重之色，可是眉宇間又露出充滿自信而又驕傲之神態。

一片烏雲突地飛來，把月亮遮蓋起來，天地間突然一暗。

巡邏隊總隊長，莊內著名的虎將唐百威經驗老練，迅速下令：「多點火把，提防敵人趁機潛入來。」

他的反應不可謂不快，但有人比他更快，不知何處洒下了一片沙石之類的東西，著肉生疼，緊接著大半的火把都被擊滅。

驚呼之聲四起，隊形也跟著一亂。

唐百威大聲喝道：「亂跑者殺無赦，五人一組分開搜查。」左手向上一揚，放了一枚流星煙花向各處守衛示警，同時向一座假山飛撲過去！

他右手持刀，左手掌蓄勁一發，假山應聲而倒，塵土飛揚間，唐百威睜大眼珠子，可是那裡有人！

他心頭一緊，叫了兩個得力助手，持著火把飛向另一座假山，雖然走動間，他全身已蓄滿勁力，只要一發現生面人他有信心一刀把敵方砍殺。

左首突傳來一聲異響，唐百威足尖一點，像老鷹般飛了過去，手一掄，胸前立即佈起一層刀光。

刀光雖然不盛，殺氣卻使附近的人都為之一窒。

唐百里發現了唐百威的那枚煙花，抄起床頭的寶刀自房中衝了出來。

房外是個小院子，四周靜悄悄，只聞撲鼻的花香，及啾啾的夏蟲聲。

唐百里突然停了下來，他相信假如唐百威發現了敵蹤，他一定有辦法把來人截住。

雖然敵人把唐百馬放倒，唐百威武功比唐百馬何止高出一籌，再說，還有衆多的唐家精銳子弟協助。

可是，萬一敵人潛入了內院，則只有自己一個人可以作中流砥柱了。

他剛伏在一叢菊花之後，猛聽左首那邊發出一聲女人驚叫呼聲。

唐百里心頭一緊，身子立即應聲而起，他認得出聲音是來自他二弟唐百刀的小妾的那座小樓中。

他剛轉出一座假山，只見小樓紗窗上亮著光，腳尖在地上一點，人有如一頭怪鳥般飛起，半空一個盤旋，落足在欄杆之上，鋼刀在握，精神突地一振，凌空用掌擊碎紗窗木格，刀一掄護在頭上，如箭離弦穿窗而入。

* * *

唐百威刀剛想斬下，突聽一個熟悉的聲音叫道：「十三爺，人找著了沒有？」

唐百威腰上一沉，硬生生迫落地上，在牆後轉出一個中年漢子，瘦削的臉孔，配著一對精光閃閃的眸子，行動十分穩沉。

「是你？阮總管，嘿，我還以為是那賊子哩，幸好你出聲早，否則……」

阮總管單名一個飛字，聞言接道：「我是發現你的煙花才趕來的。」

唐百威目光一亮，急問道：「你剛來？來了多久？」

「剛剛才到。」

唐百威心頭一跳。「那快再找找，那賊子可能還在花園裡！」回頭對手下喝道：「再找找！」

烏雲又再飛離月亮，銀光又照亮了唐家的大莊院上。

阮飛喜道：「這倒是天助咱們了。」

話音剛落，院內傳來了一聲女人的尖叫，聲音充滿驚懼，令人毛骨悚然。

阮飛眉頭一皺，道：「十三爺，你留在此，我進去助大莊主一臂之力。」

也不見他使勁，身子便如流星般走了過去。

* * *

唐百里身子剛穿窗而入，猛地又聽見一聲尖叫聲，唐百里腳尖站地便如山岳屹立著，寶刀橫直胸前，抬眼一望，只見唐百刀的妾侍柳如葉掩胸倚在牆上，沙聲道：「原來是大伯，嚇死我了。」

唐百里臉色凝重，沉聲道：「發生了什麼事？百刀呢？」

柳如葉又發了一聲尖叫，指指裡面，語不成句地道：「他……他，你，大伯……你自……」

唐百里無心聽下去，走入房中，只見唐百刀伏屍桌上，背後的傷口還不斷地湧出鮮血。

唐百里五內一陣抽搐，扶起了唐百刀，怒聲道：「二弟，快說兇手是誰？」右掌內力源源迫入唐百刀體內。

唐百刀微微睜開雙眼：「大哥，我……不行了……」

「你有否見到兇手？」唐百里急問了一句。

「他手持長劍，黑衣……臉上幪著黑布……大哥……柳如……葉，她……好……你……不要對她……」

唐百里道：「我自會善待她，你放心吧，為兄一定替你報仇。」

唐百刀眼一睜，再也發不出聲來，跟著便閉了氣。

唐百里放下唐百刀的屍體，叫道：「如葉，如葉。」

柳如葉臉色青白，身子抖個不停，走得比蝸牛還要慢：「大伯……有什麼吩咐？」

「賊子從那裡進來的？」

「我，我不知道，當時我正背著身子落粧，忽然聽到背後有異聲，我……」

柳如葉好似心神略定，說話也流暢了不少。「我剛回過頭來，便見一個身穿黑衣的人在百刀身上刺了一劍，我嚇了一跳，便叫了起來……那……那人便從後窗逃掉了。」

唐百里雙眉幾乎攏在一起：「妳能從身形認出那人是誰麼？」

「我，嚇得半死，連那人是胖是瘦都看不清，怎麼會知道他是誰？我一向膽小，看見了血都會心跳……」

「算了，妳們暫且到別處住。」唐百里正想離開，忽然發現桌上放著張白紙。

信上字體龍飛鳳舞，差幸唐百里識得的字還不少，倒也看得出。

「閻王令箭一出，奪你唐家之命，血海深仇大恨，四海五湖難洗，迅即佈善百里，否則雞犬不留。」

這封信寫得沒頭沒腦，文句也不甚順暢，不過唐百里也還看得明白。

他輕哼了一聲，把白紙塞入懷中，跟著吹熄燈，怒嘯一聲，自後窗穿出。

夜風吹來，衣袂飄飛，唐百里右手掌背上的青筋暴現：「誰？」

「大莊主，是我，阮飛，發生了什麼事？」

唐百里輕噓了口氣，心中又痛又亂：「是百刀，他被一個幪面人暗殺，傳令下去，通宵搜索，兇手是用長劍的。」

阮飛不敢再問下去，轉身而出。

唐百里立在小院中，夜風吹亂了他的鬢髮，卻吹不散他心中的陰霾。

「閻王令箭就是那小小的一根竹箭？它的主人是誰？誰敢在太歲頭上動土，老虎牙下捋鬚呢？

「他要是來頭大的，豈會出諸暗殺一途？」想到這裡，唐百里略略寬心，看來這閻王令箭之主，不過是股小組織，要是勢力龐大的話，他大可以明挑唐莊，何須偷偷摸摸？

唐百里離開小樓時，心情雖然沉重，但步履起落依然十分沉穩，絲毫沒有慌亂的現象。

徹夜不眠的唐百里仍然是精神奕奕，昨夜幾乎把唐莊每一寸的地方都翻過來，只差沒有掘地三尺，但是連兇手的影子也未曾見過。

唐百里不斷聽取手下報告，到了天亮，心頭一動，突然看出了一個問題來。

「兇手的武功絕不是高強得使二弟沒有招架之力，那是因為他是躲在暗處，猝然下手，一擊即中而已，這樣看來兇手對唐莊的一切豈不是很熟悉的麼？」

唐百里喝了一口酒，繼續沉思：「他能知二弟經常在如葉那裡過夜，雖然不奇怪，但他怎能從容逃走而沒有人發覺？唔，這人一定已潛入在莊裡，至少也有莊內的人作內應，我唐家莊子弟，視本莊如世外桃源，有誰會做出這種事？」心頭一動，立叫喝道：「唐虎！」

唐虎是他貼身護衛之一，唐百里的話剛落，他已出現在他的眼前。

「立即傳令下去，所有的外姓人都集中起來，由即日起，任何人不得離開院子一步。」

唐虎有點惶恐地道：「大爺，這……咳，總管也是外姓人。」

唐百里道：「除了總管及老弱之外，其餘者一視同仁，立即執行。」

唐百里的命令傳出之後，唐莊便像一鍋熱水般沸騰起來。

唐莊上下有千多個人，其中幾

乎有一半是外姓人，其中都是些唐家子弟的妻妾以及買回來或搶來的小丫頭，再下來便是些幹粗活的下人了。

這下，很多人都怨憤起來，夫妻母子別離不在話下，而且規定若非莊主批准不得外出，外姓的女人們還能忍耐，唐家的男人怕都熬不住了。

因此，任務執行起來不順，唐百里卻絕無改變主意的跡象，而且還表示外姓人受管制的時間可作無限量的延長，直到捉到兇手爲止。

別人的不便又怎能比得了他半月之內痛失了兩位同胞弟弟之痛苦？

這命令實行了三天，唐七又發現了那枝竹製的閻羅令箭。

唐百里心頭大震，立即全力戒備，他親自披掛執刀巡邏，全莊的青壯少年都出動，只怕連一隻蚊子也飛不進去。

夕陽滿天的時候，唐百里便下令輪流吃飯，飯後天色仍未黑盡，唐百里知道危險即來臨，更加盡力督促。

今日他又選了四個高手協助唐百威，每人帶領三隊，交互巡邏，他們是唐百勝、唐百利、唐百忠、唐百成。

時間慢慢流逝，玉兔高升了，唐家子弟每人的心弦都拉得緊緊的，今日要是再讓閻羅令箭之人進來行兇，又再從容離去的話，不但唐家的招牌被砸碎了，而且，唐家的人從此也難再在江湖抬起頭來。

一陣夜風吹來，突然傳來了一陣呻吟聲，呻吟聲一起，此起彼落，巡邏隊形立即一亂，緊接著各隊都發現有人在捧腹大聲呻吟。

呻吟聲漸漸變得凄厲，跟著紛紛倒下。

唐百威大怒，立即派人調查，他的兩個副手唐百勝、唐百利，先後奔到：「十三哥，有人中了毒。」

唐百里也飛趕而至，聞言臉上變色，厲聲道：「唐家讓人毒倒豈非給江湖上的朋友笑掉了牙麼？立即叫百草護法施救。」

唐百草對毒藥的研究在唐家大院中算是第一人，他曾到過蜀西唐家學了十多年心法。

唐百利應聲道：「大哥，我去把他找來！」一提眞氣，縱身飛奔而去。

腳步剛動，便覺得眞氣一窒，再一提氣，腹中一陣疼痛，不由止下腳來，毒勢發作得極快，只一瞪眼的工夫，便覺得五臟部位都要翻轉過來似的，忍不住呻吟了一聲，跟著人也蹲了下去。

他兄弟唐百勝見狀大吃一驚，一提眞氣上前，未至半路也跟著倒了下去。

唐百里大吃一驚，一顆心怦怦亂跳，中了毒還不致令他手足無措，最嚴重的是，不知對方如何下毒，又不知自己這邊人到底有多少人中了毒，他澀聲道：「不可亂提眞氣，一個個傳下去！」他也不敢用眞氣傳話。

唐百威額上滿佈汗珠，他縱橫江湖二十年從未遇過這種情形，握刀的手也禁不住戰抖了起來。

唐家大院突然死寂一般，人人不敢稍動一下，像刑刀下的死囚，在等候死神的降臨。

這一刻的時間雖然不長，但人人都有如同過了十年的感覺，沒有什麼力量比精神上的威脅更大，唐百草剛剛從他難得離開一步的藥室趕到現場，已有不少人支持不住，癱倒在地上。

唐莊一向都是風平浪靜，一帆風順，唐家子弟幾時吃過苦頭？嬌生慣養的人最受不了恐嚇，突然一陣奇怪的襲擊，就有人嚇得尿濕了褲襠。

* * *

唐百草不愧是此道的高手，看了一會便知道倒地的人乃是中了「九毒斷魂散」，中了毒的人絕無異樣感覺，可是在三個時辰之內，若果再吸到藥引便大羅神仙也難施救了。

最厲害的藥引是「見風倒」，這種藥引隨風送出，中了「九毒斷魂散」的人一聞到這種藥引，體內的毒性才猝然發作。

他的分析使唐百里如陷冰窖，手足冰冷，雙腳更是不敢抬動一下。

幸而唐百草把了他的腕脈，掀了他的眼皮看了一會便道：「恭喜大哥，你沒有中毒。」

唐百里這才放下了心頭大石，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閻羅令箭之主這一招，使他銳氣大減，信心也動搖了起來。

他咳的一聲，清一清喉嚨，可藉此壯壯聲勢，剛才實在太窩囊了，道：「百草，你先替百威檢驗一下，我到各處走一走。」

他發覺近千隻眼睛都瞪在他身上，他心頭一緊，昂首闊步，裝作若無其事的模樣，在各處巡視起來。

梆子聲傳來，已是二更。

唐百里腳步不由一慢，抬頭望一望夜空，滿天閃動的星星，像是對他不斷的嘲弄，他心中的怒火又再升起。

與此同時，前面突然傳來了一聲短促的尖銳叫聲，唐百里喝道：「沒有中毒的跟我來！」身子如蝙蝠般騰起，向發出聲音的地方撲了過去。

他清楚認出聲音發自廂房，他的行動不可謂不快，可是當東廂十六間房子的房門全部打開後，卻絲毫發現也沒有。

火把照明了十六個房子的每一個角落，而且，唐百威持刀站在他那旁邊，但唐百里身子卻無風自動的戰抖起來。

對方的確可怕，幾次接觸之後，己方接連損傷，但是兇手連影子也沒見過，房內的傢俱在火光照耀之下，投影不斷晃動，像是無數的幽靈隱伏在那裡。

唐百里嘆了一口氣道：「到別處去看看。」

他剛轉過身，外院又傳來了一聲呼叫，唐百里及唐百威像脫弦之箭，流星般射了出去，他倆一動，唐家子弟立即拔刀隨身而上，

外院一棵老槐樹，老當益壯，枝葉盛茂不減當年。夜風中樹葉沙沙作響，唐家子弟卻是心頭一悸。

黑褐色的樹幹上，貼著一張白紙，唐百里雙眼往樹上看了一下，沉聲道：「去把這張白紙拿過來。」

立即有個不怕死的上前把那白紙揭了下來。

白紙上的筆跡似尚未乾透。

「略施懲戒，下次再來！」下面畫著一根竹箭。

唐百里的雙手微微一抖，低聲道：「再去找！」

唐百威接口道：「剛才那聲呼叫是誰發出的？」

那個聲音實在又尖又短，那是在極度驚恐的情況下發出的，誰又能認得出？

唐百里眉頭一皺，道：「各隊立即呼名點人數。」

梆子聲再傳來，已是三更。

唐百威的一個副手唐百成報告道：「稟告大哥，不見么叔。」

唐家百字輩的么叔叫唐千豪，唐百里心頭更加綳緊，失了唐千豪，明天長老會上更加不好解釋，他立即下令：「無論如何今夜要把么叔找出來，就算死了也要見到他的屍體。」

唐千豪的屍體掛在莊門外。當唐家子弟把他的屍體抬進莊時，火球般的太陽，已自晨霧中跳了出來。

唐家子弟一夜未曾闔過眼，人人又疲又困，卻又不敢睡覺，唐七更是眼睛不敢闔一下，生怕那支幽靈般的竹箭會突然出現在他的眼前。

唐百里及一般莊內的兄弟想到中毒的事都不寒而慄。

唐百草的報告上下都震驚了起來。

「那些『九毒斷魂散』是下在食物裡面。」

廚房的人由大廚師至洗碗的小廝，全都是他們唐家的人，到底誰

是下毒的兇手呢？

難道說他們唐家竟然會有敗類？不但唐百里不信，莊裡的父老也都不信，唐家得罪了不少人，對周圍百里的鄉民百般敲詐，為的都是唐家每一個人的生活都能更快樂更寫意，能更多一點享受及舒適，有誰會反對。

議事廳裡的人你望我，我望你，人人作聲不得，最大年紀的唐萬兩終於忍不住，巍戰戰的站了起來，無力地道：「百里，我看還是把千樹找回來吧！」

唐百里心頭一動，脫口道：「七叔叔說得是，侄孫一時竟然想不起有個十八叔。」

唐千樹是目下唐家莊裡的一個數一數二的高手，如今唐家十大高手已去了一半，的確需要把他請回家。

唐千樹不耐在家內等死，因為他認為蟄居大院之內是毫無樂趣可言，十年前便四處遊山玩水，現在卻泡在洛陽城裡，流連歌台舞榭。

唐百里下了一道加急家書，派人以快馬飛赴洛陽。

過了三日，下毒的兇手不但查不到，而且被監視的外姓人仕都亂了起來，加上這命令不得人心，唐百里更加煩悶。

午飯之後，唐百里正想躺一會兒，護衛唐虎卻來報告，那些外姓人派了個代表求見。

唐百里心中大怒，卻又忍住，吩咐把那人帶上來。

唐百里怎麼也想不到那個代表竟然是無拳無勇的朱夫子，一見之下，他不禁一怔，接著帶著幾分忿怒之色地道：「朱先生乃是讀聖賢詩書的人，怎會跟那些人鬧了起來？難道連你對本座亦不信任？」臉色一沉，聲音轉厲：「老夫這樣做對先生也是有利的，一則減少危險，二則少了嫌疑，先生怎地如此不明事理的？」

朱夫子掠一掠頷下的短鬚，訝然道：「莊主之言大錯矣，試問莊主此舉豈非已是對咱們這些外姓人有了懷疑？」

唐百里不禁語塞，他咳了一下，端起莊主的架子，沉聲道：「本莊可有虧待你等否？」

「此前的確未有之。」

唐百里怒道：「然則，先生認為現在正在虧待你們矣！」

「正是。」這朱夫子雖然一介寒士，可是卻有讀書人的骨氣：「試問莊主如今可有找到絲毫的證據乎？」

唐百里大怒道：「豈有此理，本莊主辦事，難道還得經過你同意？」

「不敢不敢，莊主言重了，裡通外敵的，也不一定是外姓人所為。」

「難道是本姓人吃裡扒外？」

「這也說不得，古人云，樹大有枯枝，族大有乞兒，唉，誠哉斯言，莊主怎肯定唐家子弟之內沒有一個是心存異志之人？小生聽得莊中有人吃了有毒的食物中了毒，此與外姓人毫無關係，未知莊主又有何看法？」

唐百里再度語塞，他突然心頭一跳，還有一個外姓人總管阮飛，可是他阮家雖是外姓，卻是唐家的親戚，再說阮家上下三代都在唐家，他怎能算是外人？

半晌，唐百里才道：「先生來見我只是為了說這幾句話？」

「小生受眾人之托，請求莊主收回成命。」

「要是本莊不收呢？」唐百里眉頭一揚，傲然的說道：「唐家縱橫江湖數十年，七大門派都沒放在我唐某人眼內，何況這些傖夫！」

「莊主此言大錯，所謂人要臉樹要皮，莊主一意孤行不怕壞了聲名？」

唐百里臉色一變：「唐家若是怕這個，就不成唐家了。」

的確，這幾十年來，唐家在武林中雖然掙了偌大的名頭，不過唐家的財產都是強搶而來的，甚至很多唐家的媳婦姬妾也是搶來的，聲名早就壞了，多做一件又有何分別？

「莊主打算把咱們困到何時？」

「待對頭落了網，查出你們中間沒有內奸，那自會把你們放了。」

朱夫子突然默言，兀自低著頭想心事。

唐百里有點不忍，事實上朱夫子給他的印象非常之好：「朱先生回去吧！老夫不會虧待你。」

朱夫子道：「莊主此乃侮辱斯文，試問小生一介文士，手無縛鷄之力，平日見到兇狠的事故，都會心跳腳軟，又豈會……」

「這個老夫知道，本座之所以如此，絕對不是為了先生。」

「但小生實在怕，小生今年還未曾回過鄉，小生卻想乘這個時候去……去避一下，不知……」

唐百里臉色又是一變，但突然想到朱夫子在下人中頗有威信，眼下又是他們的代表，他若在此時離去，對自己倒是大大有利。

想了一回，道：「先生既然有此要求，老夫豈會不許？說句實在的話，對於先生的遭遇，老夫也頗同情，好吧！老夫且放你一個月假回鄉探親。」回頭對唐虎道：「送朱先生出莊。」

說也奇怪，那根閻羅令箭一連好幾天都沒有再發現，唐家子弟緊張驚恐的心情，才稍稍放鬆。

＊　＊　＊

七月陽光像高高在上的暴君，對匐伏在下的人們肆意蹂躪。

晌午，三匹快馬自官道上馳來，踢起了乾躁的黃泥土，遠看像是一條飛舞迴旋的黃龍，馬匹來得極快，前頭是一匹青驄馬，上面坐著一個五六十歲的老人，三綹長鬚隨風而飄，臉上不見絲毫皺紋，清癯瘦削，雙眼開合精光四射，一身白衣飄飄，若非眉宇露出一股高傲強悍之色，倒像是個與世無爭的隱士。

背後兩匹黑驥，騎著的人卻是兩個強壯的青年，一副慓悍不馴之色，雙雙背插長刀，紅纓迎風搖動，意興豪飛。

官道兩旁都是些粗壯挺拔的喬木，樹葉在烈日下顯得懨懨欲睡。

三綹長鬚的老人雖在酷熱當中，只是額角及後背稍有汗漬，背後那兩個年輕人，卻如剛在水中撈了起來般，渾身上下無處不為汗水所濕透。

其中一個道：「十八叔爺，咱們稍歇一歇再趕下去吧！你老人家自然沒事，小輩卻吃不消啦。」

三綹長鬚老者正是唐百里派人去請來的唐千樹，他呵呵一笑，微微回頭，望了他倆一眼，低聲罵道：「眞是飯桶，百里平日把你們都寵壞了啦，年輕人吃點苦頭便叫吃不消了，難怪一枝小小的竹箭便把你們嚇成這個樣！」

唐鷹道：「十八叔爺，你老人家不知道，那人可眞鬼哩，躲在暗處傷人，咱是有力卻使不上呀！」

唐千樹對子侄輩毫無架子，說話也毫無拘束。

唐千樹道：「看你們的『熊』樣，十八叔爺便知道你們心裡其實是怕得要死，嘴上卻硬充好漢。」

唐鷹及唐雁互望一眼，尷尬的笑笑，慌忙取出汗巾揩拭臉上的汗珠，以掩飾窘態。突然傳來一聲清脆的笑聲，跟著有人道：「他兩個是不是怕死之輩，很快便知分曉。」聲如銀鈴，好聽極了。

另一個聲音更加動聽：「姐姐說得有理。」

唐鷹及唐雁大怒，回頭見路旁樹上不知何時出現兩個身穿翠綠衣裳的妙齡少女，如花般的嬌面滿是嬌嗔之色，惹人憐愛。

唐雁色心不覺大動：「姑娘沒有試過怎知咱兄弟是怕死之輩？」

「這狗東西，狗嘴裡長不出象牙，姐姐怎不去教訓教訓他。」

唐千樹眉頭一皺，沉聲道：「娃兒別放肆，快叫你們大人出來。」到底薑是老的辣，唐千樹這雙眼閱過無數的人，一眼便看出這兩個少女絕不簡單。

「姐姐，這老頭老氣橫秋，咱們要不要叫師兄出來？」

樹後轉出一個二十七、八的年輕人來，同樣一身白衣，丰神俊朗，英氣迫人，道：「小師妹，不必相召，小兄弟來了。」拱手對唐千樹道：「專誠等候閣下經已多時。」

唐千樹臉色一沉，眼中殺機一現。「閣下何人？因何久候老夫？」

白衣青年道：「在下謝鐵釗。」

「白衣謝鐵釗？」

「不錯。」謝鐵釗淡然地道：「今日特來取你狗命。」

唐千樹眼皮一跳，神色不變道：「老夫跟你有仇？」

「此話只說對了一半。」謝鐵釗雙眼望著飄邊的白雲：「唐家為非作歹濫殺無辜的豈止你一人，跟你們唐家有深仇大恨的又豈止我謝某一人？」

唐千樹不再說話，臉上已然湧出一片殺氣，旁邊的唐鷹及唐雁不由的退開了一丈。

謝鐵釗臉色凝重，緩緩的踏前一步，左手落在腰上。

唐千樹右手亦緩緩放在腰際。

周圍突然充滿了殺氣，無邊的殺氣使林裡飛起一羣驚鳥。

「呱！」一隻雛鳥受不住驚嚇，叫了一聲，飛墜下來。

唐千樹右手在腰上一拍，一把精銳的緬刀已握在手上，腳尖一點，向前掠去，殺氣跟著他向謝鐵釗迫過去。

與此同時，謝鐵釗大手一揚，手中已握住了一柄玄鐵寶劍，劍為黑色，劍身比一般的劍寬很多。

一劍在手，謝鐵釗信心倍增，右腳踏前一步，左手劍迎向砍來的緬刀。

刀劍相觸只發出一聲輕輕的聲音，緊接著一縷白光，一團黑光同時飛起，「錚錚錚」的響起一陣低啞的金鐵相碰聲音，兩人各退三步，

謝鐵釗頭上的方巾飛跌，頭髮亂草似的披下，神情異常狼狽。

唐千樹衣袖雖然斷了一截，卻氣定神閒，好像沒事般似的：「小子，你好像還差上一點點。」

謝鐵釗一笑，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齒，道：「這個謝某承認，不過，你贏我們也不容易。」

「白衣謝鐵釗果然名不虛傳。」唐千樹道：「老夫以前曾聽說你向在中原活動，可惜碰不到你，聽說你失蹤了三年，莫非就是去苦練武功？」

謝鐵釗微微一笑：「謝某到底去了何方，有機會自會告訴你。」

唐千樹道：「閣下喘定了沒有？」

謝鐵釗反稽道：「謝某還以為閣下年老體衰無力再戰哩！」

唐千樹臉色一變，道：「想不到閣下嘴巴比劍還利，老夫若不顯些顏色給你看看，豈不讓你笑話。」手一指，緬刀佈下千層刀浪，捲向謝鐵釗刺去。

謝鐵釗展開身形閃避開，輕易絕不出手，即使出手也不讓劍與刀相碰，因爲他深知自己的內力比對方要稍遜一籌。

唐千樹乃是成了精的狐狸，豈會猜不出謝鐵釗的心意？於是刀法一變，大開殺戒起來，刀上每一招都注滿了眞力。

謝鐵釗閃避得更加狼狽，幾次都在極險的情況下脫困，可是他臉上神色卻絲毫不變。

唐千樹嘴角含笑，冷聲道：「昔日白衣謝鐵釗的雄風，今日何處去了？」

謝鐵釗一聲不吭，苦苦支撐，他帶來的兩個少女卻毫無緊張之色，年長的名叫梅花，年少的名叫柳葉，兩人都是謝鐵釗的同門師妹。

柳葉對梅花道：「姐姐，那兩個小賊正好咱們兩人一人一個。」

「好，看看誰最先得手。」梅花沉默寡言，跟整天吱吱喳喳不停的柳葉剛好相反。

她們兩人年紀雖小，可是系出名門，劍法高超，唐雁及唐鷹不過十多個回合便陷於劣勢。

再過二十招，唐鷹已中了梅花一劍，痛得他呱呱大叫。

唐千樹大怒，喝道：「你兩個鬼叫什麼，兩條小命值得多少錢。」

唐鷹心頭一寒，他本想以此來吸引唐千樹的注意，盼他替他們兄弟解圍，不料反招來一頓嘲罵。

唐千樹嘴上說話，手上卻沒閒著，提起勁，畢直劈出二刀，這一刀乃是他畢生功力所聚，刀未至，刀風呼呼作響，著體生痛。

這一劈天地都爲之失色，柳葉隔遠瞥見，也暗自替謝鐵釗擔心。

謝鐵釗橫劍胸前，閃開兩步，不料唐千樹變招極快，手腕一轉改劈爲削，迅如星火的向謝鐵釗橫劍掃過去。

這一招是有去無回，力蘊千鈞，連地上之枯葉及沙石也被捲起。

謝鐵釗背貼一棵大樹，避無所避，退無可退，百忙中挺身躍起，一拔二丈，向一條橫枝冉冉落下。

明明是有去無回的招式，可是唐千樹仍能在刹那之間，雙腕化削爲撩，同時腳尖一點，身如白鶴衝天而起，勢如離弦脫箭之速。

謝鐵釗腳底間差三寸才踩著橫枝。「颯」一聲，橫枝已爲緬刀截斷，刀氣直衝向謝鐵釗的腳底。

謝鐵釗力已盡，身法已難再變化，眼看刀氣即將臨身，底下梅花及柳葉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呼。

好個謝鐵釗，不愧是江湖上有數的劍客，臨危不亂，左手倏然後插，劍身平擊在樹幹上，人即借勢曲腰一彈，身形向前平射出去。

他快，唐千樹也不慢，腳底在樹幹上一蹬，身形方向一改，凌空御刀追斬謝鐵釗。

一射三丈飛身官道，看去勢謝鐵釗是欲飛上對面的大樹上，不料臨至樹前，也已看到他已伸出手臂欲探斜伸出道上的橫枝，猛地一個翻身，如隕石般筆直的墜下。

唐千樹猛使個千斤墜飛下，反應雖快，終究還是一慢，謝鐵釗著地之後，右手如幽靈般探向呆若木鷄的唐雁手腕上，接著振腕一揚，水牛般大小的唐雁便向唐千樹飛去。

半空中，唐千樹剛使了千斤墜，一時之間，身法難再改變，刀勢也未能更換，「噗」一聲，唐雁的身軀自他刀尖透入，鮮血立即回射唐千樹眼前，一紅一熱，跟著便覺得雙眼已被一種粘糊糊、熱騰騰的東西幪住。

謝鐵釗靜如處子，動如脫兔，左手出劍一揮，連刺七劍。

唐千樹雙腳著地，發覺勁風臨身，忙不迭後退。

他一退，謝鐵釗立進，劍花一挽，劍尖抖處，泛起七點烏光，疾刺唐千樹胸前七個死穴。

唐千樹聽聲辨招，身形一變再變，左手剛抹下糊眼的血水，謝鐵釗的劍法也是一變，長劍恍如自天上飛下，他劍闊又重，當作大刀使用，一劍望向唐千樹頭頂劈去。

這一招既快且疾，變化又詭異，劍法由繁化簡，彷彿滿天風雨突然放晴，一道彩虹倏忽在天際出現。

唐千樹大吃一驚，緬刀急架，「噹」的一聲巨響，震得人耳膜欲裂，謝鐵釗一退之下，立時再度飛身撲上，唐千樹一退之後，身子仍然搖晃不定，站立不穩，這一驚非同小可，此時才意識到剛才自己一味猛攻，實在消耗了大量的內力。

說時遲，那時快，謝鐵釗的玄鐵劍又至眼前，他鎮定了一下心情，右手緬刀急擋，再一聲響，這次聲音沒有上次那麼響，唐千樹吸一口氣，刀法一變全是走快速的路子，只一忽已使出了六六三十六招。

他快，謝鐵釗也不慢，劍雖重，但他卻使得又靈又快，活像手中的劍是紙紮般的輕巧。

刀越使越快，劍也越舞越快，九十六招之後，唐千樹一刀劈出，剛好謝鐵釗一劍刺來，都是力蘊千

鈞，勢如奔雷，可是，一切都突然靜止了，只見謝鐵釗的劍刺入唐千樹的喉頭四分，唐千樹的刀離謝鐵釗之頸尚有三寸之多。

滿天風雨突然寂靜，場中的空氣也似將要凝結了起來，氣氛沉悶得使人難以呼吸。

半晌，唐千樹才迸出一句話：「你，你的劍比我的刀長上四寸！」

「三寸已夠了，你想不到這一點，已足以使你斃命，不過，現在想到，總算死得並不太差。」話未說完，倏地轉身，跟著一個虎躍，劍尖便從唐千樹後頸透出。

與此同時，唐千樹的刀在他手指的彈射下，脫手飛出，在謝鐵釗的頭頂上飛過，相差不足半寸。緬刀嗚地一聲，射入唐雁的胸膛。

謝鐵釗抽出玄鐵長劍，抖掉劍上的血珠，回頭望了唐鷹一眼，淡然地道：「這倒使咱們省點氣力。」

柳葉嗔道：「你還說著輕鬆話兒，剛才差點把人嚇死啦。」

謝鐵釗微微一笑，還劍回鞘，道：「把馬車拉出來。」

梅花立即到林裡拖出一架馬車來。

謝鐵釗一腳踢在唐千樹屍體上，屍體應聲飛起，剛好落在板車上。

他足尖一點，飛身坐在車子前端，拎起馬鞭，輕喝道：「快上來！」馬鞭一圈，爆響一聲，深褐色的馬兒立即洒蹄，車後立即飛起一道黃塵。

一連幾天的平靜，使唐百里以爲閻羅令箭的主人目的只在唐家裡頭的某一個人，如今那人死了，閻羅令箭也就不再出現。

偏偏在他剛放下心的當兒，又再被懸起——唐七今日早上又再發現那枝閻羅令箭。

唐家立即又陷入一片緊張，這一次，唐家子弟再沒有上次的信心，相反的都有如見閻羅之感，還沒接觸先要畏懼三分。

這一次，唐百里也更加小心，每一道菜都要經過唐百草檢驗才准拿出廚房。

他把巡邏隊分配得很精細，所有人不得單獨行動，每五人分成一組，每一組都配備有淬毒的暗器，而且在各地暗處埋下暗樁，他們手上都持有暗器射筒，只要手指一按，發射筒便能一口氣射出一百根淬毒的梅花針。

他和阮飛及唐百威把一切都佈置好了，才鬆一口氣。

如今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只欠對頭自投羅網，唐百里依然具有信心，他若是個懦弱的人，又豈能當上唐家大院的一家之主。

可惜，他的子侄信心卻隨著天色的轉暗而逐漸消失。太陽剛在山崗落下，唐家莊的鐵門便已關上了。

牆頭及牆上的箭眼中卻露出一對對的眼睛，他們一眨也不眨地監視著莊外的一切。

天色已黑，莊內的火把油燈也全部點亮了，强壯的唐家子弟踏著齊整的步伐開始巡視起來。

這一次比之上一次不知要嚴密了多少倍。

今夜白雲遮月，星星疏落，伏在莊外暗處的唐家子弟只覺得四周靜悄悄、黑黝黝的，了無生氣，黑暗中似是隱伏著無數的魔鬼。

每一次的夜風吹草聲，都使他們出了一身冷汗。

遠處莊裡剛傳出起更的梆子聲，他們突然聽到一陣沉重的得得聲響，尚未待他們猜出那是什麼東西的聲音，只聽得那得得之聲突然的急速起來，而且越來越近。

眾人只覺得背心涼颼颼的怪不好受，魂魄都似要脫體飛出去。

有一個忍不住的戰著聲音喝道：「是……是……誰？快停……停下來！」

任何在場的人都聽得到聲音中所包含的驚恐，心中不禁叫了聲飯桶，可是自己也沒有勇氣出聲。

不知誰人突然喊道：「馬，是一架馬車。」

眾人遊目四顧，只見莊門外一隻馬兒拖著一架木板車在那裡踏著小花步，由莊裡透出的燈光，看得出那匹馬是深褐色的。

此刻守在牆頭上的暗樁也都發現了這馬車，大概是立即通知了唐百威，只見他站在牆頭上看了一回，然後喝道：「你們還不出去看看車上到底放著的是什麼東西。」

眾人只得大著膽子由暗中走了出來。

車上是三具屍體，一個驚呼道：「是十八叔公的……屍體……」

另一個叫道：「車上還有根竹箭。」說罷他雙腳一軟，跌坐地上。

唐百威也是心頭怦怦的亂跳，唐千樹也死在對頭手上，這次無論他如何慓悍也覺得心寒，半晌才道：「廢物，車上還有其他東西麼？」

「沒有，什麼也沒有！」

唐百威這才自牆頭飄身下來，他前腳剛離開，唐百里便已跟著躍上圍牆：「十三弟，你小心戒備不可讓敵人乘機衝入來，我吩咐唐七開莊門。」

「是，大哥！」唐百威抬一抬頭，突見莊門門環上不知何時被人插上一張白紙，他五內一陣抽搐，伸手把白紙取下，看不清白紙的字，他小心地把它放入懷中，然後

抽出鋼刀戒備，莊門恰在這時打開。

唐百里接過白紙，就著燈光觀看。

「唐百里，唐百威知鑑：十五日之內，必來取你倆狗命，尚望兩位保重玉體，不可早死，萬安。」下端畫了一支小竹箭。

唐百里的手不由自主地戰抖起來，唐百威也是額門見汗。

「大哥，這個死賊子會是誰？」

「你問我，我去問誰？要是知道對方的身份，咱又豈會在此守株待兔。」

「媽的！」唐百威沙聲道：「他這小子眞的好狠，胃口竟然這麼大，娘的屁，他有膽的怎不明刀明槍跟十三爺見個眞章！」說着拍一拍腰際的佩刀，說得雖兇，可是連唐百里也聽出他是色厲內荏。

「十三弟，你是怕了麼？」

「怕他的是龜兒子。」唐百里振吭地道。

「我就要看看他們到底如何狠法，咱天天躲在裡面，外面擺上三二百人，看他如何來取咱們哥兒倆的性命。」

「對！大哥這法子眞絕。」唐百威是個有勇無謀的莽夫，聞言不禁露出佩服之色。

唐百里微微一笑，道：「這件事不要傳出去，明日我另外宣佈，如今你出去吩咐他們輪流休息，今夜，那賊子是不會再來的了。」

＊　＊　＊

唐百里拿了一張白紙舖在桌上，對族老說道：「各位叔伯，請來看看，這張紙是那賊子昨夜插在門上，給十三弟發現的。」

唐百里及唐家子弟知鑑：十五日內，本王即來毀你祖廟，讓唐家子弟以後成了無祖的孤兒，唐家祖先成了無主的野鬼。

末端畫了枝竹箭。

唐家族老又驚又怒，紛紛破口大罵起來，祖廟是供奉唐家祖先的靈位，豈能給人毀掉！

唐百里暗慶妙計得逞，他沉聲道：「叔伯們，你們說咱該怎麼辦？」

唐萬兩道：「凡我唐家子弟必須誓死保護祖廟。」

「侄孫現有一計，請叔叔批准。」

「快說來聽聽，你有何妙計？」

「侄孫跟十三弟這十五日便伏在祖廟之內，其他人則把祖廟團團圍了起來，賊子若出現，全力應敵，萬一抵抗不住讓他們入了廟，侄孫跟十三弟伏在暗處，他們不知便……」唐百里用手作個了刺殺手勢。

「好好，這計雖然不是天衣無縫，不過也還行得通，就依你。」

一個老頭突然道：「百里呀，你堂叔年老體弱，又沒個人服侍，這些天來實很難熬。」

另一個接口道：「愚兄也是如此，現在連個使喚的丫頭也沒有，半夜起床解手方便沒人扶，讓我摔了好幾跤，那些女人你便放了她們出來吧，她們若是要找的賊子，千樹叔又怎被……」

唐百里不禁沉吟起來。

唐萬兩接口道：「說得有理，百里，把他們都放了吧！」

「但……兇手還沒擒獲。」

「反正對方已把目的挑明了，咱們還怕什麼，現在把他們困起來又能怎樣？慘事還不是仍然發生？」唐萬兩嘆了一氣，道：「眞是賠了夫人又折兵，現在連個搥背的人也沒有。」

唐萬兩的話，唐百里不敢不聽，只得答應把那些外姓的人放了出來。

到了第十天，也剛好是朱夫子離開唐家一個月，今日朱夫子回唐家銷假，他甫一到唐家便顯得有些緊張，逢人便問事情完結了沒有，有人叫他到祖廟去看看，他遠遠看了一眼便回書齋了。

下午，唐萬兩吩咐人把朱夫子找去，朱夫子不敢怠慢，這個唐萬兩雖然半隻腳已踏進了棺材，但在唐家仍有頗大的影響力。

朱夫子到了他家裡時，唐萬兩斜睡在躺椅上，一個小丫頭正在替他搥骨，他見了朱夫子進來，也沒有起身，只是略略點點頭，道：「朱先生請坐！」

朱夫子道：「老莊主召喚小生不知有何吩咐？」

唐萬兩對丫頭道：「扶我坐起來。」他坐好之後，丫頭又把軟墊塞在他背後。

「朱先生，有件事要你辦一辦，這件事很重要，希望朱先生盡力完成。」

朱夫子不禁一愕，道：「老莊主有什麼事情要辦的，小生一介寒士無勇無謀，能做得了什麼事情？」

「這件事非你不行。」唐萬兩道：「唉！你是知道的，那個殺千刀的要來破壞祖廟，咳，雖說咱一定能把他擒住，可是這祖廟嘛，事後一定會遭到破壞，老朽雖然不仁，但這祖先的……」他實在老掉了牙，說了幾句話，口角便不斷淌著口涎。

他用手指了一下，道：「總之，祖廟一定要重修，重修後一定要更加雄偉壯觀，老朽要你先擬些牌匾及一篇碑文，這個內容嗎，你自然會琢磨出來……你自然會寫，老朽相信你。」

朱夫子一愕道：「今日小生經過祖廟，遠遠看見圍了一大羣人，不知在做什麼？」

唐萬兩便把前因後果說了一遍，朱夫子突然默默沉思起來。

「朱先生，你怎麼不說話，難道唐家沒有些光輝的事蹟給你寫？」

「不是這個意思。」朱夫子沉吟地道：「小生一向埋首詩書，對窗外之事不理會的，這個嘛，說句老實話，小生對貴祖的事蹟的確很茫然。」

唐萬兩倚在軟墊上，道：「你可去祖廟看看，那裡面多少也有一些資料。」

「可是，到時可能可寫的資料都給毀了。」

唐萬兩不禁猶豫了起來，想了一會，看了朱夫子一眼，道：「你等下就去看看吧！我寫個紙條給你。」

黃昏前，朱夫子大搖大擺向祖廟走去，阮飛隔遠看見，喝道：「你來作什麼？」

朱夫子靜靜在他耳邊說了一句話，又把唐萬兩的字條拿給他看。

朱夫子剛走了幾步，唐百威的副手唐百忠又把他截住，朱夫子又把字條拿了出來給他看，並且又在他耳邊說了一番話。

唐百忠叫了一個喚唐鶴的漢子帶朱夫子入廟，他自己卻自人叢中離開。外面仍然紅霞滿天，但廟裡已十分黝黑，廟堂高大，靈牌放了一檯，一陣風吹進來，布幔搖動，十分陰森恐怖。

唐鶴禁不住打了個冷戰，悄聲問道：「朱……朱先生，要不要把燈亮起來。」

朱夫子道：「不亮燈怎麼看得清楚？」

廟堂內樑上垂下幾盞油燈，唐鶴把它點亮之後，火光搖晃，木像靈位的投影忽明忽暗，氣氛更加恐怖。

朱夫子若無其事地在各處走動觀看。一會他突然指著一條柱子道：「唐哥兒，這柱子怎麼會有個手印？」

唐鶴仔細一看，果然柱子上有個淡淡的掌印，不過如不是仔細看倒看不出來。

朱夫子舉頭向上一望，道：「原來是莊主在樑上睡覺。」

唐百里飛身由樑上躍下，衣袂飄飄把塵土都帶了下來：「你們進來幹什麼？」

唐鶴道：「稟大伯，是太叔叔吩咐朱夫子進來看看，他要朱夫子寫篇碑文。」

「胡鬧！」唐百里臉色一沉：「可有字條沒有？」雙目炯炯望著朱夫子。

朱夫子抖著手從懷中取出一張紙給他看看，唐百里把白紙打開，赫然發覺白紙上用墨畫了支竹箭。他的手不禁戰抖起來，滿臉都是驚恐之色，雙目精光四射：「原來是你！」

「正是，我已如期而來，想不到你竟想出這個好計策，倒使我少費了點工夫。」

唐百里哈哈一笑道：「此地無疑是銅牆鐵壁，天羅地網，你自要來送死，不要怪本莊主心狠手辣。」

朱夫子微微一笑：「豈會怪你？你自掘墳墓，我還要多謝你啦。」

唐百里殺機陡現，右手搭在腰上。

朱夫子突然扯下了臉上的鬍鬚及寬大的外衣，丰神俊朗的一個青年，一身白衣如雪：「你不問問我是誰？」

「不必。」唐百里沉聲道：「反正你就快死，問不問有何分別？」突然振吭道：「百忠，吩咐大家守住門戶，不要讓任何人自廟裡出去，唐鶴你站開！」手掌一翻，寶刀在握，七星寶刀是唐家的傳家之寶，只有莊主才有權佩帶。

廟裡與廟外的氣氛截然不同，外面仍然泛霞滿天，夕陽如火，唐百忠帶著一羣子弟兵把祖廟重重圍住，窗門都關住，裡面的情形外面是一點也看不到，不過，唐百忠仍然十分緊張，額角隱見汗跡，他不時仰望天色。

突然一個女人跑來，叫道：「內院發現了敵人，莊主夫人被人制住了。」

唐百忠立即喝道：「分六十個人去內院，百成，由你去負責。」

人剛離開，唐七又飛跑入來告急：「莊外發現了不少幪面人指名要莊主應戰。」

唐百忠又再分六十個人到莊門外。

阮飛道：「堅守門戶，不要出去應戰。」親自提兵出去。

唐百里一刀在手，殺氣盈室。

唐鶴突然自身上取下一把劍，拋給朱夫子，唐百里臉色突變，陰森森地道：「原來你是我唐家的敗類。」

「我不是唐家的人。」唐鶴神色突然激動起來：「我母親讓你們唐家搶來時，腹中已有了我，爲了能報仇雪恨，我母子含辱偷生了二十多年。」

唐百里心頭一沉，唐鶴的話使他不寒而慄，唐家子弟中有可能有不少人跟唐鶴的情況一樣的。

朱夫子緩緩的拔出劍，臉上神采飛揚，一劍在手，朱夫子彷彿變成另一個人似的。

唐百里脫口呼道：「你是白衣謝鐵釗？」

「正是謝某。」

「本莊主幾時跟你結下冤仇？」

「十六年前。」謝鐵釗臉色倏地凝重起來：「我姐姐讓你二弟唐百刀強搶入莊，唐百刀因姦不遂，把她殺了，謝某那時才只十一歲，强行入莊要找唐百刀拚命，卻遭了唐勇的一頓毒打。」

唐百里心頭一戰：「所以，你把他倆殺了！」

「殺了他倆還有不少衣冠禽獸，謝某豈能因此而就此住手！」

唐百里心中突然生了一陣恐怖，但當他目光瞥及的靈位牌上，聲音又變得陰森：「唐某無興趣去統計這些，只知道現在我只想殺人。」

謝鐵釗突然又哈哈的大笑起來。

＊　＊　＊

唐百戰率領子弟趕到後院，那丫頭指著一座小樓道：「十九爺，莊主夫人被人挾住在上面。」

唐百戰一怔，脫口道：「這不是二哥和小妾柳如葉的居所？大嫂怎麼會來此？」

「是那個幪面人把夫人挾來的。」

唐百戰略想了一想，不禁懷疑了起來，他目光凝望著那丫頭。「賤婢妳沒詐我？」

丫環驚道：「十九爺你看那窗口。」

唐百戰抬頭一望，只見窗口露出唐百里妻子的一張滿月臉來，背後果然站著一個幪面黑衣人。

唐百戰大喝道：「上！」跟著飛身上樓，他身形在半空盤旋了一下便自窗口鑽入。

「站住，否則我就一劍殺了她。」幪面人聲音似女子。

唐百戰不敢妄動，站在窗旁，怒聲道：「你是誰？」

幪面人扯下頭巾，露出一頭秀髮。

「你是翠丫頭，妳好大的膽子，竟敢以奴挾主……」唐百戰聲音只說了一半，忽然停住，窗帘後伸出一把利劍，抵在他的腰上。

唐百戰一回頭，驚叫道：「柳如葉！」

「不錯，我忍辱偷生就是爲了今日，第一個是唐百刀，第二個是你。」

＊　＊　＊

阮飛到了莊口圍牆，只見圍牆上俏生生地立著兩個綠衣姑娘。

「大總管姍姍來遲，咱可不耐煩啦！」柳葉拉著梅花飛下牆來。

阮飛道：「上去把她兩個捉住！」他看見對方是兩個年輕的女子，心頭大定，雙手插在腰上，冷眼旁觀。

梅花與柳葉以寡敵衆，毫無懼色，雙劍合璧，一口氣刺倒了十多個人，就在此時，牆頭上又出現了不少陌生人。

阮飛心頭一沉，不知對方尚有多少人沒出現，那夥人個個自牆頭上躍下，出手異常兇狠，全是拚命的打法，剎那間慘聲四起，唐家子弟死傷不少，阮飛急傳令入內討救兵，同時發射出了兩枝煙花，右手自腰際摸出一支判官筆，踏步上前截住梅花。

唐百忠祇撥了二十個人給阮飛，接著阮飛的弟弟發出求救煙花又再升起。

祖廟前的唐家子弟心頭突突亂跳，唐百忠卻道：「正點子在廟內，此地才是重要點，只要莊主把對頭擒住，其他的能成得了什麼氣候？」唐家子弟才慢慢的鎮定下來。

謝鐵釗大笑之後，道：「只怕你殺不了我，你自問比之唐千樹如何？不還是死在謝某劍下！」

「我是我，他是他。」唐百里冷冷地道：「別忘了我是一莊之主。」刀一擺，七星寶刀化作一道彩虹向謝鐵釗捲去。

這一刀的氣勢比之唐千樹的毫不遜色。

謝鐵釗手腕一翻，鐵劍一架，發出一聲巨響，聲響尚在廟堂裡迴蕩，兩人已互換了二十三招，刀是好刀，劍也是好劍，兩人勢均力敵，竟是個不分勝負的局面。

唐百里越戰越勇，刀法越來越凌厲，謝鐵釗的左手卻越使越詭異，劍走偏鋒，每在意料不到的方位突破唐百里的刀網。

不過，唐百里經驗老到，每能在危急之中化險爲夷，半炷香時間過處，唐百里邊戰邊退，退至一根柱子前，只守不攻。

激戰中，謝鐵釗一劍斜刺唐百里腋下，唐百里七星寶刀橫削一記，跟著橫跨一步，手腕一翻寶刀回劈，謝鐵釗轉身避過。

這兩招看來無驚無險，兩人的位置已互易，謝鐵釗反而背柱而戰。

這個形勢一變，唐百里的刀勢便突然凌厲起來，刀法展開一招接一招，一口氣連劈了三十六刀，三十六刀之後又是三十六刀，絕不讓謝鐵釗有稍喘一口氣的機會。

謝鐵釗形勢雖然不利，但仍能應付，剎那間，那唐百里使了一招「鋪天蓋地」，刀勢一展，祇見謝鐵釗的上下四周都是刀光。

謝鐵釗眼一花，刀尖離胸前不足半尺，玄鐵寶劍猝然一架，噹的一聲響後，吃不住刀上傳來的力勁，蹬蹬退了兩步，說時遲，那時

快，唐百里又使了一招絕活「刀動四方」，把謝鐵釗前後左右都封住了。

謝鐵釗輕嘯一聲，拔身而起。燈光下，只見樑上人影一閃，一道白光自上向下飛向謝鐵釗。

＊　＊　＊

阮飛一人敵住梅花，雖然佔了上風，可是一時之間，卻也難以得手，他旁邊一個名叫唐鹿的青年持刀道：「總管，我助你一臂之力，速速把這個丫頭擒下。」

這話正合阮飛心意，唐鹿在年輕一輩中算得上是個佼佼者，他叫聲：「你攻她背後，我在前面纏住她，刀子要使得快一點。」

唐鹿應了一聲，手中一掄向梅花後腦飛劈一刀，梅花一低頭，鋼劍刺向阮飛的胸口，阮飛判官筆當作短棍使用，猛力把梅花立刻撞開，判官筆卻借力斜刺向梅花乳下。

梅花招架不及，足尖一點斜飛半丈，阮飛以爲勝券在握，誰知眼前一花，已失了梅花的蹤跡，一側頭瞥見她正與一位唐家子弟拚鬥。正想招呼唐鹿一聲，猛地覺得手臂一涼一痲，跟著疼入心脾。

原來，當時唐鹿正向梅花劈下一刀，梅花閃開，他的刀便變成劈向阮飛的手臂。剛好阮飛轉過頭去望梅花，閃避不及，前臂便被劈落。

「他媽的，唐鹿你瞎了眼睛！」

唐鹿上前扶著他，左手突然握著他的手臂，刀抵在他的胸上：「我不是姓唐。」

＊　＊　＊

謝鐵釗人在半空，白光自頂貫下，唐百里刀一挽，自下向上掠，形勢險極。

好個謝鐵釗，他重施故技，腳跟在柱上一蹬，人如矢箭般射開去。

唐百威收不住勢身子落地，唐百里卻斜飛而起，刀光刺向謝鐵釗的小腹。

謝鐵釗一揮，砍斷懸在樑上的掛燈鐵鍊，油燈一側，連油帶火落在唐百里頭上，鬚髮及衣服立即焚燒了起來，唐百里尖呼一聲，臥在地上來回滾翻，衣服上的火給他身子壓滅，髮上之火卻越燒越旺。

謝鐵釗再砍斷另一盞油燈，砰一聲，燈破油飛，火勢更旺。

唐百威怪叫一聲，瘋狂般斬向謝鐵釗，刀刀都是有去無回，存心兩敗俱傷，謝鐵釗沉著應付，見招拆招，只守不攻。

唐百里滿身焦臭，他用掌拚命拍在頭上，形如瘋子，唐鶴悄悄提起一個香爐，向他潑下，唐百里雙眼立時看不到東西，手中刀把全身護住，跌跌撞撞走到門口，用腳使勁踢穿木門：「百忠，快開門！」

門應聲而倒，唐百忠立即出現門口，唐百里才暫舒了一口氣，他一腳踏出門外，道：「快取一桶水來。」

唐百忠喝道：「好！」手一送，半把鋼刀全送入唐百里腹中！

唐百里雙眼突地睜開，滿臉驚愕：「你，你，你……」

「我不是唐家的骨肉，爲了今天，我費盡二十年的心思，才達到目的。」拔出鋼刀，唐百里慘呼一聲，鮮血自腹中噴射而出。

唐百忠立即喝道：「不許亂動，唐家大勢已去，妄動者殺無赦，今日咱只爲了殺幾個罪魁禍首，希望你們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多行善事以贖前罪，今後咱們便還是兄弟。」

唐家子弟人人呆如木雞，鬥志全失。

唐百里的慘叫聲傳來，唐百威的刀不覺一慢，謝鐵釗的玄鐵劍立即自他胸膛穿過。

消息傳到內堂，唐萬兩一嚇，雙腳一伸，便沒了氣息。

唐家大院仍然屹立，新莊主在武林中的地位當然大不如前。可是數十年後已一改前態，作了不少行俠仗義的事蹟。

於是，唐家大院的名頭，在江湖武林中又再度重新的響起來了。

上文提要： 原來冷春花與白眉太監冷森嚴是兄妹，但以方寶玉看來，他們之間勢不兩立，除了因冷春花痛恨她哥哥冷森嚴爲魏忠賢效命外，亦因她的意中人胖太歲的一條腿曾爲他打斷。眼下白眉太監找上胖太歲不爲別的，乃爲了向胖太歲逼問忠臣楊氏之遺孤的下落，雙方交手之際，胖太歲負傷倒下，冷春花怒吼着要與其兄一刀兩斷……

方寶玉傳奇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白眉太監



三才陣對付大哥　祭天刀展開決戰

胖太歲萬萬料不到冷森嚴竟然會把自己的親妹子當作擋箭牌，眼看這一掌就要轟在冷春花的臉上，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忙亂中唯有强收掌力，但仍難克制，只好再把掌力硬生生兜轉，斜斜地擊在一株大樹上。

這一掌威力無儔，大樹立刻應聲折倒，但胖太歲强忍內力，雖有一大半掌勁卸在樹上，仍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掌勁反震了自己！

「哇！」胖太歲狂叫一聲，鮮血直噴，一張臉變得又灰又白，難看之極，冷森嚴「咦」的一聲，乾笑道：「姓谷的，你幹什麼啦？我早已說過會把妹子嫁給你，你可要保重！千萬保重！」

冷春花仗着「夢裏看花掌」，初時把冷森嚴步步逼退，以爲可以扭轉戰局，豈料冷森嚴的武功實在高得不可思議，不到三十招，反而給他牽制得團團亂轉，最後更利用自己，把胖太歲逼得當場吐血！

冷春花只是給冷森嚴順勢推了一把，立刻便掙脫開去，但她已很清楚，憑自己的武功，要和這個心狠手辣的哥哥相比，實在還是相差太遠，縱使再加上胖太歲，還是有敗無勝之局。

然而，事已至此，冷森嚴咄咄逼人，勢難善罷，除非向他投降屈服，否則唯有死戰到底，再無其他選擇。

一想至此，不禁咬緊牙關，喝叫着說道：「冷森嚴，由今天起，咱們一刀兩斷，再無兄妹之情，骨肉之義！」說得斬釘截鐵，絲毫不留半點轉圜餘地。

冷森嚴嘿嘿一笑：「說得好！常言有道『婊子無情，戲子無義。』想不到我的親妹子，竟比婊子、戲子還更不如！」

方寶玉聽了，心中大不以爲然，忍不住叫道：「錯了！本少爺認識不少婊子、戲子，都是很講義氣，極重親情的，你休要一派胡言！」

冷森嚴乾笑兩聲，說道：「你不必在我面前賣弄口才膽色，總之，我一定會把你送往宮中，好好在皇上左右慇懃侍候！」說來說去，還是要把方寶玉變成一個小太監。

冷春花、胖太歲雙雙苦戰冷森嚴，無奈冷森嚴武功遠比兩人爲高，縱使再打下去，也只是有敗無勝，非死即傷之局。

就算想不戰而逃，亦非能力所及。冷森嚴輕功厲害，憑冷春花、胖太歲的身手，決難在如此惡劣情況下逃脫出去。

方寶玉心中暗暗叫苦，心想今番勢必大夥兒一起倒楣。冷春花是冷森嚴的親妹子，說不定還會給網

開一面，大胖鬼卻是冷森嚴的老冤家，又不肯賣朝廷的帳，這一戰定必九死一生，甚至是十死無生，總之是死！死得不能再死！

白眉閹賊好事多爲，對方少爺另眼相看，有心大力提拔，所謂「提拔」，聽來十分冠冕堂皇，只消隨隨便便一提一拔之下，就把自己提拔到當今天子，九五之尊的左右去當差，但所付出的代價，卻是連子孫根、是非根、根中之根也一併拔掉，這可乖乖不得了！

此外，小嫣姐姐的情況，恐怕也是大大不妙。一旦閹賊幹得性起，把這小美人兒也抓進皇宮裏去獻給聖上，那時候，方少爺侍候皇帝，小美人兒也侍候皇帝，但皇帝對美女勢必毛手毛脚，甚至把她「大幹一番」，方少爺豈非有如睜眼烏龜一般，眼巴巴瞪着自己的意中人給皇帝老子「操來操去」？

越想越是可怖，突然再也忍耐不住，大聲叫道：「別再打了！我知道梁雞粉、梁有鼓兄妹在什麼地方！」

此言一出，冷森嚴果然立刻停手，一雙冷冰冰的目光不斷在方寶玉身上掃視着，胖太歲和冷春花的目光也惡狠狠地怒視過來。

冷森嚴乾笑着，笑了又停，停了又笑，隔了好一會才道：「小娃兒，你說這些話，可不是消遣本座罷？」

不待方寶玉開口，胖太歲又大聲道：「這小子信口雌黃，他什麼都不知道！」

方寶玉道：「不！我若什麼都不知道，也說不出梁氏兄妹的來歷……」

冷森嚴的脚步已悄悄逼近他，一面聽一面不住的點頭：「這倆兄妹的事，你知道的還有多少？」

方寶玉道：「他倆兄妹，是給大脚珍，和一個姓武的太監秘密收養在揚州城彭府之內的……」

冷森嚴聽到這裏，當下更無懷疑，怪聲笑道：「好小子，你果然是個明白人，咱們這就走罷！」

方寶玉一愕：「走往哪裏……」

才說出這四個字，胖太歲、冷春花和冷森嚴三人，已同時發難，齊齊向方寶玉直搶過去！

胖太歲叫道：「他什麼都不知道！」

冷春花卻在厲吼：「原來他什麼都知道了！」

冷森嚴則一言不發，只顧出手搶人。

只剩下小嫣，她只能眼睜睜的瞧着這三大武學高手，同時撲向方寶玉。

只聽得冷春花怒叫着說道：「這小子投靠鷹犬，留不得！」

胖太歲拚命搖頭道：「憑他的斤兩，根本不夠資格投靠東廠！」

冷春花道：「先制住他，別讓他洩漏了楊氏遺孤的行踪！」

冷森嚴突然獰笑：「此子命運，一切由我作主！」

冷森嚴竹劍再度出手，劍招咄咄逼人，霎眼間，但見劍網漫天灑下，冷春花和胖太歲雖欲拚死搶前，都給竹劍沉猛無匹的劍勢逼退開去。

方寶玉尚未看清楚冷森嚴怎樣逼退胖太歲與冷春花，已給冷森嚴背起，兩人瞬即飛越過大片叢林，向北飛馳而去。

方寶玉心中暗罵：「眞是大大的窩囊，整天不是給胖鬼挾在脅下，便是給閹賊背着行走如飛！方寶玉啊方寶玉，要是能夠逃過大難，以後非要痛改前非，好好勤練武功不可！」

文人常說道：「書到用時方恨少」，實則武人類似的境況，比諸文人更加逼切。

「書到用時方恨少」，固然深切地把文人遇上難題時的窘境描寫得淋漓盡至，但武人「技遜一籌，縛手縛脚」之險況，更是關係重大，須知拳脚無情，刀槍無眼，舐血刀頭長街浴血，往往只輸一招半式，便得當場判輸贏甚至定生死！

技遜一籌尚且如此，技遜八九籌之方寶玉，遇上了「白眉太監」冷森嚴那樣的絕頂高手，其實又還有什麼好說的？

冷森嚴非但武功厲害，輕功也是獨步天下，鮮有人能出其右，冷春花和胖太歲就算齊齊生出了翅膀，恐怕也難以追趕上來。

方寶玉倒抽了一口涼氣，心中又自忖道：「這下子好玩極了，老子一時嘴快，撒了一個天大的謊話，豈料白眉閹狗吃了豬油蒙了心，竟然他媽的信以爲眞……如今老子給他當作一包大米般背走，萬一西洋鏡拆穿，說不定眞的會給閹狗當作大米般倒進沸鍋裏煮個一塌糊塗！」

但事已至此，後悔也是無用，唯有聽天由命可也。

冷森嚴輕功奇高，雖背着方寶玉，仍然遠遠抛離胖太歲和冷春花，不到一頓飯時光，已穿過深山大谷，來到了一條大河流旁邊。

忽聽得冷森嚴嘿嘿一笑：「好輕功！」

方寶玉心中冷笑：「好輕功又怎樣？只顧在自己臉上貼金，品格卻是屁也不如。」

豈料冷森嚴這三個字，可不是往自己臉上貼金，而是對着另一個人說的。

那是一個老頭兒，他身裁瘦長，臉無四両肉，臉上又焦又黃，似是塗上一層厚厚的蠟油一樣。

原來冷森嚴背着方寶玉飛越深山大谷，胖太歲和冷春花早已追趕不上，但這瘦老人卻如影隨形，一直陰魂不散般在後面緊緊跟着。

方寶玉落在冷森嚴手中，早已魂不附體，除了胡思亂想圖謀脫身之外，對身外物事全不理會，但縱使他仔細留神觀察，憑他的耳目，也絕對無法知道，後面居然另有高人直追上來。

方寶玉不知道，但冷森嚴早已知道，而且一直和後面那人暗中較量。

直至飛奔到大河流畔，冷森嚴這才停下脚步，而背後之人，亦緊緊追隨而至。

瘦老人乾笑着，目光卻遙視着大河彼岸，似乎根本沒看見冷森嚴和方寶玉。

冷森嚴把方寶玉放下，陰冷冷地說道：「你可以溜，也可以乾脆投河，把事情一了百了。」

方寶玉這一次頗有自知之明，立時搖頭說道：「我留在這裏，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脚底揩油的就不算是英雄好漢。」

冷森嚴冷冷一笑，道：「你算是什麼英雄好漢了？楊氏遺孤的下落，你根本全不知情！」

方寶玉心中吃了一驚，臉上卻不動聲色，只是哈哈一笑。至於有什麼地方值得好笑，他自己也不明白。

瘦老人拈着顎下花白的山羊鬍子，忽然漫吟道：

「至尊尚蒙塵，幾日休練卒？
仰觀天色改，坐覺妖氛豁。
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鶻，
其王願助順，其俗善馳突……

嘿嘿，子美先生，當年你從賊軍手中逃脫，尚有機會向皇帝諫諍，但你可知在數百年後的皇帝，動輒數月不朝，全然不問政事，只有狐羣狗黨，閹宦奸賊遺禍蒼生，莫非眞是漢室江山，一代不如一代嗎？」

這瘦老人所漫吟的詩句，乃是唐代大詩人杜甫所作。

冷森嚴不但武功高，文才亦不弱，一聽那幾句詩，已明白瘦老人之意。但方寶玉初時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直至瘦老人漫吟幾句之後再自言自語一番，才總算知道這老人正在痛駡太監把持朝政，好事多爲。

冷森嚴沉吟片刻，道：「『唐門六絕，不及一唱。』尊駕本是蜀中唐門聲望最隆，武功亦最高的老大，何以竟然悶聲不響，在三十年前突然銷聲匿迹？莫非江湖傳言，你和苗疆『天殺女』有一段罕世奇緣，這件事果然是眞的？」

方寶玉一聽見「唐門六絕，不及一唱。」這八個字，不禁爲之心頭大震。

他曾聽劉鐵口說過：蜀中唐門，高手輩出，勢力絕不比武林八大門派遜色。三十年前，唐門之中有六絕高手，分別是唐天、唐地、唐人、唐左、唐右、唐中。

這六大高手，武藝各擅勝場，無論掌功、指法、刀法、暗器、硬功、擒拿手等等絕學，都足以獨步天下，罕逢敵手。

然而，一山還有一山高，唐門六絕，固然都是了不起的傑出高手，但和他們的老大哥相比，卻大有高低之別……

據說，縱使六絕聯手，一旦硬拚老大哥，恐怕難以走得上十二招！換而言之，合其六人之力，平均每人還是抵擋不了老大哥兩招以上！

他們的老大哥，就是唐唱！

蜀中武林歌謠有道：『唐門六絕，不及一唱。』唱就是唐唱，蜀中唐門的老大！

可是，在三十年前，正當唐唱繼任唐門主人呼聲最濃之際，他走了，他走的時候，不留片言隻字，誰也不知道他去了什麼地方，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回來……

其後，一個在雲南做了大半輩子山賊的囚犯，在獄中行刑前對劊子手說：「你們這些草包，怎能動老子分毫，只怨老子運氣太差，也是有眼無珠，竟然向唐唱的茅屋下手搶劫……他媽的王八，有眼無珠！有眼不識泰山！這對招子就算留到陰間又有何用？」不等劊子手一刀斬下，竟運功震斷枷鎖，自挖雙目然後才俯首受刑。

方寶玉雖然武功連第八流也趕不上，但對於武藝高强的能人異士，向來十分嚮往（對冷森嚴之流自當別論），如今驟然聽見眼前的瘦老人，赫然便是蜀中唐門的傳奇人物唐唱，不禁在心頭大震之餘，隨即臉露興奮之色，他心中在想：「這唐唱若眞的如傳聞中那麼厲害，可有得瞧了！」

唐唱對冷森嚴來意不善，那是顯而易見的，一旦兩人動手，冷森嚴未必能夠佔到什麼便宜，說不定會給唐唱殺得片甲不留，來一個「一闔再闔」，那時候，萬事迎刃而解，再也不必擔驚受怕。

豈料唐唱嘆一口氣，說道：「小冷，你這人雖然作惡多端，但畢竟是春花的兄長，我決不會跟你爲難，只是這小娃娃，看來似是可造之材，最少也該用來『九蒸九曬』，你再不識相，也不能糟塌了這塊材料。」

方寶玉一聽見「九蒸九曬」這四個字，心中早已大駡了一千句一萬句「蒸你娘個鳥」，但這唐唱乃是目前自己唯一的救星，怎可出言頂撞他？

冷森嚴「唔」一聲，煞有介事地在河畔徘徊踱步，唐唱也不催促他，只是搖頭晃腦，又再漫吟道：

「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長年三老長歌裡，白晝攤錢高浪中。」

這一首詩，仍是杜甫之作。

唐朝大曆元年暮春，杜甫離開了居住了半年的雲安，前往夔州。

夔州，設有督府，州衙門在瞿塘峽附近，以後漢著名的白帝城相連，當日，杜甫乘坐商船，在浪花衝擊中前往夔州。掌舵和撐竿者高唱船歌，而商人和旅客，紛紛聚在船中賭博，所謂「攤錢」，也就是後來的「番翻」。

冷森嚴一聽之下，立時會意，知道唐唱打算乘坐船隻，帶走方寶玉。當下哈哈狂笑，說道：「唐老大要的人，只怕天下間還沒有什麼人可以留得住。何況這小子根本一文不值，本座自是犯不着爲了他而招惹煩惱……只不過……」

唐唱淡淡道：「冷提督若有什麼條件，不妨直說！」

冷森嚴道：「在高人面前，豈敢說什麼條件不條件，只是，本座明知這小子胡言亂語，仍然不惜大費手脚把他背到這個地方，你可知道內裏原因嗎？」

唐唱仍是神態自若，道：「冷提督擅長裝置陷阱，此地地勢奇詭，你若預早在此佈下天羅地網，也不失爲一條妙策。」

冷森嚴狂笑道：「果然是薑越老越辣，可惜你過份托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說到這裏，嘴裏發出一聲尖嘯，突然山澗叢林裡，兩旁石林中，乃至河流水底同時射出無數條快疾異常的影子，不到眨眼間工夫，竟有二三百人團團圍住了唐唱！

既圍住了唐唱，也同時圍住了方寶玉！

方寶玉心中大叫一聲「啊呀」，暗道：「今番老子榮幸之至，竟能勞動二三百位武林高手在左右慇懃侍候，但老子不領這個情，這就告辭去也！」

在衆目睽睽之下，絕難悄悄溜走，既不能溜，索性大搖大擺，裝作若無其事地向山澗那邊走去。

但他很快就給一隻毛茸茸的大拳頭擋住去路。

那是一個錦衣大漢，高八尺，豹頭環眼，一望而知是個硬功高手。

「沒有督主之命，誰也不能擅離此地！」錦衣大漢聲若母雞，竟和他的外貌、氣勢全不相襯。

方寶玉「啊」的一聲叫了出來：「本少爺明白了，難怪你連一根鬍子也沒有，原來是個太監！」

錦衣大漢大怒：「放屁！誰說俺是個太監！」

方寶玉「咦」的一聲，道：「我說你是個太監，那是很看得起你啊！你怎麼會不高興啦？啊！我明白了，你的確並不是個太監！」

錦衣大漢一呆，半晌才道：「俺當然不是太監！」

方寶玉點頭道：「你不但不是個太監，而且很瞧不起太監，認爲太監是骯髒的東西，對不？」

錦衣大漢又急又怒，一急之下，居然點了點頭！

但他點頭之後，立刻又發覺自己做錯了，於是又趕緊搖頭。

但方寶玉不等他搖頭，已搶先說道：「你點頭不迭，証明你心裏一直都十分鄙視太監，你鄙視太監，是因爲你不是太監，但一個不是太監的男人，偏偏要給太監們差遣，甚至要爲太監們賣命，所以，你心裏一直都是很不服氣，對不？」

方寶玉有如連珠炮發，那大漢還來不及分辯，已給他數說得大汗淋漓，氣急敗壞。

方寶玉又嘆一口氣，道：「其實瞧你這副樣子，這把嗓子，就算乾乾脆脆做了太監，也和此刻的尊駕沒有什麼兩樣，說不定還會因此而官運亨通，大大的發財哩……」

「不，俺不要發財！俺不要做太監！」錦衣大漢再也忍耐不住，尖聲大叫起來。

原來這大漢雖然身高八尺，天賦異稟，但不知爲何，自長大成人之後，臉上連一根鬍子也長不出來，而且一副嗓子更是有如小母雞一般，和他粗壯的身型毫不相襯。

爲了這些「缺陷」，這大漢一直耿耿於懷，但天生如此，卻也無可奈何。

這本是他畢生中最大的忌諱，豈料卻在這時候給方寶玉一抖了出來，還加醬加醋，在「太監」這兩個字之上做文章，登時把這莽漢弄得手足無措，幾乎每句話都在鑄成大錯。

果然，冷森嚴惱怒了！

他突然上前，對錦衣大漢說道：「做不做太監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爲國家，爲朝廷盡忠，你說對不？」

錦衣大漢早已臉青唇白，忙道：「公公之言，句句屬實。」

冷森嚴嘆一口氣，道：「韓老三，你在『鴿隊』裏，外貌最不像一隻鴿，但偏偏比鴿子還更柔馴，更老實，這小滑頭，只不過是個小猢猻，你竟給他三言兩語弄得方寸大亂，唉……如此不濟之人，就算再留你下來，又有什麼用？」

錦衣大漢更是臉如土色，連忙一挺胸膛，大聲說道：「公公教訓的是……卑職知罪，以後必定會將

功補過！」

冷森嚴卻搖搖頭，道：「不必了，本座活到這把年紀，可沒見過蛇會飛天。」閃電般突然出手，左手直抓錦衣大漢小腹之下要害，使的赫然正是「震宮斷魂手」！

冷森嚴既已出手，錦衣大漢又怎能躲避開去？只聽得一聲慘嗥，冷森嚴已一手抓中錦衣大漢下陰要害，繼而內力一吐，錦衣大漢當場給震得腸穿肚爛，死不瞑目！

方寶玉曾經見識過給這種武功殺害的死者，但這一次卻是親眼目睹冷森嚴如何出手，其殘酷之處，自是倍感怵目驚心。

錦衣大漢倒下，冷森嚴冷冰冰的眼光直瞧着方寶玉，方寶玉給他瞧得汗毛直豎，脚步不期然地步向了河邊。

但河邊也有數十黑衣大漢，而且人人都手執武器，殺氣騰騰。

倏地，又是一隻手無聲無息地伸了過來，搭在方寶玉的肩膊上。

方寶玉吃了一驚，回頭一望，這個搭着自己肩膊的人，卻是唐唱！

方寶玉一見唐唱，立時便叫道：「我不要『九蒸九曬』！」

唐唱淡然一笑，道：「世上能有機緣進入『九蒸九曬』境界的人，數百年來却只是鳳毛麟角，你這樣說，便有如一貧如洗之人在大叫大嚷：『我不要發財，我不要家財百萬！』這是否有點可笑？」

方寶玉心中暗罵：「他媽的，想不到今番遇上了强辭奪理的大行家、老前輩。」

便在此際，山澗之下，叢林旁邊的殺手，已紛紛圍攏上來，顯然是要對唐唱展開圍攻！

唐唱嘆息一聲，道：「小冷，老夫以前還一直以爲你最少還有點武人本色，如今看來，竟與魏忠賢之流一般無異！」

方寶玉忖道：「冷閹賊是太監，魏忠賢也是個太監，兩人都是閹得一乾二淨的什麼貂璫、寺人，自是他奶奶的烏龜列隊大檢閱，隻隻都是一般無異。」但他卻未曾料到，冷森嚴是「眞閹」，下面給閹得乾乾淨淨，而魏忠賢卻是「閹而未淨」，否則也不可能與熹宗的乳母客氏搭上一手！

冷森嚴嘿嘿一笑，道：「本座忠心爲皇上辦事，謀大事者當以大局爲重，要是講究什麼江湖規矩，那是本末倒置，絕對不足爲法！」

說話之間，包圍着唐唱的圈子已越來越是縮窄。

唐唱不再理會冷森嚴，卻問方寶玉：「你害怕不害怕？」

方寶玉心中早已發毛，但硬充好漢死不認輸乃是方少爺本色，除非火燒眉毛水浸過鼻，不然的話，他決計不肯自墜威風，示人以弱。

當下一挺胸膛，大聲說道：「『唐門六絕，不及一唱』有唐老大撐着，我又怎會害怕！」

唐唱哈哈一笑，道：「很好！你又聰明又懂得大拍馬屁，可惜並非身在官場，否則，定必飛黃騰達，官運亨通財源廣進。」

方寶玉見他大爲高興，不禁得意地一笑：「與其在官場勾心鬥角，還不如在江湖中過着快意恩仇的日子，更爲過癮。」

唐唱怪笑道：「說得好！咱們此刻就跟這羣鷹犬狗腿過過癮吧！」說着，單拳打出，首先把一個錦衣衞震碎胸骨，慘呼倒飛開去。

方寶玉站在唐唱身邊，只見無數錦衣衞、殺手、刀斧手，有如蝗蟲般撲了過來。

唐唱一聲暴喝，自敵人手裏奪過一把鐵刀，左挑右劈，刀勢有如滔天巨浪，竟在一瞬之間，連續劈殺二十餘人。

唐唱老大，功力果然不凡！

但冷森嚴有備而戰，不旋踵已佈下了三座陣法，把唐唱重重圍困。

第一座陣法，佈於河畔沙灘，動員三十六人，是爲「天罡鎖天陣」。

第二座陣法，佈於山澗下叢林旁，動員七十二人，是爲「地煞封地陣」。

第三座陣法，佈於嶙峋怪石側，動員一百單八人，是爲「人皇殺人陣」。

唐唱是武學宗師，更是佈陣的大行家，眼前這三座陣法，他只須隨便一瞧，便已清清楚楚，瞭然於胸！

因爲這三座陣法，根本就是蜀中唐門的陣法，合稱爲「天地人三才陣」。

唐門暗器，天下無雙。唐門用毒，獨步中原。除此之外，唐門奇陣，在江湖中也是久享盛名。

「天地人三才陣」，係一百三十年前「唐門三雄」所創，輾轉流傳至今，唯獨唐天、唐地、唐人最擅此道。

唐天，是「天罡鎖天陣」之首。唐地，是「地煞封地陣」之首，而唐人，則擅於擺佈「人皇殺人陣」。

唐唱一見這三座陣法同時展開，不禁爲之心頭疾痛，因爲除了唐天、唐地、唐人之外，世間上根本不可能有人能夠同時擺出這三座威力無儔的奇門大陣。

即使在唐門屢次對敵之際，也從未曾經三陣齊發，如今卻破天荒出現了！

但這三大奇陣，卻並非用來對付外敵，而是同門相殘，這又怎不

教唐唱爲之痛心疾首？

再放眼一看，只見三大陣法中，有不少年逾五旬的戰士，容貌依稀還可辨認！

唐唱長長吐一口氣，伸手指指點點，喃喃地說道：「你是唐黑狗……你是唐蠢……你是唐青青……你是唐八……你是唐癩子……你……唐天！」

唐唱指指點點，忽然指住一人，然後一切動作停了下來，呆住。

他終於在人羣中看見了暌別多年的唐天！

唐天是他的堂弟，爲人頗精明，三十年前在唐門，除了唐唱之外，年輕一輩最傑出的高手，首推此人。

如今，唐天已年逾五旬，人老練了，眼神更深沉了，但在唐唱眼中，唐天還是唐天，還是當年經常半夜深更跑到自己居處討教武功的堂弟。

但當年向自己求教武功的小堂弟，如今卻聯同東廠鷹犬，糾集唐門弟子組成「天罡天鎖陣」來對付自己。

而且，除了唐天之外，還有唐地、唐人！

「天地人三才陣」齊齊擺開，這是蜀中唐門自創派以來，史無前例最龐大的陣式，而他們要誅殺的對象，卻是曾被譽爲「唐門第一奇人」的唐老大唐唱。

唐唱瞇起了灰黯的眼睛，牢牢地凝視着唐天。

唐天居然毫不示弱，也瞪視過來，大有「我也非昔日唐天小弟」之概！

唐唱終於苦笑：「你果然長大，有志氣！有種！」語聲酸澀沙啞，甚至有些顫抖。

唐天無言，只是做了一個「殺頭」的手勢。

輕描淡寫的手勢甫起，唐天的手還未落下，三十六員殺手組成的「天罡鎖天陣」已迅速運行，喊吶吆喝之聲不絕於耳，刀山劍海同時湧向唐唱。

唐唱卻在這時對方寶玉說道：「你不害怕，但我卻害怕了。」

方寶玉不禁臉色驟變，心中大叫不妙：「老子今番全靠你老人家衝出險境，你若比老子還更害怕，豈非必死無疑嗎？」

但唐唱隨即又接道：「我害怕的是武功太狠辣，而殺傷的又是唐門中人！」說到最後兩句話，已揮舞着鐵刀，連殺三名唐門弟子。

唐唱揮刀的招式看來平平無奇，只是直上直下，直得彷彿全無弧度可言，但把刀法使得刀刀筆直，全無弧度，實際上乃是千難萬難之事，何況唐唱刀快如電，如何能夠把快刀使得刀刀筆直，這就更不簡單了。

方寶玉對刀法毫不瞭解，完全是個外行之人，只是覺得這老人的刀法古怪之極，但究竟有何精妙之處，卻是半點也不明白。

但唐天是「唐門六絕」之首，對於刀法之道極有研究，一望之下，已看出這絕非唐門刀法，而是傳聞中苗疆一種極厲害的「祭天刀法」。

三十年前，唐唱離奇失踪，其後江湖傳聞，說他在雲貴一帶出沒，更與「天殺女」有曖昧關係，但究竟眞相如何，卻鮮有人能知曉。

不意在三十年後，終於把唐唱這個人找了出來，在「天罡鎖天陣」一逼之下，他一出手便使出了苗疆的「祭天刀法」，而且刀法精奇熟練，顯然久習多時，其間內情，恐怕多半與「天殺女」有關。

但唐天要殺唐唱之意十分堅決，何況到了此際，也成騎虎難下之局，唯有把心一橫，下令全陣揮軍，誓殺唐唱而後快。

唐天爲什麼如此痛恨唐唱？是否唐唱有什麼事情對他不住，以致種下不可化解的仇恨？

不！唐唱從來沒有得罪過唐天，也沒有做過任何對不起他的事情，但常言說得好：「不招人妒是庸才」，唐唱唯一令唐天深切痛恨的地方，就是因爲他太厲害，擁有唐門無人能及的本領！

唐天平時是一個氣量恢宏的人，甚至他的妻子和別人通姦，他也只是一笑置之，既沒有對付奸夫，甚至依舊和妻子恩恩愛愛，就當作什麼事情也沒發生過。

這件事，令人對他倍加敬重，大夥兒都認爲他是一個了不起的謙謙君子。

可是，他可以對妻子通姦的罪行輕輕一筆抹過，但對唐唱這個唐門老大，卻是截然不同。

他要成爲唐門第一人，而唐唱，就是唯一的障礙！

爲了要剷除唐唱，他不顧一切，暗中勾結東廠提督太監冷森嚴，更聯同唐地、唐人，在這河畔佈下「天地人三才陣」，無論如何，決不能讓唐唱活過明天！

唐唱有點明白唐天，也有點不明白，但他仍然想念着，在三十年前，唐天這個小堂弟如何在雪夜中捧着陳年老酒，來向自己討教武功。

那時候，唐天看來是那麼的單純，那麼的直正，就像是一張白紙。

但三十年後，這個白紙般單純的小堂弟，竟然處心積慮，在這陌生的地方，聯同一羣陌生的太監、錦衣衞來謀害自己。

唐唱的眼神，立刻變得無精打

采。

他失望，失望得幾乎不想再活下去。

但這是不可能的！他不可能爲了這種僞君子、眞小人而自毀一生！就算他不在乎自己還能再活多久，但爲了「天殺女」，爲了冷春花，還有眼前這個浮滑小子方寶玉，他絕對不可以把性命丟在「天地人三才陣」中！

他和方寶玉非親非故，何以要救護這浮滑頑童？

原因說來也許很可笑，那是因爲他知道自己有一個老朋友，花了二十多年時光，要找尋一個可以承繼本門武功的徒兒，但一直都失敗，失敗再失敗……

而眼前這個浮滑頑童，骨格奇特，說不定會有機會「九蒸九曬」，甚至再上一層樓、兩層樓、三層樓……一直練到無可限量的境界……

這也許只是一個夢，一個永遠不可能實現的夢。但有夢總比無夢好一點點。

這個夢，就是希望，有一點希望，並不等於很有希望，距離「大功告成」的日子更是遠於十萬八千里，但若連這一點點希望也不抓住，「大功告成」的日子就永遠永遠不可能降臨！

唐唱的這個老朋友是誰？

＊　＊　＊

唐唱背水而戰，冷森嚴虎視眈眈，這位唐門老大哥已再無退路。

雖然，他的眼神一片灰黯，充滿着極度失望之意，但他畢竟還是唐唱，在唐門叱咤風雲，名震三山五嶽的唐老大！

「天罡鎖天陣」已排山倒海般撲向唐唱，所有的刀劍利器，既砍殺他，也砍殺方寶玉。

唐天並不在乎殺不殺方寶玉，但方寶玉既和唐唱在一起，也就成爲了「天罡鎖天陣」必殺的目標。

「天罡鎖天陣」嚴密無比，連天也可以鎖住，又怎會鎖不死方寶玉這個不學無術的黃毛小子？

但唐唱就在他身邊！

要殺方寶玉，自是易如反掌之事，根本毋須動用什麼陣法，只要陣中任何一人，隨便三招兩式，便可以把這浮滑小子殺得落花流水，片甲不留，但對付方寶玉容易，要解決唐唱，卻是難乎其難之事，否則，又何須勞師動眾，在這窮山惡水之中施以伏擊？

這一戰，若論雙方人數，絕對眾寡懸殊，但唐唱身懷絕世神功，而且連苗疆神秘莫測的「祭天刀法」也已練成，東廠、唐門聯手之勢雖然鼎盛之至，但要解決唐唱，也絕非舉手而可爲之事。

唐唱沒精打采地揮舞着鐵刀，但刀勢仍然直上直下，威力無窮，轉眼之間，又有六人倒下。

這六個唐門子弟，其中倒有四個是覷準方寶玉要害猛劈下去的，這四人都是一般的心思：「殺老鬼不易，殺這小鬼，又有何難！」豈料這四人的兵刃尚未招呼在方寶玉身上，已給「祭天刀法」連斬四顆首級！

「祭天刀法」斬首絕招，並不是把敵人的腦袋由頸際砍掉，而是一刀自天靈中央斬下，但卻又突然刀鋒橫轉，把半邊腦袋砍掉出去，完全脫離了身子！

換而言之，唐唱並沒有把敵人整個腦袋斬了下來，只是斬了一半，仍然有半邊腦袋和脖子相連着。

但一個人給砍掉了半邊腦袋，和給人砍掉了整個腦袋的結果，都是一模一樣的，總不見得給砍掉半邊腦袋的人，仍然能夠留下半條殘命。

唐天是刀法上的大行家，對苗疆這套神秘莫測的「祭天刀法」也略有所聞，可是，如此這般的斬半邊腦袋招數，他也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在戰場上，以至在刑場中，給敵人或者是劊子手砍掉腦袋的慘事，人人都是屢見不鮮，但好像唐唱這樣的「斬半邊腦袋刀法」，眾人都是首次目睹，而且都深深感覺到，這種刀法倍更殘酷、可怕。

唐唱接二連三露出了極可怕的刀法，但唐門門規苛嚴，門徒既在唐天駕御之下，又有誰敢臨陣退縮？

於是，一場充滿血腥，慘烈無比的決戰繼續展開，「天罡鎖天陣」的唐門弟子前仆後繼，一人倒下一人補上，十人倒下十人衝前，不到片刻，已有大半唐門弟子倒臥在血泊之中。

唐天雙目赤紅，叫道：「枉你身爲唐門中人，竟對同門子弟毫不留情，刀刀都是絕命殺着。」

唐唱神情依舊黯然，刀勢依舊直上直下又砍又劈，又有四五人應聲倒下，只剩下了半邊腦袋。

方寶玉膽子再大，但無數活生生的人在自己眼前被砍掉半邊腦袋，此情此景慘酷之處，不禁令他爲之魂飛魄散，雙足酸軟危危欲倒。

眼看「天罡鎖天陣」即將全面潰敗，但由唐地主持的「地煞封地陣」已悄悄掩殺而至。

唐天相貌堂堂，但唐地卻是個滿臉痳子的醜漢。

他也年逾五十，至今未婚，既不好女色，也不好男色，不嫖不賭，據說他唯一的嗜好，乃是殺人。

唐地在唐門，掌管刑堂堂主之職，無論是誰，一旦落入刑堂交由他主理，定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多半都是在飽嚐酷刑之後，才慢慢地給折磨至死。

三十年前，唐唱已不喜歡唐地的爲人。

唐唱不喜歡他，他也不喜歡唐唱，在五年之內，兩人雖同在唐門之中，但卻彼此交談不足十句話。

唐唱依稀記得，他最後一次和唐地說話時的情形……

當時，唐地打獵回來，他捕獲一條狐狸。

這條狐狸，給他帶回唐門總壇之際，已全身上下沒有一根狐狸毛，但卻仍然未曾死去。

狐狸全身冒血，按照常理，早就應該歸登極樂世界，變成「狐仙」了。

但唐地不讓牠死掉。

唐地一面拔掉狐狸身上所有的毛，一面用唐門最上等的靈丹妙藥保住狐狸的性命。

唐唱在唐門總壇，看見唐地和這條狐狸說話，他對狐狸說道：「你最少還可以活上十天。」這狐狸大概尚未成仙，不懂人語，只能呻吟哀鳴，雙目直瞪着唐地。

唐唱沒有批評唐地，只是問了他一句說話：「下次狩獵，有何大計？」

唐地嘆一口氣，慢吞吞的回答道：「到森林裏找回這條狐狸的毛。」

唐唱無言，就此別過唐地，然後，過了一天，唐唱就神秘地離開了蜀中唐門，直至三十年後的今天，才再在中原武林露面。

三十年後的唐地，頭髮稀疏了，但臉上的痳子更濃更密。

這三十年來，他在唐門的地位，比唐天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爲他是唐地，是唐門刑堂堂主！

有人敢得罪唐天，更有人敢把荷葉大帽子扣在唐天的頭上！但誰也不敢在唐地面前講錯半句話。

不但在他面前不敢，在他背後也不敢講錯半句話，甚至是一個錯字！

今天，唐唱又再與唐地重逢。

唐唱不喜歡唐地，唐地也不喜歡唐唱，看來，今日之戰，「地煞封地陣」比唐天「天罡鎖天陣」更爲重要。

唐地又在發動攻勢，七十二員地煞戰士以鉗形陣勢圍攻唐唱，無窮無盡的殺氣封鎖着河畔。方寶玉看得心驚肉跳，唐唱卻在這時候對他說道：「『九蒸九曬』，先蒸皮毛，後曬筋骨，每一蒸每一曬過後，足以抵得上別人苦練五載之功。」

方寶玉心中暗罵：「蒸你的老屁股！曬你娘的王八蛋！」

這時候，唐唱手裏的鐵刀早已捲曲崩缺，不成刀形。

唐天倏地向西北方大喝：「三弟，『人皇殺人陣』此時不殺，更待何時？」大喝聲中，「地煞封地陣」已逼近唐唱，已接近短兵相接，血濺當場的極兇險境界。

在西北方，唐人正在搓捏唐跟班的鼻子。

唐人在唐門之中，被稱爲「無情人」，唐地固然冷酷無情，六親不認，但若和他這位三弟相比，卻是小巫見大巫。

唐人殺人，往往毫無道理可言，只要是興之所至，要殺便殺，殺了之後，若嫌還不夠過癮，往往一殺再殺，甚至是連續殺它三五七天，絕不手軟！

至於唐跟班，本來叫唐偉能，但他在三十歲那年，開始投靠在唐人左右，成爲唐人的跟班，於是，索性連名字也不要，把「跟班」當作自己的名字。

唐人有個習慣，當他要殺人之際，總是喜歡用力搓捏自己的鼻子，到了後來，唐跟班成爲了他忠心不二的跟班，便對唐人獻計：「三爹要捏鼻子，捏我的好了。」唐人大笑，以後果然接納了唐跟班的建議，每逢他要殺人，就用力搓捏唐跟班的鼻子。

唐跟班不但不引以爲恥，還以此自豪，說自己的鼻運亨通，與別不同。

他的鼻運的確與眾不同，特別亨通，因爲唐人常殺人，而且每次在殺人之前，都會用力搓捏他的鼻子。

可是，有一件事，是唐跟班連在做夢時也夢想不到的。

這一天，「天地人三才陣」全面出擊，目標只在擊殺一人——唐唱。

唐天只有預謀，唐地一直不喜歡唐唱，而唐人，他生平只對一個人絕對忠心，那人便是唐天。因此，無論唐天要殺誰，唐人都會毫不保留地跟隨到底！

但要殺唐唱，實在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這一戰，絕對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唐人殺人如蔴，十五歲開始已視人命如草芥。但他比誰都更瞭解唐唱這位老大哥有多可怕，所以，今天河畔一戰，竟然是他最遲不肯出手！

但遲遲不出手，並非絕對不出手，唐天那一聲大喝：「三弟，『人皇殺人陣』，此時不殺，更待何時？」對唐人來說，這不啻是一道如山鐵令，形勢至此，他決不可能還在山澗側隔岸觀火。

唐人出陣了。

他早已披上戰袍，手執大刀，而就在他出陣指揮「人皇殺人陣」發動攻擊之前，他一如往昔習慣，先去捏捏唐跟班的鼻子。

只是，他這一次用力極猛，竟硬生生把唐跟班的鼻子扯脫下來。

唐跟班立刻仰面倒下，掩臉驚呼！他沒有因此而丟命，只是弄掉了鼻子，也丟掉了經常引以爲榮的「鼻運」。

這一場河畔大戰，委實驚天動地，唐唱以一人之力，頑抗「天地人三才陣」合共二百餘殺手，更要兼顧方寶玉安危，決非易事。

果然，「地煞封地陣」與「人皇殺人陣」雙雙合圍之下，形勢對唐唱大大不利。

尤其是「人皇殺人陣」，全陣共分十二組，每組九人，其中有三組殺手，均擅長施放暗器，更有六個機簧毒弩筒，殺傷力十分厲害，往往在整個陣法掩護之下，伺機射出毒弩暗算敵人，實在歹毒之極，令人防不勝防。

唐唱激戰之下，已連換三把鐵刀，而刀法也已改變，不再使用「祭天刀法」。原來「祭天刀法」雖然厲害，但也極虛耗內力，在此敵衆我寡情況下，決不宜一直使用下去。

他刀法一變之下，變得和昔才的「祭天刀法」完全相反，使的乃是唐門正宗刀招，名曰：如意。

中原武林，有不少武學，名稱都是一樣的，例如武當派的六合劍，就和江南萬勝門的六合劍法同名，一般不明內情之士，定必以爲先有武當六合劍法，其後萬勝門才依樣葫蘆，取用同一名稱。但實際上，萬勝門劍派立業，比武當派還要早一百三十年，其時已有六合劍法，因此絕非萬勝門仿效武當派，把本門劍法也稱之爲六合。

此外，還有神通掌、一禪指、天鷹爪、旋風地堂腿、大力硬氣功等等，都曾名稱重疊使用，如不闡明地域派別，往往易生誤會。

至於如意刀，更是重重疊疊，既有福建如意門的如意刀法，也有陝北武林大豪「鐵肩天王」馮一秋的如意十三刀，甚至在關外，也有「如意大俠」，所使的刀法亦稱：如意。

而蜀中唐門也有七七四十九招如意刀法，講究招圓意潤，絕不墨守繩規，與苗疆的「祭天刀法」截然不同。

唐天是唐門中絕頂高手，唐門如意刀法，他比誰都更瞭解，但此時一看唐唱出招，眞是招招隨心如意，宛若羚羊掛角，無迹可尋，自己和他相比，少說也相差了老大一截。

唐唱刀法越是精妙，唐天妒意也就更甚，心想：「今天若不能把此人消滅，以後焉還有立足之地！」心念電轉，目中殺機更濃更烈！

這時「天地人三才陣」已全面出擊，雖則「天罡鎖天陣」早已支離破碎，潰不成陣，但與「地煞封地陣」及「人皇殺人陣」聯成一氣之後，威力又再陡增數倍。

以唐唱的武功，倘若單人匹馬，要闖出一條血路，也不是什麼難事，但他還要兼顧方寶玉安危，情況卻又大大不同。

唐人殺性最重，既已出陣，就再也不會留手。

他舞起大刀，身先士卒，直劈唐唱。

唐唱身陷重圍，雖然不斷斬殺敵人，但也同時虛耗大量內力，難得唐人這位陣中主帥送上門來，簡直是大好良機，只要把此人斬殺，「人皇殺人陣」勢必迅速潰敗四散。

豈料唐天見機極快，一見唐人闖上去直挑唐唱，立時大喝：「老鬼遲早變成强弩之末，何必急在一時！」唐人雖然魯莽，卻也一聽便已明白，急急向後撤退。

但唐唱絕不放鬆，直追唐人。有如撥草尋蛇般，刀勢急鑽。

唐人勢危，唐天無法坐視，以一桿八尺金槍猛挑唐唱，掩護唐人全身而退。

唐唱厲聲大喝：「你來了，更好！」如意刀法左右旋轉翻飛，竟然一不做二不休，索性連唐天也一併纏住。

唐門如意刀法共有八訣，而首先一訣正是「纏」！

「纏」者，纏鬥也。這是進攻刀招，擅使「纏」字訣的高手，當可對敵人一纏再纏，使其無法脫身，更可以一纏二、纏三甚至纏四纏五，刀勢綿綿不絕，敵人縱使欲脫身而不得。

唐天也熟悉如意刀法，對首訣之「纏」字也極清楚，但他還是沒能料到，唐唱竟可以憑這個「纏」字訣同時纏住自已和唐人！

形勢逆轉，「天地人三才陣」雖然以衆欺寡，但兩大主帥同時給唐唱纏住，要是不能迅速解脫窘境，後果實在堪虞之至。

「唐地！」唐天嘶叫。

唐唱能以一纏二，但能否以一纏三？連唐地也一併纏住不放？

在唐唱纏住唐天、唐人之際，雖有無數唐門子弟撲前攻擊唐唱，但功力懸殊，非但傷不了唐唱，傷不了方寶玉，還紛紛中刀倒臥下去。

(未完・七)

上文提要：饒明珠是被徐飛羽派來殺丁毅和柳露蓮的，行刺不成却負傷動彈不得。丁毅見她可以改過自新，便準備安排她到劉家瑞的家中養傷。不想，當晚端來的飯中有毒，丁毅百密一疏中毒倒下。隨後從窗外飛來六柄飛刀釘在丁毅之背後，繼而徐飛羽掠進客棧，欲扳丁毅肩膀之際，丁毅騰身而起，飛起一刀刺向徐飛羽……

新派武林殺手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銀杏山莊

假扮夫婦調查　乘船了解情況

徐飛羽一振腕，長劍迴削過去，說時遲，那時快，嵌在門板上之長刀，倏地滑出刺下。

這一刀極沉極快，「霍」地一聲，刀鋒已斬劃徐飛羽右肩之鎖骨，再用力一撬，只痛得徐飛羽右臂擧了起來，人也向後微仰，那一劍已自破解了。

與此同時，丁毅左手中之飛刀已經射出，正中徐飛羽小腹，幾乎全柄沒入。

丁毅飛刀一出手，左手交右手，再將自已之長劍撞了出來，劍尖抵在其喉頭上，「徐兄生死在我，剛才小弟說的條件，可否答應？」

這下變化極快，雙方由生至死、由死至生，寫來雖慢，實則疾逾白駒過隙，直至此時，看熱鬧的住客才發出一道驚嘆。

丁毅利用左手長刀嵌在徐飛羽鎖骨中之倚仗，迫他慢慢退進自己住房，床上之饒明珠，似乎穴道未解，原式依舊，一動不動。

「此處正好說話，徐兄答了話，便可自窗口逃生，今後要如何對付我，丁某絕不後悔，但假如你說的是謊言假話，丁某必要你受盡痛苦才慢慢死去，到底如何，只聽你一句話。」

他說得惡狠狠，只聽得徐飛羽心底發毛，機伶伶地打了個寒噤，澀聲道：「你要殺便殺，徐某絕對不會求饒！」

「丁某不是要你求饒，這是交換條件，公平交易，談不上誰求誰。」丁毅又冷笑一聲：「你要我殺你，可沒這般簡單，我要你嘗盡千刀割，萬刀剮之滋味，以解我多次被暗算之恨。」

徐飛羽態度有點軟，哀聲道：「丁兄，在下眞的不知誰是眞正僱主，你教我如何答你？」

「那是誰付錢給你的？你總該知道吧？你說了，我給你一個痛快。」

「付我錢殺你們兩人的是『阿密』，但誰是僱主，你也知道，他不會告訴我。」

「是『阿密』？不可能，我是他的『本錢』，你一向不是，他怎會找你？」

徐飛羽忽然笑道：「老丁，你說得不錯，但却欠思慮，你雖然是他之『本錢』，但如今人家要我來殺你，你說他會爲了情義，而不賺大錢麼？你是不是曾經給他寫了封信？所以他知道你住在那裡，也因此你一進客棧不久，咱們的人便已到了，你是聰明人，應該……」

丁毅聽他說得合情合理，頻頻點頭，心神微分之際，只見徐飛羽忽然雙脚一曲，低頭張開嘴巴，咬住劍尖，雙臂用力一甩，袖管裡條

地飛出六七柄飛刀，向丁毅射去。

徐飛羽果然不是省油燈。

「死裡求生」、「置之死地而後生」、「絕不放棄任何一個機會」乃出色殺手之守則，更是徐飛羽之信條，這是他今夜發動的第二次致命一擊，這次比上一次更加猛烈，更具威力。

丁毅剛一分神，便立即猛然一醒，「醒」來之時，劍尖已爲徐飛羽咬住，飛刀已離袖而出，千鈞一髮之際，只見他當機立斷，雙手放棄刀劍，像紙張一樣仰天而倒。

「篤篤」連聲，飛刀全射在床上，其中一柄正中饒明珠之左肩。

丁毅一落地，雙掌在地上一按，立即轉換了個方向，正想挺腰而起，徐飛羽已以左手抓住丁毅之長劍，遙指着丁毅。

丁毅不敢輕舉妄動，屈起一條腿，以臂支地，慢慢轉動，徐飛羽隨他而動，眨眼之間，兩人已互易位置，本來丁毅是背向着木床，如今却是徐飛羽以背相向，本來是丁毅制服了徐飛羽，如今却是徐飛羽控制局面。兩人幾番互易勝負，輪番面對死神，眞是瞬息萬變。

這一役之勝利似乎已落在徐飛羽手上，而這一戰毫不精采，却凶險無比，鬥智多於鬥力，智高者取勝，似乎合情合理。

徐飛羽吸了一口氣，道：「老丁，你想不到有這個結果吧，如今還有何話好說？你應敗得口服心服，我既然射你六柄飛刀，袖管裡起碼還留了幾柄，你連這個也疏忽了，正是敗得合情合理，還有個錯誤，你不該與我說那麼多話。」

丁毅道：「且慢，我可否再跟你說幾句話？」

徐飛羽上身微微向前，沉聲喝道：「快說！」

丁毅道：「在下有不少財產，尤其是四海通之銀票，寄存在永香餅家梁掌櫃那裡，煩你替我取出來，一半捐給善堂，另一半作爲你之酧勞。」

「梁掌櫃怎肯將錢交給徐某？」

「不必懷疑，我們之間訂下接頭暗號及信物，不管是誰，只要對上暗號，他便會把一個『梳粧箱』交給你，銀票便放在裡面。當然，你不可告訴他我已死了。」

徐飛羽長劍離他胸膛只有幾寸，丁毅道：「信物在我懷內。」說着一手撥開長劍，另一手伸入懷中掏。

徐飛羽立即警覺起來，喝道：「不許動，信物我自己取，你只須告訴徐某暗號，把手伸出來。」

話音未落，丁毅倏地向旁一滾，徐飛羽正要出劍，說時遲，那時快，他猛覺後背一沉一痛，頭一低便見到胸前透出一截刀尖來，他呆了一呆，那刀尖又冒出半尺餘，緊接着後背一沉，一個人伏了下來，他猛地一長身，震開伏在後背那人，丁毅右腿一個「老樹盤根」猛掃過去，徐飛羽應聲倒地。

他抬頭望去，只見饒明珠自床上掙扎起來，嘶聲地道：「徐飛羽，你要我死，却想不到反而死在我的刀下！」原來剛才徐飛羽飛刀射中其左臂，她一痛之下，眞氣竟然衝開穴道，麻穴提早解開了，後來丁毅形勢逆轉，她見徐飛羽以背向着自己，便悄悄取出被下之柳葉刀來，一刀猛扎下去。

徐飛羽看不到，丁毅因面對着她，是以見她雙手握刀撲下去，恐殃及魚池，便忙滾開了。

徐飛羽倒在地上，幾番掙扎起不來，遂戟指罵道：「臭丫頭，妳，妳背後下毒手！」

饒明珠冷冷地道：「這個結果正合乎天理。」

徐飛羽對着丁毅獰笑道：「老丁，你沒有贏我，徐某才是眞眞正正的『殺手之王』，哈哈……」

丁毅站了起來，一脚踏在他小腹上，徐飛羽雙眼登時翻白。「你此刻就算是武林盟主又如何，饒姑娘，妳傷得如何？快躺下去。」他上前扶她躺下。「好好休息，咱們最少有幾天安靜。」

饒明珠笑道：「丁大哥，你救我一命，小妹總算報答了你一次，我就算死了也瞑目。」

「胡說，你怎會死？」丁毅剛替她拔出左臂上之飛刀，房門忽被人踢開，他一抬臂，不假思索便將飛刀射去。

「噹」地一聲，飛刀落地，丁毅跳起來，却見門外站着一個手握吳鈎劍的漢子，正是劉家瑞。「金兄弟，你怎地連我也下毒手？」

丁毅淡淡一笑，「小弟以爲來的是徐飛羽的同黨。」

「徐飛羽？他在何處？」

丁毅指着地上道：「那不就是，另一個小弟便不認識了。」

劉家瑞走進房看了幾眼，便吩咐手下：「快把屍體抬出去，好好處理，再來兩人扶這位姑娘出去，金兄弟，此地不宜久留，請到舍下暫住幾天吧，官府那裡小弟自會派人去打點。」

「好，如此便有勞劉大俠了！」

丁毅轉過身去，以背對着劉家瑞。「請大俠代勞一下，把飛刀拔出來！」他剛才爲了閃避飛刀，仰天而倒，雖然盡力避免，但有幾柄飛刀還是刺進肌肉裡去。

劉家瑞將飛刀拔了出來，道：「快走，到寒舍再敷藥！」兩人快步走出客棧，劉家瑞忽道：「有個好消息差點忘記告訴你，柳露蓮沒有死，正在寒舍。」

丁毅大喜，他精神一鬆，猛覺全身氣力經已使盡，雙脚發軟，幾乎一個觔斗栽倒，劉家瑞見狀，連忙扶着他。

* * *

三日之後，丁毅幾已完全無礙，在劉府裡到處走動，而劉家亦請了高明的大夫來，爲柳露蓮及饒明珠治傷。這天他去探望柳露蓮，見她精神好轉才敢問她。「夫人，妳到底去了那裡？」

柳露蓮清淚倏地淌了下來，丁毅吃了一驚，忙問原故，柳露蓮嗚咽地道：「鷺飛已死了，他給人殺死了。」

丁毅吃了一驚，忙問：「是誰殺死他的？」柳露蓮抽抽泣泣地把經過告訴他，丁毅心中方暗暗竊喜，田鷺飛既死，柳露蓮便是寡婦，他便有機會贏得美人歸了。

「你一定要助我報這個仇。」

「這個在下義不容辭！」丁毅想到以後有機會，倒十分樂意替她報仇。「你先養好身子才是正理，其他的事暫且不管了。」

「還有一點，小妹已將你之眞正身份及一路上之表現，告知劉二哥了，他十分欣賞你能改邪歸正，因此日後你不必再隱瞞他。」

丁毅安慰了她兩句，便告辭道：「你傷未好，不要多說話勞神，我明天再來看你。」他又到饒明珠房內，幸喜她小腹上之傷口已開始合攏，人亦不再發燒，分明已過了危險期，若無意外，只需靜養一段時日，便可下床走動了，當下安慰了她幾句，也就告辭了，一出房門却遇上了劉家瑞。

丁毅問道：「大俠走得匆忙，莫非有急事？」

「非也，在下有事欲跟丁兄商量，請先到內廳候我，待我先問田夫人幾句話。」劉家瑞言畢便轉進柳露蓮客房，丁毅只好先到小廳裡等候。

過了頓飯工夫方見劉家瑞大踏步回來，一屁股坐下便道：「田夫人已將田大俠遇害之經過告訴我了，咱們也已查出那艘船了！」

丁毅脫口問道：「那船在何處？」

「不急，你且先聽我說。」劉家瑞喝了一口茶方道：「今早小弟去楊二俠家，提起此事，他便請一個朋友出來，此人也許你有過耳聞，喚盧錫基，外號『賽鬪羽』。」

丁毅道：「可是江南『迴風舞柳劍法』的掌門人？他長得一張紅臉？小弟去年在洛陽會見過他一面，不過他不認識我。」

「不錯，正是他。當時他坐在船上獨自飲酒，江面上之情況，看得甚是清楚。田夫人下水不久，兩個漢子拖着田鷺飛上船，船便開行，逆水而行。轉入大運河，盧掌門便着船家悄悄跟着他們。只見那艘船直放進太湖，停泊在黿頭渚，船上的人上岸走進一間大屋，盧掌門便着船家往回走，至揚州到楊二俠家作客。」

「楊二俠是那一位好漢？」

「他叫楊子龍，是儀徵楊家堡楊寶瑜的堂侄，因在家排行第二，是故一衆朋友全呼他二哥。」

丁毅點點頭，道：「此人之名倒未曾聽過，只不知那盧錫基肯不肯帶咱們去太湖認一認那艘船？」

劉家瑞道：「小弟已問過他了，他一口應允，不過他得去徐州拜壽，聲明回程一定帶咱們去，小弟想你們傷都還沒好，想他一來一回，也得半個月左右，正好讓你們好好養傷，是以答應了，丁兄，那徐飛羽可有透露過什麼口風？」

「沒有，這不一定是他口緊，而是在殺手行業裡，殺手絕不會出賣僱主之身份，是故他不知道也不奇怪。」當下丁毅便將與徐飛羽交談之內容，詳細告知他。

劉家瑞道：「他不說也不打緊，反正到了黿頭渚，找那些人一問，也就清楚了。」

丁毅這方面之經驗比他豐富多了。「這可不定，他們若非主謀，也不一定知道誰是僱主，不過，這總是一條線索，如今別無他計，只好順藤摸瓜了！」

「有道理！」劉家瑞長身在廳裡踱步。「在下跟田大俠見面雖不多，但一見如故，今日他被人謀殺，這個仇我也得助田夫人報却，寒舍裡頗有些人可用，另楊二俠那裡也有幾個人可用，他亦答應助咱一臂之力，是故成功機會極大。不過……」

丁毅見他說得吞吞吐吐，忙道：「劉大俠有話但說不妨，只要在下力所能及，絕不會推辭。」

「聽說丁兄當過殺手，受過嚴格訓練，可否代爲訓練一下寒舍的家將，日後也好派上用場，因對方顯然不是省油燈，可不能大意。」

丁毅一口應允。「此事包在我身上，明早咱們便開始訓練，稍候請你把人召集過來，讓在下先對他們之情況了解一下，才好因材施教，而且在下也有一事相求，請找人教在下水性，蓋在下是旱鴨子，在太湖上可施展不開。」

劉家瑞笑道：「此事便包在小弟身上，你只須每天抽出一個時辰，十天之後包你能解決水底下的困難！」當下他傳令諸家將們在院子裡集合，兩人携手而出。

劉家瑞選了十二名家將接受丁毅訓練，首先他們先把自己之特長演習了一遍，讓丁毅做了紀錄，並將他們編上號碼，日後只以號碼稱

呼。忙碌了一陣，天色已晚，劉家瑞與丁毅坐下吃飯，研究訓練課程。

鑑於敵人可能以太湖爲巢穴，是以先訓練他們之水性，激發他們潛力、毅力。這一夜，丁毅一夜不眠，將課程列出，希望在半個月之內，讓劉家家將有長足之進步。

次早一開始，十二名家將先到河邊訓練，這方面由劉家瑞主持，另派專人教導丁毅。丁毅只花半日工夫，便能在河面上游動，能踩水、能泅水，這與他有武功基礎有很大之關係。

其他家將則訓練耐力及毅力，在冰寒河底的潛伏。一天下來，人人均練得疲不能興，這才收隊回府。但劉家瑞回家之後，便帶丁毅到楊子龍家，把計劃告之。楊子龍聞後大喜，道：「小弟也派十二人來接受訓練，此事之後也可加强寒舍之防禦能力。」

當下三人重新審定訓練課程，並爲兩府家將參加是次報仇計劃的人，訂爲神龍隊，取神龍鬧太湖，豈有不成功之意。

次日開始，上午在河裡訓練，下午便到大江裡逐浪，晚上練習發射暗器。一日分三節訓練，中間休息一個時辰。三天之後，體力及耐力都有所提高，便改爲由丁毅教他們以簡單之招式殺人，務求乾脆俐落，只重實用，不尚花巧。

白天練武，晚上則到江河裡夜泳，七天之後，休息了一天，然後改在長廊裡訓練，將神龍隊分成兩組，一組設伏，一組突破，以木製兵器進行訓練。

丁毅在這方面要求特別高，只要有人動作不對，立即從頭再來，兩組人互相交換，上午你埋伏，下午我埋伏；上午你突破，下午我突破。

三天之後，又把訓練場所改在屋內進行，以三人爲一組互相配合，進行狹窄空間打鬥之訓練。

此一課程之後，便是把所有訓練的課程，在一日之內完成，訓練耐心及意志。

此時盧錫基已從徐州回來，他們把行軍路線確定下來，先派盧錫基帶了兩三個家丁到太湖那裡，假扮一家人遊湖，探聽消息。

此時，柳露蓮手臂傷口已結疤，她堅持要同行，劉家瑞拗她不過，最後只好同意。

最後一個課程是訓練神龍隊如何借物隱形，以及小組互相配合，他們針對每個人之特長，分配爲三人一個小組，每組有小組長，兩組爲一小隊，選一小隊長，兩小隊爲一大隊，選一大隊長一副隊長，每隊並編上號碼，便於指揮調配。

臨出發之前，却來了一名不速之客張火明，張火明之名，丁毅早有所聞，却料不到他還不到三十歲，他是江南「霹靂堂」張家的大公子，換而言之，「霹靂堂」日後將由他接管。

江南一堡一莊一堂聲名遠播，實力遠在一般幫會之上，張火明與楊子龍有八拜之交，因此也不瞞他，將情況一一告知，不料張火明却搖起頭來。

劉家瑞問道：「張兄是不同意咱們之計劃？」

張火明道：「霹靂堂就在常州，靠近太湖，咱們也常到太湖走動，幾曾聽人說過那裡有什麼强人？」

「但盧錫基信誓旦旦，絕對沒有看錯，這又是怎麼回事？那幫人在黿頭渚上岸轉往別處？」

張火明頷首道：「可能是如此，諸位勞師動衆而去，未必有收穫！」

楊子龍沒了主意，問道：「劉兄，如今咱們怎辦？」

劉家瑞也作聲不得，丁毅道：「繼續訓練神龍隊，另一方面派人到太湖向盧錫基取消息，如果那些人還在太湖，咱們便按計劃行動，若不去才另作打算。」

羣豪均感有理，於是就此決定，當下劉家瑞即找了兩名細心的家丁，火速去太湖找盧錫基，又着丫環送上酒菜，邊吃邊論江湖大勢，樂也融融。

楊子龍道：「張兄你常在外面跑，可有什麼消息？」

「最近武林平靜得叫人吃驚，叫人覺得此乃暴風雨之前夕，依小弟之見，不日必有大事情發生。」

楊子龍笑道：「武林不平靜，大家都心頭惶惶，武林平靜又有看法，眞教人難以抉擇，張兄，萬一太湖那邊眞有賊巢，尚須仰仗大力，希望吾兄能拔刀相助。」

「太湖就在常州附近，正所謂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不用楊兄開腔，小弟也必出馬，否則『霹靂堂』將來必成爲第一個目標，只要諸位一紙相召，小弟便帶人馳援，決不食言。」

當夜談至二更方散席，丁毅覺得這幾位都是熱血漢子，慶幸自己「改邪歸正」之後，便能結識此等英雄，人間仍有溫暖，深惡昨日自己雙手沾滿鮮血。

次日張火明回常州，丁毅仍全力訓練神龍隊經半個多月之調養，柳露蓮左臂傷口已癒合，無礙行動，只是太用力，仍覺疼痛，幸好她向來使用右手，是以便開始練劍，恢復體力。

饒明珠小腹傷口又深又長，又傷及腸子，因此癒合較慢，不過已能下床緩走。

那二十四名神龍隊隊員在丁毅嚴格訓練下，各方面都有了長足之進步。丁毅又向他們講兩軍相遇勇者勝之道理，以激發他們之拚搏精神。

七天之後，盧錫基帶着去找他的家丁回來了。「黿頭渚上的那座小屋，竟然沒有一個人，後來問了當地的人，原來那棟小屋已荒廢了十多年，原是一位大官買下來，但不知爲何，他們在太湖裡找了三天，未見有什麼特別的人和物，是以便趕回來了。」

楊子龍嘆了一口氣，道：「咱們這半個多月來算是白幹了，人不在太湖，天下茫茫，去那裡找尋？」

劉家瑞見丁毅不吭一聲，乃問道：「丁兄有何看法？」

丁毅慢慢地道：「小弟回想一下整件事之發展，認爲他們不在太湖，也必在附近，而且田鷺飛顯然知道他們之身份及巢穴，是故一直在運河附近活動。」

柳露蓮截口道：「如果鷺飛知道，爲何他不告訴我？」

「因爲他不想讓你知道，他不要你參予其事。」

楊子龍道：「說起來，此事有點奇怪，他爲什麼連自己之妻子也不說？既然知道有危險，又知對方强橫，應該找幾位朋友一齊跟對方周旋才對。」

羣豪都覺得他說得有理，劉家瑞亦道：「不錯，田兄向來聰明，其實很多事，他事先都可佈署，除非……」

柳露蓮急問：「除非什麼？」

劉家瑞吸了一口氣道：「除非田兄是與人結怨，而錯在他身上，所以才會獨自解決，而在明知對方實力强大之情況下，不請朋友助陣，也不把一切告訴你！」

柳露蓮喃喃地道：「鷺飛爲人正直，他怎會做錯事？」

盧錫基道：「人非神仙，怎不會做錯事？聖賢都有錯，何況長年在武林中打滾的人。」

丁毅道：「田夫人，請你再把當日你倆所說的話重覆一次，請注意吻合其語氣。」

柳露蓮想了一下方複述，她說得很慢，每句都先想一想再開腔，自信基本沒有錯漏，語氣也基本上符合。

丁毅道：「聽田大俠語氣，他不像是與人結怨而去解決問題的，他怕妻子會出事，事實上已連番遭人暗害，只是福緣厚澤，大難不死而已，請想想他是叫田夫人躲起來，他說他才會無後顧之憂與對方周旋，用周旋之一個形容詞，相信沒含有半點贖罪之意，是故劉大俠之推論不準。」

劉家瑞不服地道：「閣下又有何高見？」

「他的話有幾個疑點，小弟先說出來請教高明。」丁毅邊踱步邊道：「在正常之情形下，若是擔心妻子會被殺，而叫她躲起來，應該指出匿藏之地點，否則也應該徵詢妻子之意見，但田鷺飛並沒有這樣做，這說明了什麼？」

楊子龍道：「說明他對付敵人毫無把握，自知不能取勝，必然被殺，因此根本不管妻子會匿在那裡。」

「不錯，其實……」丁毅本來想說，其實還有第二個理由，但他看了柳露蓮一眼，改口道：「其實他的話還有疑點，爲何遲遲不說出對方之身份及整件事的來龍去脈，此點剛才諸位已提出過，不能有結論，因此不說了，最令人奇怪的是他爲何一直勸妻子喝酒？」

此言一出，羣豪均是一愣，但礙於柳露蓮在旁，都不敢接腔。

「不！鷺飛回家有時也會勸我喝兩盅陪他，是故並不奇怪。」

「他爲何會知道你住在鳳巢客棧，除非他一直跟在咱們後面，否則必有人通知他，但除了阿密知道咱們之地址外，並無人知道，他爲何會找到？」丁毅嘆了一口氣，「這幾個謎團好生難解，總之，在下覺得田鷺飛有意隱瞞了一些重要的事。」

柳露蓮不服地道：「他爲何要這樣做？我是他妻子，有什麼須連我也瞞騙？」

「在下若知道，這些謎團便早已解開了。」丁毅沉吟道：「上了船之後，他並沒有告訴你及船家要去何處，好像上船只爲了跟你談話而已。」

柳露蓮截口問道：「這又有何問題？」

丁毅嘴巴牽動了一下，但終於忍住。她抬頭問劉家瑞：「二哥有什麼看法？」

劉家瑞道：「愚兄早已被弄糊塗了，反正你們準備怎樣做，劉某都不反對，而會盡量配合，丁兄，你說了那許多，到底打定了主意否？」

「有，在下決定跟田夫人易容去一趟太湖，即使咱們找的人未必在太湖，但因爲田鷺飛在這附近出現多次，是故在下認爲有必要再去查一查。」

盧錫基有點不悅地道：「但盧某已搜了三天，毫無所獲，你若要去找機會，恐怕成功之機不高。」

丁毅斬釘截鐵地道：「但在下不去一趟太湖，眞是死不瞑目。」

柳露蓮即道：「不管你們決定如何行動，賤妾一定參加，不知丁兄到太湖有何行動？」

「目前還未定，在下只打算先到那裡偵察及暗中調查一下，視情況如何再作決定。」

劉家瑞問道：「丁兄準備何時出發？」

「這一兩天之內便起程，請劉大俠派兩位精細的家丁，表面上侍候左右，實則用來通風報訊，萬一找到巢穴，也有人回來通知，出發之前在下會與大俠再詳細訂下聯絡暗記。」

「這個沒有問題，劉某必定全力支持。」劉家瑞沉吟道：「不如這樣吧，咱們把人拉到霹靂堂去，萬一找到巢穴，便可以立即派兵馳援，以免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衆皆曰善，當下訂下聯絡暗號以及行軍路線。丁毅道：「明天晚上趁夜色離城，以免露出行跡。」

一夜無事，料不到次日饒明珠聽到消息，竟然纏住丁毅要一齊行動。丁毅吃了一驚，道：「妳傷得太重，此去又非遊山玩水，如何使得？」

「如何使不得？小妹扮作丫環，你跟田夫人扮作夫婦，一齊遊太湖，這才不會引人思疑，不然有家丁沒有丫環，仔細的人必然會看出破綻，最多小妹不參與打鬥。吶，那兩位家丁雖無病無痛，此刻我若要殺他們，還是輕而易舉哩！」

「到了危急情勢，怎輪到你袖手旁觀？一動手牽動了傷口，後果不堪設想。」

饒明珠道：「大哥，小妹決心向善，你竟不支持我？我本是一位孤兒，死了也不會累及任何人，但若活得窩囊，又有什麼意思，再說小妹如今已行動無礙，何況到了太湖也不一定立即動手，這樣吧，一有危險，小妹便到常州報訊，這便使得吧！」

丁毅料拗不過她，只好道：「好吧，你把藥帶上，一切須聽我命令，要你走你便得走，否則我可不管你了，而且……」

饒明珠問道：「而且什麼？你有話不妨直說。」

「如果有什麼三長兩短，便失去那天我盡力救你之意義，你要做點有意義的事，日後機會還多得很，千萬不要因小失大，目前最重要的是先養好身子。」

饒明珠白了他一眼，道：「那有男人像你這般囉嗦的。」稍頓又道：「若是不明底細的人，一定不相信你以前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殺手。」

丁毅暗叫一聲慚愧，道：「你去準備一下吧，今夜咱們便出發，最好你先與田夫人說一下。」

「遵命！」饒明珠笑嘻嘻地跑去找柳露蓮，她這天都跟柳露蓮在房裡，丁毅則請劉家瑞替他準備一些應用之物，又挑了兩位樣子老實，身子結實的家丁。

劉家人多辦事快，下午便把一切應用之物備好，劉家瑞特地在家裡設餞行宴，今夜除了丁毅這一組五個人之外，尚有盧錫基帶的六位神龍隊員首先出發。餘下來之神龍隊員則由劉家瑞及楊子龍率領，定明夜出發。

這頓飯邊談邊吃，一直吃至一更時分，要出發的人才更衣從後門離開。丁毅這一組先走，他們趁夜色出了揚州城，向南疾走。由於兩位家丁挑着東西，不能走得太快，走了五六里路，剛好有一座樹林，便進林休息。

天亮之後，丁毅仍不走動，一直等到日上三竿才出發。饒明珠扶着柳露蓮，丁毅則扮成一個紈袴子弟的模樣，身着錦衣，趾高氣揚地向江邊走去。

到了碼頭之後，丁毅叫道：「金福，你去找三艘大一點、乾淨些的船，要他們先備好酒菜才開船。」

大江裡大大小小的船隻可不少，化名金福的劉家家丁找了一艘佈置華麗有大船艙的船。金福狗仗人威，令船上的人把四口木箱搬上船，船老大見來了豪爽的大客，殷勤得很，叫他婆娘速速進城買了好些酒肉、青菜等食物。

忙亂了好一陣，直交午時，船才緩緩駛出，船上有四五個船伕，加上船老大夫婦，人手倒也足夠，因此飯菜很快便做好了。那婆娘十分乖巧，把菜分開，一桌只供丁毅及柳露蓮，另一桌給他們三個下人的，饒明珠心中不高興，又怕露出馬腳，莫可奈何，只好接受，待服侍了他們每個人，船伙計才分批吃飯。

丁毅故意架起二郎腿問道：「船老大，你貴姓？」

船老大放下碗箸走過來，哈腰道：「有勞大爺動問，小的姓吳，內人周氏，不知有什麼吩咐？」

「老吳，咱們包你七、八天，船資稍候先付一半，但一路上你得小心一點，若出了紕漏，你賠不起。此去太湖要多久？」

「不知大爺是要沿途瀏覽岸上風光，還是趕路？」

「這附近大爺已遊過，目的是去太湖，在太湖得好好玩上兩三天。」

「後天中午左右就能抵達太湖，大爺，您們喜歡吃什麼菜？不是小的老王賣瓜，自讚自誇，俺這個老婆燒菜可是一把好手，只要你點得出來的，她便做得出。」

丁毅哈哈一笑，拋了一錠銀子給他。「叫她把她最拿手的菜做出來就是，銀子不夠不打緊，大爺這次好不容易可出來散散心，多花銀子不在乎，你去吧，俺吃飽要歇一會兒。」

船艙佈置得十分整潔舒適，把門關上，柳露蓮瞪着一對大眼睛，丁毅微微一笑，甩掉鞋子，坐在鋪上盤膝運功調息。

柳露蓮見狀自己也盤膝運起功來，兩人各自運行了七個大周天才散功，乃倚在枕上閒談。

「露蓮，妳背上的傷完全無礙了麼？」

「用力重還有點疼痛，再過兩三天估計便能痊癒。丁毅，這些日子來，多得你照顧，小妹感激不盡。」

「說這麼生份的話？若要說謝，應該我先謝你，因爲是你仇將恩報，捨命救我的。」丁毅道：「咱們先來個協議，互不道謝如何？」

柳露蓮幽幽地道：「你不知道，你待我真的很好，你何止救我一次，這一次你根本可以不來的，但你卻將此當作是自己的事般。」

丁毅大着膽子道：「你的事不就是我的事，還分什麼彼此？」

柳露蓮目光一亮，輕聲問道：「真的，你說的可是真心話？我……我是個寡婦，殘花敗柳。」

「若不是你以你之行爲感動我，相信我這個殺手還會一直幹下去，直至有一天被人殺死爲止。」

柳露蓮道：「你……跟一個寡婦，別人會譏笑你。」

「譏笑我什麼？笑罵由人，我自逍遙，自古以來，多少英雄名士，都曾娶寡婦爲妻，後來可有人笑他？露蓮，我真的不在乎這個。」丁毅執住她的手，道：「露蓮，等替你報了仇，了卻心願之後，你便嫁給我吧！你若害怕的，咱們便搬到黃河北岸去，那裡無人認識咱們，誰還會笑咱？你若不怕，咱們便去太湖結廬，過過神仙的日子。」

柳露蓮紅着臉不語，丁毅將她拉進懷裡。「你怎不說話？還不相信我？」

「這倒不是，鷺飛屍骨未寒，怎可再嫁？」

丁毅道：「我只要妳一句話，你要我等三年便等三年，要我等十年，我便等十年。」

柳露蓮芳心湧起一陣甜蜜，所謂千金難買有情郎，她也忘卻羞澀，爽朗地道：「你等我，我一定嫁給你。」

丁毅捧着她的粉臉連親幾口，道：「你要替我養幾個胖小子，我才肯饒妳。」

「不知羞！」柳露蓮指指門外，道：「別讓人聽見，嗯，饒姑娘對你好像有點意思呢！」

「我會告訴她，我要娶妳，妳也已答應嫁給我。」

「你敢胡說八道，我便撕破你的嘴。」

艙門忽被人敲響，兩人吃了一驚，丁毅乾咳一聲，沉聲問道：「誰？有什麼事？」

外面傳來饒明珠的聲音：「主母，小婢可以進來麼？」丁毅與柳露蓮相顧莞爾，丁毅上前把門打開，饒明珠看了他倆一眼，便走了進來。

柳露蓮問道：「饒姑娘，什麼事？」

饒明珠笑嘻嘻地道：「小婢要請主母替我換藥，請少爺出去一下！」丁毅一笑出門，他心情從未有像今天這麼好，走至甲板，極目望去，江水滔滔，去勢甚急，兩岸風景怡人，他忍不住發出一道嘯聲。

嘯聲把船上的人嚇了一跳，饒明珠叫道：「少爺，你作什麼？」丁毅瞿然一驚，乾咳一聲，把船老大喚來，着他晚上加點酒。

船老大道：「船上本有酒，有狀元紅還有高粱酒，足夠客官喝三五天的，客官，船立即便要轉入運河了。」

「進入運河怎樣？」

「運河碼頭多，您喜歡吃什麼河鮮？小的喚渾家上岸去買。」

丁毅心情舒暢又丟了一錠銀子與他，「看見好東西便都給我買下來，晚上請你們好好吃一頓，今晚大家坐在一起吃。」

「多謝客官，同桌吃飯，尊卑有別，不好意思。」

「去去，我說行就行，你別掃我的興。」

只見船夫正在收帆、轉舵，船的速度逐漸慢了下來，緩緩轉入運河。這運河不比大江，加上船隻又多，速度慢了許多，但對了解兩岸之風情，卻大有幫助。「船老大，你幹此行多久了？」

「小的自小便隨父親去江湖上討飯吃，由揚州到太湖，每年都得來回十多二十趟，這段水路，閉着眼睛都走得到，客官請放心。」

「太湖上可有沒有強盜湖匪的？」

「以前還有，但這幾年卻一個也不見了，他們說這是蕭莊主的功勞，但小的便不大清楚了。」

丁毅訝然問道：「蕭莊主，那一位蕭莊主？」

「便是在太湖東洞庭山『銀杏山莊』的莊主蕭振仁，自從他在此建莊之後，湖匪便銷聲匿跡了。」

「哦？」丁毅覺得蕭振仁這名字十分陌生，便問道：「這位莊主武功十分高強麼？」

「他好像不會武功，終日跟一

些詩人墨客吟詩作對，有的說他是給了一筆銀子予湖匪，叫他們離開太湖，有的說湖匪是受他陶薰，都改邪歸正了，實情如何，小的也不清楚。不過那老頭十分孤僻，除了詩人墨客之外，從不跟其他人來往。不過地方上有什麼需要，他倒經常解囊捐贈，因此，也有些人喚他蕭善人。」

「可惜我只會賺錢，不會吟詩作對，否則倒可結識他一下。」丁毅對此可不感興趣。「船老大，湖上還有什麼武功高强的大豪麼？」

「附近倒有一些，但住在湖上的，好像都是文人。」

「住在附近的有那些高人？」

船老大抓抓頭皮，道：「小的無謀無勇，平日沒有留意，只聽人說，也沒記下來。」說着話，船已靠在一個碼頭上。

只見周氏帶着一個小船伕上碼頭去了，丁毅心頭一動，問道：「少爺在船上悶了，上去走走。」

船老大諂媚地道：「此段小的十分熟悉，待小的來帶路。小石子，你陪客官上岸走動一下。」

丁毅揮揮手道：「不必，我喜歡獨來獨往，我娘子若是問起，便煩你告訴她一聲。」

他上岸走了一會，只見碼頭上人來人往，搬運的、賣魚、賣肉、賣菜的小販，沿路擺攤，甚是熱鬧，卻不見有扎眼的人。丁毅走了一匝，見船老大的老婆上船，便尾隨着上船，船又起錨前進。

俄頃，船尾便冒起炊煙及菜香，這船孃燒菜果然有一手。入黑之後，因河上船多，不方便行駛，船便靠在岸邊歇息。

船老大把人全召來，宣佈了丁毅要請大家一齊吃飯，衆船伕均十分高興，丁毅給每個船伕又派了幾吊錢，然後分賓主入座，飯菜擺滿了一桌。

丁毅首先舉杯邀請，衆人均陪他喝了一杯酒，然後舉箸，丁毅引導船老大他們談些太湖上之風景，附近大人物之趣事。那些船伕兩杯酒下肚，便漸漸不再拘束，口沫橫飛，傾盡腹中所知，是以一頓飯下來，丁毅已了解了不少。

看看已經差不多，丁毅便長身道：「撤席，大家早點休息，明天還得趕路。」

丁毅「一家」又在甲板上飲茶閒聊，春夜寒意仍重，坐了一會兒，相偕進艙歇息，丁毅和柳露蓮既是「夫婦」，自然同艙。

柳露蓮一進艙便將蠟燭吹熄，低聲道：「你是君子，應當守禮。」丁毅一笑解衣，同進被窩。兩人初次這般接近，都有點拘束，反而睡不着覺，尤其是丁毅，得知柳露蓮同意嫁給自己，心情興奮，內心對老天爺感激不盡，這時候田鷺飛被人殺死，否則這段婚姻是否能成，還十分渺茫呢！鼻端嗅到柳露蓮陣陣襲人之體香，更是心癢難搔，不由自主地輾轉起來。

柳露蓮低聲問道：「你睡不着覺，是否因爲我在身旁？」

「我正在謝神。」

「謝什麼神？」

「多謝老天爺賜我這段好姻緣。」

柳露蓮又羞又喜，伸出春葱似的食指，在他額角上輕輕一戳。「你胡思亂想，難怪睡不着覺。」

「非也非也，我若對此毫無感覺，又豈是你之所願？」

「哼，你就會哄我，誰知你心裡怎樣想，我又不是你肚子裡的蛔蟲。」

丁毅見她說得疼人，忍不住勾臂圍住其粉頸，讓她枕在自己臂上，道：「我若騙你的，教我死在太湖……」話未說畢，柳露蓮已伸掌封住其嘴巴，丁毅乘機在她掌上親了幾口。

「你不君子。」

「此正是君子之爲也，豈不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乎？」丁毅另一手握住其手臂，道：「露蓮，妳說咱們日後應把家置在何處？」

「那是三年後的事，你急什麼？」話剛說畢，柳露蓮隨即道：「小妹喜歡江南景色，不過揚州過於繁華，蘇州失之小氣，杭州嬌媚過甚……嗯，不如就在太湖畔找個地方結廬如何？」

「妳喜愛何處，何處便是咱們的家，我只要你，其他的都不重要。」

柳露蓮心頭甜蜜，忍不住把頭挪過去，枕在其胸膛上，幽幽地道：「你若能終生如此待我，小妹就嫁你十輩子又何妨，只怕你日後嫌我色衰。」

丁毅笑道：「待妳色衰，我亦已老邁，也怕妳嫌我昏庸無能。」

柳露蓮失笑。「今天小妹才發現你其實很風趣，睡覺吧，說不定到太湖有連場惡鬥等着你呢！」

「此情此景，睡覺不煞風景？應該秉燭夜談，喁喁細語直至通宵達旦。」

「來日方長，你急什麼？對你來說最迫切的事並非喁喁細語，而是替小妹報仇，否則你還不知要等多少年啦。」

丁毅把手擱在她腰上，笑嘻嘻問道：「妳要我等多少年？」

「報不了仇，便得等十年，你等得了麼？」

「等不了也要等，但我會用盡辦法替妳報仇，對我來說一日如隔三秋，那堪長等久待？」丁毅輕輕將她摟緊，柳露蓮伏在他懷，溫順

如貓。

忽然柳露蓮抬起頭來，道：「大哥，我要你答應一件事，這件事你一定要遵從。」

丁毅微微一怔，道：「你說，我完全答應，就算要我把命賠出去，我也不會吝嗇。」

「胡說！」柳露蓮道：「我雖然希望你能早日替我報仇，了卻我之心願，但你一定要愛惜性命，所謂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不可因小失大。」

「打鬥本來就是件危險的事，何況生死相搏？而且對方武功一定極之高强，我必須盡力而爲，方有成功之機。」

柳露蓮傷感地道：「我已失去了一個丈夫，不能再失去你，你若有什麼三長兩短，可知小妹會如何傷心！」

丁毅心頭激動，忍不住低頭把滾熱的嘴唇印在朱唇上，柳露蓮輕輕將他推開。「你還沒答應小妹。」

丁毅這才正容地道：「露蓮，我怎肯輕視自己之性命，我還沒過好日子呢，我答應妳不做冒險的事，盡量鬥智而不鬥力，他們想殺我也沒那麼容易。」

「嗯，有你這句話，小妹今夜才睡得着。」柳露蓮言畢靠一靠緊他，兩人相擁而眠。

第二天船行甚速，一路平安無事，周氏上岸買菜，丁毅也必跟着上去，注意岸上的人，始終不見有扎眼的人，不過他始終懷着一塊心頭大石。

至第三天上午，船便依期駛進太湖，極目望去，湖波浩瀚，不着邊際，教人心胸爲之一寬。船老大將船駛至鼋頭渚，道：「客官但請上岸游玩，船便靠在這裡，午飯時再回船未遲。」

丁毅遂帶着「家小」上岸，渚就是水中之小陸地，也就是小島，鼋頭渚之名乃因島上有一塊巨型之石頭，極似鼋。島上花木掩映，水榭涼亭，點綴其間，果是人間勝景。五人在島上漫步，因也有其他遊客，不敢說正事。

走了一陣，果然見到一座建築講究的大屋，門窗都上了鎖，饒明珠低聲道：「不知這是否盧錫基說的那棟房子？」

丁毅看了幾眼，道：「咱們再到別處找找，看是否還有其他房舍。」

其中一位家丁曾來太湖把盧錫基找回去，低聲道：「便是這棟房子。」

丁毅輕輕點頭，五人繼續在島上漫步，那島太小，房舍不多，規模最大的算是剛才那一棟，由於靠午，遊人紛紛上船，丁毅五人依原路走回去，待走到那裡，便要他們在房舍四周把風，低聲道：「你們守在這裡，待我進去看。」

柳露蓮道：「門窗均上鎖，分明無人居住，何必再進去？」

「非也，我相信盧錫基不會看錯，當日那幾位殺田大俠的凶手爲何要進此屋？分明裡面有蹊蹺。」

那位家丁又道：「當日據盧掌門說，他也曾進去過，但毫無發現。」

丁毅頷首上前，自懷內掏出一根鐵線來，伸進鎖孔，廢弄幾下，只聽「得」地一點響，門鎖已打開，他輕輕將門推開，閃身進去，待要把門關上，饒明珠也閃了進來。「大哥，多一個人總能看得仔細一點。」

「也好，你得小心了。」

「大哥，小女子有一件事問你，那晚你爲何特別高興，設宴請船伕？你一定有特別原因。」

「是的，因爲那天露蓮答應將來嫁給我，我從未試過那麼高興，是以破費讓大家陪我喝幾杯。」丁毅見她臉色一變，隨即把臉別開，仍問道：「你不替我高興？」

饒明珠乾咳兩聲，道：「恭喜大哥，找到佳偶。」

「她救過我，使我知道人間有溫情，使我天艮發現，改邪歸正，她給我的實在太多了，我一定會愛她一輩子。」

「她救你的命，你救我的命，截然相反，難怪……」

「饒姑娘，妳將來也一定會找到如意郎君。」

饒明珠道：「他們在外面等候，咱們還是趕快搜查吧！」

丁毅直至此刻方有機會打量一下這棟大屋，大廳不太大，但方正，柱樑講究，廳之兩端有耳房，兩條暗廊伸了進去，看來臥室還不少。他先走進左首那條走廊，將房門推開，便聞到一股霉味，料是久不通風之故。

房內的床已塌了，雜物凌亂，丁毅用腳把東西掃開，卻無發現，乃進入第二間房，那是間套房，書架上還放着幾本書，一書架上之毛筆已無毛，此間看來却比較整齊，他便用心搜索。

適才在外面丁毅已留意到，此屋之地底石頭不少，因此特別留意地板，可是查過全屋地板，均無可疑之處，他不由坐在椅上，目光落在那張巨大之楠木書桌上。

那張書桌比一般的大了許多，桌腳且是三面密封，看來龐大又堅固，仍甚完整，與其他傢具已經出現損殘之情況相比，甚是矚目，是故他先把抽屜拉開，裡面空空如也，正想關回去，心頭一動，用力一扯，只覺十分沉重，心頭大喜，再連拉幾下。

（未完•七）

上文提要：陶克等人經過查証之後，原來冒充清蓮師太的人是段巧鳳，串同「巧手郎君」包太乙在清蓮庵興風作浪。了無大師率領冬瓜唐等兄弟回劉家莊去，陶克再回去拜祭妻女墳墓，一路往桐城而去，發現錢丹鳳潛入快活居，便追踪盯上，只見她潛入房中，紅紅的房門被撞開，那錢丹鳳的尖刀翻飛，紅紅的胸前淌血，仍拚命抗拒……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

霍去病·文
可飛·圖

一棒打江山

送官究治無效　興師問罪逞兇

其實「快活居」中除了屠掌櫃，手下的五個姑娘也不簡單，如果叫出她的名堂，五人乃「北地五胭脂」，江湖上眞有不少人還未曾聽說過！

「北地五胭脂」個個都會武功，如果紅紅是一般女子，只怕早已不明不白的死在屋子裡了！

* * *

那錢丹鳳被屠掌櫃這麼一說，不由大怒，叱道：「可惡，你眞想知道爲甚麼？」

屠掌櫃道：「妳殺傷我的人，我連知道爲甚麼也不能？天下還有這種霸道的？」

錢丹鳳大怒：「大膽！」

屠掌櫃臉色一寒，道：「如果不把話交代清楚，錢大小姐，妳就休想離開此地！」

錢丹鳳道：「你想留我？」

屠掌櫃道：「不是留妳，抓你上衙門！」

錢丹鳳道：「想不到在我三水幫地臉上開飯館的小人，膽敢如此狂妄的對我不敬！」

屠掌櫃冷冷道：「錢大小姐，我不聽妳賣招牌字號，我在聽妳的解釋！」

他剛才露了一招，錢丹鳳心中有了疙瘩，能以三指抓牢她刀身之人，這個人的武功不簡單！她也想及這家飯館的姑娘也不簡單，只可惜今夜只有她一個人來此，上一回還有洪大川與白水青！

她有着孤掌難鳴的感覺，不由得尖聲叱道：「好，你狠，只不過看你能狠幾時！」

她跺着脚，又道：「問她，爲甚麼要勾引我們少主，我已經放過她一次，她仍然對我們少主下功夫，這是我不能容忍的！」

屠掌櫃一怔：「你們少主？」

「對！二更天時還在大煙床上翻雲覆雨不要臉，哼，眞會勾引男人！」

屠掌櫃道：「原來是封少主呀！」

錢丹鳳道：「我說過，這世上若有人勾引流雲，我絕不會饒她，所以我今夜是取這賤婢命來的！」

她口中的流雲，正是三水幫少主封流雲！

原來這位錢大小姐死死的愛上風流成性的封流雲，而封少主對她不怎麼樣，於是，她便把一股子恨意出在姑娘的身上了！

* * *

屋脊後的陶克一聽，心中在想，這是爭風吃醋，錢丹鳳自恃三水幫勢大，出手要殺人！

他覺得也沒甚麼的大不了的事，就等下面的事情說開，錢丹鳳一走開，他就下去找房間睡大覺了！

陶克不想同錢丹鳳碰面，因爲他已同三水幫結了仇，見面免不了一場打鬥！

* * *

這時，屠掌櫃火大了。

他沉聲戟指錢丹鳳，道：「妳眞的囂張，妳怎不去找封少主，却拿刀來殺我這兒的姑娘，我們這是幹甚麼的？每天忙裡忙外，侍候客人，爲的不就是賺一些生活，我們的姑娘已經夠可憐了！」

錢丹鳳叫：「她勾引我少主，要不然，少主也不會每次都找上她的屋子裡！」

屠掌櫃道：「客人要找那位姑娘，那是客人的意思，花銀子的大爺有自由，我們姑娘沒自由，錢大小姐，不論客人會找誰，我的姑娘永遠也不會嫁給誰，妳吃的那門子醋，喝的那門子酸！」

錢丹鳳道：「可惡，你還敢對我如此說話！」

屠掌櫃道：「還要拿你上衙門！」

錢丹鳳的尖刀便在這時出手了！

她兩把尖刀交叉點刺，却不料屠掌櫃八字步倒着退，五步之後他出掌，掌風拍出，忽變劈，便也聞得那錢丹鳳一聲呼：「啊！」

很巧妙的一掌掃過錢丹鳳的右肩頭，便也掃出兩道血口子，錢丹鳳的上衣也裂了，她倒退着！

便又聽得屠掌櫃沉聲道：「拿下！」

這一聲吼，只見兩個伙計直撲錢丹鳳，兩個伙計其中一人陶克認識，這時他才知道，「快活居」實在是個卧虎藏龍之地。

果然，兩個伙計只一撲上，三招不到，已奪了錢丹鳳手上兩把尖刀，有個伙計攔腰抱緊錢丹鳳，閃出個姑娘用繩子把錢丹鳳拴上了！

錢丹鳳被拴上，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

陶克就以爲「快活居」不想再做下去了，這三江地界之內，三水幫的勢力便官家也禮讓三分，而快活居只不過一間小字號而已！

陶克在房上不解，院子裡，錢丹鳳尖聲道：「你們已經瘋了，咱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

屠掌櫃大怒，道：「送官，就說半夜來了女賊，殺人刼財，被我們拿下了，把紅紅也扶去！」

他把事交代完，便回頭走了！

兩個伙計不怠慢，拉着錢丹鳳就往外走！

錢丹鳳幾乎大哭，那當然她以爲受了偌大的侮辱與委屈！

果然，紅紅在敷藥之後也由另一姑娘扶持着往店外一齊走去，顯然是要上衙門去了。

* * *

陶克不必跟去看，因爲他相信錢丹鳳會很快的被官府放出來，因爲三水幫的錢丹鳳，乃是漢江錢水龍寶貝女兒，如果錢水龍不把她看成寶，錢丹鳳是不敢亂殺人的！

陶克正要往院子落下去，突然附近有風聲，他警覺的一個斜掠，只見一條頎長身形已往房上飄來！

陶克在灰暗中道：「大掌櫃！」

那黑影正是屠掌櫃！

屠掌櫃見是陶克，一聲淡淡的笑，道：「原來是你呀，哈！」

陶克道：「好像我來的不是時候！」

屠掌櫃手一擺，道：「兄弟，下面說話！」

陶克點點頭，兩人聯袂飄在院子裡，屠掌櫃把陶克禮讓在客房裡，命人送上一壺暖酒幾樣小菜！

陶克道：「剛才發生的事令人惱火！」

屠掌櫃道：「我早就知道兄弟已經在上面了！」

陶克道：「我理解，因爲錢大小姐的身邊應該有人護衛她！」

「可是，你兄弟半天不下來，我就知道你不是她身邊的人物了！」

「所以你等把錢丹鳳送往衙門之後，便想與我一會了？」

「不錯，我要確定你是否三水幫的人？」

陶克道：「大掌櫃，老實說，我是跟踪她而來的！」

他想了一下，又道：「曾有人勸她，但她不聽，還是潛來了，如果我知道她出手殺人，我不會坐視，我以爲她是抓姦夫淫婦，大掌櫃，我對姦淫之事，深惡痛絕！」

屠掌櫃道：「這話我相信，因爲你身受其害！」

陶克臉皮一緊，猛然喝了一口酒！

他重重的放下酒杯，道：「大掌櫃，我有事想問你！」

「我在聽！」

「你看那淫賊是甚麼樣的人物？姦人還殺人！」

「我不知道！」

「大掌櫃，剛才如果我沒看錯，你露了一手鷹爪功，而且功力頗渾厚！」

「哈！」

「你笑甚麼？」

「兄弟，不錯，果然被你猜中了！」

陶克神情一緊，道：「深藏不露！」

屠掌櫃道：「不是不露，只爲未到露的時候！」

陶克道：「何時才會露出來？」

屠掌櫃道：「難說！」

陶克道：「大掌櫃可否告知你

的大名？」

「屠萬山！」

陶克吃驚的道：「大响馬屠萬山？」

「不錯！」

陶克道：「三年前我離家去投軍，曾在行軍路上聽人提起你的大名，想你乃統領數百人活躍在十萬大山中，如今怎麼在這桐城縣境，開了一家飯館兼烟攤子，當年的威風一變而爲迎客躬身，你……爲甚麼？」

屠萬山道：「我說過，時機未到！」

陶克一笑，道：「我的話問得太多了，對不起！」

淡淡一笑，屠萬山道：「沒甚麼，兄弟，這些天你可曾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陶克道：「不但未曾找到，還與三水幫結下樑子，深感窩囊！」

屠萬山道：「你怕三水幫？」

陶克道：「怕？你以爲我怕他們人多勢衆！」

笑笑，屠萬山道：「兄弟，眞有骨氣，我屠萬山交你這個朋友了！」

他伸手，陶克也伸手，兩個人重重的一握，那屠萬山這才又笑笑，道：「兄弟，我不會讓你吃虧的！」

陶克道：「我倒擔心屠兄，三水幫會找上門來的，飯館無所謂，傷了你的人……」

屠萬山道：「你指後面幾位姑娘與伙計？」

陶克道：「能不爲他們擔心？」

屠萬山道：「他們有自保的本事，我的手下人不是好欺侮的！」

陶克道：「所以你也敢開烟館！」

屠萬山道：「我爲甚麼不開？」

他忿然的一搥桌子，又道：「當今朝廷腐敗，逼得我們走入黑道，你看看，咱們華夏大好河山，如今變得連藍眼珠黃頭髮的人也欺上門來了，如今人人朝錢看，捻黨之亂又是西南回族造反，如今又打到西北，苦了誰？」

陶克道：「所以你開大煙館，豈不助長了外人氣焰，慘了咱們自己人？」

淡然的一哂，屠萬山道：「兄弟，出力打仗的是苦哈哈的人，有銀子的躲得遠，有銀子的人不但不打仗，反而吃喝又享樂，有銀子的才會到煙館裡泡，我便投其好，叫他們抽大煙吧，抽死一個少一個！」

這眞是憤世嫉俗的話，聽得陶克難以苟同，但他又不知怎麼說，便也低頭不語了！

但陶克心中明白，這屠萬山既幹過响馬，便是個不折不扣的黑道梟霸，他一定有甚麼難言之隱，只不過他不說陶克也不便再問。

兩人對吃過一壺暖酒，屠萬山起身對陶克道：「兄弟，你歇着，我回房去了！」

陶克也累了，便送出屠萬山，現成的床鋪，他拉開被子便睡了！

這時候，大概已五更天了吧，因爲街上有了行人！

很靜，「快活居」的後院裡，除了自己人之外，客人只過了三更便走了！

抽大煙的人過足了癮以後，第二天是特別有精神的！

* * *

上衙門的兩個伙計回來了，挨刀的紅紅姑娘也由另一姑娘扶回來，「快活居」的人把街上的大夫請了來，仔細爲紅紅姑娘療傷！

眞不幸，姑娘的兩個乳峯受了傷，尖刀戳在軟肉上，兩個血窟窿都是半寸那麼深，差一點穿過肋骨傷心肺！

這下刀的人眞缺德，如果不是紅紅反應快，只怕已香消玉殞了！

* * *

大夫爲紅紅治療傷口，年紀大的人也臉紅，紅紅的大奶子仍然很誘人！

也眞巧，這位大夫也姓丁，他曾救過陶克的妻子桂花，他也不要銀子，因爲他知道桂花是救不活了。

這位大夫姓丁，這兒西城邊地保也姓丁，陶克就知道，丁地保是一位熱心的人，他很感激丁地保！

其實，桐城縣東北方七十五里處，有個丁家寨，寨子裡全是姓丁的，沒雜姓！

當然，姓丁的也往外發展，兩位大夫就是丁家寨的人，不過別人未曾注意他們！

別人只注意他們的醫術！

現在！

一個伙計就在問剛才走出來的丁大夫！

「大夫，傷得不重吧？」

「傷在肉最多最厚又最軟的地方，差一點未傷到要害，唉，下刀爲甚麼往姑娘的奶子上殺，眞缺德！」

「所以我把姓錢的小辣椒送進衙門了！」

「我走了，兩天後我再來，換過一次藥應該可以好了，只不過怕要留下疤了！」

「留刀疤？」

「是呀，刀口太深了！」

「姑娘奶子上有疤，大夫，你得動動腦筋，叫刀疤小一點！」

「我會盡力的！」

於是，伙計把丁大夫送出去了！

於是，床上的陶克睡不着了！

原來丁大夫同伙計的對話，正是陶克的門外面，他甚麼話也聽見了。

尤其那一句「傷在肉最多最厚又最軟的地方！」

陶克在怔怔的仰面朝天，他怎麼也想不通，他仍然以爲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只不過陶克却以爲，應該設法去看一看！

看一看紅紅姑娘的刀傷！

陶克摸了一下口袋，他如今有錢，如果這兒必須花銀子，他就花銀子！

* * *

陶克當然不好此時就要求紅紅給他看，因爲紅紅剛被丁大夫敷上藥，也許……

陶克以爲也許是巧合吧？錢丹鳳是女人，她當然不會是淫賊！

陶克就是想到這裡，他又朦朧的睡去！

* * *

「快活居飯館」忽然來了十多個大漢，這批人只一到，便知道是三水幫的人！

其中就有「丹江雙義」洪大川與白水青二人！

除了他兩人之外，三水幫漢江分舵兩護法「江上鷹」戈干與「混江龍」蔡斗六也來了。

另外十個人中，就不知尚有幾個殺手在裡面了！

不過，其中有個女人，這女人的腰上插着刀，年紀也不小了，總有個四十多歲吧！

這些人只一進入「快活居飯館」，一個勁的叫上菜！

兩個伙計不說話，忙裡忙外的往桌上端菜，兩張圓桌都是三水幫的人，倒把別的客人擠到一邊了！

這十五個人一邊吃一邊笑，哇哇叫着猜起拳來了！

此刻正是天將黑，屠掌櫃坐在賬房直瞪眼！

開飯館不能嫌客人的肚皮大，客人吃甚麼得端甚麼。

三水幫的人盡挑好的貴的稀奇的要，只一要就是三十多個大菜上了桌！

屠掌櫃也打定主意了！

吃吧，兒，吃完了我多算銀子，白吃！免！

他這裡下定決心不賒欠，看吧，三水幫的人幾乎大叫着鬧翻了！

兩大圓桌上，先吃光十二大拼盤，這以後，二十四個大碗一樣一樣的端上桌！

大碗上到十八個了，上來的是兩碗海味十鮮！

這道大菜講求的是十鮮美味，十樣水產一樣不缺，會吃的人，先用筷子扒弄着，少一樣便倒胃口！

十樣，那就是！魚蝦蟹鰻鱉，蚵蠔蚪蛤蜇，灶上的火候足，十樣東西十樣顏色，快活居雖然處在小縣城，只要菜單上有，他們就端得出來！

如今這道大菜上了桌，每一桌就有兩三個漢子在碗內撥弄着！

爲甚麼撥弄，當然是在數！

只不過兩桌上的人俱都拿着筷子湯勺準備吃了，猛古丁有個大漢一聲吼！

「他奶奶的這是甚麼呀！」

大伙猛一起，七八個人頭圍着看，有人已經大聲的開罵了！

「操他娘，海味十鮮變了，變成十一鮮了呀！」

「臭虫，他奶奶的，叫爺們吃臭虫！」

另一桌上的人也叫罵：「眞的呀，喲，你們來數一數，一、二、三……七八個老臭……這……」

「彭！」一位仁兄見伙計走上來，一巴掌拍在桌子上，他罵開了！

「奶奶的，老子們來是因爲老子們要高高興興的吃喝一頓，娘的皮，你們拿臭虫當佳餚！」

他這一吼，就有幾個用手指頭挖喉嚨！

「嗚！哦……嘩……」

噯，眞有人往地上吐起來了！

開飯館就怕遇上這碼子事，不但不能要銀子，還得送醫付藥費！

帳房坐的屠掌櫃就不知道他們是怎麼動的手脚！

雖然他知道這是栽誣，却也硬着頭皮走上前！

屠萬山是幹甚麼，這些坑人的技倆瞞也瞞不了他！

他在桌面上看臭虫，眞的每桌十幾隻，伸手沾起一隻看，立刻明白這是剛放進裡面的！

他冷冷的一笑，道：「各位，咱們瞎子吃湯圓，心裡有數，只不過我們息事寧人，這一頓我請客了！」

這話原是很漂亮，目的是別再找麻煩，不料對面一個黑漢翻了臉，厲吼一聲動手了！

他雙臂用力猛一掀：「去你娘的老蛋，甚麼瞎子吃湯圓，你啞巴吃黃蓮吧，兒！」

「嘩啦啦」一張桌子連同上面的杯盤菜餚，一古腦的往屠萬山頭上罩來了！

屠萬山一見忙橫移，順勢抓住身邊兩個人！

那兩人被他抓，宛如被用鐵環鎖上一般不能動！

「彭，嘩啦！」屠萬山已站在一丈外，那兩位老兄可變了樣，被桌子砸又淋，就好像餿水缸裡跳出來一樣！

另一張桌子也被掀翻了！

也不知是誰一句吼：「砸！」嚄！十五個人，只有那個女的在當好人！

「別打了，別打了呀！」

奇怪的是，她叫得好聽，男的十幾個砸得更凶！

屠萬山與帳房的漢子兩人不開口，兩個伙計也不吭聲，幾個吃的早嚇跑了！標準的來砸店！

「快活居飯館」內的傢俱砸完，便那個土炕上的幾床棉被也遭了殃！

這個土炕上的臭虫也不少，曾咬得陶克半夜裡直罵他娘，那眞是成羣結隊一樣！

屠萬山以不變應萬變，看着三水幫的人要怎麼造他的反！

便在這時候，從街上走來兩個人！兩個女人！

那年老的穿得眞體面，好像是一身滿族的打扮，就是那雙腳丫子，穿的却是平底緞子靴，論年紀大概四十五六歲，也許還要年輕些！

另一女的，嗨，竟然是「漢水一隻鳳」錢丹鳳！

原來她是被那中年女人從縣衙門裡面保出來了！

眞有辦法，錢丹鳳在縣衙門還不到一天整，就被人從裡面保出來，能說是沒辦法？

＊　＊　＊

兩個女的拉着手，併肩站在門外面，這光景倒令萬分惱火的屠萬山氣結了！

這時候，他更覺得三水幫的勢力壓過了天！連地方上的父母官也敬畏他們三分，這世界還太平？

他立刻想起幾年之前，大響馬的日子了！

那眞是有肉大塊吃，有酒整罈喝，兄弟們忽東忽西的馬上雄風，多自在逍遙愜意，如今……

如今他只有眼看着，忍了吧！

屠萬山只裝沒看見，他把身子靠在二門邊！

他心中想，砸完了老子今天早關門，這前面的東西不值錢，明日換新的！

他眞的如意算盤不如意，因爲，門口站的錢丹鳳尖聲的叫：「去把後院也砸爛，幾個女子不要臉，你們進去給我打！」

屠萬山心想，好哇，連根刨了，想連後院一起砸，豈能容得他們再張狂！

屠萬山見幾個大漢往二門躍，他把身子一橫，冷冷的沉聲道：「各位，如果我是你們，只爲幾隻臭虫，應該到此爲止了！」

洪大川嘿嘿一笑走上前，道：「掌櫃的，你是個睁眼瞎子，這是甚麼地方！」

屠萬山道：「有王法的地方！」

洪大川道：「三水幫就是王法，你難道不以爲？」

屠萬山道：「所以我才站在一邊不動顫！」

洪大川冷冷的指着身邊兩個大漢，道：「大掌櫃，你應該認識這二位吧！」

屠萬山一抱拳，道：「多指教！」

洪大川指着黑大個子虬髯漢，道：「漢江分舵右護法，『江上鷹』戈干的就是！」

屠萬山衝着戈干點點頭。

洪大川指着靑面漢子，道：「這位乃漢江分舵左護法『混江龍』蔡斗六蔡爺！」

屠萬山再一次點點頭，他嘴巴閉得緊，只因爲他似乎聞到了血腥！

洪大川指着門口，道：「我們小姐何許人也，你膽敢把她送衙門，老實說，只怕她的兩位姨娘都不依你，開飯館子不把招子放亮，你是驢！」

一邊的戈干大吼，道：「老洪，別同他多哆嗦，砸爛了咱們回大船上再慶功！」

還想進後院砸了，砸完了慶功！

屠萬山再一次抱拳，道：「各位，天大壓不住流雲，權大壓不過理字，是你們家小姐四更天來殺我的人，我們再賤，也不應挨刀不吭聲吧！」

他這麼一說，可惱了門口的錢丹鳳！

「你們是怎麼了，這時候還站着講甚麼理呀，你們幹甚麼來的！」

錢大小姐這麼一吼，戈干與蔡斗六齊出手，四隻拳頭便對準堵在二門的屠萬山轟過去了！

此刻屠萬山只有兩種選擇！

一是閃身往一邊退，讓這些三水幫漢江分舵的打手們到他的後院砸他的東西！

另一是應戰，王八好當氣難受，屠萬山是幹甚麼吃的，大響馬屠萬山會把一羣雜碎放在心上？

於是，他採取了後者！

其實他早就應該出手了，如果他再忍耐，只怕「快活居」內其他的人也要動手了！

屠萬山在這一瞬間，猛的大喝一聲：「抄傢伙打！」

「打！」

兩個伙計加上一個管賬的，刹那間每人手上一把砍刀，三個人暴吼如虎：「殺！」

別以爲是伙計，那是在開飯館的時候，如今一刀在手，一個個又變成響馬了！

三人聯手揮刀殺，屋子裡面立

刻就見血光迸現！

「啊！」

「開店的動刀哇！」

白水青與洪大川立刻分迎上兩個伙計殺過去，那位中年女人已找上那個管賬的了！

二門口，屠萬山施展鷹爪功力抵戈干與蔡斗六二人，生生不稍退半步！

前面這麼一開打，後院裡七八個抽大煙的全由後門溜之乎也！

只有一個人未溜掉，這個人就是陶克！

前面一開罵，二院裡幪頭大睡的陶克就醒過來了！

桌上還有半壺酒，他一口氣喝下肚，然後隔着窗口望出去，嚄，二門口的屠萬山眞的不含糊，舉手投足大將之風，果然關洛道上的梟霸，十萬大山的大響馬！

蔡斗六拔刀了，戈干也取出一支分水刺，這兩人兵刃在手上，併肩直往屠萬山刺殺過去！

便在這時候，二門後出現四個女嬋娟！

這四個姑娘也變了，她們每人手上一把劍，前面的姑娘一聲响！

「大當家接着！」

嚄，一柄虎頭叉抛向屠萬山！

虎頭叉上有兩個銅環，耍起來還發出嘩啦啦的响！

叉長五尺二寸八分，叉尖發着藍芒，屠萬山一叉在手，先舞了個「惡鬼登門」，「咻」的一叉掃上去，便聽得「噹郎」一聲暴响，直把戈干與蔡斗六二人逼退三大步！

屠萬山一衝再上，二門裡的四個姑娘殺出來了！

除了四個美姑娘，三個一身油膩的大漢也上來了！

有人在大叫又罵：「操她娘，灶房的人也上了！」

七個男女加一起，刹時間把幾個三水幫的人殺到大門外面了！

這時候天已黃昏，有一半的店家上了門板，見「快活居」的人同三水幫幹上了，不少人跑出來看熱鬧！

陶克也看熱鬧，他站在二門口不動了！

雙方在前面殺得凶，便門口的錢丹鳳與她的另一姨娘也出手了！

錢丹鳳只一見四個姑娘殺出來，她不由得對幾個三水幫的大漢們吩咐：「殺了她們！」

她自己却又對那姨娘道：「妳去幫着古姨娘，我去後面找那賤人！」

她口中的賤人當然是紅紅姑娘！

她仍然不放過紅紅，這女子的醋味太嚇人了！

只幾個錯身，鐵丹鳳已閃到二門，她就要仗手上的雙尖刀往後院內衝去，忽然發現門後站着一個人！

這個人是她既恨又怕的人！

這個人也是她永遠也不想看到的人！

這個人就是曾打得她痛苦不堪忍受的陶克！

＊　＊　＊

錢丹鳳猛一楞：「你……你也來了！」

陶克淡淡的道：「怎麼，不許我來？」

錢丹鳳叱道：「誰說不許你來？」

她咬咬牙，又道：「咱們之間的仇恨暫放一邊，本姑娘今天沒空，只不過早晚我會找上你！」

陶克道：「找我算賬？」

錢丹鳳道：「不是算賬，叫你死！」

陶克臉皮一緊，道：「就憑妳爹是漢江惡霸？三水幫的分舵舵主？」

錢丹鳳道：「已經足夠了！」

陶克看看雙方有一半在街上殺，屋子裡也有四對半在狠幹，不由咬咬牙，道：「有仇報仇，欠債還錢，錢大小姐，妳就出手吧！」

錢丹鳳道：「好，不過，你且稍等，且等我先把那賤婢殺了再來找你算帳！」

陶克忿怒了！

反手拔出棒子，他冷冷的道：「錢家大小姐，妳想進二門，那得把我打敗！」

錢丹鳳也火了！

「你是甚麼東西，你以爲我怕你？」

陶克道：「陶某也不怕妳，包括妳們的三水幫！」

錢丹鳳大怒，道：「癩蝦蟆打哈欠，你好大口氣！」

她的尖刀已刺上去了，眞狠，出手就是要命所在，右手尖刀已到陶克咽喉！

陶克雙足不動，雙肩往右一偏，他的棒子已自背後直點敵人右脅！

這一手令他的敵人很難想像，便聽得「嘩」的一聲，錢大小姐在尖刀失控中，右脅暴露在敵人棒下！

「啊！」

陶克一棒雖然自背後點到，但力道不輕，錢大小姐幾乎痛彎下腰！

錢丹鳳這一聲叫，立刻引得正在搏殺的一男一女撲過來了！

男的不是別人，正是洪大川，女的則是剛才在桌上吃的中年女人，也是錢丹鳳的姨娘！

洪大川一看陶克在此，他咬牙切齒的吼罵：「操，你他娘的怎會也來了！」

陶克喝道：「姓洪的，你少咋

唬，倒是應該我問，你們怎麼也來了！」

洪大川忿怒的對那姨娘，道：「王姨娘，這小子三番兩次找咱們麻煩，上一回就是他用棒打在小姐的脚背上，今天咱們宰了他！」

王姨娘已扶住錢丹鳳，她還以手去爲錢丹鳳的傷處揉，聞得洪大川的話，便對錢丹鳳，道：「丹鳳，妳且在一邊等着，今天姨娘開殺戒了！」

錢丹鳳痛得流眼淚，聞得王姨娘的話，戟指陶克道：「姨娘，小心他的棒子啊！」

王姨娘齜牙咧嘴的逼向陶克，她手上的尖刀橫在她的胸前，刀刃往外，雙眼流露出冷焰！

洪大川的身子側着進，他與王姨娘分成兩個方向逼，這光景，只一發動，立分輸贏！

陶克冷然的暴退三大步，他站在院子裡不動了！

他的棒子在手上旋，忽然間，旋向洪大川！

洪大川吃過幾次虧，他當然知道陶克的棒子厲害，見陶克棒子旋過來，一邊閃躲間，鋼刀一連七刀砍！

「彭！」

「啊！」

這一聲不是洪大川叫的！

這一聲出自王姨娘之口，只因爲王姨娘上大當，上當的人當然要吃苦頭了！

原來陶克故意旋棒打向洪大川，當洪大川拚命閃又殺的時候，便也誘來王姨娘的刀。

王姨娘見敵人的背露在她前面，多好的機會呀，她不加思索的就出刀了！

那一刀她是送往陶克背上的，却不料就在刀尖快沾上身的時候，陶克一個大扭腰，一棒就敲在她的頭上了！

王姨娘挨一棒，痛得她直搖頭，七葷八素的往前面走，一直走到大門口！

洪大川厲聲吼：「水青兄，快過來，這姓陶的王八蛋在此地，咱們合力宰了他！」

他這一聲叫，果然把他的老同伴白水青叫過來了！

白水青的臉上青一塊，好像腿上在流血！

他逼近二門往院內看，心中既驚且怒，一頓手上刀，厲吼道：「奶奶的，山不轉路轉啊！」

陶克道：「三水幫太缺少人才了，就你們在幫裡混充好漢，人五人六的見人就想動刀殺！」

白水青對洪大川道：「大川兄，咱們今天放手一搏，不殺此獠絕不走！」

洪大川道：「正是我心裡話！」

陶克嘿嘿一笑，道：「好像是第二次聽到二位說這句話了！」

洪大川怒叫一聲，道：「我宰了你，這狗操的！」

他的鋼刀平着斬，另一邊，白水青雙手抱刀斜着砍，兩道光束只一閃，便往陶克招呼過去了。

陶克撥刀閃身一個動作，大旋身是在半空中使出來的，他只冷冷的：「厲害！」

緊接着，只見他上身下壓，漫天的棒影罩下來！

「叮，咚！」

「唔！啊！」

洪大川反手回刀殺一半，他的頭上已開花了！

鮮血流了滿臉，他的身子搖搖擺擺的往牆上撞去！

白水青的刀自陶克的足下閃過去，差半寸沒削中，他的脖子上也挨一棒！

白水青把身子猛一挺，厲吼如虎：「大川兄，振作，咱們大不了拉這王八蛋一起上路！」

光景是要玩命了！

＊　＊　＊

洪大川把頭猛一抖，一蓬鮮血灑空中，他已挨過兩次棒，眞奇怪，爲什麼每一次都躲不過！

這時候白水青一聲吼，洪大川也豁上了。

「水青兄，遠交近攻，上下交殺，上！」

白水青握刀疾上，洪大川血人也似的一頭撞進陶克的懷中了。

陶克一聲怪叱，雙手握棒不敲疾點，下盤雙腿連環盤，便聞得「噗」的一聲怪響，緊跟着他一棒子往下掄。

「噹！」白水青的刀被棒擊落了！

再看洪大川，他抛刀掩着鼻子叫，敢情鼻子被棒搗出血來了。

白水青與洪大川二人撞在一起，陶克已躍退三丈外，他站在院中直冷笑。

洪大川痛得掉眼淚，話也說不出口來了。

白水青一挺身，拉着洪大川便往前面走……不是走，應該是逃！

兩個人一口氣到了大街上，外面正殺得慘烈至極，只可惜他二人幫不到忙！

現在，陶克又站在二門了，他的右手握着棒子，左手平伸，棒子打着左掌，發出「叭叭」響聲，且露出個平淡的笑，光景站在二門看熱鬧了。

陶克很注意「大響馬」屠萬山的動作，果然搏場上老手，出腿亮招，大將風度。

屠萬山與戈干、蔡斗六，三個人在店內走馬燈也似的交手過招。

戈干手上分水刺，蔡斗六是一柄蝎尾刀，兩個人幾次搏殺未如願，已被屠萬山的虎頭叉殺得閃跳不已。

這時候，四位仗劍姑娘已追殺到大街上了。

「快活居」的姑娘是溫柔的，當抽大煙的人躺在「快活居」後院的房間大床上，姑娘在燈罩上燒好了大煙送到口邊的時候，不少被侍候的客人，就會伸手握着姑娘的嫩手，把嘴翹起來抽大煙，那光景可眞舒坦，如今，姑娘們全變了，一個個仗劍在殺人，誰能相信她們都會武功呀！

相不相信一回事，看熱鬧的人更多了。

有姑娘打架，看的人當然更多，有不少人指手劃脚的在評頭論足。

這時候，屠萬山正隔着桌面掃出一叉，他是想把閃到桌子對面的戈干的分水刺掃落，却不料戈干是有目的的，只見他頭一低，好像躲到桌下面了，就在屠萬山回叉指向蔡斗六的時候，那張桌子忽然飛離地面，「轟」的一聲撞在屠萬山的背上，把屠萬山撞了個踉蹌。

蔡斗六大嘴一咧，蝎尾刀已往屠萬山的脖子上砍去，這光景屠萬山連閃躲的機會也沒有。

屠萬山拚命把上身往前傾，他打算背上挨一刀。只要不被砍在脖子上，他仍有機會再搏殺。

「通！」

「噹！」

這聲音來得突然，蔡斗六的蝎尾刀不但被撞偏，他的刀還碰在牆壁上。

只這麼一傢伙，屠萬山擰身又站起來了。

他看見了，一張櫈子飛過來，不但砸偏蔡斗六的刀，也救了他的命。

蔡斗六猛回頭：「他媽的，你是誰？」

陶克道：「回去問你們大小姐。」

蔡斗六對戈干道：「殺了他！」戈干已往陶克移去。

屠萬山衝着陶克哈哈笑，奇怪，他連個「謝」字也免了。其實這時候說聲「謝」多無聊，心照不宣也就是了。

陶克也回個笑，他還對走過來的戈干露齒一笑！

他仍然站在二門邊，就好像誰也休想到後院似的！

戈干怒叱道：「不長眼睛的狗東西，也敢管三水幫的事情，不想活了。」

陶克道：「大概這樣的話你常說吧，很流利的。」

戈干的分水刺猛一刺，厲吼：「刺死你這狗×的。」

「噹！」

「郞！」

「郞！」

這三聲是連貫的，却見陶克又在右掌舞他的棒，那戈干左手抱頭退三丈，他眞的倒霉，偏偏退到屠萬山的身邊來了。

屠萬山怎會失去這大好機會，他一把扣在戈干的右肩井上。

屠萬山的鷹爪功十分霸，只一使力，戈干的分水刺便落在地上。

痛得戈干單膝跪在地上抽鼻子擠眼睛，蔡斗六就要揮刀殺！

屠萬山大吼一聲：「你再動手我廢了他。」

蔡斗六果然不殺了。

「開飯館的，放了他！」

屠萬山道：「叫他們都住手！」

蔡斗六在屋內一聲大吼：「住手！」

外面搏殺的人眞聽話，立刻停手不幹了。

這時候，四個姑娘與傢伙一齊退到店門口，還有一位姑娘與兩個伙計受了傷。

三水幫的人傷得更多，有兩人的臉皮也破了，另外三人瘸着腿，鮮血流了一褲子。

蔡斗六憤怒的瞪着陶克，他氣得說不出話來。

這時候那位古姨娘扶着錢丹鳳進來了。

錢丹鳳見陶克仍然守在二門，她冷笑的臉色也灰了。

陶克却衝着錢丹鳳露齒一笑。

錢丹鳳對屠萬山叱道：「你還不放了戈護法！」

屠萬山道：「可以，但要把賬算清楚。」

錢丹鳳道：「算什麼賬？」

屠萬山把管賬的叫到身邊：「打個算盤，吃的喝的，砸的傷的，一應加起來，開個清單交給錢大小姐過目，不許多要，更不得少報！」

那管賬的倒提砍刀，道：「是，立刻就送上。」

那管賬的伸手取過算盤，撥得算盤子兒叮噹響，嘴巴裡唸的是三一三剩一，三下五去二，六上一去五進一，嚄，全都是加的。

算到最後，他對屠萬山道：「一共是三十八兩九錢二分，如果把治傷費加起來，五十兩銀子咱們吃個小虧。」

屠萬山道：「開單子給錢大小姐過目。」

不料錢丹鳳道：「三水幫的銀子燙手，大掌櫃，你不怕燙了你的爪子？」

她看屠萬山的右手五指，有一半快招進戈干的肩肉裡，才改口「爪子」！

（未完・十）

上文提要：

于阿坤智鬥吳不忌，不但把吳不忌身上的銀子都弄到手，最後還告訴吳不忌，他便是當年于玄的孫子于阿坤，吳不忌氣極，拔刀砍向于阿坤，于阿坤飛起柳葉刀制住吳不忌的風池穴，那吳不忌立刻目瞪口呆失去自我，于阿坤將吳不忌打發走，又回到平陽集，找到了買下「東昇客棧」的三個中年漢子……

新派俠情傳奇故事／辛士・文　可飛・圖

飛刀小祖宗

贖回騾馬棧　大計終得償

中年人急問道：「小少爺與惡水灘的人有仇，我們可是花銀子買斷他姓吳的生意，說直接些，也算是幫了他的忙，給了他的方便！」

另一中年人道：「我們出價兩萬兩白銀，可也是個大數目，並未佔他姓吳的便宜！」

于阿坤冷冷道：「你們要講道理？」

三個中年人齊點頭！

于阿坤道：「惡水灘的人如果講道理，他們便糟蹋那張盜皮，你們也不想一想，幹強盜的還說理？手中拿出一把刀，他便是天王老子地王爺！」

三個中年人面面相覷。

于阿坤又道：「我同姓吳的走在半道上，他說了幾句强盜話，娘的皮，我是一句也沒宰羊，他立刻發現我不對勁，三言兩語我二人打起來，他被我殺傷逃入深山，揚言要重回平陽集。你們想騾馬糧食全都被我劫過來，他必然暗中領來一批人，只怕將有一場好殺呀！」

其中一個稍胖的中年人，道：「這同我三人有什麼關係？」

于阿坤道：「我二人走在半道上，兩個人一路閒扯淡，他對我說，平陽集你們三人最有錢，他要領著人馬潛下山，好生敲你們一大筆錢。

「他的理由很簡單，兩個地方的生意賺錢，要你們每人再拿出十萬兩，你們若是不答應，一定叫你們全都死在鋼刀下！」

于阿坤話說完，三個中年人全傻了眼！

誰知道那一天惡水灘的强人找上門？

其中那胖中年人道：「當初我就說，好好的日子不過，來開這種店，賺得銀子也不舒坦，可是你們……」

另一人急道：「這可怎麼辦，再過兩天就要開張了，兩地都在招兵買馬！」

貼著于阿坤坐的中年人道：「算了，生意我也不做了，我立刻退出！」

另外兩人道：「此時言退出太遲了！」

中年人面色一緊，道：「我頂多不要那七千兩銀子！」

于阿坤道：「我的老兄，你可眞大方，七千兩白銀你不要了？」

嘆口氣衝那中年人道：「只可惜，小少爺，你在半路上爲什麼不殺了吳不忌！」

于阿坤道：「我若殺了吳不忌，你們三人全家大小都活不成！」

一邊，那中年人一驚，道：「爲什麼？」

于阿坤道：「我不說你們自然不知道！」

他喝了一口酒，辣得他伸舌頭，苦笑一聲，又道：「惡水灘的山大王叫陶津，是姓陶的一封信，吳不忌才賣了一切要上山。

「你們想一想，如果姓陶的不見吳不忌，他一定會派人來打探，若是發現吳不忌被人殺死，而你們三個又在經營他的店，我說三位老哥哥，姓陶的豈會放過你們三個人？」

胖中年人道：「他們總得問明白了再殺人吧？」

于阿坤一笑，道：「天下的盜寇一個模樣，先殺人後說理，這一點你都不懂嗎？」

胖子中年人一怔，道：「怎麼辦？怎麼辦？」

于阿坤見三人愁眉苦臉，便笑笑道：「別驚慌，我就是爲了救三位，才又回到平陽集來的！」

貼著于阿坤坐的中年人更貼得近了，他乞求似的道：「小少爺，你多多指教呀！」

于阿坤道：「我問你們，有個叫辛不苦的人，你們可知道？」

三人齊點頭。

胖中年人道：「知道，他本是吳不忌一夥的，姓辛的是二當家！」

于阿坤道：「姓辛的不願上惡水灘，他才領著一批人造吳不忌的反，結果是兩敗俱傷！」

胖中年人道：「我們聽說了，不少人死在大山邊！」

那件事的幕後導演，當然是于阿坤。

此時聽來，他心中一陣快樂！

笑笑，于阿坤道：「姓辛的沒有死，所以我以爲，你們三人的生意別做了，還是回家過安寧的日子吧！」

三個人齊點頭，等著于阿坤說出方法來！

于阿坤一聲哈哈笑，道：「三位如果同意我的話，回家去吃閒飯過日子，三兩天我便把姓辛的找來，生意還是由姓辛的幹！」

胖中年人道：「銀子怎麼算？」

于阿坤道：「總得給各位的本金兩萬兩！」

三個中年人一齊哈哈笑。

胖中年人道：「此事辦成功，小少爺，我抽一成請你的客！」

另外二人也同意。

于阿坤想一想，幾句話就弄了兩千兩銀子，這種機會那兒找？

可是他想一想，姓辛的只怕沒銀子，要把事情弄成功，銀子只有自己出了！

爲了及早把事情辦成功，于阿坤吃飽喝足之後，拍拍肚皮站起來，笑道：「三位在此等候，我連夜去找姓辛的，你們心中有數，我可是爲三位在跑腿受累！」

三個中年人衝著于阿坤直作揖，連聲直叫：「謝謝小少爺！」

一匹快馬已備妥，就拴在「東昇大棧房」外面。

于阿坤走出大門的時候，還有個伙計在點燈籠！

天黑了！

于阿坤翻身上了馬，他回頭對三個中年人拱拱手，笑道：「我是個爲朋友跑斷兩條腿的熱心人。

「三位遇上我于阿坤，也算是你們有運氣，再說嘛……我也不能見死不救，忍心看你們將來挨刀宰！」

胖中年人已彎腰打躬的道：「小少爺，小英雄，你多多費心了！」

于阿坤嘴一咧，右手韁繩猛一抖，口中一聲「得！」

便見那匹馬揚起四蹄往平陽集外馳去！

三個中年人一陣迷惘，皆有着任人擺佈的感受！

胖中年人道：「胡兄卜兄，你二位相信這小子嗎？」

于阿坤人剛走，而且是替他們辦事，馬上又改口稱「小子」，商場上的人就是這樣，當面仁義道德，背後去他媽的……

只有銀子才是眞的！

右面姓胡的道：「成兄，我還是半信半疑！」

姓成的胖中年人道：「一半信什麼？另一半又疑什麼？」

姓胡的道：「這小子留下那麼多馬匹糧食，他不像隨便說說玩的，至於另一半，我懷疑姓辛的敢不敢來，難道他不怕惡水灘的好漢們？」

一邊姓卜的突然道：「這小子胎毛未盡，却像個小大人，那一雙似狗又似鼠的眼睛，就好像一傢伙看穿咱們的心，這種人最厲害！」

三個人看着于阿坤已遠去。

姓成的道：「不管怎麼樣，當初吳不忌見了這小東西，就如同見了他的小祖宗，可見這小傢伙不簡單！」

姓胡的道：「等他再回來，咱們取了銀子就走路，這種人少惹爲妙！」

三個人齊點頭，把于阿坤眞的當成了鬼靈精，一心要來個敬鬼神而遠之了！

于阿坤並沒有離開平陽集。

他在郊外繞個圈，摸黑又到了集東邊！

他原是與辛不苦約定了的，那辛不苦在這平陽集有個老相好叫刁寡婦，只要找到刁寡婦，由她出面就行了！

于阿坤只是擔心一個婦道人家，能不能出來擔綱！

要知道，這是一筆大生意！

平陽集東街頭果然有個大菜園，于阿坤拍馬緩緩的找到一口大井邊，附近三間小瓦房，紅磚砌的小院子，眞齊全，院子裡還有個葡萄架！

于阿坤在門口下了馬，他剛走向門邊，忽然「呀」的一聲，大門從裡面拉開來，一個小姑娘走出來！

那小姑娘腦後拖着個大辮子，她只看了于阿坤一眼，便回頭高聲道：「阿娘，是個不認識的人！」

屋子裡傳來一個女人聲，道：「關上門回來！」

小姑娘要關門。

于阿坤伸手一擋，笑道：「小姑娘，向你問個人，可以嗎？」

小姑娘不高興的道：「你叫我小姑娘，你今年有多大了，頂多不過十三四吧？」

于阿坤笑笑，道：「我只想向妳打聽個人哪！」

小姑娘嘴一嘟，道：「那得改口叫我一聲好姐姐！」

于阿坤嘴角一牽，道：「如果我不叫呢？」

小姑娘要掩門，邊對于阿坤道：「去問別人吧！」

于阿坤一聲冷笑，道：「辛不苦這傢伙，托我帶來這麼多銀子，却找不到刁寡婦的人，算了，銀子我獨自吞了，這年頭，我算個大好人，可嘆刁寡婦沒福氣！」

他邊說邊上馬。

小姑娘已跑上來拉他的人，道：「別走，別走哇！」

于阿坤已猜中這家人必是刁寡婦！

小姑娘已拉住于阿坤的衣衫不放手！

于阿坤道：「妳拉我幹什麼？」

小姑娘道：「你剛才說什麼？」

于阿坤道：「妳管我剛才說什麼。」

小姑娘道：「我不要你叫我姐姐了，行嗎？」

于阿坤淡淡的道：「不說就是不說，你嚕嗦什麼？」

小姑娘大辮子一甩，道：「我叫你小哥哥，行了吧？」

于阿坤道：「小爹爹也不行，我要走了，妳別拉我！」

小姑娘一急，脫口道：「你不能走呀，小祖宗！」

哈哈一聲笑，于阿坤道：「妳叫我小祖宗？」

小姑娘嘴一翹，道：「你的架子大，作風傲慢，比個小祖宗差不多！」

一笑，于阿坤道：「老實對妳說，比妳再大的人也叫我小祖宗，沒什麼新鮮的！」

小姑娘一急，又道：「你不把話說清楚，我就不放你走！」

于阿坤指着小院門，道：「妳先說，刁寡婦可是這一家？」

小姑娘道：「不錯，你是誰？」

于阿坤道：「妳怎麼又忘了，我是小祖宗呀！」

小姑娘嘴皮一緊，道：「不管你是誰，找我們做什麼？」

于阿坤道：「不是我找妳們，是辛不苦那老小子在找妳們！」

小姑娘一喜，道：「辛爺在什麼地方？」

于阿坤道：「妳們一定想知道了？」

「當然啦，有人說辛爺已經死了，可是又沒看到他的屍體，我阿娘這幾天好心焦啊！」

忽然，屋子裡傳來聲音，道：「小玉，有客人嗎，快請客人進來，在門外說話多沒禮貌！」

小姑娘叫小玉，于阿坤笑了笑！

小玉鬆開手，道：「小祖宗，你姓什麼？」

她一頓，又道：「走吧，進屋裡去說話！」

于阿坤邊走邊道：「我叫于阿坤，不過，我喜歡人家叫我小祖宗！」

小玉回眸露齒笑，道：「也不怕折你的壽！」

于阿坤笑笑，道：「你放心，我是閻王老子的拒絕往來戶，我們不打交道！」

小玉沒再笑，推開房門走進去。

于阿坤已見有個三四十歲的小婦人迎上來！

于阿坤道：「妳就是刁……」，

「刁寡婦，小兄弟，沒什麼忌諱的，平陽集認識我的人都這麼稱呼，我不在乎！」

笑笑，于阿坤道：「我姓于，叫……」

「小祖宗，哈……你剛才的話我聽到了！」

于阿坤道：「我是受人之托前來的！」

于阿坤發覺這刁寡婦不簡單，她長得細皮白肉，五官端正，一雙眸子透着精明，那一口貝齒……只可惜她一笑之下滿臉皺紋，不笑倒還年輕些！

小玉送上一盅茶。

于阿坤已伸手入懷取出四張銀票來，輕輕的放在桌子上，道：「我是爲辛不苦辦事，這裡是兩萬兩的銀票，明日一早，妳趕去『東昇驛馬棧』，我在那兒等你們！」

刁寡婦忙上前一把拉住于阿坤，急急的道：「二當家在什麼地方，你快說！」

于阿坤道：「別再叫他二當家了，刁……刁……」

「你叫我刁寡婦。」

于阿坤道：「我便實對你言，辛不苦應該改名叫辛苦，刁寡婦，如今他的罪可受大了！」

刁寡婦道：「你說，他受了什麼罪？」

于阿坤眨眨眼睛，道：「你眞的關心他？」

刁寡婦道：「我關心他勝過關心我自己！」

于阿坤道：「一往情深哪！」

「一日夫妻百日恩，何況我們已在一起十多年！」

「辛不苦眞好命，弄個姘頭比眞的老婆還有情義！」

刁寡婦急急的問：「他受的什麼罪？」

于阿坤道：「右手臂被人砍了一刀，骨頭已斷皮還連着，正在養傷哪！」

刁寡婦驚得目瞪口呆，尖聲道：「是誰這麼狠毒，下這毒手的？」

于阿坤道：「你的姘頭辛不苦與他的大當家吳不忌鬧內鬨，雙方各有自己的人馬，一場拚鬥，辛不苦挨了吳不忌一刀，就這麼一回事！」

刁寡婦道：「小祖宗，請你帶我去，我要親自侍候他，唉！不苦呀！」

于阿坤道：「你別號了，聽我的，快把銀票收起來，明日一早你就去『東昇大棧房』，先把生意接過來，我會很快把辛不苦妳的姘頭送上門！」

刁寡婦道：「這幾天我是左也盼右也盼，盼得我心驚膽又跳，結果還是出事了！」

于阿坤道：「能盼個活的辛不苦，刁寡婦呀，你算是祖上積德了！」

小玉一邊冷冷道：「小不點，說起話來老氣橫秋，也眞是的！」

于阿坤一笑，道：「我不同你鬥嘴，我要走了！」

刁寡婦道：「今晚你住我這兒，明早一起前去，如何？」

于阿坤道：「我不能住你們這兒！」

刁寡婦道：「爲什麼不能住？」

于阿坤道：「你沒聽人說，寡婦洗尿壺——叫人起疑心哪！」

刁寡婦一楞，道：「你也不是大男人，當我兒子還差不多！」

于阿坤心中想……

這個女人不吃虧，我只逗了她一句俏皮話，馬上給我個回馬槍！

笑笑，于阿坤道：「我是人小心不小，什麼樣的女人見了我都會暈倒！」

刁寡婦哈哈笑起來，道：「眞是個不吃虧的小傢伙，你在家一定很調皮，嘻……」

提起「家」，于阿坤立刻想起大皇莊。

不錯，在家的時候自己是調皮，父母替自己請來七位老夫子，却又一個個挾着尾巴不幹了！

于阿坤也慶幸，如果自己一心在家讀死書，而又手無縛鷄之力，只怕那天夜裡已遭到那批人的毒手了！

一念及此，于阿坤臉色一寒，起身便走！

刁寡婦道：「喲，小祖宗也會生氣呀！」

于阿坤道：「聽我的，明日一早去東昇客棧！」

小玉一邊伸伸舌頭，道：「生氣的人好嚇人！」

于阿坤雙目一厲，忽然笑對小玉道：「你若是再多口，小心我叫辛不苦把妳嫁個八十歲的老頭子！」

小玉一怔！

于阿坤已哈哈笑着走出大門！

身後面，砰的一聲門關上。

小玉的聲音傳來，道：「眞是活見鬼！」

于阿坤已經上了馬，聞得小玉說自己是鬼，心中在想：「妳敢罵我是鬼？哼，整你！」

于阿坤騎馬出了平陽集，兩個時辰不到，他已趕到那家野店，已是四更天了！

半夜裡他敲開店門，一對老夫妻都起來了，見是于阿坤又回來，急忙請進屋子裡！

于阿坤道：「受傷的辛不苦呢？」

老頭兒指着後房，道：「正在發高燒，傷得那麼重，非得快找大夫治呀！」

于阿坤道：「就知道他受傷不能辦事！」

匆匆的走進後屋裡，果然，辛不苦眞夠苦……

頭上冒冷汗，全身直打顫，齜牙咧嘴翻白眼！

于阿坤看了一眼，道：「快，扶他上馬，我馬上送他去平陽集！」

老夫妻二人齊動手，左右架着辛不苦，于阿坤拉住黃驃馬，道：「辛不苦，別怕苦，別怕苦，怕苦的人一定苦！」

辛不苦迷迷糊糊裡，道：「小祖宗，是……你呀！」

于阿坤點點頭，道：「斷臂之苦是很難受，不過我可以先告訴你，賭坊同棧房我都替你們辦好了，兩萬兩銀子交在刁寡婦手中，天一亮她就會去東昇客棧房！」

辛不苦精神一振，道：「眞的？」

「當然眞的。」

「他們答應把買到手的賺錢生意讓出來？」

「不讓行嗎？」

辛不苦幾乎跳起脚來一聲歡叫，道：「哇呀……」

于阿坤道：「這是對你精神治療，好多了吧？」

辛不苦道：「好了一半，哈……」

于阿坤道：「那就上馬吧，我們一匹馬奔平陽集，趕上同你的姘頭會合！」

辛不苦與于阿坤騎在馬上。

于阿坤剛要抖動韁繩，馬下面，一對老夫妻眼巴巴的祈盼着！

于阿坤一怔，忽然笑道：「住店要店錢，吃飯要飯錢，哇呀！」

兩個老人苦兮兮的一聲笑。

老者道：「如果不方便，也就算了！」

于阿坤道：「那怎麼可以！」

他拍拍辛不苦的肩頭，道：「喂，帶銀子沒有？」

辛不苦回頭哆嗦道：「出來同吳不忌攤牌，忘了帶銀子了，小祖宗……你……」

于阿坤道：「好了，好了，我救人救到底，送佛送上天，誰叫我愛管閒事？」

他伸手在袋裡摸出兩錠銀子，道：「十兩銀子夠不夠？」

老者立刻道：「多了，多了！」

于阿坤抛下銀子，道：「多的算小帳，得！」

一聲叫，于阿坤一掌拍在馬屁股上，黃膘馬已往平陽集衝去。

于阿坤爲什麼拚上小命幹，他連吃飯睡覺也忘了？

其實，這是有原因的！

吳不忌傻哩呱脊的往惡水灘去，他一旦到了惡水灘，那陶津必然大怒，說不定立刻趕來平陽集！

于阿坤就是下的這步棋。

只要陶津離開惡水灘，自己就會面對面的殺一場！

于阿坤算一算時間，他便不得不盡快的辦……

于阿坤算得準，幫辛不苦把平陽集的生意撐起來，他就在這兒養精蓄銳，等着姓陶的那幫人！

辛不苦與于阿坤二人共騎一匹馬。

于阿坤道：「辛不苦，你的那些趕騾馬的人都死了，如今你再回去幹，人從那裡來呢？」

一聲笑……含着酸甜苦辣的味道。

辛不苦道：「有錢能使鬼推磨，小祖宗，我把薪水提高一倍，不會沒人搶着幹，更何況……哎喲……」

于阿坤碰痛辛不苦的傷處了！

辛不苦又道：「再說嘛，我辛不苦在平陽集與石頭鎮兩邊混，一混就快二十年，多少還認識幾個好兄弟，只要我一句話，哈……」

于阿坤笑道：「眞有你的！」

辛不苦道：「小祖宗，你爲什麼對我辛不苦這麼的照顧？」

于阿坤道：「對你照顧也要理由？」

辛不苦道：「小祖宗，你能在我辛不苦最困難的時候拉了我一把，這種恩德可不小，比之再生父母還要令我吃不消，小祖宗，以後我拿什麼來報答？」

于阿坤道：「你這是眞心話？」

辛不苦道：「字字正字標記，全是心口窩的話！」

于阿坤道：「好吧，如果你眞要回報我，你就把小玉那個小丫頭找到我身邊來！」

猛回頭，哈哈笑，辛不苦忘了發燒又臂痛，道：「小祖宗，你可眞的有眼光，那小玉小丫頭才十五歲，小嘴巧手藝精，最會叫人喜歡，好，我把她送給你小祖宗了！」

坐在後面，于阿坤拍拍辛不苦，笑道：「你可眞大方，謝了！」

辛不苦道：「應該的，老實說，如果我有幾個女兒，一定叫她們站在你面前，任你挑，隨你選！」

其實，辛不苦那裡會知道于阿坤是要整一整小玉？只因爲小玉說他是鬼，他于阿坤可不吃這種虧！

黃膘馬馱着辛不苦與于阿坤二人進入平陽集的時候，天上最後一顆星星也消失了！

一清早趕到「東昇大棧房」，辛不苦有着再世爲人之感！

是的，店房依舊，人事全非，那麼多的好兄弟，就那麼一下子死絕……

怎不令辛不苦傷感？

「東昇騾馬棧」的大門還沒開，于阿坤道：「辛不苦，你該知道平陽集那一家的藥舖能治你的傷吧？」

辛不苦道：「小祖宗一語驚醒夢中人，我是被高興衝昏了頭，趁着時辰還早，快把我的傷治好！」

他指着斜對門，道：「小祖宗你抬頭看，孟家藥舖在對面，老大夫年已六十多，平陽集就只有他一個！」

于阿坤翻身下了馬，拉着馬韁繩，道：「走，先把你的傷治好！」

二人來到兩間門面的台階前。

于阿坤見一塊招牌上破破爛爛的幾個大字：「平陽藥舖」。

于阿坤剛要拍門，不料門裡面走出個老人，白髯飄胸，滿臉紅光！

馬上的辛不苦已叫道：「孟古老哥，你又起來打太極拳了？」

那老者一看，點點頭道：「原來是你二當家，你……」

辛不苦道：「老街坊，我是受了傷來治傷的！」

老者道：「我正要去打太極拳，你先進門來，我打完太極拳回來醫治你！」

一邊，于阿坤道：「你不能醫完了再去打你的拳？」

老者冷冷道：「小哥，這是我的習慣，誰叫你們來得不是時候？」

于阿坤冷冷道：「好，你去打太極拳，可是你別後悔喲！」

老者孟古一怔，道：「我老人家不聽你嚷嚷！」

于阿坤道：「小祖宗我來自惡水灘，你若去打太極拳，我這裡一把火燒了你的窩！」

大吃一驚，孟古道：「我就知道又是白忙忽！」

于阿坤道：「你說什麼？」

孟古指着辛不苦，道：「他知道。」

馬上坐的辛不苦立刻道：「大棧房與賭坊的兄弟們全死了，你……」

孟古大夫道：「我知道，他們積欠我的診費幾十兩，也跟着完了！」

辛不苦道：「兄弟們欠你的不會少給你！」

孟古大夫怒叱道：「有些已經欠了一年多，沒見他們還帳的，二當家，有兩回我向你要，你把我轟出來，要我找看病的要，這事你忘了？」

于阿坤哈哈笑，道：「辛不苦，這就是你的不對了，換了是我，我也要先去打太極拳！」

孟古大夫不看病，一心要打太極拳！

于阿坤見辛不苦眞辛苦，立刻取出一把銀子來，道：「拿去吧，夠不夠？」

孟古大夫雙手接，笑道：「惡水灘的人都像你小兄弟，我的天，惡水灘要變成大善堂了！」

于阿坤道：「你不打太極拳了吧？」

孟古大夫道：「只要有銀子，那個王八才打太極拳，二位快進來，什麼傷也管叫你馬上好！」

辛不苦痛苦的走進門。

于阿坤已坐在椅子上，他可不管那麼多，閉起眼來打呵欠……

累了！

孟古大夫解開辛不苦的右臂，他只看了一眼，便大叫道：「我的老疙瘩，誰會這麼狠，一刀砍斷臂！」

辛不苦道：「別叫了，你快醫吧，如果你把斷臂接上，我送你白銀一千兩！」

孟古大夫瞪着眼，道：「一千兩銀子非是小數目，二當家說話算話？」

辛不苦道：「言出九鼎，你快醫吧！」

孟古大夫眞不含糊，一隻藥箱子，兩隻銀剪刀，便聞得一陣咯彭聲。

辛不苦好像傷在別人身上一般，他一點也不覺痛……

原來辛不苦的傷痛兩端紮了五根銀針。

半個時辰不到，辛不苦的右臂斷處已纏了三塊竹片，銀針拔出來，他又拿了幾包藥！

孟古大夫道：「說句心裡話，你這傷雖然斷了骨，可還有大筋未砍斷，加上皮肉破了一半，七成會好起來！」

辛不苦道：「謝謝，謝謝！」

孟古大夫道：「你別謝，若非你說千兩銀子，我早已省省力，用刀卸下你的臂，上些草藥送你出門了！」

辛不苦心裡罵孟古十八代老祖宗，口裡却連聲道：「孟老哥請放心，只要能醫好，我立刻奉送你千兩銀子！」

二人正各懷心事的打哈哈，忽聞一旁有鼾聲，辛不苦回頭看，于阿坤睡得好甜，口水流到胸前面……

這小子眞累了！

小祖宗掛在嘴皮上，心裡面，于阿坤還是小孩子一個。

辛不苦就是這麼想……

要知道，心裡話只要不說出來，就算罵他娘也不知道。

這世上太多口是心非的人物了！

辛不苦望望天色，街上已不少行人走動，忙拍醒椅子上大睡的于阿坤，道：「小祖宗，我們可以走了！」

于阿坤揉揉眼，摸摸辛不苦的斷臂處，驚訝的道：「醫好了？」

辛不苦道：「我答應送他千兩銀子，他恨不得把自己一條臂換給我！」

孟古大夫道：「你放心，不出三個月你就好了！」

于阿坤道：「要那麼久？」

孟古大夫道：「傷筋斷骨一百天，何況他的骨頭已經被砍斷？能接上已經是不錯了！」

辛不苦道：「等你接好我的臂，銀子一紋不少你！」

孟古大夫道：「你們上那兒？」

辛不苦道：「你怕我跑了？」

孟古大夫道：「不是，不是，聞得吳不忌已把兩處店面賣了人，你這一回來……」

辛不苦道：「放心，騾馬棧與賭坊是我的了！哈……」

辛不苦不痛了。

他笑着走出藥舖的門，正碰上刁寡婦與小玉併肩走過來！

那刁寡婦見辛不苦一身是血，

右臂纏着竹片，驚叫一聲撲過來，道：「不苦呀，嗚……」

辛不苦悲喜交集的左臂摟住刁寡婦，道：「這是大街上，別在這兒哭！」

小玉走近于阿坤，道：「哇，原來你眞是好人！」

于阿坤道：「本來我就是好人嘛！」

刁寡婦邊拭淚，回過頭來對于阿坤道：「小兄弟，我得先把不苦這身衣衫換一換！」

于阿坤道：「棧房裡也可以換，快走吧！」

拉着黃驃馬，當先走到「東昇驃馬棧」大門口，已見那三個中年人迎出來！

不錯，正是胡、卜、成三個中年人！

姓胡的乾乾一聲笑，對于阿坤道：「辛二當家的傷不輕吧，要不要進去先歇着？」

辛不苦已哈哈笑道：「我道是何人，原來是平陽集的三位最有錢的人！」

姓成的胖子道：「全憑這位小兄弟一句話，我三人一齊退出，生意還是你們的！」

辛不苦伸手一讓道：「進去說話吧！」

一行坐在一張大圓桌四週，辛不苦眞在行，他伸手道：「吳不忌可有讓渡書？」

姓卜的入懷一陣摸，果然摸出三份讓渡書！

辛不苦伸手接。

姓卜的搖搖頭道：「這位小兄弟答應我們的本錢要還，辛兄的銀子帶來了嗎？」

刁寡婦立刻把四張銀票放在桌子上，道：「兩萬両銀子，一個綳子兒不少！」

胡、卜、成三個中年人彼此看一眼。

姓卜的把讓渡書交到辛不苦的手上來！

辛不苦只在上面看一眼，當即揣入懷中！

姓成的胖中年人仔細的看了四張銀票，點點頭，道：「正是我們交給吳不忌的銀票！」

三個人正要起身。

于阿坤乾乾的咳一聲：「嗯哼！」

姓卜的一瞪眼，忽然笑道：「小兄弟，謝謝你了！」

于阿坤心中想，他三人好像忘了我的傭金了！

又是一聲「咳！」

姓胡的已自懷中摸出一錠銀子放在于阿坤面前，笑道：「小朋友，夠你買開心菓吃半年的了，收下吧！」

于阿坤一怔，沒開口！

姓成的與姓卜的也各自取了一錠銀子放在于阿坤面前。

姓成的胖子笑得宛似彌勒佛般，道：「便是你爹娘也不會送你這麼多銀子，小朋友，再見了！」

三個人起身要走。

于阿坤忽然一聲吼，道：「都給你們小祖宗站住！」

姓成的道：「你莫非嫌少？三錠銀子十五兩，一個小孩要多少？」

于阿坤冷冷道：「你們昨日怎麼說？」

姓成的道：「昨日我們不相信你會辦成這件事，我們只是隨便說說，豈會眞的給你一千兩？」

于阿坤道：「非是一千兩，而是每人一千兩，合計三千兩！」

姓成的臉一寒，道：「天下的銀子這麼好賺？」

姓卜的怒叱道：「小孩子家，你這是什麼話？」

于阿坤道：「爲富不仁者比之盜匪狠十分，今日遇上我小祖宗，三位有錢的，你們乖乖的拿銀子出來吧！」

姓胡的叱道：「你要多少？」

于阿坤道：「是你們說過的，三千兩銀子呀！」

姓成的胖子咬緊牙關，道：「不給！」

于阿坤一把抓起一錠銀子，他暗運內力，力貫右掌，冷沉的道：「少給一紋，你們的腦袋就如同這錠銀子一個模樣！」

他話聲中，右掌力握，銀子被他握得變了形走了樣，上面現出指頭印！

「噹郎」一聲，銀子拋在桌面上。

于阿坤又緩緩的坐在椅子上！

姓胡的吃一驚，張口吐不出一個字！

姓成的看看姓卜的，自作聰明的走近于阿坤，道：「小朋友，你這是嚇誰？」

他話剛出口，「叭」的一聲脆響，姓成的胖臉上立刻現出五個指印來，他口角溢血，指着于阿坤道：「你……你小小年紀還打人……」

于阿坤指着三人叱道：「娘的，夜壺上桌——你們不是場面上的傢伙，太不光棍了！」

一邊，辛不苦道：「你們說過的話當放屁？」

于阿坤道：「是他們說給我一成的，又不是我逼着他們要，怎麼，拿我尋開心呀！」

刁寡婦看看小玉，二人誰也沒開口！

姓胡的一狠心，道：「不給，難道你還想殺人？」

于阿坤臉色一寒，道：「那可說不定！」

姓成的的胖子挨一嘴巴，也火了。

他吼道：「這兒可是有王法，可不是惡水灘！」

手掌一托，一把柳葉飛刀在掌上旋。

于阿坤道：「你那裡善財難捨，我這兒非要不可，他娘的，就算宰了你三個，兩萬兩銀子我一馬掃，拉馬遠走高飛，你們誰又奈何我一根汗毛？」

他的年紀小，沒有長鳥毛，所以說汗毛！

姓胡的臉色一鬆，道：「打個商量吧，小友？」

于阿坤怒道：「哇呀！哇呀！彼此已經撕破臉了還他娘的小友？」

辛不苦道：「胡老弟，我實對你三人說，這位小祖宗本事可大得不得了，十幾個大漢圍着他，他只雙手一揮便打得人仰馬翻，勸你們別吃眼前虧！」

三個人彼此看一眼，姓胡的嘆口氣道：「娘的，生意沒做成，却賠銀子一千兩！」

于阿坤道：「要知道，我已經救了你們三人的命，眞是不知我的心有多好，偏要計較這點銀子！」

抽出一張銀票來，姓胡的道：「我三人認了，這是五千兩銀票，你能找回我們兩千兩嗎？」

于阿坤接過來，道：「銀票我收着，過兩天你們再來取回兩千兩銀票！」

姓成的胖子急道：「不可以，你若是拍拍屁股走人，我們不是多丟兩千兩？」

于阿坤道：「誰叫你拿大票來壓我？」

姓卜的道：「你得找個保證人！」

辛不苦立刻道：「我保！」

其實，這兩萬兩銀票還是于阿坤拿的，保人他當然順水人情！

姓胡的三人便這麼氣唬唬的走了！

辛不苦立刻命灶上備酒菜，準備大事慶祝一番！

于阿坤道：「別樂極生悲了！」

辛不苦一怔，道：「小祖宗，你這話什麼意思？」

于阿坤道：「糧食堆滿屋，驃馬幾十匹，這些都得要人去侍候、整理，你還是快召人員來！」

他一頓，又道：「我去住在『聚寶盆賭坊』，那兒原是吳不忌的地方，很舒服！」

辛不苦道：「你去住賭坊，我命小玉侍候你！」

刁寡婦道：「眞是苦盡甘來，不苦呀，快到鎮上召募人吧！」

辛不苦看看小玉低着頭，站起身，道：「小玉呀，好生侍候小祖宗，你有福了！」

小玉輕輕點着頭。

于阿坤道：「侍候得好我是人，侍候得不好我是鬼，哈……」

小玉白了他一眼，道：「也得有福氣要我侍候！」

辛不苦重重的道：「我要把你送給小祖宗，可不得對小祖宗無禮！」

小玉一楞，道：「阿娘不要我了？」

刁寡婦道：「去吧，跟着人家去，可不能使性子，天熱了打扇子，天冷了暖被窩，早上起來端茶水，夜晚睡覺洗脚水，大塊肉送給少爺吃，留下骨頭自己啃，平常沒事，搥搥背來捏捏腿，有空來節馬殺鷄，怕洩春光把布圍，就是不能帶出場……」

于阿坤聽得幾乎笑出來！

辛不苦道：「小玉是個丫頭，又不是嫁給小祖宗，妳這麼叨了一大堆，像話嗎？」

辛不苦吩咐棧房僅有的四個伙計，一齊出外召募手下人，自己便與于阿坤、小玉趕往「聚寶盆賭坊」來。

賭坊已經幾天沒開門了，裡面只有三個看門的！

三個下人見辛不苦回來，其中一人上前道：「二當家，賭坊已經賣了！」

辛不苦沉聲道：「我已經又買回來了，你們快去再找人，把幾個寶官也叫來！」

三個人聞言哈哈笑，立刻大步往街上走！

辛不苦領着于阿坤來到後院裡。

小玉立刻走進那間豪華的房間裡，擦桌整床舖之外，還把床下面的銅夜壺拿出外面洗擦！

辛不苦對于阿坤道：「小祖宗，你就住在這裡面，要什麼只需開開口，小玉自會侍候你！」

于阿坤道：「辛不苦，我給你個建議，多多召募人手，越多越好！」

辛不苦聞言笑道：「放心，我把人員找齊全，便立刻趕去石頭鎮，那兒也要補充人員！」

于阿坤道：「不急，不急，先把平陽集的買賣撐起來，再去搞石頭鎮吧！」

辛不苦點點頭，道：「說得也是，有了人員還得要加以訓練，慢慢來，慢慢來！」

于阿坤看了小玉一眼，道：「我累了，要睡了！」

辛不苦對小玉使眼色！

小玉暗自點點頭，跟着于阿坤往屋內走。

（未完・十九）

上文提要：法場上分兩撥人打鬥起來，簫聲甫响，吳驚濤從「回春堂」回援戰局，協助龍八和多指頭陀抗擊劫法場欽犯的人，花枯發、溫夢成、陳不丁、馮不八無法堵截吳驚濤，這時羣豪在朱小腰引領衝刺下，攻向押犯之處，吳驚濤倒踩踏在官兵和羣豪身上而過，這次連溫柔也參加了追擊，只有她才能追及吳驚濤……

朝天一棍

溫瑞安・文
可飛・圖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

密語連聲暗下令　男女互救顯真情

當溫柔追及吳驚濤之際，陳不丁、花枯發、溫夢成、馮不八四大高手都給迫落了下去，吳驚濤對她能追得上來，他也頗感意外，輕嘆了一聲道：「你真的要迫我殺你？」

一掌迫退了她。

然後他就出手殺人。

殺的不是溫柔。而是朱小腰！

不只他殺向朱小腰，另一個人也掠向方恨少那兒！

而且出了「劍」！

誰？「劍」！

* * *

他是世上唯一以一個「劍」字為名的人：

羅睡覺！

羅睡覺本來好像是已睡了覺，而且還是睡得極甜、極沉，也極入夢，就算動手，也好像不應該是他，而是他身邊的其他六位劍手，他只是專誠來睡這一場覺的。

然則不然。

他突然醒了。

睜目，拔劍，動手。

要知道：醒了、睜目、拔劍、動手，這四個動作，是在同一刹瞬間完成和發生的。

而且他拔劍的方式很奇特。

極為奇特。

天下絕對不會有人這樣拔劍。

世間也不會有第二人這般用劍。

武林更不會有第二把那樣的「劍」。

他「拔劍」的方式是：脫鞋。

他穿的是靴。

長靴。

他一脫了靴，就完成了「拔劍」的動作。

因為他的腳就是他的「劍」。

腳劍。

這就是他命名為「劍」的真正原因：

他人劍早已合一。

腳就是他的劍。

甚至還發出浸浸的劍芒來。

* * *

甦醒、睜目、拔劍、動手，四個動作，一氣呵成，主要是因為：

他聽到了一個命令。

他這次來這一趟，只答允一件事：

一聽到簫聲，即得回援，只要聽到暗號，就立殺掉命令裡要殺的人！

他收到的命令其實與吳其榮頗為近似：

一旦聞簫，馬上出手殺掉命令中要他幹掉的人！

現在簫聲已起。

命令已下。

殺人的時候到了！

* * *

就在這時，一條人影越眾而

出，搶在眾人之先，左手五指，直插多指頭陀劍下唐寶牛的面門。

這一下，可謂十分意外。

人人都出乎意料之外。

這身材窈窕，身穿粉色衣裙，高髻長袖，面罩緋巾的女子，不是屬於劫囚的那一夥人的嗎？

何況，這女子還明顯是這一干劫欽犯惡客的領導人物：她曾帶領人馬，幾次衝擊，無奈都給「服派」馬高言、「哀派」余再來、「浸派」蔡炒、「海派」言衷虛等人勉強敵住。

可是，這一下，本來大家都凝住了，她却突然衝了上來。

本來，衝了上來還不打緊。

因為多指頭陀還應付得來。

但多指頭陀再聰明謹慎，也沒料到的是：那女子一上來，竟不是向自己而是向唐寶牛下手！

不但多指頭陀料不到這一點，大家都沒料到。

* * *

要是一個人，忽然上前來搶走你手上的重要事物，你本能的反應會怎樣？

多指頭陀的反應是：馬上揪起唐寶牛，向後一扯。

唐寶牛是欽犯，這人一上陣就殺了他，說什麼也不大妥當。

而且，來人在他手上殺了唐寶牛，就跟自己親手殺死唐寶牛沒什麼兩樣：來者要選在這時候殺唐寶牛，必有陰謀，他才不讓對方得逞。

所以他拎起唐寶牛往後一挪。

唐寶牛牛高馬大，可不是輕量人物，多指頭陀雖及時拉開了他，但也震痛了傷痛之指。

這一痛，倒疼得他齜牙咧齒的。

然而那女子的攻勢，却十分狠辣、狠毒！

她二指一駢，又戳向唐寶牛印堂穴來！

多指頭陀再也不及細慮，又將唐寶牛往後一扯，索性藏在自己身後再說！

可是這一下，那出招狠毒的女子才發動了真正的攻勢。

她右手五指駢伸，急戳多指頭陀喉頭！同時左手兩指「二龍爭珠」，疾挖多指頭陀雙目！

她從一現身率羣雄衝擊法場起，就以出手狠、辣、毒、絕見稱，而今更是招招狠、着着毒！

多指頭陀眼見今回她是衝着自己下手，心下不敢怠慢，八指彈動如穿梭，左鐵門門，右攔江網，封鎖住女子的來襲。

但仍防不勝防。

防不了的是她的腳。

而且不是踢他的腳。

那女子的殺手鐧是在雙手猛攻向多指頭陀的同時，也無聲無息地疾蹴出兩腳。

最難防的，還是這兩腿，不是踢向多指頭陀，而是踢向唐寶牛。

多指頭陀大吃一驚，招架得住這兩招，却已不及挪開唐寶牛了。

唐寶牛頓時着了兩腳。

多指頭陀這下當眾給一個女子逼住了，處處吃虧，顏面何存？當下怒叱一聲，八指像狂蛇亂舞，激顫了起來，抓向那女殺手。

那女子腰身纖細，隨風而舞，到得了後來，竟隨多指頭陀身上所逼出來的殺氣、指上所激出來的勁氣而飄而舞，端如天女，舞衣如一襲飄泊在空中、風中的舞衣。

好美。

但觸不着。

沾不上。

多指頭陀猛攻了幾招，忽聽身旁有異響，心裏大呼：上當！

但他反應已遲了一步，整個人已給人牢牢抱實，只聽背後的人呵呵大笑道：「小腰，還是妳救了我！」

說話的人，正是唐寶牛。

* * *

上來施辣手也下毒手對付多指頭陀的當然是朱小腰！

她看準了多指頭陀的心理，所以，她一上來，反而不是救唐寶牛，而是要「殺」唐寶牛的樣子。

這一來，多指頭陀只有為唐寶牛抵擋攻勢一途。

然後她才轉而力攻多指頭陀。

多指頭陀只好防守——她就趁其不備，踢向唐寶牛。

這一上陣心理轉易，就算多指頭陀發現她出現，也只以為她踢向唐寶牛，當然是先防禦她的攻勢保住自己，再理會唐寶牛的安危了。

朱小腰正是要他這樣想。

其實，朱小腰那兩腳，一腳踢活了唐寶牛身上給封住的穴道，一腳鞋尖彈出了刀鋒，割斷了纏住唐寶牛的粗索。

唐寶牛一旦解縛，自然又能自由「活動」了。

他見朱小腰親來救他，而且救得那麼拚命、搏命、不要命，顯然是對他有情有義，他跟她的緣份看來已命裏註定，而他自己却是註定了要撿回這條性命的；他高興之餘，哈哈一笑，已老實不客氣的，往後把對敵中略失防備的多指頭陀抱箇死實的，活像抱住的是他的情人寶貝一樣。

* * *

以多指頭陀的武功，當然不怕朱小腰。

不過一如前之所說，多指頭陀最厲害的，還不是他的武功，而是他的智謀。

但多指頭陀之所以能無往而不利，說來也不是因為他的智謀，而

是他使人信重、讓人信任，因而，他下手、出手時每每多能得逞。

可是這一回，他對上朱小腰，一時失着，便處處失利。

俟他再要以力戰挽回局面，但背後已遭唐寶牛牢牢抱住。這一抱，他連簫也給打落了。

這一來，他的局面就凶險了。甚至可以說，他遇危了。

* * *

抱住了多指頭陀的唐寶牛忽然回過頭來，睜開大銅鈴般的大目，掀開盤根結節的亂髯厲髭，張開血盆大口，向龍八吼了一聲：「放……開……他……」

他？

「他」自然就是方恨少！

* * *

局面急轉遽下。

多指頭陀非但已控制不住劍下的唐寶牛，反而還給他緊緊攬着，龍八本已夠驚心，唐寶牛這下對他猛吼一聲，更令他失心喪魂、膽震心寒。

龍八心一慌，手便亂，他本來就緊貼多指頭陀而立，原在這變局中最能及時解多指之危，應助他一把、扭轉局面的人，而今卻因這一怕，膽已生怯，兩人已迎面撲至，一支龍尾虎頭拐、一柄五鬼陰風爪已迎面打到……

龍八雖是武將，但他從來未眞的帶過兵打過仗，完全是靠奉迎王黼、童貫冒升上來的人，而今又得蔡京賞識，成了相爺在京師官道和武林的召集人，此際忽逢變局，便缺乏應付的急智和膽色。

他第一個反應：便是保命要緊！

敵人正排山倒海的一湧而上，而且來勢洶洶。

他知道這些人不是爲了他來。

而是爲了要救他手上的囚犯。

他甚至明白這些悍夫也不是只爲了方恨少，那是要「表態」：表示支持那兩個不知天高地厚的死囚打了天子和宰相的態度！

龍八是聰明人。

一個人能在狡詐貪婪、專權陰毒的蔡京手上當紅人，而且紅了這麼久，當然是聰明至極的人了。

所以他不是不明理。

他只是爲了自身的利益與安全，並不選對的事情去做。

而只做對他自己有利的事。

這也許就是忠臣與奸官的分別。

龍八就是因爲知道這些，所以他立即下了一個「保命」的決定：離開！

他馬上身退。

遠離囚犯方恨少！

這一來，來人志在救囚，就不會追擊他了！

何況，就算失了囚犯，在責任上他也不必背得最重！

因爲還有多指頭陀。

相爺既把調度「七絕神劍」和驚濤書生的號令和大權也交予那頭陀，這事自然就讓他背箇正着好了！

而他自己？

還是保命要緊！

有什麼事比活着更重要？

* * *

龍八當眞瀟灑，對他身上的職責再也不理，抽身便退，轉身就走！

只留下了多指頭陀。

可凶險了！

* * *

要是龍八能及時聲援他，或脅持方恨少以制唐寶牛，定必能紓緩多指頭陀此際之劣勢，可是，龍八這一走，對多指而言，無異於雪上加霜、落井下石，使他孤立無援，更難以扳回局勢。

所以他爲了「保命」和「扳回勝局」，只好做了一件事。

「殺！大圈、崩頭、大菠蘿！」多指頭陀忽然大喊（他給唐寶牛箍住了胸頸，又聯手應付朱小腰急劇的狠辣的攻勢，因而喘氣急促，好不容易才嘶聲喊得出這幾個聲音）：「殺了救囚犯的！」

這是命令。

大圈、崩頭、大菠蘿都是「暗語」。

「大圈」是羅睡覺這次參與行動的號令字眼。

「崩頭」是吳其榮是次答允雷純助蔡京監斬行動的「密語」。

「大菠蘿」則是共同的「決殺令」！

除了簫聲，只要有人說出這三個辭句，他們便會聽令行事。

至少做這件事。

這其實也是多指頭陀之所以參與及主事這次監斬埋伏行動的重要理由。

因爲他得到蔡京的信任。

蔡京告訴他「暗號」，由他來號令羅睡覺和吳其榮。

有「劍」和「驚濤書生」這等强助，他難道還怕完成不了這事？

一旦計劃得成，他的身份地位可必然遠超龍八、朱月明、天下第七之流了。

他知道相爺身邊有的是人——且不管那些是不是人材，但總有能人；他要出類拔萃，就必須「出類拔萃」，也就是特別「出位」的意思。

「出位」就是所處的位子比別人突出，比別人出色！

要突出自己，就得要藉機借意，做一兩件大事立功才行！

所以他這次才肯從「暗」走到「

明」處來，立意要在此役裏不止立功立威！

這一下，他可遇了險。

所以他即下了「決殺令」！

* * *

令一下，羅睡覺和吳其榮立即殺向巧救唐寶牛的朱小腰，以及搶救方恨少的陳不丁、馮不八！

* * *

驚濤書生的身法不是掠，也不是躍，而是飄。

一「飄」就「飄」到了朱小腰身後。

朱小腰是個很警省的女子。

她急於救唐寶牛。

她也聽到了多指頭陀喊出了她不甚明白的號令。

她是個敏感的女子，她感覺到那是個殺人的號令。

她爲唐寶牛急。

她要救他。

她要他走。

她不要他相助。

她只要他活命，其他的人其餘的事，由她來頂！

她這次來，是爲了救唐寶牛。

主要只爲了救唐寶牛。

因爲她要還他一個情。

恩情。

* * *

朱小腰這種女子，是欠不得情欠情不得的。

她一生都不想欠人的情；她自小喜歡跳舞、舞蹈，要是她眞的肯苦苦央求、要求，她的家人雖然反對，不一定就不讓她涉獵舞藝的。

但她不。

不肯。

也不願。

所以她一直沒有機會好好習舞，反而因機緣巧合練成了武。

這是她一生裡莫大的遺憾。

就算她加入了「迷天七聖盟」，當上了二聖，但她在盟裡仍是做一件事算一件事，殺一個人算一個人，她只是做事、盡責，誰也沒欠誰的情！

至少，她堅持不欠人的情。

她也不要人欠她的情。

所以她寧可放生了許多小狗小貓兔子龜子動物，她放了牠們，牠們不知道，她也忘了，如此兩無相欠，那就很好了。

但她最少還是欠了一個人的情：顏鶴髮。

至少，顏鶴髮把她從青樓贖了出來，而且也教了她武功。

她很感謝他。

由於她已沒有別的親人，她對他就像對待親人一樣。

但只是親情。

不是愛情。

她不能愛他。

她的愛在於舞。

那種翩然若雲鶴翔鷺，雪飄飛花，舒展間腰肢欲折不折，流轉自如，就像風吹過枝頭花兒輕霜輕顫，但却搖而不落，若俯若仰，若來若往，綿綿情意，顧盼生媚的舞。

但已過多了。

那只是一場暗戀。

也是一次失戀。

她年歲已大，已不及練舞。

而且她把舞已練成了武。

她的天份已然轉易。舞，對她而言，就像是一個永遠都趕不及赴長安應考的書生。

一樣的失落。一般的遺憾。

她記得顏鶴髮。

她也記念他。

那是因爲親情。

人世間最重要的三種情感是：親情，友親，愛情。

她對顏鶴髮是親情，但却拒絕了愛情。

她也知道唐寶牛對她的一往深情。

她一樣不能接受他的情。

她知道他的好意，還有這大男人的可愛之處，以及這條漢子的痴情特色。

她不是不動心。也並非全沒動意。

她也暗自喜歡他的「憨」和「直」，自大、自卑以及自吹自擂、自以爲是。

還有他的自得其樂。

她甚至也在暗裡希望：他若有心，若眞的有意，再主動示好呀，再表明一下，以示堅貞，說不定，她就眞的會答應了、默許了、接受了，也對他像他對她一般的好了。

但一切還差那麼一步。

只差那麼一點。

朱小腰不是無情，她却但願自己不如無情。

顏志剛死不久她還沒適應過來。

她只來得及從當他是朋友，轉而待他像兄弟，然後在心目中把他視作密友……

她的心情仍只趕得及接受了他的友情。

那是相當豐富、感人和令人動心的「友情」。

一切只差咫尺。

也許唐寶牛就再有那麼一次機會，再獻一次殷勤，她就會讓他遂了心願……可是，轉首已是天涯。

唐寶牛已然闖了禍，出了事。

他和方恨少打了皇帝。

那是瀰天大罪。

她決定去救他。

縱捨身、捨命也不惜。

她要報答他這些日子以來對她的恩情。

她不能無情。

她這次部署「劫法場」的事，反而不多說什麼，只默默做事，她就是等這一刻，她要捨死忘生的把這大小孩的漢子從死亡的關口裡救出來，除此無他。

這一種情義，只怕可直比夫妻之情深吧？

可是一個人再厲害，只要有了情，總是會爲情所苦，爲情所累，對朱小腰這樣一個愛上舞蹈的女子而言，總不如無情，更教伊瀟灑、曼妙、明麗吧？

「折腰應兩袖，頓足轉雙巾」，對一個舞者，舞到極至，不僅是「流」出來的，更進一步，也是「綻」開來的，羅衣從風，長袖交舞，輕態橫出，瑰姿譎起，舞到最後，誰不是乘風欲去、天上人間？但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像朱小腰這樣一個舞者，從飄回風轉，流柔成文的舞失足舞成了武，她已不再飄逸俊秀，婉轉嫻靜，反而成了馳騁若驚，英氣逼人；舞，對她而言，只是一次心碎，一場旱雪。

斜身含遠意，頓足有餘意，這種屈肘修袖平抬撫策的悠美姿態，對朱小腰而言，此際已成了殺人的絕招！

一招殺向驚濤書生！

* * *

殺吳驚濤是爲了要救唐寶牛。

她已別無選擇。

誰叫吳其榮掠了過來，逼近了他……且不管對方要對付的是唐寶牛還是她，她都得殺了他！

* * *

吳其榮這次參加這一役，主要是因受雷純之所託。

他打算立了一個功便走。

要立的，當然是大功。

小功他還不看在眼裡。

所以他準備立即打殺正在救唐寶牛的人——或者殺了唐寶牛也可！

所以他一掌就劈了過去！

然後他才發現那是個女子。

而且是個極婉約、幽怨、動人的女子。

那女子也馬上發覺他的攻襲。

並且馬上還擊。

她的還擊極美。

也極狠。

美在身姿和丰姿。

那簡直是教書生輸盡了整座長安之一舞，這一舞就像舞出了許多江南。

多花多水多柳多岸多美嬌的江南。

她斜曳着水袖羅袖像在雲上作凌波微步，時似渾身受驚回顧的蛟龍，有時像有羽翼的仙子乘風歸去，有時却又像一朵風中的雪花，孤零而飄零的旋轉着過來。

太眞先把一枝梅，花下傞傞軟舞來。娉婷月下步，羅袖舞風輕。翩如蘭苕，婉若游龍——那都是極美的。

但在絕美中，却是至狠的。

舞者的指、指尖、指甲乃至脚、鞋尖、鞋頭上的刀，都在這楚楚引人的舞動中，向他發出了最要命的攻擊。

吳其榮覺得好美。

他本身就是個極喜歡觀賞女子曼舞的書生。

雷純就是因爲看透了他這點，而把獎賞換着送他幾名特別出色的舞孃，讓他如願以償。

何況朱小腰的舞，是天份，她的人更不是一般經調訓而成的庸脂俗粉。

她自成一家。

一舉手、一投足、一進一退、一流盼一回眸間，完全恰到好處，自成一派。

所以驚濤書生看得爲之目眩，喝采，神往。

他幾乎一時忘了還擊。

還幾忘了閃躲。

故此，當吳驚濤再省惕到身處危境時，朱小腰的狠着已離他很近、很近很近的了。

吳驚濤情知不妙。

他這人雖一向游離獨處，但絕對忠於自己。

什麼都可以犧牲掉，就是不能犧牲了自己。

這時候他也跟朱小腰一樣，除了殺死敵手，已別無選擇了。

他在危急關頭，雙手忽祭起了七種不同的色彩交融在一起，然後大放異彩。

那交滙在一起的色彩很奪目、很亮麗。

那是他的「活色生香掌」和「欲仙欲死神功」交揉一體之一擊。

他本來是個愛女人的男人。

他一向很愛護、也很珍惜女人。

但他現在要保住自己，已沒了退路。

他雙手一齊打了出去。

* * *

「啪」、「波」二聲，像一朵花，在枝頭上折落了；又像手指輕輕在臉頰上彈了那麼一下。

朱小腰就哀哀的飛了出去。

她掠過之處，鮮血如花，紛紛灑落，就像一襲舞娘的舞衣。

待唐寶牛驀放了多指頭陀，接住她時，她粉紅色的衣裙，全染了一灘灘怵目驚心的血，就像一朵朵血的花，開在她的身上。

唐寶牛一接住了她，就發現：一，她的腰背已折斷了。

二，她的五臟六腑已離了位。

三，她已奄奄一息了。

唐寶牛第一個反應（也是第一個感覺）就是：想哭。

但他張開了嘴巴，哭不出。一聲也哭不出來。

這時，她緋色的臉巾半落，露出了半點緋色的臉。

她無色的唇帶血。

星眸半張，似乎還帶着點哀怨的無奈（那乃是嘲笑多於悲涼的）仍是那一張絕美中帶着慵乏的容顏。

* * *

吳其榮一招得手，自己也呆住了。

他看看自己雙手。

彩華漸褪。

他的神情很奇特，也不知是在得意，還是有點懊悔，甚至是十分憾恨？

* * *

他的雙掌剛擊中朱小腰，就乍聽有人大吼道：「走狗！」

叱罵的人是花枯發。

他旋舞雙棄，飛斬了過來！

但溫夢成比他罵得更響，也更烈，而且更憤慨！

「你這頭惡狗！我只恨剛才關起門來的時候沒把你這禽獸一氣打殺了，却讓你又害了人命！」

溫、花二人，已把吳其榮恨之入骨，兩人一面叱喝，一面向驚濤書生作出極其猛烈的攻擊。溫柔這時也挺刀砍到，由於剛給擊退，收刀回氣之際親睹朱小腰給壞鬼書生擊傷，更是氣煞，刀刀搶攻，招招不容情。

溫夢成、花枯發二人，當然是眞的憤怒不已，但事實上，他們的「一葉驚秋」和「百忍不如一怒神功」，確是越憤怒則功力越能發揮得淋漓盡致，「一葉驚秋」是以狂勁使柔物達無堅不摧之境地，而「百忍不如一怒神功」則以戰姿、氣勢先懾住敵手再予取勝，他們一邊罵，一邊打，以壯聲勢，就是此理。

然後驚濤書生這回卻心不在焉。

甚至不像平時一般，他還忘了擦臉。

他只看看自己一對雪白似的手，這對手保養得很好，很乾淨、整潔、白晰，甚至如果不是指甲太長方型的話，它像女人的手還多於像男人的——就像那是一隻黑手，另一隻是血手。

他臉上的表情也很詭異。

甚至還在喃喃自語。

他像是失望。

也似是喜悅。

但最明顯的是有點如痴如醉。

「好一場舞……」

向他攻襲的人隱約聽見他這樣低聲呢喃似的說着，「好一個女子……」

吳其榮雖不專心，但卻仍能一一躲開一花二溫三人的猛攻。

雖然總帶點險。

不過，似乎他也不大在意。

他是一個愛女人的男人，然而，他剛才卻出手殺一個舞得最柔的美麗女子！

他的心情也不好過。

* * *

但這却使這兩大黨魁十分躭心。

甚至，剛才在「回春堂」五人圍攻吳其榮之時，久攻無效，相持不下之際，這書生却乍聽簫聲相召就能立時抽身退離「回春堂」，這彷彿已証實了一點：

就憑他們五人，還制不住這看來有點痴痴騃騃的書呆子！

這當然不是好事。

更壞的事是他們發現：

多指頭陀已緩得一口氣，輕而繞過去要向唐寶牛背後偷襲了！

然而唐寶牛却在極大的悲慟中。

他抱着朱小腰。

他的膝頭像已折斷了似的跪了下來。

他張大了口。

眼淚大滴大滴的滾落下來。

他望着天。

上天。

天若有情天亦老。

* * *

溫夢成、花枯發情急之下，再也不向吳驚濤攻襲、戀戰了。

他們立扯走了溫柔，改掠向唐寶牛那兒，一面大叫道：

「不可大意閃神！背後有敵！」

「唐巨俠，挺起你的腰脊來，快救走朱姑娘——不要做乞憐狗！」

他們一面高呼，一面人未到，飛葉和勁氣已分別向多指頭陀激發了過去！

唐寶牛這兒還不算慘烈，更慘烈的是方恨少那一戰團。

* * *

龍八剛才給唐寶牛一唬而撒手就走，就把待斬立決的方恨少留在原地。

方恨少苦於穴道受制，身上又有多重綑綁，無法動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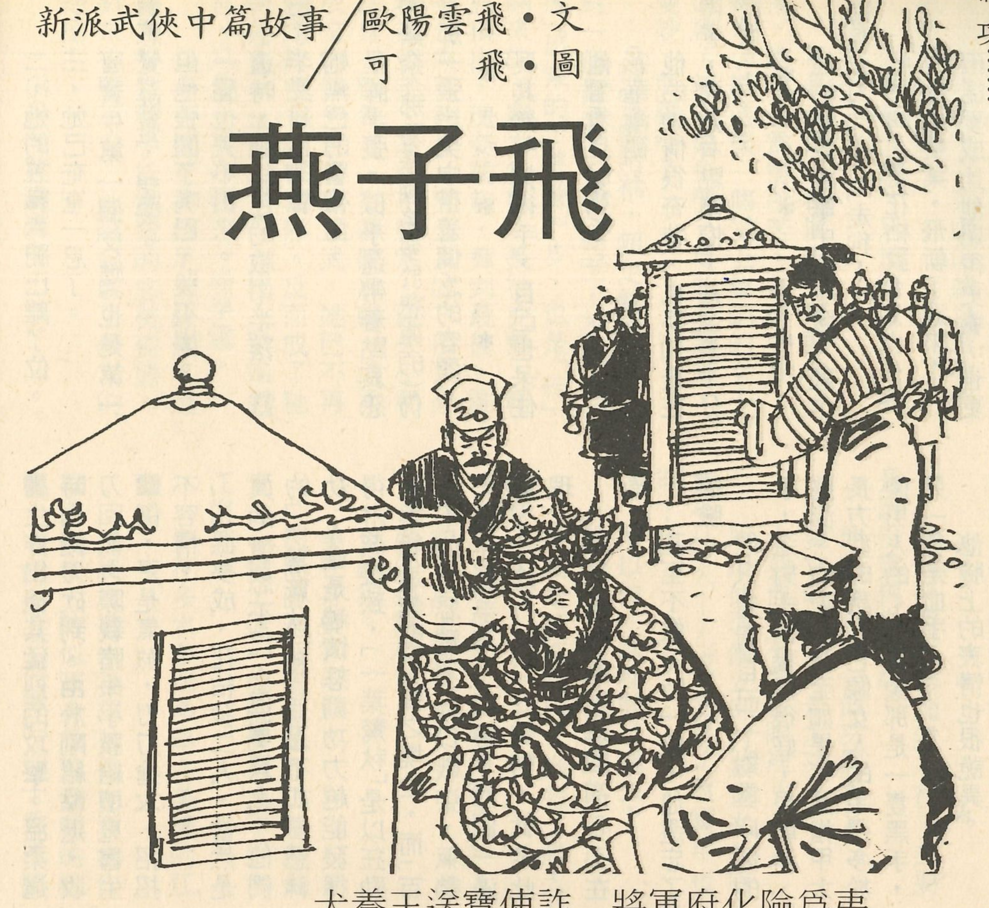
話說驚濤書生自「回春堂」一路退了出來，追出來的人，除了溫柔、溫夢成、花枯發之外，還有兩人。

兩個年紀雖大，但脾氣亦大，膽子更大的人：陳不丁，馮不八。

（未完‧十）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燕子飛



上文提要：如意救出燕子飛，依偎在他身上，從情話中探知寒蟬在犬養王手上，燕子飛趁此良機，決定奪回寒蟬，二人在商議中，如意勸子飛審愼行事，不要上當，子飛因與羽柴秀吉有約，不能改變主意，先助他對付犬養王，事畢之後，寒蟬由子飛帶走。燕子飛和羽柴秀吉商議如何將犬養制服，甚至格殺，希望能成功……

犬養王送寶使詐　將軍府化險爲夷

「他們是如何摸進倉庫的？」

沒錯，倉庫的拐角處就有崗哨，黑妞笑道：「如果我的判斷沒錯，這位朋友八成已經變成稻草人了。」

羽柴上前一看，可不是嗎？伸手一推就倒，早已被人點了死穴，另用鐵釘釘在木柱上。

一葉知秋，羽柴有理由相信，闖進將軍府的人絕不止這幾個。

可是，織田信長傳下將令，在將軍府內展開全面搜查，却再也沒有揪出半個人來。

暗潮在激盪！

殺機在滋長！

雙方皆施出渾身解數，從事這一場鬥智又鬥力的死亡遊戲。

＊　＊　＊

正月初四。

卯牌時分。

將軍府在辦喜事，却嗅不出絲毫喜氣來，僅有些許彩燈、彩帶，作爲象徵性的點綴。

倒像辦喪事，一個個緊繃着臉，行色倉皇，空氣充塞着濃濃的殺機、詭譎與火藥味。

江戶街上響起了樂聲，開道的兵士不停的吆喝着，沒多久，兩頂喜轎已通過吊橋，進入府內，如意暨四名婢女則隨轎步行。

接下來又是三頂轎子，犬養幸助、石太師、石大勇端坐在內，犬養王的左右有兩名將軍裝扮的人，正是五龍會長山本刀之助，及赤龍會長井上十朋，中州四煞則緊跟在石太師父子身邊。

一百六十名脚伕，一百名兵士，將軍府的人清點得很清楚，一個不多，也一個不少。

喜轎一逕前行，在一棟大樓的前面停住，新郎倌織田介川剛掀起轎帘，沒來得及看清楚新娘子的花容月貌，犬養幸助下轎說道：「大將軍呢？」

近衞三郎上前回話道：「大將軍在後院『養生堂』養病，無法親自迎接王爺、石太師，特命微臣致歉。」

犬養疑雲滿面道：「大喜的日子，怎麼不出來沖沖喜，見見新娘子？」

近衞三郎道：「大將軍在『養生堂』正等着與王爺敍舊呢，請！」

犬養幸助的臉色微微一變，跟山本交換了一個眼色，道：「也好，本王理當去向將軍請安。」

一扭頭，又對石太師道：「老太師也一塊兒去吧？」

石如山白眉一軒，笑呵呵地道：「既然來了，焉有不去見見大將軍之理。」

犬養早有成竹在胸，領着一半兵勇，一半脚伕，向後院行去。

山本刀之助與井上十朋走在最前面，二人共同捧着一個紅漆盤子，裝寒蟬的檀木盒子，就端端正正的放在上面。

石太師與犬養並肩而行，石大勇及中州四煞則留在外面。

近衞三郎上前說道：「王爺，向將軍請安，何須帶這麼多兵勇、脚伕？」

犬養臉一沉，道：「這四十件禮品，是足見國的子民孝敬的，好歹也得請將軍看一看呀。」

根本不理會近衞的反應，放步直往前行。

養生堂四周戒備森嚴，來至附近十丈許處時，兵勇、脚伕便被警衞攔了下來，只放進犬養、山本、井上、石如山四人。

犬養給屬下使了一個眼色，續往前行，行至門口時，近衞三郎道：「王爺，請將寒蟬交給微臣吧，遠來是客，不敢麻煩二位將軍。」

足見王另有打算，道：「不！大明瑰寶理當由本王親手獻給大將軍才對。」

話落，人已進了養生堂，只見織田信長睡在一張寬大的木床上，面若黃蠟，一臉病容，看來眞像大病不起的樣兒。

大出犬養的意料之外，室內只有六名武士守護。

不尋常的事，定有不尋常的理由，犬養老於世故，反而更加小心，距病榻丈許，便自動停下，抱拳爲禮道：「足見國王犬養幸助給大將軍請安。」

石太師不假思索，亦趨前致以問候之意。

織田信長欠一下身子道：「豈敢，犬養王好、老太師好。」

犬養幸助道：「將軍的病情可有起色？能否下床行走？」

織田信長裝得很像，有氣無力的道：「已經很久不曾下床走動，恐怕連去看看新娘子的力氣都沒有，看來我這把老骨頭是熬不了多久啦。」

「將軍，容老臣來扶着你，去參加婚禮如何？」

「算了，老夫病成這個樣子，何必掃他們的興。」

「將軍既然這樣說，那就叫由美來拜見公公。」

「不必了，也不急在一時，只要本將軍命大不死，早晚會見到犬養公主的。」

二人各懷鬼胎，言不由衷，犬養打量一下病榻，不但寬大，而且比一般床鋪高出許多，四面用白布圍着，甚麼也看不見，不禁疑雲叢生，道：「我們習慣上都睡榻榻米，將軍何故改睡木床？」

織田信長道：「因爲聽從一位神僧的指點，說矮榻濕氣太重，有害病體，故而改睡高床。」

犬養心懷叵測，知病榻下必有玄虛，未敢過於接近，適才還不許近衞代勞，如今主意立變，反而提出要求道：「近衞兄，快將這寒蟬獻給將軍，保証其效如神。」

近衞取過檀木盒子，拿出寒蟬，納入織田信長的口中。

眞是怪事，才一忽兒工夫，織田的病情便有了起色，居然坐起了半個身子，聲音亦較前洪亮一些，道：「謝謝犬養王的厚賜，這寒蟬果然神效，現在感覺舒服多了。」

據犬養所知，織田得的是寒症，自己千方百計從天朝盜來了寒蟬，目的就是要織田的命，現在不僅無害，反而有益，寧非咄咄怪事？

心中納罕，舉步向前，欲看個眞切，道：「將軍，此刻感覺怎樣？是否更好一些？」

織田的身子這時已可直着坐起來，說話的中氣更充沛些，道：「嗯，覺得舒服多了，寒蟬奇效如神，眞不愧是寶中之寶。」

犬養心裡七上八下，爲眼見之事給搞糊塗了，當下心一橫，決定採取進一步的行動，暗中運足了兩掌眞力，道：「既然康復得如此快速，乾脆由老臣攙着大將軍去觀禮吧，婚禮可能尚未完成。」

發話同時，雙手也跟着緩緩伸出去。

犬養心存顧忌，速度緩慢，而且自自然然的，除非瞭解箇中底蘊，根本看不出他有任何歹念或殺機。

山本與井上也跟上來了，眼觀四路，耳聽八方，手上提足了十成十的功力，準備隨時出手行兇。

山雨欲來，風聲鶴唳，石太師很知趣，悄沒聲息地遠遠退開。

驀然——

「殺！」

「殺！」

織田、犬養二人幾乎是在同一時間喊出了殺聲，雙方蓄勢已久，距離又近，硬拚一掌，石破天驚，誰也未能佔得上風，各自向後一仰。

看似平分秋色，實則織田處境大險，因爲山本、井上的鐵掌已電擊而至，織田危在旦夕。

然而，一絲喜悅方自心田升起，異事陡生，犬養、山本、井上突覺雙脚被人猛一拉，三個人當場仰面栽倒在地。

床邊的白布已被扯下，冒出來五個人，正是燕子飛、嚴元伯、陶濤、黑妞與福田清善。

犬養、山本、井上睹狀大駭，來不及起身迎戰，燕、嚴等人已以排山倒海之勢攻至。

孰料，怪事天天有，就是沒有今天多，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五

人的招式尚未遞滿，陡聞頭頂之上傳來一聲轟然巨震，五虎衝破天花板，電墜而下。

不止此也，還順便將一張與天花板同色的網子帶了下來，將包括近衞三郎、織田信長在內的七個人全部網住了。

人上有人，天外有天，燕子飛一向行事謹愼，這次百密一疏，却着了別人的道兒，在扶桑栽了跟頭。

原來當燕子飛選定此處作爲陷阱後，並未一直守候在此，直至花轎抬進將軍府，方始進入「陣地」，而五虎早在昨夜於竊聽到詳情後，便將網子掛在天花板上，人則從屋頂掀瓦而入，由於網子與天花板同色，又極細小，肉眼根本無法分辨，逃過了衆人的檢查，鑄成了此一天大錯誤。

七個人皆爲這突來的變故驚呆了。

犬養、山本、井上爬出去後，網子快速收縮。

五虎神采飛揚，氣焰萬丈，眼中流露出無限殺機。

石太師算是開了眼界了，退立一角，滿臉驚慌。

那六名武士既然安置在織田身邊，自非弱者，但爲了誘犬養上鈎，並未守在榻前，適才的變故太快，他們連思考的餘地都沒有。先是認爲十拿九穩，定可生擒犬養，及見網子落下，織田作了階下囚，想到出手馳救時已措手不及。

當然不能就此作罷，眼波傳語，心意立通，其中五人以電閃雷奔之勢猛攻五虎，另一人彈身直進，欲將網子掀走。

晚了，犬養已傳下格殺令，山本、井上聯手合擊，掌浪排山倒海而出。

砰！一人死於山本的血手印，五臟碎裂，死狀極慘。

砰！另一人更慘，井上以掌代刀，劈下了一顆人頭。

甫一照面就丟了兩條命，山本、井上絕技驚魂，震懾全場，嚇得另四人魂飛魄散，毛骨悚然。犬養王怒眉雙挑，色冷聲寒：「想活命就滾到一邊去，誰要是敢再動一動，織田老匹夫會死得更慘更快。」

四人自知不敵，祇好退立一旁，不敢再輕舉妄動。

＊　＊　＊

後院連台好戲，前院也好戲連台，就在犬養等一行走後不久，新娘子石玉娘也在新郎倌織田介川的攙扶下，步下花轎。

眞是一對寃家，攙扶之間居然暗運眞力，較上了勁，織田介川攙在石貴妃腰眼上的右掌內含玄機，祇要暗力一吐，石玉娘不死也會重傷。

石貴妃又豈是省油的燈，織田介川得寸進尺，想要抓她的手，反被她趁機扣住左腕脈門。

登時，變成了一根繩子拴住兩隻螞蚱，彼此互相剋制，跑不了犬養由美，也逃不掉織田介川，祇要有任何一方挑起戰端，必定是個兩敗俱傷的局面。

表面上看則又不然，似是一對如膠似漆，祇羡鴛鴦不羡仙的恩愛夫妻。

四名婢女隨侍在後，緊貼着新人寸步不離，一則小心護衞主子石玉娘，一則隨時準備對付織田介川。

然而，這是將軍府，強龍不壓地頭蛇，四婢的脊背早已被人用刀抵住，銳利的刀鋒若即若離，隨時都有被殺的可能。

前面之人各懷鬼胎，針鋒相對，後面的人同樣一個剋制一個，一排剋制一排，看似步向洞房，實則正步向死亡。

終於到了新房附近，有二男二女笑臉相迎。

織田介川牛刀小試，掌力微吐，驟然大吃一驚，發覺犬養由美纖細的腰身上，穿有金屬護兜，根本使不上力，一語雙關的道：「公主好『軟』的腰！」

石貴妃當然聽得懂，抿嘴冷笑一聲，掌心送出三分眞力，織田介川頓覺全身骨節奇痛難當，忍不住哼了一聲，石玉娘盈盈地譏誚道：「公子好『硬』的骨頭。」

以牙還牙，同樣一語雙關，竭盡冷嘲熱諷之能事。

如意走在犬養由美身後不遠處，神態自若，笑意盎然，益增三分嫵媚，是惟一的一位表現篤定、泰然的人。

也是惟一的一位不曾剋制人，亦未被人剋制的自由人。

「公主請！」

「公子請！」

夫妻倆「相互禮讓」，「難分難捨」，偎偎依依地雙雙走進洞房的玄關。

新房的玄關經過特別設計，彎彎曲曲的好似迷魂陣，這一對新人轉了好幾個彎兒才進入屋內。

石貴妃陡覺上半身一痲，連一聲「哎喲！」都來不及喊，已被人以「隔空打穴」的手法打中了痲、啞二穴。

但是，前進的步伐並未停歇，是被織田介川拖着走。

原先扣住小織田脈門的手根本使不上力，石玉娘雙目怒張，却說不出一句話來。

跟隨在後的四名婢女，毫無所覺，不旋踵間，也被人重施故技，神鬼不覺地被制住，扔到牆角去

了。

這時，犬養由美才看到，玄關兩側至少埋伏着十名一等高手，爲首者乃羽柴秀吉。

送嫁的賓客還在繼續進入洞房，羽柴見一個逮一個，片刻工夫又擒住十來個天霸府的人。

石大勇已至門口，逍遙客忽然說道：「石大人，洞房是人家小倆口的歡樂窩，咱們何必進去煞風景。」

這祇是表面話，骨子裡另有緣由。逍遙客心裡雪亮，心知這是一場死亡遊戲，哥兒四個遠渡重洋，爲的祇是錢，可不想把老命賠進去。尤其駱飛絮離奇失踪，至今生死下落不明，更加强了他們的戒心。眼見石玉娘進去後如石沉大海，經驗老到的逍遙客自然犯疑，故而設詞推透，眞正的目的則是欲先置身事外，再見機而行。

石大勇可沒有想到這麼多，聞言未置可否，意頗猶豫。

立在房外迎迓的一名婦人道：「石大人，你是公主的乾哥哥，舅老爺應該進去，快請呀。」

石大勇拿不定主意，回頭探詢中州三煞道：「進去瞧瞧吧？」

白頭翁表示反對：「要去你這個舅老爺自己進去吧，我們兄弟還是留在外面比較自在逍遙。」

婦人鼓起蓮花妙舌，又道：「沒有關係，三日之內，不論大小，無分尊卑，都可以進去，請，請！請！」

白頭翁甚麼大風大浪沒見過？愈這樣慇懃，心裡愈覺不對勁，索性別過頭去，沒再答理。

婦人還想再催促，鐵大錘掄起了大鐵錘，粗聲大氣道：「閉上妳的嘴，大爺們進不進去，是我們自己的事，不需要妳來嚕七八嗦。」

如意就站在一旁，大聲吆喝道：「公主，如意不進去了，想先在外面透透氣。」

這才是眞正的聽明人，不露痕跡，裡面有反應，自然沒事，如果沒有反應，不問也知道石貴妃一定出事了。

新房內寂靜無聲，如意的臉色變得沉重起來。

天霸府的十幾個人，或坐或躺的擠在一起，被人五花大綁綑住，石玉娘氣得要發瘋，奈有口難言，有脚難動何？

羽柴秀吉、織田介川立在暗處，仍在等待上鈎的魚。

驀然，噗！噗！噗！噗！四聲響，紙窗外射進來四把竹葉飛刀。

飛刀來得太突然，也太快，又是從背後施襲，四聲慘叫，四條命，羽柴的四名手下尚未弄明情況，便結伴踏上黃泉路，進了鬼門關。

一下子丟了四個人，羽柴、小織田大驚失色，一個念頭還沒有轉過來，已有人破窗而入，是五龍會的四名九段高手。

眨眼工夫，另一扇紙門也破門射進四人，是天霸府的絕頂好手，鋼刀早已在握，眸中一片殺機。

一名黃臉九段高手橫掃全場一眼，大聲嚷嚷道：「你們簡直卑鄙無耻，竟敢以下三濫的手段來對付足見國的犬養公主，也不怕引起公憤？」

羽柴秀吉報以一聲冷哼，道：「偷襲暗算，你們又算得了甚麼正人君子！」

他們皆以漢語發音，黃臉大漢嘿嘿陰笑道：「羽柴，如想活命最好馬上將天霸府的人給我鬆綁放掉。」

織田介川態度强硬：「這兒不是天霸府，也不是五龍會，還輪不到你大呼小叫。」

黃臉大漢雙眉一挑，語冷如冰：「老子告訴你，織田家的氣數已儘，從此刻起，幕府就是犬養家的天下了，別再作困獸之鬥，還是乖乖聽話的好。」

「假如不聽話呢？」

「不聽話就祇有死。」

「朋友，祇怕你們已經自身難保無能爲力。」

「笑話，足見國兵多將廣，五龍會高手如雲，毀你們父子可謂易如反掌。」

「不信就試試看。」

「大爺正有此意，接招！」

話落招出，揚掌就要攻上去，詎料，甫進三步，脖子便被勒住，又倒退回去。

細一審視，發現一條無色而又柔若無物的絲線，綁在一根柱子上，另一端正好勒住自己的脖子。

被勒住的尚不止他一人，九個人全部中了圈套，分別被九條繩勒住。

黃臉大漢心驚肉跳，橫掌欲將絲繩劈斷，那知絲繩强靭無比，分毫未損，驚惶失色道：「這是甚麼東西？」

羽柴秀吉上前三步，道：「告訴你，讓你長長見識，此繩係以北海道特產的『天蠶絲』編織而成，視若無色，柔若無物，如果不是拉緊了環扣，閣下可能根本感覺不出來。」

黃臉大漢劈不斷，另一名濃眉武士揮刀去斬，羽柴又道：「朋友，不必白費力氣，天蠶絲刀劍不入，你這把刀子還是留着抹脖子吧。」

生死攸關，黃臉大漢心頭一片冰涼，道：「羽柴，老子問你，這絲繩是如何套在大爺頭上的？」「是你自己套上去的。」「我自

己？你胡扯！」

「絲繩事先貼附在門窗上，你們一頭闖進來，自自然然就套上了。」

「你怎知我們從那裡進來？」

「這簡單，祇要在所有的門窗上全部佈下天羅地網，你們就一個也跑不了。」

黃臉大漢不信邪，伸手去解，織田介川冷笑道：「是死結，死心吧，本少爺願再提醒各位一句話，最好站在原地別動，不要胡衝亂闖，否則套索拉緊的滋味可不好受，比上吊更痛苦。」

濃眉武士急中生智，見石玉娘就在附近，揚腳一踢，就將她的啞穴踢開了，本想再進一步解開她的痲穴、繩子，怎奈距離稍遠，夠不着，祇有乾着急的份兒。

石貴妃的聲音比針還尖，放開嗓門喊叫道：「來人呀，來人呀，如意、逍遙客、白頭翁、鐵大錘，你們死到那裡去了？」

羽柴秀吉道：「犬養由美，妳還是老實一點好，三煞若是未死，早該進來了。」

石玉娘怒不可遏的道：「羽柴秀吉，本宮乃大明朝的貴妃，你敢把哀家怎麼樣？」

「本將軍知道妳的身份，不會把妳怎麼樣。」

「大胆，既知本宮身份，還不快過來鬆綁。」

「抱歉，如何處置芳駕，應由燕大俠決定，末將無權過問。」

「混帳東西，竟敢不聽本宮懿旨？」

「對不起，燕大俠未曾授權，末將歉難從命。」

「你……」

石玉娘養尊處優，一向頤指氣使慣了，偏偏羽柴不肯賣帳，令她氣冲斗牛，正欲大發嬌嗔，忽見玄關之內又闖進一個女人來，僅僅說了一個你字，便無下文。

此女披頭散髮，看不清是何許人，隱身門後的二名將軍依樣畫葫蘆，點了她的痲、啞二穴。

結果却上了如意的惡當，她就緊貼在這名迎賓婦人的身後，出手如電，招住了二人的脖子，順勢用力猛推，砰！二頭相撞，七葷八素，暈頭轉向，額頭冒出兩個碗口大的包，立告昏迷倒地。

一閃身，如意飄然而入，逍遙客、白頭翁、鐵大錘、石大勇也依次闖入新房。

呼！呼！呼！羽柴秀吉是個精明的像伙，先下手爲强，連攻三掌，如意見招拆招，從容不迫，彼此棋逢對手，難分高下。

石貴妃大吼大叫道：「哥，還不快將羽柴、織田他們拿下，本宮今天非要抽他們的筋，剝他們的皮，喝他們的血不可。」

羽柴秀吉道：「好潑辣的娘們……」

下面的話被石大勇的大喉嚨掩沒了，對中州三煞下令道：「聽到娘娘的懿旨沒有，快給我上呀。」

「是！」

三煞口中應是，人也挺身而出，却賴洋洋地，全身不帶勁，並無捨命相搏的意思。

石大勇睹狀大怒，火冒三丈道：「媽的，你們這一羣鬼崽子，心目中就知道要錢，好啦，祇要拿下羽柴、小織田，石大爺就賞你們五十兩金子。」

鐵大錘嫌少，不悅地道：「甚麼？才五十兩？娘娘的命總該比燕子飛值錢吧？」

石大勇臉一沉，道：「好吧，就賞你們一百兩，倒是快點動手呀。」

四煞當初投效石家父子，目的就是爲錢，並無道義可言，進入太師府後，一直表現平平，並非他們身手欠佳，而是價碼太低，故而意興闌珊。

如今石大勇開價百兩，精神大振，鐵大錘大喝一聲：「看打！」兩隻大鐵錘掄得虎虎風生，兜頭蓋面的砸向羽柴秀吉。

鐵大錘蠻力驚人，鐵錘又重，羽柴連攻三掌四刀，竟抵擋不住，兩名部將見勢不妙，急忙上前援手，不幸做了他的替死鬼，雙雙腦袋開花，死於非命。

羽柴確非等閑之輩，十回合後便已看出一點門道，姓鐵的全憑蠻力錘大，勇猛有餘，花巧不足，當下乘虛蹈隙，全力反撲，卒將鐵大錘的氣焰壓住。

那一邊，逍遙客正與織田介川大打出手，白頭翁和如意，也跟陸續湧入的將軍府高手幹上了，祇有石大勇輕鬆自在，在一旁作壁上觀。

「哥，你發甚麼楞，快來解繩子呀。」

「石大人，快來幫忙把天蠶繩弄開。」

聽到妹妹及天霸府武士的呼喊，這才意識到還有很多事情需要他親手去做。石大勇祇知發號施令，從來不曾自己動手，奈何眼前已無可用之兵，非親自動手不可，聞言如夢初醒走向石玉娘。

羽柴的動作更快，擺脫鐵大錘，奔向石玉娘，明晃晃的寶刀往她脖子上一架，喝道：「站住！」

石大勇驚極而呼道：「羽柴，你敢殺害大明貴妃？」

羽柴作勢欲砍，道：「石大人如敢再進一步，末將就殺給你看！」

石大勇駭然止步道：「你到底

想幹甚麼？」

羽柴殺氣騰騰地道：「我要你們統統住手，站到牆角去。」

石大勇怎敢拿貴妃妹妹的性命當兒戲？祇有聽命的份兒，命三煞、如意退下。

* * *

從新房內傳出打鬥之聲的那一刻起，天霸府的兵士、五龍會的徒衆，以及藏在箱籠櫥櫃內的高手，便與幕府的兵勇混戰在一起。

雙方均有充分的準備，惡鬥一爆發，便是生死大戰，慘烈已極。

打得天昏地暗！

打得日月無光！

慘號，此起彼落！

屍體，堆積如山！

血，不停地流！流！流！

直從前院流到後院！

後院的情況，比前院更緊張、激烈，驚心動魄，死傷的人猶有過之。

而「養生堂」內，則仍呈膠着狀態，網子已收緊，七個人擠在一起，狀甚危急。

燕子飛、嚴元伯是何等人物，可惜用盡一切方法，依然弄不開這張厲害的網，不禁透體生寒，自知今天這個跟頭是栽大了，也栽定了。

陶濤惡狠狠地破口大駡道：「犬養，你明知打不贏，就玩陰使詐耍陰謀，是英雄就拿掉網子，大家眞刀眞槍幹一場。」

犬養幸助陰惻惻地冷笑道：「小子黃牙未換，乳臭未乾，那裡懂得君國大事？英雄好漢，一文不值，重要的是江山萬里，美女成羣。」

「呸！」陶濤吐了一口口水，道：「你荒淫無道，暴虐兇殘，天曉得糟蹋了多少良家婦女，老天要是有眼，絕不會叫你得逞的。」

犬養志得意滿，意氣風發地道：「事實擺在眼前，本王已經成功了，你們的死期就在眼前。」

網子太緊，燕子飛喘氣都感覺困難，但仍儘可能挺直腰幹，朗聲說道：「犬養，燕某人今天認栽了，要殺要剮，要剁要砍，悉聽尊便，但本俠警告你，休得出言戲弄，或任意侮辱。」

「哈哈哈！」足見王笑聲狂傲，聲震屋宇，洋洋得意地道：「燕子飛，本王很瞭解你這種人，孤芳自賞，自命不凡，生時頂天立地，轟轟烈烈，死時也希望可歌可泣，慷慨激昂，成，本王成全你，賜你火葬，站着燒，七個人一塊兒燒！」

說燒眞燒，立即命人搬進來一堆柴火。

嚴元伯面不改色地道：「犬養，嚴某想提醒你，火一點着，網子會破，你不怕我們破網而出？」

犬養乾笑道：「放心，網子係以天蠶絲編成，水火不侵，沒有漏網的魚。」

薪柴已堆放妥當，前田惠良取出火摺子，準備點火。

做夢也沒想到，網子居然在此刻有了動靜，在往上升，是被從屋頂垂下來的鈎子鈎上去的。

犬養、山本、五虎、井上等人也發覺不對勁，齊聲呼喝。

「甚麼人？」

「甚麼人？」

絲網上升的速度極快，霎眼已至天花板上。

然而，繩頭仍握在柳上欽三、佐佐木、石太郎與山葉武夫手中，被困七人依舊無法脫身。

奇峯突起，變生肘腋，全屋子的人都在動，大家皆爭先出擊，企圖搶得機先，滿室刀光劍影，殺聲四起。

幕府的四名武士首先發難，攻向五虎之四，欲逼其放棄手中繩頭。

犬養、山本、井上、前田見勢不妙，立即出手發招，全力圍堵。

燕子飛等人雖身在網中，施展不易，仍勉力發掌出擊。

祇有石太師仍立在壁角，臉色一陣青一陣白，沒人知道他心裡在想甚麼。

屋內鷹揚犬躍，殺聲震天。

死亡的陰影抓住每一個人的心。

幕府武士捨命相搏，揮刀猛斬四虎雙手，四虎寸步不讓，奮力反擊，四武士救主心切，早將生死置之度外，敞開自己的門戶不顧，一味猛攻。

一人拚命，萬夫莫敵，四人拚命，無往不利，四虎被迫鬆手，四武士一死三傷。

僅一髮之隔，另三人哀鳴再起，血雨如泉，也死在山本、井上、前田手中。

但四武士死得重如泰山，燕、嚴、織田等七人已脫困而出，墜落一旁。

犬養王目注天花板上的破洞，沉喝道：「究係何方神聖，爲何藏頭露尾，自認爲是個人物，就請現身答話。」

有幾十道眸光全部投注屋頂，凝神以待。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隨着洪亮如鐘的誦佛聲，龍泉大師輕飄飄的落下來，雙掌合十當胸，朝在場之人打了一個稽首。

燕子飛抱拳爲禮道：「謝謝老禪師仗義賜助……」

話說一半，被犬養出言打斷，聲色俱厲地吼道：「老禿驢，你身在佛門，六根不淨，管甚麼閑事？」

（未完・廿五）

上文提要：金申如玉與王彩雲、玄小龍相遇了，她厚顏的告訴王彩雲，她與玄小龍之間的親密關係，並裝可憐的央求王彩雲讓出玄小龍，却突起飛刀刺殺王彩雲，令玄小龍與王彩雲深感不齒。就在此際，殺手宋剛又找上玄小龍，要取玄小龍之性命。玄小龍再次以「修羅殺」將金申如玉與宋剛等人打跑……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龍吟鳳鳴下天山

妙法制老道　廢功好修行

王彩雲當然尚不知道大海盜金申之洞的女兒是個什麼樣的女人。說她嬌縱成性，那是保留的說法。

王彩雲氣不過的走上前，道：「我們都是女人，妳為我們女人保留一些好不好？」

金申如玉見王彩雲喝叱她，不由大怒道：「妳懂什麼，我愛一個人當然要坦白，扭扭揑揑，那是村婦，妳是不是要同我打一架？」

王彩雲冷笑，道：「妳剛才還要殺我小龍哥，怎麼才一會兒，妳又要嫁他呀！」

金申如玉道：「他的表現令我心折，我當然又改變主意了。」

王彩雲道：「原來妳是個善變的女人。」

金申如玉道：「天下的女人都善變，難道妳不是？」

王彩雲叱道：「胡說八道！」

金申如玉咬咬唇，道：「妳敢對我如此無禮。」

王彩雲道：「別人怕妳，我才不怕妳。」

金申如玉突然往王彩雲撲擊過去了。

她人在中途又發話：「我殺了妳！」

雙尖刀剛才未刺到王彩雲，而王彩雲就是因為金申如玉兩肘上的刀鞘碰觸，才警覺對方暗算，她以高級動作「金蟬脫殼」逃過一劫。

如今又見對方刺挑而來，王彩雲也火大了。

王彩雲抖起雙袖，看上去她是以雙袖去糾纏敵人雙刀，其實她乃是擾亂敵人耳目。

就在刀袖甫一接觸，王彩雲的雙手才出現，只見她雙掌幻化成一片掌影，修羅神掌倏然而出。

金申如玉十七刀刺空，她的雙目已被長袖封住，於是，金申如玉的背上突然一陣痲痛，她萎坐在地上了。

就在這時候，附近的「黑鯊四大天」吼叱着奔殺過來。

忽聽那灰臉大漢吼道：「你們快救大小姐，他二人交由老夫收拾。」

這吼叫的人正是大龍幫雎寧分舵舵主呼延豹。

這呼延豹的兒子呼延秀士也來了。

原來這呼延秀士本與大龍幫幫主丘泰來的兒子丘占魁有暗通款曲的紀錄，但這呼延秀士却不忘金申如玉。

金申如玉乃男女戰爭中的殺場健將，她當然明白這呼延秀士的目的。

只不過金申如玉根本不把呼延秀士放在眼裡。

金申如玉只同她認為天下第一的男士上床。

玄小龍就曾同金申如玉一張床，她此刻仍然要把玄小龍奪回來。

玄小龍見「黑鯊四大天」撲來，他仗劍與王彩雲二人併站在一起。

「黑鯊四大天」當然知道玄小龍的武功了得，他四人聽了呼延豹的叫喊，立刻扶着金申如玉往馬背上抱去。

金申如玉全身無力，但她仍然能開口說話。

「玄小龍，我等着你來求告我了，哈……」

笑聲不嚇人，但她的那句話令玄小龍心中吃驚，他會去求告金申如玉嗎？

金申如玉與她的四大天騎上馬緩緩而去，呼延秀士忿然的衝着玄小龍罵：「娘的老皮。」

他拔刀了，而且對他老爹道：「看我殺了他。」

呼延豹道：「我兒小心了。」

丘豆豆一把拉住呼延秀士，急道：「你不是他對手呀，送死不是？」

她被金申如玉喝叱，但她在呼延秀士面前還是一副幫主千金的架式。

呼延秀士道：「妳別拉我，我必能殺了他。」

丘豆豆仍然拉着不放手，呼延秀士也火了，只見他大手猛一揮：「妳別管！」

丘豆豆幾乎摔倒，而呼延秀士已往玄小龍砍殺過去。

「殺了你這小子。」

玄小龍一聲冷笑，他長劍猛一撥，左腿已踹在呼延秀士的胸口上了。

「哇！」

呼延秀士仰面張口，好大一口鮮血噴出來，「轟」的一聲撞在路邊的大樹幹上，他的臉色更青了。

丘豆豆急忙奔上去：「秀士呀！」

呼延豹大怒，舉刀欲殺，玄小龍搓搓手，道：「別急，等等。」

呼延豹叱道：「老夫迫不及待了。」

玄小龍道：「剛才我如果下狠手，你這個兒子早死了。」

呼延豹聽得一怔，他心中也以為玄小龍沒吹牛。

玄小龍又道：「你就是大龍幫陸路分舵舵主？」

「老夫呼延豹，雎寧城誰都知道老夫是大龍幫舵主。」

玄小龍道：「原來的分舵舵主呢？」

呼延豹一聽哈哈笑了。

他似乎十分得意的道：「那個王八蛋，他閒着沒事幹，這個月來，他忽然辭職不幹了，去了倒也乾淨。」

玄小龍心中一痛，這些都是大龍幫忠義之士呀，一個個無奈的走了。

他也想着其餘的幾個陸路分舵舵主，必也一樣的走了。

玄小龍有些黯然了。

呼延豹咬咬牙，道：「你一路拆了我們水路分舵，想來洪澤分舵也被你拆了。」

玄小龍道：「不錯，現在輪到你了。」

呼延豹道：「就憑你們兩個毛孩子？」

玄小龍道：「你還等什麼？」

呼延豹舉刀就砍，他的一路刀法夠辛辣，只因為他刀沉力猛勁氣足，一時間玄小龍不及直撲，他繞着刀芒不還手，呼延豹見玄小龍似有怯意，心中一寬，大砍刀舞了個密不透風，直往玄小龍罩去。

「我看你小子躲到幾時。」

玄小龍就在這時候出劍了，只見他奮起長劍疾刺，口中冷哂道：「少在我面前囂張。」

「颯」！

「咻」！

這兩聲甫起，立刻間，空中傳來辟辟啪啪聲響，呼延豹的刀幾乎落地，他的臉皮已成紫色帶血絲。

就在呼延豹蹭蹭蹭暴退不迭中，玄小龍的長劍猶似長了五尺似的穿進呼延豹的肚皮裡了。

「唔……」

當玄小龍的長劍撩着鮮血拔出來的時候，呼延豹抛刀雙手捧腹不支倒下。

「爹！」

呼延秀士不顧一切的撲過來，丘豆豆一把沒拉住，呼延秀士已撲到他爹的身邊。

他撲了一把鮮血，而呼延豹却叫他兒子：「快走！」

呼延秀士難以接受這個事實，他抓起他爹的刀便往玄小龍奔殺過去。

「殺呀！」

呼延秀士是拚命來了。

玄小龍一聲怪叫：「你也死吧！」

「嗆郎郎」刀落在地上，呼延秀士衝着玄小龍張口一股鮮血噴出來。

玄小龍的長劍尚未刺上呼延秀士的身上，而呼延秀士乃是他受了重傷，胸口尚未壓制住另一股鮮血，才會在使力中刀握不住的跌落了，他張口又是一口鮮血，雙目一瞪間，立刻氣絕在玄小龍面前了。

玄小龍抬頭看過去，那丘豆豆已拔腿往馬背上掠去，她要逃了。

玄小龍並不追殺丘豆豆，他大聲的厲吼：「回去告訴妳爹，大龍幫不會淪入他手，咱們不日就找去了。」

丘豆豆只傳來幾聲冷笑，怒馬已穿入林中了。

* * *

玄小龍見現場血跡斑斑又死了人，他對王彩雲道：「師妹，咱們快馬到運河岸，且看石大叔他們到了沒有？」

他二人又各自把十多匹馬牽上，立刻往西北方馳去。

王彩雲在馬上半天不說話，玄小龍心中有內疚。

玄小龍想不到金申如玉會在大庭廣衆之下，說出與他同床之事，那對王彩雲是不公平的。只不過玄小龍心中抱歉，却又無法解釋。

又走了一程，玄小龍才對王彩雲乾乾一笑，道：「師妹呀，我知道妳在生我的氣了。」

王彩雲仍然不開口。

當然，不開口就表示她是在生氣。

玄小龍道：「師妹，其實我也是爲了找機會去海上，才會與那海盜女混在一起。」

王彩雲道：「是嗎？」

玄小龍道：「當時是在上海，如果不是知道她乃大海盜之女，我絕不會同她在一起。」

他沉沉的嘆了一口氣，又道：「大龍幫十一條大海船在海上遇海盜失踪了，我好不容易有機會接近海盜之女啊！」

王彩雲勉强的一笑，道：「我其實也知道你同那太湖雙嬌好過，可是我並未生氣呀！」

玄小龍道：「但求師妹諒解。」

王彩雲道：「你不是在海島上救回那麼多的人了？我當然不會再計較的。」

玄小龍一聽笑了。

王彩雲道：「小龍哥，你打算如何把睢寧分舵收復？」

玄小龍道：「這件事我交由石大叔去處理。」

二人心結已開，坦然相視一笑，立刻拍馬急馳。

二人也牽回十匹快馬，半天工夫，早見運河之下帆影成林，大小船隻十多艘正自往這面過來了。

玄小龍只一看，便知道石敢當石副幫主已率船來到這睢寧城的運河上，因爲大海船已改裝，白帆紅桅船身，江面不見這種船。

雙方相去不遠，玄小龍在岸上忙揮手，大船上有人已看到玄小龍與王彩雲二人了。

牛角號就在運河中的船上吹起來，所有的船上有反應，嘩啦啦全都下了錨。

這時候有條快船從斜刺裡駛過來，船上的把頭是趙起山。

隨後又過來一條快船，龍虎也來了。

兩船相接，抛出一塊長木板，玄小龍與王彩雲二人立刻躍上船。

岸上留下十二匹健馬，由兩個漢子去岸上看管。

趙起山與龍虎二人見玄小龍與王彩雲平安回來，無不額首稱慶。

玄小龍對二人道：「咱們去見副幫主。」

趙起山與龍虎二人對玄小龍已是尊敬友愛得不得了，他哈哈一笑，道：「咱們這就送少幫主去大船上。」

龍虎問道：「少幫主，那些馬匹……」

玄小龍道：「我們追上龐龍，他帶了十個殺手與金銀，正好被我與我師妹追上，哈……」

龍虎也高興，道：「朱舵主聽了必會高興。」

玄小龍道：「朱舵主的傷，還有那白舵主的傷，如今不知如何了？」

趙起山道：「我們也在掛心腸吶。」

他頓了一下，又問：「少幫主，睢寧有陸上分舵，舵主好像叫什麼呼……延豹……的……」

玄小龍道：「姓呼延的父子二人已死了，我這就同石副幫主商議，馬上派人進城去加以清理，也許分舵還有咱們老幹部。」

趙起山與龍虎二人聽了，幾乎是哈哈大笑了。

* * *

船已靠上大船，石敢當迎接在船邊，大伙齊聲稱好，那黃忠走上來，道：「少幫主，咱們正在懸念二位吶！」

玄小龍拉住石敢當。

「石大叔，快派兩位舵主，率人先把睢寧分舵收復，老部屬要多加照顧。」

石敢當道：「那呼延豹父子……」

玄小龍道：「死了。」

石敢當急再問：「龐龍那伙人呢？」

一笑，玄小龍道：「我師妹用了些手段，一個個的也死了，哈哈！」

「哈！」聽的人都樂了，這時候附近大艙中傳來白永在的叫聲。

「龐龍眞的死了？」

玄小龍一聽，忙走過來，他低頭看艙內，道：「白叔，朱叔，你們可以安心養傷了，龐龍與他的殺手不在人間了，便是睢寧分舵的呼延父子也一樣的死了。」

「哈……」

「哈……」

朱光遠笑的聲音比之白永在的更爲嘹亮有勁，聽起來那正是發自內心深處的興奮與悲壯。

想想二人被放牢那一夜，眞是

生不如死，尤其朱光遠的罪受大了。

如今一旦聽到仇人已死，二人焉有不歡叫之理了？

石敢當對玄小龍道：「少幫主，你以爲派何人去睢寧城分舵最適宜？」

玄小龍道：「石大叔，打從今天起，便是我與我師妹，也聽你的調度。」

他淡淡一笑，又道：「有道是雙頭馬車難調理，更何況我沒有調度大隊人馬的功夫。」

石敢當聽得心中一熱，他又如何再推辭？

石敢當人稱「賽張飛」，實在也是粗中有細的人，便哈哈一笑，道：「眞乃大公無私也，我聽你的了。」

玄小龍一笑，他與王彩雲眞的累了。

黃忠就急忙叫二人進入大艙中，先吃點喝點，好生的睡上一大覺。

這時候，只聽那石敢當大聲的吩咐：「傳下信號，召來時運生時舵主與林能林舵主，二人各選十人，立刻上岸去到睢寧城分舵，先查封財產，再召集老部屬，分配他們到船上來，咱們等着往淮上攻擊了。」

信號由三個漢子往附近的船上傳達，沒多久，只見時運生與林能二人過船來到大船上。

大船上也帶來十幾個稍具功夫的漢子，大伙就在大船上集中，那石敢當果然有一套，他把八匹馬分配妥當，又對時運生道：「岸上的馬匹你們騎回睢寧分舵，叫兄弟們着人看好，等着咱們集中力量分頭去收復另外幾處分舵，然後一舉拿下淮上。」

大伙一聽，精神更大了，無不笑逐顏開，却又磨拳擦掌，準備厮殺了。

* * *

石敢當派人前往睢寧分舵，他心中有定奪，因爲他明白時運生有「賽諸葛」之稱，人很精明幹練，而林能有衝勁，林能的外號叫「過山虎」！

快船把十二人送上岸，大船隊就等候在河道中！

十二匹健馬在岸上往睢寧城飛馳，時運生果然夠聰明，他在馬上對林能道：「林兄！」

正在飛馳中的林能，聽得時運生的叫喚，偏過頭道：「時兄，有甚麼事？」

時運生道：「林兄，你知道睢寧分舵在甚麼地方嗎？」

林能笑了笑，道：「如今那丘家父子必然早已通報陸上各分舵，少幫主將率人找上他們！」

林能道：「你是說各分舵已有備了？」

時運生道：「那是必然之事，但咱們却要爲幾處失勢的老友們做打算！」

林能道：「時兄怕各地的老友如同白舵主一樣，受到迫害？」

時運生道：「不錯！」

他在馬上抬頭看，遠處已是睢寧大街了！

時運生再看身後面，又道：「咱們這是收復此地的分舵，只不過分舵設在大街上，咱們能明目張膽衝進去殺人嗎？」

一怔，林能道：「是不可以！」

時運生道：「睢寧是個大地方，地方官不會叫咱們蠻幹，便是成功，也成了通緝犯！」

林能道：「幫派中事，官家也是睜眼閉眼！」

時運生道：「可也不能過份！」

林能道：「依時兄的主意……」

時運生道：「咱們先在城外下馬，我獨自一人前往，先去探聽一下情況，然後咱們再做下一步決定！」

林能道：「時兄，我的意思是，咱們等到天黑時分，一鼓作氣的衝進去，需知那呼延豹父子已死了！」

時運生道：「呼延豹父子已死，却不見分舵有甚麼後續動作，林兄，你不覺得奇怪嗎？」

林能一聽，也點頭了！

「對呀，此地是個大分舵，距離淮上又近，怎麼會沒有見到分舵其他的人？」

時運生道：「所以由我先去探個虛實！」

林能道：「派兩個兄弟跟時兄一齊前往！」

時運生一想，點點頭道：「派個精明的跟在我後面，但不能出面，以防不測！」

林能道：「我派楊九子暗中跟去！」

那楊九子與崔老十是快船上的兄弟，楊九子也精明，他也來了！

於是，這一行在城外林子裡下馬，那時運生連傢伙也不帶，便匆匆的往城中走去！

大伙以爲原是不會出問題的，豈料……

* * *

西大街上正熱鬧得慌，這是當地話，意思就是熱鬧過了頭，大龍幫的分舵設在西大街頭第一家，縣衙門却在西大街的另一端！

時運生由南大街轉往西大街，他奇怪，爲甚麼不見一個他認識的人！

至少有一兩個大龍幫面孔吧，可是他就是沒有發現一人！

已經到了分舵大門外了，抬頭

看，大門關得緊，側耳再聆聽，裡面好像沒有人！

時運生上前去拍門，門裡面傳來一聲淡淡的回响！

「進來！」

時運生吃一驚，這會是誰？爲甚麼不開門！

他伸手推門，「呀」的一聲兩扇厚木門開了！

時運生抬頭看，院子裡站了十幾個人，這些人全是木頭人似的在站着！

再看對面的長廊上，嘿，端坐着一個老道士，這道士手持長劍微微一笑，另一手還向時運生在招呼！

時運生心中暗吃驚，因爲這老道面前有神壇，那年頭，自從早年鬧出白蓮教以後，數十年來各地常傳出一些邪門歪道的怪事！

時運生不想上大當，他站在大門下開口了！

「嗯，咱是來會友的，可知『鐵血秀士』張冠兄在甚麼地方嗎？」

那老道笑呵呵的道：「要見張副舵主不難，他就在我老道的身後面，你來就會見到他！」

時運生看看院中十多人，人人木呆不動彈，再看遠處，四週屋中不見人！

「喂，可否叫張冠兄出來一會呀！」

老道不開口了，他半垂首，口中喃喃唸着甚麼！

時運生見這光景，立刻大聲呼叫了！

「張兄，張兄，你出來一下呀！」

他呼叫十多聲，院子裡一片死寂，就好像這兒的人都變成了石雕木刻人了！

時運生心中一恨，本打算回去找人來的，但這個場面他以爲沒甚麼！

時運生暗中全力戒備，他走進院子裡，而且直向對面的長廊上走過去！

時運生才走了一半路，他卻在院中打轉轉，東走走西走走，而且越走越快，也更爲急躁起來！

這就是一個人走錯了路，卻又找不出正途是一樣的！

時運生正在走着，忽聽那老道出聲了！

「拿下！」

原是十多個木頭人似的大漢，其中有人忽的撒出一片銀絲網，生生把時運生罩在網中，走上兩個漢子，已把時運生綑上了！

那老道把手一揮，道：「押入牢內，哈……一個人一百兩銀子，十個八個便是一千兩了，哈……」

果然，時運生被推入後院去了！

後院中必有大牢，當然，時運生此刻也清醒過來了，他便也爲林能一伙擔心了！

時運生希望暗中跟他的人，不要把林能一夥帶來，最好去船上向少幫主報告。

時運生失望了！

* * *

楊九子站在門外看得清，時舵主被人莫名其妙的上了綁押去後院中，他一驚之下便奔向城外了！

楊九子奔入林中，林能急忙問：「怎麼樣了？」

楊九子氣急敗壞的道：「不好了，時爺被他們上了綁押入後院了！」

林能驚怒的道：「有這種事？呼延豹父子已死，分舵中是誰在當家？」

楊九子道：「裡面有個施法的老道士呀！」

林能乃一員猛將，他一聽之下火來了！

「去他的道士施法，林大爺去給他改改行！」

他留下四人照顧馬匹，就率六個手下功夫紮實的往城中大街走去！

林能一行到了西街頭，大門又關上了！

林能走過去，他不拍門！

他出腿就把門踢開，猛一看，果然如楊九子說的，有個老道趺在對面的長廊上，面前小桌香烟裊裊！

林能也發覺院中站了十多人，一個個木然而立，看不出這些人是幹甚麼的！

「喂，道士，快過來！」

老道士連眼也不睜開，好像睡着了。

林能對身邊六人道：「跟我走，傢伙舉在手中，有人攔，就出刀殺！」

隨之一陣「嗆郎」聲，林能已當先往對面長廊走去，他走地有聲，果然「過山虎」作風。

只不過林能一行七人走到大院正當中，七個人忽然迷了方向，左走幾步再右轉，好像當兵的在出操走隊形，看的人不由大吃一驚。

林能心中明白，這是中了邪道手段，他狂叫一聲：「跟我來！」

他舉刀當先殺往一個方向，豈料他衝殺幾丈之後，迎面有人出刀往他殺來。

一時間，大院中刀光霍霍，難分敵我，而林能也有些氣喘起來。

便在這時候，忽聽廊上老道大吼一聲：「統統抓起來。」

也不知絲網怎麼來的，只見林能七八人墜深淵似的被網住，那些原本木頭人似的漢子們，此刻身手矯健，他們兩人侍候一人，便把林

能等七個人綑上了。

於是，長廊上的老道急問：「這裡面有沒有什麼叫玄小龍的呀？」

沒有人回答，因爲誰也不認識玄小龍。

認識玄小龍的人走了。

金申如玉與他的四大天也走了，丘豆豆也早已奔回淮上了。

老道起身看看這七個人，他搖搖頭道：「沒有，呼延豹父子說玄小龍年紀輕呀！」

原來此老道不是別人，他乃卓錫在華山道觀的一明眞人，此人原名叫佘永生，有人說他來自茅山，也有人以爲他是白蓮教餘孽，不料卻被呼延豹請來此地。

佘永生沒有前往河岸，他只在城中設壇，到城外他如何設壇？

呼延豹也留下十多人供佘永生調度，這老道便在這兒等魚兒入網了。

* * *

林能七人也被押入後大院中了，所幸那楊九子並未跟進去，他急忙又往城外奔去。

楊九子走得快，他怎知有個道士就在這街頭附近暗中看着楊九子的表情。

這道士微微笑，喃喃的道：「快去叫人來，越多咱們越發財。」

是的，一個人一百兩銀子，當然會發財。

* * *

楊九子奔到城外林中，他對三人交代道：「你們看好馬匹，我回船去報告。」

三個漢子也吃一驚，什麼人這麼大的本事，把兩位舵主與六個功夫不錯的抓去？

於是，那楊九子拚了命的往河岸邊奔去，人急了，連騎馬也忘了。

* * *

那楊九子奔到河邊跳上快船，馬超人忙問他：「你怎麼一人回來了？」

楊九子指着河中央大船道：「大把頭呀，別多問，快送我過去大船上，出事了，全完了。」

馬超人一聽，沉聲道：「我這就送你過去，可是，岸上發生什麼大事了？」

快船已往河中移動，楊九子道：「大把頭，睢寧分舵還有能人在，已把林爺、時爺等押入後大院去了。」

馬超人急問：「誰有那麼大本事？」

他怔怔的又道：「丘秦來趕來了？」

楊九子道：「總舵沒有人在，是個老道在作怪。」

馬超人一聽更是吃一驚，道：「什麼樣的雜毛老道，敢管咱們大龍幫之事。」

楊九子道：「不認識，也沒見過。」

就在這時候，快船已靠到大船上了。

只見楊九子奔到石敢當面前，氣急敗壞的道：「副幫主，不好了呀！」

石敢當一聽火大了，他這是頭一回調兵遣將去收復大龍幫睢寧分舵，怎麼出了這種事。

石敢當一聲厲吼：「拿我的丈八長矛槍，我要去看看，什麼樣的惡道要造反。」

楊九子急忙道：「不可以，副幫主。」

石敢當忿怒的道：「怎麼說？」

楊九子道：「我看那院子裡面十多人，他們動如脫兎，靜若處子，嗨，好像是什麼陣勢，一旦進去，就會迷失方向，只有被捉了。」

石敢當叱道：「石某不信邪，看我一人前去收拾那個老道去。」

他這裡抓起丈八長矛槍就要往馬超人的快船上躍過去，附近已傳來王彩雲的聲音。

「石大叔，等一等！」

石敢當看去，只見王彩雲走過來了。

玄小龍沒有出艙來，玄小龍既有傷也很累，他此刻睡得正濃。

王彩雲走到石敢當身前，道：「九子的話不錯，石大叔去了也一樣回不來了。」

一怔，石敢當道：「那老道眞有那麼厲害？」

王彩雲道：「說穿了一紋不值，只是一種障眼法，只不過被有心之人神化而已。」

石敢當道：兄弟們說，王姑娘也善此道，是不是……」

再笑笑，王彩雲道：「有人講法力，有人言道行，全看修爲而定，咬髓者是爲高手，皮毛者不值一笑，我以誠助人，不以此道斂財詐騙。」

她對身邊的楊九子又道：「我去瞧瞧，什麼樣的老道，膽敢以此術坑人。」

石敢當道：「我陪姑娘一起前去。」

王彩雲道：「不，只要找幾個兄弟，代爲收拾後事。」

「後事？怎麼說？」

笑笑，王彩雲道：「並非辦後事，我是要兄弟們去把分舵裡的事物辦妥當。」

她問楊九子，又道：「九子呀，你看到那老道把抓去的人上了繩子？」

「是的，姑娘。」

「是不是出手的人就是那兩三

人呀！」

楊九子道：「我站在街對面，什麼人下手捉人，我就沒看仔細，只不過……」

王彩雲道：「不過什麼？」

楊九子道：「只不過大院中有十多個漢子呆立着。」

王彩雲道：「那些都是假人，眞正的人只不過三兩人而已。」

大伙一聽，全楞了。

石敢當見王彩雲如此說，便對黃忠道：「大把頭，由你再率十人前往，一切要聽王姑娘的指揮。」

黃忠道：「錯不了的，副幫主！」

當即把船上的人集中，由黃忠選了十人。

這十人均曾在上島山洞中苦過，也是他們共患難過的一伙人。

馬超人的快船把黃忠等一批人接駁到岸上，王彩雲已對黃忠等十一人道：「此去你們不可貿然前進，我判定這道人必是當年習練了幾手騙人把戲，在此撞騙，等我破了他的法術，你們就往院內去救人。」

黃忠道：「姑娘放心，咱們都聽妳的調動，少時妳怎麼說，咱們便怎麼做。」

王彩雲微微笑了。

＊　＊　＊

樹林中迎出三個看馬的人，黃忠見這三人，便對他三人吩咐。

「你們看牢馬匹，等候咱們回來。」

有個人苦兮兮的道：「去的人一個沒回來，你們怎麼只來這幾個，需要大隊人馬開來呀！」

黃忠叱道：「這兒是什麼地方，開來大隊人馬官家不問呀，糊塗！」

那人還抗聲道：「去得少了被吃掉，一批批的被吃掉，吃到後來一個也沒有了。」

他忽然發現來了王彩雲，立刻不再說下去了。

黃忠對那人道：「什麼樣的邪門歪道，遇上咱們的王姑娘也會被一馬掃。」

他指指林中拴的馬，又道：「把馬匹好生看着。」

三個漢子忙點頭，六隻眼睛落在王彩雲的身上。

是的，大伙早就傳聞，少幫主的師妹是能人，能人當然是有本事的人了。

＊　＊　＊

此刻，西大街頭上來了王彩雲，黃忠上前去推門，果然，大門一推就推開了。

「王姑娘，妳請！」

王彩雲走到大門下，她往大院中看幾眼，再看向遠處的長廊下，果見一個老道士設壇焚香，手持長劍在那兒坐着，見大門又被推開，立刻就作起法來。

王彩雲冷笑了。

只見她返身退到大門口對身後黃忠等人道：「快去找來一大木桶清水來用。」

黃忠左右看看，遠處一家商店有人在門口站着，他便命兩個漢子去向那人借大木桶，果然沒多久，木桶便抬過來了，木桶中有清水，木桶也放在大門下。

王彩雲自懷中摸出她剪的紙人，對黃忠道：「找兩個身法快捷的兄弟過來。」

黃忠便把身邊二人拉到大門下，王彩雲對二人道：「少時你二人衝入院中，手中的刀別殺人，刀背猛往他們的足上砍下去，不可手軟。」

兩個漢子吃一驚，道：「姑娘，他們一共十六人，那模樣像是等着在抓人，我們只兩個人呀！」

王彩雲道：「別怕，他們不會對你們下手的。」

兩個大漢一聽半信半疑，黃忠叱道：「王姑娘說得錯不了，你們不信……邪呀！」

王彩雲淡淡一笑，她把兩張紙人浸泡在清水中，忽的又口中喃喃幾句，然後再把紙人往這二人的背上猛一貼。

王彩雲已指着院中沉叱道：「天靈靈，地靈靈，白蓮出水變芙蓉，刨根快去花園中。」

嚄，兩個漢子變了臉，一個個笑瞇瞇的往大門內扭動腰肢走進去。

二人那是女人樣，走起路來風擺柳，手中可是殺人的傢伙。

這光景長廊上的老道一瞪眼，三張黃紙也燒起來，他口中也唸唸有詞的往院中吼。

「天也靈來地也靈，八路神仙在掌中，快去收服那些坑人的妖精。」

忽的，大門下的王彩雲也跟着走進大院中，大院中似出現一股子霧到來，令人看了大吃一驚。

於是，院中傳來「哎呀」聲，只見院中大漢不少人雙足被那兩個漢子用刀背砍得抱足往地上坐去。

怪的是這中間還有四個人不怕刀往脚背上砍。

王彩雲便對大門下的兩個漢子吩咐：「把水往這四個人的身上澆下去。」

這四個漢子被澆得一聲大叫，也抱足跌坐地上了。

原來這四人不是一般之人，乃是四個道士扮的，他們的身上有絲網，專門捉拿人的。

四個人身上有符咒，如今被水一澆，法術也失靈了，立覺兩足痛得慌。

此刻，長廊上，那老道佘永生厲叱道：「何方妖女，大膽用美色破了本眞人的法陣。」

王彩雲哈哈一笑，道：「愛財之人也好色，財與色是永遠連在一起的，所以我以兩位美女侍候你這破陣，哈哈哈，果然不値一笑。」

一明眞人大怒，道：「什麼美人兒，只不過兩個粗魯的男子漢。」

王彩雲道：「但在他們眼中，那就是天下最美的女子，英雄人物是不會欺壓美女的，英雄難過美人關呀！」

她忽的往後對黃忠道：「找繩子把他們先拴起來。」

黃忠已往側面房中走去，院中一遍哎呀聲。

王彩雲已把兩個身上貼有紙人的漢子拉住，在他們身上撕去紙人，這兩個人還莫名其妙的四下張望呐。

院中已恢復正常，一明眞人仗劍奔向王彩雲，厲吼道：「擋人財路者，必有叫人低頭的本事，不知妳的武功如何？」

王彩雲冷笑道：「動粗了？」

一明眞人道：「殺了妳，本眞人仍然可以再施法制住他們。」

王彩雲冷冷道：「你可知那呼延父子均已死了？」

一明眞人似是一怔，但旋即一笑道：「他父子死掉，不妨礙本眞人賺銀子的事。」

王彩雲道：「怎麼不管你的事？誰會再送你銀子？」

「哈！」一明眞人得意地道：「我乃受託於大龍幫總舵，本眞人是由大龍幫大小姐丘豆豆帶來此地的呀！」

王彩雲一聽原來這道人是大龍幫那位大小姐帶來的，不由也是一聲冷笑道：「便是那位丘豆豆也早已因爲見了她的情夫呼延秀士已死而逃回淮上去了。」

一明眞人道：「本眞人收拾你們之後，帶着一干捉來的人前去淮上換銀子。」

王彩雲叱道：「你被銀子衝昏了頭了！」

一明眞人已仗劍向王彩雲出手了。

王彩雲見老道劍已削來，不由大怒：「你還殺人呀，太可惡了！」

她喝叱中抖出左袖捲向來劍，袖劍甫接，王彩雲的右袖却後發先至罩向老道面門。

一明眞人回叱：「找死，妳……」

他話才說一半，振劍欲刺，不料忽見兩袖之中一片掌影，宛如那海浪成層，威力不大但奇詭難躲。

一明眞人在七劍落空中，不由心中大震，還不及開口或閃躲，空中傳來辟辟叭叭響聲！

一明眞人嗥叫一聲！

「修羅神掌！」

他幾乎矮下身子，連滾帶爬的閃退在五丈外的長廊前面石階邊！

王彩雲冷冷的沒追殺，她卓立不動的道：「你這老道還有見識！」

一明眞人大喘氣的道：「大護法王子正是妳甚麼人？王子正他……」

王彩雲道：「白蓮出水，污泥不染，你這老道，學了幾手障眼法，爲惡一方呀！」

一明眞人一聽王彩雲的話，而王彩雲並未回答他的問話，心中奇怪，因爲剛才明明見這女子使的是修羅神掌，當年，只有大護法王子正才會這一套神乎其詭的掌法，她怎麼不承認？

一明眞人道：「妳是否識得王子正，否則本眞人如果殺了妳，怕是得罪了當年道友！」

王彩雲偏就不說，她才不會給多找甚麼麻煩！

是的，如果王子正不怕麻煩而再戀江湖，他老人家早就同玄劫一齊入關內來了。

王彩雲叱道：「甚麼道友敎友的，王老前輩才不會有你這樣的惡道爲友，你到處以法撞騙，可惡已極，還把王老前輩招牌抬出來，你在汚辱王老前輩了！」

一明眞人心中暗下黑心，他以爲只要與王子正無關，他就不怕這女子，更何況王子正已二十年沒在江湖出現，多半是死了！

一明眞人要施暗手坑殺王彩雲了！

只見他暗中撥開劍把上的機簧，衝着王彩雲冷笑道：「妳以爲一套修羅掌就足以對付得了本眞人嗎？」

他「噗」的吐出一口血水來，又道：「妳再接本眞人幾招蓮花劍法！」

要知當年白蓮敎中人物，那教王有摘葉傷人之功，護法修習修羅神掌與修羅劍法，再下便是護壇法師，法師們多習蓮花劍法，各有所司各有修執！

王彩雲不知這些，她見這老道舞劍再上，心中實在發火，他應該知難而退的！

一明眞人的身法極快，劍走中途忽然拔空而上，他人在半空中，長劍指向天，那本是自然的表現，只不過等他快要往下的刹那間，長劍劍把朝下，忽的劍把下方發出「絲絲」驟响！

王彩雲十分注意一明眞人手中長劍，當她聽得「絲」聲甫起，便知道這惡道有陰謀！

王彩雲急忙抖起雙袖舞出一道青幕，人已騰飛而起！

半空中，王彩雲覺出雙袖有物，她在半空中側翻，人已落在兩丈外！

低頭看衣袖，王彩雲忿怒了！一明眞人的臉色也變了，他驚見王彩雲的反應與身法。

王彩雲躍得比他高一丈。

王彩雲忽的抖着雙袖，雙袖之中幾十隻細如牛毛的梅花毒針被她抖落一地！

「你好可惡，我放過你一馬，你却一心要我命！」

一明眞人道：「人出奇謀，爲的求勝，我使手段，爲的是銀子，如此而已！」

王彩雲道：「也需用這樣歹毒的東西？」

一明叱：「是妳前來踢本眞人的壇，休怪本眞人對妳下毒手！」

王彩雲道：「由此可知，白蓮教爲何不被人們所接受，爲甚麼官家也不容，實乃因爲出了你們這些圖利小人，爲非作歹，坑害天下，才會變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你竟還要在此詐財害人，今天遇上本姑娘，也算是天網恢恢，送你回道山吧！」

一明大怒，道：「黃口小兒，我宰了妳！」

他揮劍成幕，一轟而上，只一看便知是蓮花劍法中的「野蓮誘蝶」殺招！

只可惜偏是修羅神掌乃是蓮花劍法的尅星，王彩雲見這一明眞人揮劍刺到，她雙肩左右搖擺，「咻」的鑽入劍幕之中，雙掌已併成金剛指似的疾點而出！

「吭叱」之聲很粗大，「叭」的一聲淸响，一明眞人盤着雙腿往地上跌下去！

立刻間，他木然的挺起上身，雙目呆癡，張口便是淸淸的口水往下流不已！

王彩雲冷冷的道：「封了你的啞穴，廢了你的武功，你才回山去認眞修行吧！」

忽見四個道士奔過來，這四人齊聲叫「師父」！

一明眞人無反應，四個道士忍着脚背疼，扶起一明眞人便往大門外走去！

黃忠本想對這幾個道士下手，王彩雲示意他放人！

幾個道士走去，黃忠對王彩雲道：「王姑娘，怎麼放他們呀，以後還會坑人！」

王彩雲淡淡的道：「一個廢人是不會坑人的！」

黃忠一聽笑笑！

他對身後十個大漢們吩咐：「快到裡面去救人啦！」

他一邊叫，一邊回身便把大門又關起來！

「王姑娘，妳……剛才……」

他想知道，爲甚麼兩個人走入老道佈下的陣中，他兩人反把那些人打得倒地雪雪呼痛！」

王彩雲也明白黃忠要問這件事，她笑了！

「我把他兩人變成絕色美女呀，你想想，天下有幾個男人會對美女下手殺呀！」

黃忠道：「可是，那些人早已被惡道以法力控制了，他們只管拴人呀！」

王彩雲一笑，道：「我當然知道那些人的神志已被惡道控制，但我却把兩個進入陣中的人，不但變成美女，而且是裸女，他兩人是一絲不掛的進入陣中，如此一來，那些人的心頭一凜，他們便色迷了！」

黃忠嘆道：「難怪我看那些人的雙眼呀，簡直小貓舐生柿子——澀咪咪(色迷迷)的樣子，哈……」

他忍不住的哈哈笑起來了！

就在這時候，忽的有個漢子奔過來！

「黃爺，找不到人呀！」

王彩雲也聽得吃一驚，她對黃忠道：「走！咱們快進去找人！」

就在那人的帶領下，王彩雲與黃忠兩人奔進正屋內，裡面除了兵器架子之外，桌椅板櫈有兩套，大屏風是木雕的，樑上垂下兩盞木雕宮燈！

屋內除了這些，便甚麼也沒有。

王彩雲一看這光景，她對黃忠道：「你們繼續找人，我去去就來！」

黃忠道：「姑娘，妳去那兒？」

王彩雲已越牆而去！

那黃忠催着大伙快找人，他也把原來在院中的幾個漢子拉到長廊上！

「說，人被藏到甚麼地方去了！」

六個漢子直搖頭，另外六個漢子也搖手！

黃忠急了，伸手一巴掌打在一個漢子的頭上，道：「怎麼了，啞巴呀！」

那人果然指着嘴巴眞是難出聲！

黃忠一見，也急了！

*　*　*

睢寧城西門外有個小土坡，坡的另一面是條小河通往運河。

那道小土坡上樹林多，老林子延伸到河岸邊。

如今是五個中年道士奔來了，這其中一人背着個老道，那老道正是一明眞人。

有個道士走在最前頭，他一邊走一邊還叫大伙快。

遠處，只見河邊有條小船停靠

着，這條小船上，還有人共三個，三個人直往小土坡的林中瞧。

有個漢子吃一驚，道：「噫，怎麼了？」

另外兩人也看過去，同樣的臉上有驚容。

再看那小平底船上，却有個大矮艙，那艙也奇怪，從船頭到船尾，一共只有兩尺高下，但可也有三丈八尺長，兩丈那麼寬。

船上三人有一個跳上岸迎過去，他口中還在叫：「道爺們，怎麼了？」

五個道士不開口，匆匆忙忙的走過來。

船上又下來一個人，道：「怎麼啦？敵人沒有了嗎？」

但當他看到一明眞人發了呆，他也呆了。

「哎呀，怎麼傻了？」

有個道士道：「快開船，回淮上，這兒不能再幹了。」

船上三人吃一驚，有個道士叫小心。

背人的道士這就要背着一明眞人往船上走，不料林中過來一個人。

「統統上岸來，那個不聽就先死。」

是的，王彩雲追來了。

大伙抬頭看林中，王彩雲人未動，但忽的到了小河邊，有人已吃驚的道：「是她，她把一明眞人殺殘了。」

又有一人道：「她怎麼追來了？咱們這條暗道……」

幾個道士見王彩雲逼近，他們不由拉開陣勢，其中一人對王彩雲道：「趕盡殺絕不是？」

王彩雲道：「那是你們幹的事！」

那道士道：「那妳追來幹什麼？」

王彩雲冷笑道：「我討厭被人欺騙。」

「誰欺騙妳了？」

王彩雲道：「我問你們，被你們師父抓去的人呢？」

幾個道士睜眼不開口，船上人開口了：「抓去什麼人呀，找來這裡幹什麼？」

他們船上三人怎知王彩雲的厲害，也不想一想，五個道士也不敢對王彩雲先出手，他們以爲只不過一個女子，怕她什麼。

王彩雲道：「如果被抓的人不出現，你們一個也休想離開此地。」

三個船上漢子一齊奔上岸來，三個人往王彩雲圍過來，一個漢子戟指王彩雲，吼道：「妳他娘的！」

「叭……」

「叭……」

那人幾乎不見王彩雲稍動，面頰上已挨了兩巴掌。

有個道士指着船上，道：「女施主，妳厲害，咱們知道打妳不過，妳要找的人就在這船上。」

王彩雲一聽，心中吃一驚，立刻躍到小船上，那個矮艙門不高，她低頭看艙內，這一看，她忿怒得抬起頭來，對岸上三個船家叱道：「你們……拿人當畜牲呀，可惡！」

她也許太氣忿了，忽的飛身而起，直撲岸上三人，三個漢子吃一驚，還未及出手抵擋，三人又各自挨了幾巴掌，打得三人目迷十色，暈頭轉向。

這種打人手法，便幾個道士也吃驚。

王彩雲指着船上，對道士們道：「去，把艙中的人穿了衣褲放出來。」

原來她低頭看艙內，艙中還分成三層，把每個人的衣褲也剝光，用繩子綁成糭子樣，一塊布巾把嘴巴鼻子眼睛全都幪上了。

光溜溜的人擠壓在艙中的木板上，別說是想逃了，便是想伸伸腿舒展一下身子骨也困難。

也難怪王彩雲不親自動手去救人。

幾個道士只要王彩雲放過他們，他們是不會不聽王彩雲的話。

這時候，三個船家在叫了。

「喂，休忘了，一個人的身價銀子一百兩呀！」

這時候還未忘記銀子，實在令人啼笑皆非。

五個道士齊動手，他們到小船上，匆匆忙忙的把船艙中的人找來底褲穿上，再把幪面巾解開來，忽聽一人大駡：「操那娘的小癟三，雜毛老道坑死人呀！」

不旋踵間，只見先是那林能擠出矮艙外，他的雙目幾乎被外面的陽光照得看不見東西。

隨他擠出來的正是他們帶來的六個兄弟，最後才見那時運生出來。

這些人一擁上了岸，見王彩雲在岸上，立刻走過去。

時運生對王彩雲道：「王姑娘，咱們中了那雜毛老道的邪術，上當了。」

林能已發現一明老道癡呆的坐在草地上，他掄動雙拳就要打上去。

王彩雲道：「再打他也不知道了，他已是廢人了。」

時運生道：「王姑娘，咱們被捉，先是裝袋來船上，這兒的三人眞可惡，先剝衣衫後上綁，他娘的，那五個狗東西呢？」

他握着拳頭要找那五個人，不料那三個船家趁機會逃進林中不見了。

（未完·廿七）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虎視天下

上文提要：為了捉姦捉雙，錢佩珊跟着小龍去捉姦，來到錢起經常出入的妓院，兩人冒充嫖客，點名要找錢起的相好梨花姑娘。他們用錢買通龜奴，便來到了梨花姑娘的客廂。原來梨花也是錢起採補的對象，但她似乎對錢起忠心不二，不接待其他人，只不過經不起錢佩珊大把銀子的引誘，答應明天夜裡接待……



捉姦不成反受襲　墨盡險重慘亡傷

梨花的表情等於告訴二人她在說謊，於是二人辭出。

小龍道：「前輩信了吧？」

「當然。」

「身子不潔是指月事來了吧？」

「未必！」

「是不是指今夜錢起要來？」

「八九不離十兒！」

「妳終於信了！」

「你不是說他外面有十一個女人？」

「對，有七個尼姑，還有三個是武林中的女人。」

「總要証明給我看我才相信對不？」

「當然，但我有個看法。」

「什麼看法？」

「一旦妳証明了錢起就是梨花的相好的，而且親眼看到他們苟且，持續三個小時，妳會不會暴怒？」

「也許會！」

「如果妳暴怒向他下手，妳猜他會如何？」

「你是暗示他會向我下手？」

「不錯！他絕對不會讓妳活着到處嚷嚷。」

「你要我們自相殘殺？」

「試問，妳相不相信他根本不把妳當作結髮之妻，而只是『房中術』中採陰補陽的一個工具？」

錢珮珊不願承認，事實上却正是如此。

「他如果還對妳有半點夫妻之情，在外面會有十一個女人？」

「眞有十一個？」

「我會証明給妳看的，問題是妳如何處理這件事？」

錢珮珊等於他的阿姨，本是高高在上的，如今却聽他擺佈，實在不是滋味，但又不能否認這小子眞有一套。

「你以為在我的立場上應該如何處理這件事？」

小龍道：「他發現妳知道他的秘密，必然殺你滅口，所以如果我是妳，就和那些被害的女人聯手。」

「聯手幹什麼？」

「聯手把他拿下，問問他把妳們當作什麼？到那時候，妳們再看情況以及他的表現，再決定如何處置他。」

小龍帶路，奔出五、六里外。

這兒是小鎮上接近郊區的一幢民房，五間正屋，三間廂房，前後有院子，四周有石牆。

二人潛入，在正屋後窗外窺伺傾聽。

錢珮珊的三個得力部下自然會在外面把風。

因爲他們不但要維護錢珮珊的安全，也要防小龍跑了。

屋子裡有五個女人在邊飲酒邊

談話，五個少女在忙着做菜。小龍低聲道：「看到沒有？吃酒的五個年輕女人之中有二人是尼姑，那就是妙圓住持和妙靜。」

「可是她不像尼姑，至少未剃度吧？」

「待會有機會妳可以取下她們的假髮看看了。」

「假髮？」

「對，哪兩個是戴了假髮，一看便知。」小龍道：「另外，作菜及端菜的少女，正是五個小尼，已換了俗裝。」

這工夫妙圓道：「請問各位身體有無不適？」

王色道：「沒有什麼不適，不知妙靜師父如何？」

妙靜道：「自上次承王姑娘為我在下體處捉了兩隻金蝨且以藥物燻烤之後，再也沒有癢的感覺了。」

黃蘭道：「錢起這王八蛋眞絕！」

錢珮珊低聲道：「果然沒錯，只不知她們的身體有甚麼金蝨，是甚麼意思？」錢珮珊服了小龍。

小龍低聲道：「這話不便對長輩說！」

「不妨，你自管說！」

小龍大致說了一切，錢珮珊既羞又怒。

王色道：「上次圍堵失敗，咱們反而要時時防範，甚至隨時準備逃亡，這眞是一件很麻煩的事。」

妙圓道：「我派出兩個弟子在水月庵附近監視，三天內果然有兩撥人進入水月庵。八成是錢起的人。」

錢珮珊又看了小龍一眼。

她很欣賞小龍這個大孩子。

她以為如果身邊有這麼一個聰明伶俐的孩子為她出主意，那該多好，但是，她却絕對不會和小龍妥協。

黃蘭道：「我們要賺錢起，已經不可能了！現在是如何逃過他的血手，相信他的心腹已在找我們了。」

王色道：「那是當然，但我們不能虎頭蛇尾就此撤退。」

這工夫錢珮珊在窗外道：「各位不要灰心，我來幫助妳們……」她現身，屋內十個女人大為吃驚。

這次小龍未出現，因為他怕王色認出他來。

王色打量錢珮珊道：「妳是甚麼人？」

「只怕我說出自己的身份，會引起各位的猜忌。」

妙圓道：「莫非妳是錢起的甚麼人？」

「我是錢起的妻子……」五個女人已經撤刀撤劍。

她們以為錢起之妻來了，錢起還會不來？

錢珮珊連忙揮手道：「各位姊妹先沉住氣！」

「我們如何沉得住氣？」黃蘭道：「妳居然會找到這裡來。」

錢珮珊道：「我的確是來幫助妳們的。」

「妳會幫助外人整妳的丈夫？」

「本來不該如此，但我也是被玩弄的女人之一！」

王色道：「說說看，他如何玩弄自己的老婆？」

錢珮珊自有她的打算，她恨丈夫把她作當工具，只不過她的恨和她們的恨却又大不相同而已。

錢珮珊喟然道：「有些話說來眞丟人，我以前本以為他只是個房事中的强者，持時耐久，百戰不疲，那知……」

妙圓道：「是不是發現他把妳當採補的鼎爐？」

「對了，有一次無意中聽到浪道人在秘室內教他『房中術』，『老幹接嫩枝』、『金鎗不倒術』等等，這才知道他對自己的妻子也不放鬆。」

黃蘭道：「一上一下要多久？」

「大約兩個時辰以上，三個時辰以下。」

「甚麼姿勢？」

「坐着的姿勢居多，聽浪道人表示，這樣以打坐姿勢交媾便於吸收，可達事半功倍之效。」

五女這才信了大半，因為錢珮珊說得全對。

王色道：「錢夫人有甚麼妙計賺他？」

「我知道他還有個女人，今夜就會去那裡。」

王色道：「甚麼地方？」

「現在我要先弄清一件事，各位是否有意同心協力除去他？」

「當然！」

「請發誓！」

五人立刻都發了誓，錢珮珊說了「百花閣」梨花是錢起的禁臠的事，五女大為驚異。

王色道：「連妓女他也不嫌？」

錢珮珊道：「這個妓女與衆不同些。」

於是她們研究細節。直到三更……

* * *

她們到達「百花閣」，已三更過半。

這檔口也正是錢起和梨花的狂熱階段。

是不是練「房中術」輔助內功？是很難說的。

至少錢起藉補而得到高度的刺激，一舉兩得。

室內無燈，但仍然隱隱可見兩人不對面盤坐緊貼的景象。

這是一種奇特的方式。

所謂不對面盤坐就是梨花坐在錢起懷中背對着他的。錢起的兩手，一手貼在梨花的背上，另一手捂在梨花的「中極穴」上。

此穴就在恥骨稍上一點處。

也許很多女人日久天長都能體會到自己是在作鼎爐，被吸取之精在作利他的工作，但却無法抗拒。

因爲錢起「房中術」的火候已有相當的程度了。

至少他早已能作到有效閉鎖精關的境界了。

閉鎖精關，才能任意控制時間，因爲女人，要男人一倍以上的時間才能達到高潮，錢起每次都能使對方數次泛潮。

也許正因爲如此，有很多夫妻，尤其是妻子，一生中從未達到高潮，那是因爲丈夫稍觸即洩。

有的甚至尚未完全入港或正在「叩門」時就丟盔卸甲了。

這景象看在這些女人眼中，說不出是妬還是羞怒，因她們每次也都是在這種姿勢下進行。

錢起是此中高手，三個時辰下來，絕無疲態。

女方却因爲數次高潮而筋疲力盡。

就在這時，門窗及天窗上同時大震，衝進十個女人。她們都有如斷食數日的餓狼一樣，刀劍狂掃，撲向床上的兩人。

在這種採補術進行中受到驚擾，和入定中被驚擾一樣，重則逆血攻心而亡，輕者走火入魔而瘋狂。

錢起可能是最輕微的，怪叫一聲把懷中的梨花震開。

然後徒手對付十個女人，其中包括五個小尼在內。

顯然錢珮珊隱伏着並未出手。

屋內很暗，但仍可看到錢起赤裸着迎敵。

梨花也是一絲不掛，東藏西躲，嚇得發抖。

這十個女人幾乎是只攻不守，錢起想去取刀，但這些女人死纏不放，就是不讓他到一邊桌上取刀。

錢珮珊的內心十分矛盾，他恨錢起。

當時錢起一無所有，是招贅改了名字，才當上「龍頭」。

她恨他一直在玩弄她，要不，爲甚麼不生孩子？

小龍也在窗外觀戰，他以爲錢珮珊不出手，是有夫妻之情，或者一開始她就打算利用這些女人當刀靶子。

這些女人之中以王色的武功較高，其次是妙圓。

所以在其餘女人助攻之下，這二女的攻勢最凌厲。

錢起赤裸迎敵，總是感覺不便，自也會影響功力。

只不過他是一位高手，見多識廣，能臨陣不亂。

此刻終於突破重圍，取他的刀。

刀一出鞘，寒芒閃爍，未出五招，就有兩個小尼在慘嘷聲中倒下，小龍道：「妳現在可以出手了吧？」

錢珮珊道：「也正是時候了！」

錢珮珊回頭揮手作了個暗號，她穿窗而入。

本以爲她是十個女人的救兵，那知她一出手就砍傷黃蕙。

小龍不由猛然一驚。

黃蘭厲聲道：「妳怎麼可以……」

錢珮珊那會容許她把這句話說完，刀光霍起，黃蘭的人頭竟旋轉着飛了出去。這景象把小龍驚呆了。

人心隔肚皮，這眞是絕對想不到的事。

他決定入內協助這些女人突圍。

但是，突然背後金風電掃而至。

原來是錢珮珊的三個部下醜女向他襲到。

小龍恍然，原來錢珮珊不過是利用他。

在緊要關頭，倒戈協助自己的丈夫，可眞夠意思。

錢起既要感激她的救命之恩，也要感激她的寬宏大量。

小龍要利用這女人，反被利用。他要是知道錢珮珊的大計劃，也就不足爲怪了。

一個妻子在發現丈夫和這麼多的女人有私的情況下還能幫助丈夫，作丈夫的不感激涕零才怪哩。

小龍急忙撤劍應付這三個女人。就無暇援助屋中的那些女人。

屋內的情況更慘烈，小尼姑已死了四個。

黃蕙重傷奄奄一息，黃蕙想挾起姐姐的屍體，突被錢珮珊一刀攔腰掃中，血箭狂噴，姊妹兩人倒在血泊中。

最後一個小尼被錢珮珊刺死，她忽然撲向在一邊半癱瘓而全裸的梨花，她恨這個妓女甚於其他女人。

因爲她親眼看到這女人剛才在錢起懷中刺激的狀態。

錢珮珊的刀由下而上大力一挑，竟由胯間切入小腹之內。

這工夫當然會驚動妓院中的人。

儘管這小院是在後面，自成一局，兵刃撞擊加上慘嘷聲，在深夜能傳出老遠，這妓院中當然有保鏢的。

但這些貨色只能對付一些地痞流氓，在這場面上如何撐得住？上

樓四個就倒下四個，括那龜奴在內，都死在這小樓上。

事實上龜奴就是不來，錢珮珊也會去找他殺之滅口，因爲龜奴知道梨花的相好是洪幫中人。

就僅僅是知道這一點，他就必須交出小命。

今夜得了個五十兩的元寶，還在身上，以爲運氣來了呢。

那知元寶又被錢珮珊摸了去，白白地賠上一條爛命。

王色知道今夜能逃得一命，已算萬幸，再不走就更沒有希望了。

妙圓和妙靜兩人早已支持不住，妙圓示意師妹速逃，意思是如果有機會，爲她報仇就成了。

這工夫小龍傷了一個醜女，踩開後窗，正要入屋協助那些女人突圍，屋中的王色和妙靜已趁機自天窗上逃出。

只不過妙圓已死在錢起刀下。

王色和妙靜一逃，錢起和錢珮珊自然不會讓她們漏網。

但正好小龍這時繞到前面擋住了錢氏夫婦。

錢珮珊道：「把這小賊也放了血，我們去追那兩個女人……」

錢起可不知道是錢珮珊和小龍定計的，因此，他不想殺死小龍，因爲他知道小龍的眞正來歷。

小龍怎能接下錢起這個深藏不露的梟雄？大約不到五十招，小龍力盡被擒，現在他才知道錢起有多深沉了。

錢起提起小龍迅速離開了「百花閣」。

到了郊外，正好遇上未追上王色及妙靜二人的錢珮珊及其部下。

錢起把小龍丟在一邊，道：「珮珊，妳能原諒我，我今生不忘妳的盛德大恩！」兜頭一揖。

錢珮珊道：「夫婦嘛！總是不同。」

錢起道：「珮珊，這小子怎會和妳在一起？」

「誰知道？反正這小賊很難纏，爲免後患，不如宰了他！」

錢珮珊要去殺小龍，錢起道：「珊妹，先不要殺。」

「讓他跑了可就麻煩了！」

「有甚麼麻煩？」

「比喻說吧：『百花閣』中五七條人命，他就知道原委，傳揚出去，洪幫龍頭到妓院去殺人……」

錢起道：「我不會讓他逃出我的掌心！」

三個部下有二人受了輕傷，正在一邊互相敷藥包紮。

錢珮珊道：「錢起，你怎麼會有這麼多的女人？」

「珮珊，有件事我一直想向妳坦白，却一直鼓不起勇氣。」

「夫妻有甚麼話不能說？」

「因爲我有時和妳同床是練『房中術』，但有時却又不是，而是夫妻間應有的敦倫行爲……」

「你和這些女人呢？」

「全是練功，正因爲如此，她們才恨我。」

「你和她們之間一點情感也沒有？」

錢起道：「珮珊，自浪道人傳了我『玉房秘訣』和『老幹接嫩』以後，我不得不去找鼎爐。」

「你眞有本事，連尼姑都能勾搭上。」

「這叫着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此刻錢起是站在錢珮珊的右前方，大約相距三四步光景，另外三個部下在二三十步外療傷。

因爲有些傷是在腰臀部位，要褪下內衣的。

就在這時，錢起突然感到一道金風自腦後襲來。

本能地，他以爲是錢珮珊向他下手施襲。

一種先入爲主的成見是：錢珮珊恨他把她作爲鼎爐作採補工具，更恨他在外面弄了這麼多的女人，有尼姑還有妓女。

這猜忌合情而又合理。

因此，錢起殺機陡起。

他如能把錢珮珊和其部下也宰了，這件事就眞正是神不知鬼不覺了。

他應變的能力是一流的，縮頭抛肩且轉過身子。

一支瓦楞鏢自他耳旁呼嘯而過。

這雖然是施襲，施襲者的手勁和準頭都夠絕。

此刻他仍以爲錢珮珊極有嫌疑。

儘管錢珮珊也在觀望發鏢的人。

錢珮珊發現錢起目光中充滿了殺機，不由暗驚，吶吶道：「錢起……你會不會以爲是我？」

錢起道：「是不是妳搜搜身就知道了……」

如果自她身上搜出瓦楞鏢，她就沒有話說了。

錢起緩緩逼近她，錢珮珊也緩緩後退。

她以爲錢起也許根本不是想搜身而是想殺她滅口。

她早該想到這一點的，只怪她自己太天眞心太軟。

在梨花小樓上，她親眼看到錢起砍殺那些和他不知有多少次夫妻之實的女人，他居然沒有半點不忍之心，就像在劈木柴似的砍殺。

而她用刀自梨花胯下往上猛挑那一手，錢起也正好看到，當然也沒有半點憐香惜玉或惻隱之心。

這樣的男人，怎可信賴？當然她另有居心。

錢起步步進逼，三個部下都看得呆了。

她們自然同情夫人，却又不敢幫助夫人。

就在錢起伸手一抓只抓破了錢珮珊的衣衫時，她大叫着：「不是我……別造成親痛仇快的……」

第二抓又到了，這一次錢珮珊的髮髻被揪住。

但也就在這時，極細微的聲音來自錢起腦後。

錢珮珊的命大，若非這暗器及時襲到，只怕她必死無疑，在這瞬間，錢起才知道，果然不是她。

但是，這一次更快。由於剛才正和其妻動手，自然會分神，而且再不是瓦楞鏢而是蜂尾針，到了身後才發覺。

錢起的反應絕對不慢，但不論甚麼高手，絕對不能分神。

在他轉身撤步時，後頸上已中了一針。

錢起盛怒，但立感中針處微痲，且肩頸也不靈活了。

「不好！可能淬了毒……」這工夫也不提防他的老婆了，道：「珮珊，妳看看是不是蜂尾針？」

不但錢珮珊上前去看，三個部下也奔上來。

錢珮珊心想，剛才要不是這個用暗器的人，只怕我已經倒下了。

她仔細一看，道：「像蜂尾針，但稍粗些。」

「像不像淬毒的樣子？」

「不太像，針是白色的。」

「可是創傷處有點痲！拔下來吧！」

拔下針，錢起嗅了幾下道：「幸好並未淬毒。」

他突然發現，放在七八步外的小龍不見了。

「快追追看！那小子被人救走了。」

救人的八成是在小龍的東北方，那兒有一片灌木叢。穿過灌木叢是一個下坡，坡下是一條溪流，深可及頂。

錢起等人站在岸邊，道：「八成潛水逃走了。」

錢珮珊不出聲。

「珮珊，剛才我有點誤會，妳要原諒我！」

「我當然要原諒你。」

「因為鏢是自我腦後來的，而妳就在我的身後。」

「你對我的信心太薄弱，要是老爺子在你身後，你也會懷疑他嗎？」

錢起道：「珮珊，人在緊急時那只是一種直覺。」

錢珮珊道：「那小子一跑，這件事就傳揚出去了。」

錢起道：「由一個小孩子之口說出來，人家未必肯信。」

此刻小龍和另一人出了水，竟是七、八里外的蘆葦叢中，這種蘆葦都是長在海邊或河邊的，比人還高些。

小龍道：「兄弟救我一命，請受我一拜。」

「不要客氣，都是自己人。」

「自……自己人？」

「正是！」這年輕人約二十出頭一點，皮膚極黑，道：「你看我這個……」捲起右衣袖，袖口內繡了個「初日」。

也就是旭日初露，大海東隅露出一點紅日。

小龍大喜，道：「你是幾號？」

「我是『雞鳴六號』，我叫范通。」

「范兄弟，你怎知我是雞鳴九號？」

「是長輩對我說的。」范通道：「他說昔年洪幫龍玉『龍頭』的後代，必是雞鳴一至九號的九號。」

「你的長輩必是家父的友人。」

「家師是令尊的同僚，昔年也是洪幫中人。」

「原來如此，令師的大名是……」

「家師劉誠，是昔年洪幫的內八堂的『執堂』。」

「范大哥，前此你在什麼地方？」

「在北方。」范通道：「龍少俠，目前一共聯絡上幾號？」

「小弟是九號，八號是柳談，和我年紀相若，七號是位姑娘，名叫林琴，加上兄台一共是四號了。」

范通道：「兄弟怎麼和錢起夫婦幹上了呢？」

「說起來一言難盡。」他說了一切，二人就在蘆葦中脫下衣衫擰乾晾了起來，一邊低聲說話。

他們談了很多，但談到小松母女時，范通道：「兄弟且慢！」

「怎麼回事？」

「你是說錢大經的三小姐錢珮蘭母女？」

「對，她的丈夫就是『白衣劍客』康杰，也是昔年的龍頭。」

「對，就是她。」

「她怎麼哩？」

「我要反問兄弟，她是什麼立場？」

「至少她和洪幫及錢大經站在敵對立場，要不怎麼會佯作失心瘋，逃避洪幫中人的不斷追殺？」

范通搖搖頭道：「兄弟，只怕事情並非如此。」

「范兄必有所見了。」

「愚兄在一次十分巧合之下發現了一個秘密。」

「什麼秘密？」

「我發現康夫人，也就是錢大經的三小姐和錢起的老婆二小姐，

她們非但不是敵對，還很親密。」

小龍陡然一震，吶吶道：「范兄，這怎麼可能？」

范通道：「是我親眼看到的。」

「在何處？」

「在一個尼姑庵中。」

「是不是水月庵？」

「對，正是水月庵。」

「范兄到水月庵幹什麼？」

「近來我打聽出來，龍少俠就在這一帶活動，所以我不斷地找尋，前天深夜，見一個俗家婦人鬼鬼祟祟地掠入庵中，我一時好奇就跟了進去。」

「裡面是不是只有她一個人？」

「是啊！尼姑一個也不見了。」

「那兒的住持就是妙圓，已死在『百花閣』，還有個師妹妙靜和五個小尼，都作了錢起的鼎爐，俱被殺死。」

「龍兄弟知道得眞不少。」

「也是無意中發現的，因為錢起正在練『房中術』。」

范通道：「不久，又來了一人，竟是錢珮蘭。」

「先去的是錢珮珊？」

「對，二人先擁抱一下，然後低聲私語，最初我聽不懂。」

「聽多了你就懂了是不是？」

「是的，這才知道她們是在串通演戲，錢珮蘭扮演的是個被追殺被欺壓的角色，以便和我們接近，在我們的身邊臥底。」

小龍大為震動，不用問，小松這次突然回到他的身邊，是負有任務的，把他們的秘密傳遞回去。

小龍當然要告訴范通，因為小松還在他的身邊。

「暫時不要拆穿。」

「當然，我們可以利用她偵察對方的動向。」小龍道：「我本以為小松是個絕對可靠的姑娘。」

「很難說，有的女人外向，有的則和父母近些，永不信任外人。」

小龍道：「衣服還不太乾，我們回去吧！」

柳談剛回客棧，小松外出未回。

小龍對柳談說了范通的身份，也說了小松母女在和錢起的老婆演戲的事。柳談道：「小龍，這次小松回來，你似乎已知道她不大可靠的，對不？」

小龍道：「不錯。」

柳談道：「你是怎麼看出來的？」

「一個人和你本是一條心而突然又不是一條心了，不論如何偽裝都不成。」

范通道：「對對，我們在洪幫的龐大勢力下苟存，一定要特別小心。」

* * *

第二天正午小松回來了。

柳談道：「小松，妳怎麼出去也不打個招呼？」

「你們出去好久不回來，人家不放心嘛！」

柳談道：「我們都以為妳被洪幫抓去了！」

「不會的，我不能打却能跑。」

小松道：「這位是……」

小龍道：「這是我過去的同鄉也是朋友，在此相遇。」

小松道：「他鄉遇故知，眞是一大樂事。」

小龍道：「柳談去叫酒菜來，咱們好好喝幾杯。」

柳談道：「何不到大酒樓上去吃個痛快？」

小松道：「我看算了，萬一遇上洪幫的人怎麼辦？」

范通和小龍交換個眼神，小龍道：「不招搖是對的。」

柳談來到一家不甚大的飯莊，但北平大菜却很出名的館子，和帳房大聲談話，他要八道名菜。

帳房出示菜單要他選，且介紹每道菜的特色。

那知角落處有兩位食客正在低頭吃飯。

其中一位不由色變，道：「靜妹，咱們被人耍了。」

「王姐，妳說什麼？」

原來這二人是女扮男裝死裡逃生的王色和妙靜。

那夜幸虧小龍往屋內衝，她們二人才有機會突圍。

她們好幾天不敢出門，住客棧也登記男人名字。

王色道：「靜妹，妳先不要問，我要逮住這個害人精。」

柳談叫好了菜之後，吩咐送到那家客棧去。

柳談出了門往後街走，王色和妙靜在後街等他，這兒有個半圮的祠堂，那是因為子孫不成器流落他鄉，無人照料之故。

柳談邊走邊哼着小調，到了半圮的祠堂前門，忽見第二道門內有人向他招手，柳談不由一怔，因為他不認識此人。

柳談停下來探頭張望。

他雖不認識此人，却以為此人好像有點面熟。

柳談道：「有什麼事啊？」

只見這位十分清秀的年輕人作推牌九及擲骰子狀，接着裡面傳來骰子在海碗中的滾動聲以及牌九的「唏哩嘩啦」聲。

「原來有人在此聚賭。」柳談立刻踱了進去。

這工夫剛才和他打手勢始終未發一言的年輕人已退到祠堂正廳之內，這兒屋頂有兩個大洞，可見天日。

柳談向內望去，只有另一個年

輕人，並未看到別人，不由一怔，道：「怎麼？只有兩位在此嗎？這有什麼意思？」

這工夫剛才那個作手勢的青年，指指他們三人，表示三個人來賭骰子。

而且另一個也長得很秀氣的年輕人還取出了幾張大額銀票。

柳談心想，反正叫的八道名菜一個時辰後才能送到，這段時間內也許能贏千把兩銀子。

因爲他以爲這兩人都很嫩，絕非老手。

人不可以貪，更不可以有欺騙之心。

柳談道：「原來兩位都是啞巴……」

這工夫已把大海碗擺上，兩人各押了三、四百兩不等，要柳談下注，柳談在掏銀票時被二女各切了一掌倒地。

由於兩女的客棧就在這半圮的祠堂後面，王色提起柳談，兩人自後面走出，自客棧後牆翻入。

她們的客房就在這客棧的最後面院中。

推開房門，王色把柳談擲在地上。

這工夫尼姑妙靜已點亮了燈，把門關上，道：「王姐，這小子到底是甚麼人？像是王姐的仇人似的。」

王色道：「他冒充苗金枝哄我……」

「苗金枝又是誰？」

「武林中的『三姑』『六婆』中『六婆』之首『接生送死』的苗金枝。」

「他能冒充那個老虔婆？」

「這點怪我們從未見過苗金枝，才會上他的當！」

柳談知道要糟，但絕沒想到這麼快就會被拆穿。

王色一脚踏在柳談的脖子上，狠聲道：「要不是我聽出你的口音，今生今世也無法抓到你這個冒牌貨了。」

妙靜道：「王姐，他怎麼騙妳？」

王色道：「看我的下體，說是可能被錢起放了金蟲。」

妙靜道：「王姐，原來有關金蟲的事情妳是跟他學的。」

王色也有點不好意思，道：「靜妹，我是爲了聯絡妳們師姊妹兩人共同對付錢起這淫賊，請原諒！」

事實上王色那麼作當然也不全是爲了聯絡情感。

因爲柳談看她的下體時的作法，她也要如法炮製，看看別人的，她早就猜到那苗金枝可能是假貨。

想不到這麼巧，在飯莊中聽到柳談大聲和帳房研究菜式，話講多了，不注意就會露出鄉音來。

柳談是河南人，他仿苗金枝的蘇北口音。

蘇北也就是江蘇北部的口音，和河南鄉音相差十萬八千里。

「說，你爲甚麼要那麼作？」王色的脚在他脖子上踏着。

柳談道：「我怎麼聽不懂兩位在說甚麼？」

王色又跺了他兩脚，道：「小賊，你休想打馬虎眼。」

柳談道：「二位姑娘能不能告訴我，我犯了甚麼錯？」

妙靜道：「王姐，會不會認錯了人？」

「那怎麼會？」

「帶河南口音的人可就太多了。」

王色道：「我不僅是由於聽出他的口音，還記得他這一雙大而薄的招風耳和一口稀疏而漏縫的牙齒。」

柳談心道：「這女人還眞不單純。」

王色道：「你不說是不是？」

「告訴我是甚麼事？我才能說呀！」

王色又在他的小腹上跺了兩脚，柳談痛得一頭汗。

但他仍不想說，王色道：「這小賊看我的下體，居心至爲下流，現在咱們也有個投之以桃，報之以李的方法。」

妙靜道：「甚麼方法？」

「禮尚往來……」一把扯下柳談的下衣。

柳談大叫，道：「別忘了！二位是淑女呀！」

妙靜大吃一驚，原來男人是這個樣子，眞正是惡形惡狀，她急忙轉過身去，道：「王姐……」

王色道：「靜妹，轉過身來！」

「不要！好難看！」

「轉過身來！這樣會被小賊笑話的。」

「他爲甚麼要笑話我？」

「因爲他敢看我們的下體，我們却不敢看他的。」

「我們？妳是說他也看到了我的下體？」

「不信問問看，當我看妳們師姐妹以及黃蘭姐妹的身體時，八成他都在窗外或附近偷看！」

妙靜突然轉過身來，道：「王姐，眞的？」

「絕對錯不了，有一種男人就喜歡看……」

妙靜以報復的神色望着柳談的下體。

柳談此刻很不好受，他從沒想到，在女人面前裸着體會感到無地自容，通常是女人會尖叫捂眼的。

而現在，二女像觀賞一隻罕見的動物一樣。

妙靜在王色的勸解下已還了俗，由於師姐和一些尼姑的破戒，她對出家已不感興趣了。

「如果他再不招認，咱們就點了他的穴道，放在屋頂上，然後到廚房中去弄些魚鱗回來……」

妙靜茫然道：「王姐，弄魚鱗幹甚麼？」

王色道：「把魚鱗一片一片地用漿貼在他那話兒上，貓最喜腥是不是？」王色一臉自負之色。

妙靜恍然大悟道：「莫非要饞貓把他那東西咬去吃了？」妙靜終於忍不住掩口大笑不已。

「對，正是這樣。」

「眞是太妙了！」

王色道：「這小賊異想天開，竟能想出這點子欺負女人！」

妙靜道：「王姐，我去廚房弄魚鱗來。」

柳談大爲焦急，果眞被貓咬，柳家豈不絕了後？他大聲道：「兩位先別整我，我說出理由來就是了。」

王色道：「是招供，不是說甚麼理由。」

柳談道：「我却以爲是一個被遺棄者的理由。」

王色道：「甚麼理由？你就快說吧！」

柳談道：「妳和人訂過親是不是？」

「小賊！這和你有甚麼關連？」

「當然有關連。」

「不錯，是訂過親。」

「爲甚麼又退婚了？」

「年齡的差距大。」

「不是。」

「是。」

「絕對不是！」柳談道：「如果是爲了年齡差距，當初提親時就該注意到，既然男方不計較女方比男方大七八歲，那就無妨。但男方家道破落，女方立刻要求取銷婚約，而且沒有轉圜的餘地……」

王色臉色一變，吶吶道：「莫非你就是……」

「對，我這小賊就是那個沒作成的小新郎。」

王色楞了一陣子，急忙把他的褲子拉上。

妙靜心中暗笑，原來他們曾經是未婚夫妻。

王姐還請別人欣賞她的前未婚夫的下體哩。

甚至差點讓饞貓咬去了他的命根子。

王色道：「你叫甚麼名字？」

「柳談。」

「這不是你的原名。」

「當然不是，如用原名，早就被人家宰了。」

「那麼你冒充苗金枝看我的身體，是不是旨在報復？」

「不錯。」

王色喟然道：「昔年不是我要退婚。」

「不管是誰作梗，以妳的年紀來說，都可以拒絕，妳沒拒絕，就表示可有可無，嫁給誰都無所謂！」

王色解了他的穴道道：「似乎你和一個和你年紀相若的人在一起。」

「對，那是我的好朋友。」

「是不是在『百花閣』中援手那個？」

「對。他好像被錢起俘擄了！」

「但不旋踵又被人救了出來。」

「你們似在對付洪幫，是不是不自量力？」

「外人是有這種看法的，我們却不以爲然。」

王色又道：「我們在『百花閣』對付錢起，結果錢珮珊變了卦。」

柳談道：「他們是夫妻，畢竟關係非比尋常。」

王色道：「過去的已不可挽回，但至少我們可以……」這工夫忽然窗外發出一聲冷笑，三人不由一驚。

各自拔出兵刃時，門外站定一個四旬左右、紅鼻子的道人。

王色道：「道長何人？」

道人道：「貧道就是浿道人。」

三人心頭一沉，浿道人教錢起「房中術」，大概也會送他一些武功。洪幫「龍頭」，那個不巴結這位一人之下，千萬人之上的人物？

王色道：「久仰大名，不知道長此來……」

浿道人道：「貧道一向是胡同趕羊——直來直往……」

「爲人本就應該如此。」

「貧道在洪幫作清客，不能不爲人家作點事。」

「對！」王色道：「受人供養，不能不有所回報。」

「三位小施主都是洪幫所想要的人，所以……」

柳談道：「所以你就不問青紅皂白前來抓人？」

浿道人道：「礙於情面，不得不爾。」

柳談道：「什麼叫礙於情面？簡直是助紂爲虐。」

浿道人道：「小施主說話要檢點些，洪幫爲宇內第一大幫派，人所共知，助紂爲虐之詞是用不上的。」

柳談大聲道：「你本身就不是正派人物，你教錢起『房中術』，他就到處糟蹋女人，這二位就有一人是受害者。」

浿道人道：「據貧道所知，錢龍頭練那『房中術』所需的鼎爐，都是心甘情願的，無人强迫她們。」

「你這話就等於放屁，難道你



不知道鼎爐是什麼？」

「貧道能教『房中術』，豈會不知鼎爐是什麼？」

「一些女人被他吸吮得身子虛弱。」

「小施主有所不知，男女之事只要一貪，必會傷身子的。」

王色道：「浪道人，錢起事敗，竟和他老婆連手，殺了好幾個被他當作鼎爐的女人滅口。而稍前，他老婆却以受害者的姿態出面與我們合作。」

浪道人道：「三位跟我去一趟如何？這樣才不會傷和氣。」

王色道：「你得先問問我們手中的兵刃才成。」

浪道人笑笑道：「這話也對，三位就一齊上吧！」

三人全用劍，就在院中包圍夾攻浪道人。

浪道人也用劍，敢放單線出來逮人，當然要有一套了。

三人聯手，這實力非比等閒，但二十招後，他才發現還是差那麼一點點，大約拖不過五七十招。

要不，浪道人在洪幫作客不會那麼吃香。

這三人以妙靜最差，但柳談却經常只攻不守去支援她。

因爲三人有一人倒下，實力大減更加危險。

只不過浪道人是頂尖高手，這三人的任何一方面都不成。

八十招左右時，妙靜的長劍被擊落。

幾乎同時，王色被踩了一脚，柳談的手腕被劍刺傷。

這是一次不可抗拒的爆發性攻擊。

雖是敵對立場，柳談也不能不暗叫一聲「好」。

這時忽然有人大叫一聲：「好身手！」

四人立刻住手，浪道人回頭望去，身後十步外站定三個年輕人，那是二男一女，他認識女的正是小松。

兩個年輕人是小龍和「雞鳴六號」范通。

柳談大喜道：「飯桶(范通)大哥也來了？」

范通道：「遲來一步，你只怕要完蛋。」

小龍道：「浪道人，你是一號人物，爲什麼如此差勁？」

「怎麼差勁？」

「和幾個毛孩子鬥什麼呀？」

浪道人道：「受人之託，不得不忠人之事。」

小龍道：「你以爲你能以一對五嗎？」

浪道人道：「可以試試看。」

柳談道：「我看你還是快點滾蛋吧！」

浪道人道：「貧道知道龍少俠身手了得，今天能和龍少俠動手過招，也是貧道的榮幸。」

小龍道：「你先別爲我戴高帽，這些人當中最厲害的不是我。」五個人已有四人上了，王色被踩了一脚，受了內傷。

四人聯手，也只能暫時保持平手。

范通抖手射出蜂尾針之前，兩支瓦楞鏢先出了手。

浪道人笑笑道：「好手法！」

那知剛閃過瓦楞鏢，一轉身，腦後金風又至。

浪道人暗吃一驚。

這幾個小崽子之中，居然還有個善使暗器的人。

蜂尾針太細，必然是已到身邊才能聽到金風聲。

浪道人必須格開三件兵刃才能閃避蜂尾針。

兵刃格開也閃開了，五七枝蜂尾針却有一枚中的。

這一枚正中他的左腮之下。

浪道人也算是陰溝裡翻船，他疾退一丈之外。

拔下蜂尾針，感到傷處微痲，不由一驚道：「小子，針上淬了毒？」

范通笑笑道：「沒有！」

他說的是實話，浪道人却不信。

「小子，你給我記住，下次遇上，你不會這麼輕鬆。」

柳談道：「浪道人，你現在輕不輕鬆？」

浪道人拔身飛掠出牆而去，他的確怕針上有毒。

五人返回客棧，范通道：「小柳，你去叫菜，一個時辰未回，我們就知道出了紕漏，立刻外出尋找。」

柳談道：「小龍知道，我是爲什麼被人家賺了的。」他說了在破祠堂中被二女拷問的事，只是未說那段要貼魚鱗讓饞貓咬去的事。

范通道：「洪幫的消息眞靈通。」

柳談道：「洪幫人多勢衆，眼線衆多。」

他向小松望去，小松似乎聽出弦外有音。

菜早就送到，都已經涼了，只好遷就吃了。

小龍道：「妙靜小師父已經還俗了吧？」

妙靜道：「不錯。」

柳談道：「她一離開水月庵就算還俗了。」

王色看得出，柳談似乎對妙靜有意思。

妙靜道：「我的本名叫李靜芝，以後請不要再叫我妙靜了。」

(未完・十)



Anywhere You Go... Only Tutto

各大百貨公司均有代售

總代理：豐潤有限公司 Whole Come International Ltd. Tel：858 8682 Fax：540 4422

Graphic-Eye Advertising Limited